

靈魂之旅

Journey Of The Soul

聖施瑞曼.巴克提維丹塔.拿茹阿央那.瑪哈茹阿傑
(Sri Srimad Bhaktivedanta Narayana Gosvami
Maharaja)

貢獻者

有多位貢獻者透過翻譯、修訂和梵語修訂、校對、繪圖、設計、打字和排版等等方式，協助完成《靈魂之旅(Journey of the Soul)》一書，他們的名字詳列如下：聖足巴嘎瓦.瑪哈茹阿傑(Sripada Bhagavata Maharaja)、聖足瑪達瓦.瑪哈茹阿傑(Sripada Madhava Maharaja)、阿促塔.達薩(Acyuta dasa)、安妮妲.達西(Anita dasi)、巴克提-拉妲.達西(Bhakti-lata dasi)、巴佳納.達薩(Brajanath dasa)、戴瓦南達.達薩(Devananda dasa)、哥文達沛爾亞.達西(Govinda-priya dasi)、哈拉達茹阿.達薩(Haladara dasa)、哈瑞達薩.達薩(Haridasa dasa)、哈瑞瓦拉巴.達西(Hari-vallabha dasi)、依薩.達薩(Isa dasa)、佳那瓦.達西(Jahnava dasi)、佳亞哥袍.達薩(Jaya-gopala dasa)、佳娜克依.達西(Janaki dasi)、奎師那-巴克提.達西(Krsna-bhakti dasi)、奎師那-卡米妮.達西(Krsna-kamini dasi)、奎師那-卡茹亞.達薩(Krsna-karunya dasa)、奎師那-瓦拉巴.達西(Krsna-vallabha dasi)、庫穆迪妮.達西(Kumudini dasi)、拉麗妲.達西(Lalita dasi)、曼-穆罕.達薩(Mana-mohana dasa)、拿茹阿央妮.達西(Narayani dasi)、沛爾姆-帕爾憂贊.達薩(Prema-prayojana dasa)、沛爾姆瓦緹.達西(Premavati dasi)、茹阿迪卡.達西(Radhika dasi)、茹阿古納-巴塔.達薩(Raghunatha-bhatta dasa)、悉妲.達西(Sita dasi)、蘇慈崔.達西(Sucitra dasi)、蘇德薇.達西(Sudevi dasi)、蘇卡達.達西(Sukada dasi)、蘇曼告.達西(Sumangala dasi)、斯瓦緹.達西(Svati dasi)、夏瑪茹阿妮.達西(Syamarani dasi)、外贊央緹瑪拉.達西(Vaijayanti-mala dasi)、瓦三塔.達薩(Vasanta dasa)、瓦三緹.達西(Vasanti dasi)、維佳亞-奎師那.達薩(Vijaya-krsna dasa)、溫達文斯瓦瑞.達西(Vrndavanesvari dasi)。

目錄

前言

編輯之言 ..6

第一部分—講課

介紹—我們可以信任誰? ..13

完美之詞 ..15

內裏的靈魂 ..16

連繫兩個靈魂 ..19

三個領域 ..20

唯一所愛的對象 ..22

第一章—靈魂真理

我們以前站在海岸線上 ..26

我們極渺小，祂卻無限大 ..34

我們選擇造夢 ..37

我們的覺醒 ..40

第二章—各個世界的地圖

獨一無二 ..48

令人費解的事實 ..51

三個世界 ..55

相信靈性領域 ..58

第三章—生物體之源

最佳的請教 ..62

兩種靈魂 ..65

一切都在神聖種子裏 ..69

第四章—沒有人從永恆居所低墮 .. 75

我們「忘了」主 .. 76

不同的來源，不同的目的地 .. 77

真正解脫的靈魂一直都是解脫的 .. 79

第五章—樹枝上的月兒 .. 85

拿茹阿達.牟尼沒有低墮 .. 88

剎那間便解脫 .. 91

「復甦」我們跟奎師那的關係 .. 91

第六章—既是選擇，又是機會

作出選擇的機會 .. 97

虛線上的機會 .. 101

正確的選擇已經足夠 .. 101

主能量的能量 .. 103

主動人逍遙時光的機遇 .. 104

無法控制自由 .. 106

第七章—不可思議的微靈真理 .. 109

第二部分—《微靈天職》

《微靈天職》的介紹 .. 115

第十五章—微靈真理 .. 116

第十六章—生物體與假象 .. 137

第十七章—生物體從假象解脫 .. 154

第三部分—聖帕佈帕的傳奇

- 從交匯處 ..177
- 從分界線 ..177
- 我們第一次在奎師那的居所 ..178
 - 靈性世界沒有假象 ..179
 - 完美居所—無憂星 ..180
 - 最完美的居所—溫達文 ..183
- 神的恩慈—靈魂的自由意願 ..184
 - 相同的訊息 ..188
 - 介紹：沒有矛盾 ..188
 - 我們還沒見過奎師那 ..189
- 我們怎樣曾經身在奎師那的逍遙時光？ ..190
 - 我們跟奎師那超靈一起 ..196
 - 我們還沒抵家 ..196
 - 沒有來來往返 ..197
 - 我們不曾跟我們的至尊父親說話 ..200
 - 回家，回歸首神 ..201
 - 給新人 ..203
 - 無憂星的居民不接受那個機會 ..204
 - 無憂星的奉獻者不犯錯 ..205
- 儘管身在這個世界，真正的奉獻者都不低墮 ..206
 - 布茹阿瑪和施瓦也沒有低墮 ..207
 - 其他例子 ..210
 - 完美的始終都完美 ..214
 - 我們原本的地位和立場 ..216
 - 我們天生的立場和位置 ..218

第四部分—概述

- 概述：編輯的尾注 ..222

第五部分—作者的資料

聖巴克提維諾達.塔庫爾 .. 231
聖巴克提維丹塔.拿茹阿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 .. 234

詞匯 .. 241

書目 .. 252

前言

編輯的話

「我是誰？」

「我從哪裏來？」

「我怎樣才可以擺脫這個世界強加在我身上的那些痛苦和限制？」

「有方法讓我獲得我那超越物質镣铐，隱密靈性自我的知識嗎？」

「我的終極目的地是什麼，我怎樣才能臻達？」

數千年多，誠懇的真理探索者都問過這些問題。根據印度源遠流長的韋陀智慧，這些永恆問題的答案存在於偉大的自我覺悟靈性導師心裏。透過延續不斷的超然師徒承傳世系，印度聖人以完美的推論程序覺悟了這些答案。

在這方面，想想芒果樹的比喻。在芒果樹的樹頂有一個熟透的美味果實。如果某人要把水果從樹頂丟下來，它便會毀掉。於是便從樹上人傳人，如此一來，芒果便完好無缺。

樹頂上熟透的美味果實好比韋陀神聖知識的程序，透過超然權威一脈相承，使每個靈魂都可以逐漸領受這種知識，獲得最強大的效果。《靈魂之旅》來到源遠流長，靈性導師承傳的師徒傳系這裏，這靈性承傳的目標是協助靈魂，在前往至尊目的地的旅程上邁進。

關於作者

超卓的靈性領袖和數以千計的靈性追尋者都公認，聖巴克提維丹塔.拿茹阿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Srila Bhaktivedanta Narayana Gosvami Maharaja)是這個延綿不斷的純粹靈性導師承傳中的覺悟靈魂。他是他的靈性導師，聖巴克提.帕爾甘.凱薩瓦.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Srila Bhakti Prajnana Kesava Gosvami Maharaja)最著名的門徒，

也從世界知名的奎師那知覺和奉愛瑜伽傳教士，聖巴克提維丹塔.斯瓦米.瑪哈茹阿傑(Srila Bhaktivedanta Svami Maharaja)那裏領受了意義深遠的訓示。

作者可敬的全名是聖巴克提維丹塔.拿茹阿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他的尊銜甚至更長：以身體、言語、心意和智慧皈依的聖施瑞曼.巴克提維丹塔.拿茹阿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Tridandisvami Sri Srimad Bhaktivedanta Narayana Gosvami Maharaja)。因為這本書通篇多次寫了他的名字，為了讓我們的讀者感到更輕鬆更親切，因此我們通常會稱他為聖拿茹阿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

韋陀智慧領域艱深學問的學者—聖拿茹阿央.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六十多年來一直激勵靈性和哲學真理的追尋者。他以印度語及英語出版了數十本永恆奉愛瑜伽學問的奉愛典籍，它們被翻譯成世上大部分的主要語言。他目前於九十高齡繼續在全世界講課，賜予誠懇的靈魂靈性庇蔭和指導。到目前為止，他已經完成了第三十次的環球傳教之旅。

為了回應眾多靈性渴求者熱切的問題，聖拿茹阿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要求他的一些編輯，把他對永恆靈魂和個體靈魂與至尊靈魂關係的這個主題(jiva-tattva)的講課和非正式交談編輯成書。他慈悲為懷，渴望所有人都有資格進入，主那個無盡喜樂和浩瀚知識的永生王國。他想要在人們內心激起對那靈性王國的強大信心，以及進入其中的奉愛熱望。

與他超然傳系裏的其他純粹導師一樣，聖拿茹阿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想與他的靈性兒女分享這個理解：我們不是這些凡人肉身，這個世界也不是我們真正的家。韋陀典籍通篇稱主為主奎師那(Sri Krsna)，作為主永恆的所屬部分，我們從純粹靈性世界和這個物質地球之間的一個地區那裏展現。透過恰當的教育，我們便能進入主的居所，即我們真正的家，我們不曾體驗過它，它也超越我們的想像極限。

這本書的劃分

《靈魂之旅》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即這本書的主要部分，包括聖拿茹阿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在十二年來有關永恆靈魂這個題目的講課精選、訪問和跟他的非正式會面。

作為編輯，我們呈現這個命題時有兩個選擇。我們可以讓講課和討論保持完整，就像聖拿茹阿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所說的一樣，又可以用我們自己的語言改編。要保持他的討論完整，就像他講述的一樣，意味著各個概念會有眾多重複。因為每一堂講課都提出一整個概念，而不是順應同一主題的上一堂講課或訪問而發展。此外，他的話是對現場觀眾或個人講述的，因此他採用口語而不是書面語。

如果我們選擇改編，便會在全書列舉各個概念循序漸進的發展，不作重複。但那樣便會是受條件限制靈魂的著作；將會欠缺了，這本重要典籍在激勵和給讀者灌輸真正靈性理解時所需的全部能量。

因此我們選擇維持聖拿茹阿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的討論完整，那樣的話，每一頁都存有純粹奉獻者的力量。我們沒有按時序提呈這些講課和訪問，卻以發展本書主題的最佳方式。得到聖拿茹阿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的授權和指導，我們為了讓語法精確而修正了他的口述句，因為英語不是他的母語。我們也為語言流暢而作出修正，因為講課和訪問其實是為聽眾講述，而不是為書頁而寫的。縱使你發現同一主題重複，我們祈求這重複將有助闡明深遠的訊息，幫助你更易吸收其中的神聖真理。

第二部分是聖巴克提維諾達.塔庫爾(Srila Bhaktivinoda Thakura)的著作《微靈天職(Jaiva-dharma)》，其中三個章回的選錄，詳細說明微靈真理這個命題，jiva-tattva 這個梵語詞的字面含意是「永恆靈魂的基礎真理」。聖拿茹阿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在自己的講課榮耀《微靈天職》。在一次這樣的講課期間，他說：「如果你想在奎師那知覺進步，懷著非常堅定的信心，努力一再看這本書吧。在這本書，你可以非常容易地體驗所有韋陀典籍的精華；即《韋陀經(Vedas)》、《奧義書(Upanisads)》、《聖典博伽瓦譚(Srimad-Bhagavatam)》和《永恆的主采坦亞經(Sri Caitanya-caritamṛta)》。聖巴克提維諾達.塔庫爾以對話形式撰述《微

靈天職》，賦以問題和意義深遠的解答。如果你閱讀時深入鑽研，便會有許多新的靈性理解和覺悟。我本人閱讀《微靈天職》不少於一百零八次。」

《靈魂之旅》的第三部分，是由至尊奎師那師那個人的覺悟導師承傳中的另一個神聖代表—聖足巴克提維丹塔.斯瓦米.瑪哈茹阿傑—的書籍、講課和信件引文組成的，他以聖帕佈帕(Srila Prabhupada)聞名於世。聖帕佈帕激勵人心而權威的陳述，闡明靈魂的源頭、本性和絕佳目的地的結論性真理。雖然他建立了近百所修院、學校、廟宇、協會和農社組成的環球聯盟而舉世稱崇，但他總是認為他的奉愛典籍寶藏，才是他對全世界的最重要貢獻。實際上，在一九七二年成立，專門出版他作品的巴克提維丹塔書籍基金，以印度宗教和哲學範疇方面全球最大的書籍出版商著稱。第三部分的所有引文—從他書籍、講課、討論和信件所引用的，以及第一部分的所有引文，都源於他韋陀文庫的文獻，即他所有原作品和講話的數碼編集。

在第一部分，聖拿茹阿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廣泛引用源遠流長的韋陀正文，也經常引用聖帕佈帕的翻譯和注釋。我們也以腳注的形式，引用了聖帕佈帕的引文；除非另外提及，否則全文中的有色拖掛匣的所有拖掛引文，都摘自他的韋陀文庫。引用了《純粹奉愛之瓊漿玉液(Bhakti-rasayana)》、《超越無憂星(Going Beyond Vaikuntha)》、《笛子之歌(Venu-gita)》和《微靈天職》等等陳述的拖掛匣，都摘自聖拿茹阿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的講課和譯文。

我們努力讓本書的語言非常直截了當，易於理解。雖然如此，聖拿茹阿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在講課中使用了大量梵語詞，我們為了保存基調和意思的精確而在正文照錄。為了造福讀者，我們總是在正文本身或腳注裏，用英語解釋這些詞彙。當你發覺正文或腳注的解釋不足時，請你查閱書後的詞彙表。

遵循我們靈性導師的傳統，我們用標準發音的符號標示梵語讀音。ā的發音像father的a，ī像neat的ea，ū像root的oo，ṛ像rip的ri，ṁ和ṅ則像是hung的ng，ś和ṣ像shy的sh，而c像chap的ch。

靈魂的純粹存在比數百萬個太陽更光亮，他有力量成為神本人的個人同遊，我們祈求你—我們可敬的讀者，在這次最意義深遠的靈魂之旅領受新光。

歡迎來蒞《靈魂之旅》，即那扇通往你們自己那段旅程的窗。請原諒我們呈獻這本編集時的任何錯處。

編輯小組

主高茹阿顯現日(Gaura-Purnima)：二零一零年二月

第一部分

講課

簡介

你可以信賴誰？

我們信賴各位權威人物，告知我們物質命題的事情，但在超然命題和超然世界方面，我們又可以相信誰？我們無法以任何物質感官體驗超然。那麼我們怎能認識那個純粹真象？我們恣看到身體，卻看不見靈魂。我們怎能證實在物質之上還有靈魂呢？

雖然神無處不在，我們卻看不見祂。那麼我們怎能確定神是誰？雖然我們顯然無法控制世界，但我們怎能相信有一位神，這個創造是來自祂的，我們又怎能堅信，正是祂控制這個創造呢？每天有數百萬人出生，也有數百萬人死亡。誰控制這個勢不可擋的生死浪潮呢？潮汐漲退有時，日出有時，新的一天按照持續不斷的規律而來。我們沒控制那些節奏，但不知怎的，一切都得到維繫。

我們的感官不完美，因此不可能信賴它們提供的訊息。我們的眼睛甚至無法看見眼瞼裏面，即最接近眼睛的東西，更何況是觀看身體內部，更重要的是身體內的靈魂。我們用來觀看、聆聽和觸摸的物質感官有些能力，但極有限。因此，尤其是超然命題方面，我們既不能信賴不完美的感官，也不能信賴那些倚賴那些感官來闡述結論的權威人士。

實用主義者說，我們只能信賴看得到的東西，但事實上，有很多我們信以為真的實例都超越我們自己的視域。例如，有一次，我和我的師尊在火車上，一名鐵路員走近他。

「你相信神嗎？」他問。

師尊回答：「相信。」

職員說：「我不相信神，因為我看不見祂。我只信賴我眼睛看得到的東西。」

師尊回答：「這不是真的。你相信很多你不曾見過的東西。你可以說你的父親是誰嗎？」

職員說：「可以」，並告訴師尊他父親的名字。

師尊問：「你怎知道他是你父親？你有證據嗎？」

意識到他沒有證據，職員感到不自在，有點不安。他母親告訴他：「這是你父親，」基於這個「證據」，他會說：「他是我父親。」如果我們的母親說謊，我們便求助無門；我們相信母親不會騙我們。

職員便問他：「神是誰？」

師尊回答：「奎師那是至尊人格首神。」

職員問：「你為什麼那樣說？何以見得祂是神？」

師尊回答：「有些人說神沒有形象、屬性或品質，但韋陀經典告訴我們，祂有形象和眾多品質。如果祂沒有形象，那麼這個世界從何展現？世界滿是變化多端，無窮無盡的形象。『某事物』無法來自『空無一物』。因此，神必定有形象，祂的形象一定是最美麗的。沒有人像祂那麼美麗或充滿高尚品質。例如祂能夠在瞬間創造、調控和毀滅整個物質世界。祂可以在一秒之內建立數百萬個世界、太陽和月亮，因此肯定是全能的；我們無法像祂那樣做。而且祂極仁慈。否則祂怎知道我們的困難、悲傷和痛苦，又怎能幫助我們呢？祂是愛和情感的化身。如果祂不是那樣，如果祂無法愛我們，在我們痛苦時幫助我們，還需要神嗎？」

完美之詞

根據印度偉大的聖人和聖哲所述，只可以信賴超然之詞。這樣的言詞能顯示真正的途徑；它們描述的是純潔的。《韋陀經(Vedas)》、《奧義書(Upanisads)》，尤其是所有揭示經典之中最源遠流長的《聖典博伽瓦譚(Srimad-Bhagavatam)》，都討論超然事物。

《韋陀經》的話比我們的父母或這個世界其他人的話更可信。母親也許會說謊，超然之詞卻完美無瑕。根據聖人所述，《韋陀經》是

最權威的神聖智慧典籍。在這方面，至尊證據—韋陀典籍《聖典博伽瓦譚》—尤其真確。

我們有時會推想我們觀看的事物。例如我們也許看到某人從遠處走近，並以為那個人是我們的父親。然後，當那個人走近一點時，我們辨認到他其實不是我們的父親，而是人有相似。不過，眼睛自己不會搜集結論性的證據，如果它們接受《聖典博伽瓦譚》、《韋陀經》和《奧義書》等等權威韋陀典籍的洞察力，就肯定可以信賴它們。

源遠流長的韋陀智慧

「《韋陀經》不是人類知識的編集。韋陀知識來自靈性世界，來自主奎師那..... 《韋陀經》被視為母親，布茹阿瑪(Brahma，這個宇宙的造物主)則稱為祖父，祖先，因為他是第一個接受韋陀知識教導的人。創造開始時的第一個生物是布茹阿瑪。他接收了這韋陀知識，傳授給拿茹阿達(Narada)、其他門徒和兒子，他們也傳給他們的門徒。

韋陀知識這樣透過師徒承傳下傳。《博伽梵歌(Bhagavad-gita)》也確認了，要這樣理解韋陀知識。如果你努力作出試驗，便會得到同一結論，但只是為了節省時間，你應該接受.....韋陀知識教導我們必須聆聽權威，以明白超然知識。超然知識的源頭超越這個宇宙。」

(聖巴克提維丹塔.斯瓦米.瑪哈茹阿傑於一九六九年十月六日在倫敦的講課)

內裏的靈魂

根據那些覺悟了《韋陀經》神聖知識的聖人所述，我們不是這些物質身體；我們是靈魂。靈魂目前就像籠裏的金絲雀那樣被困於這個軀體監獄。雖然我們不想身體老死，卻難逃劫數；更確切地說，如果沒英年早逝，始終都難免一死。現存這個身體上的毛髮會變白，視力衰退，某一天，不借助手杖便寸步難行。靈魂有一天便會完全放棄這個身體。

這個物質身體內有另一個超然的人。不過，雖然另一個人是在身體內，祂卻不是受困的。祂從未誕生，決不衰老或必死。祂與我們不同，祂不會變成物質的小孩、少年或老人。祂是整個創造和所有靈魂的控制者。祂是神，祂神的神格地位恆久不變。祂全能。知道過去、現在和將來。無所不知，也最強大。

所有能量都永恆灌注於那位超然人物，至尊人格首神之中。因為祂的內在力量總是存活在祂之內，以致祂能創造數百萬個宇宙，祂可以在任何地方玩樂，也可以履行任何艱巨任務。藉由這同一種內在力量的安排，祂展現為茹阿瑪(Rama)、巴拉茹阿瑪(Balarama)和主尼星哈(Nrsimhadeva)等等祂的全權及部分化身，《韋陀經》稱之為形象能量或自身能量(svarupa-sakti)。

主也展現祂位於靈性和物質世界之間的邊際能量，稱為tatastha-sakti，它是由靈魂組成的。雖然我們靈魂是祂的所屬部分，現在卻選擇了忘記祂。因此祂的另一種能量，即那種稱為假象(maya)的迷惑能量，把我們扔入這個世界，蒙蔽我們。因此我們被迷惑，不知道神是誰，又被困於無盡的生死輪迴和悲哀之中。

仔細觀察這個世界，便顯示出哪怕是皇帝、首長和總統等等位高權重的人都在受苦，每個人都在受苦，沒有人知道為什麼。儘管人們在年青時體驗到一點快樂，但都面臨很多問題，有一天都一定要放棄這個身體。儘管他們無法確定神是否存在，但都可以非常輕易地說，死亡是存在的。甚至連不相信神的人也不得不承認：「終有一死」。飲食、睡眠、防衛或爭吵，他們認為各種物質努力會使他們高興。

在這個世界的所有物種之中，人類具有發展最成熟的知覺。人類可以察知將來，發展程度較低的動物生命形體卻缺乏這種能力。猴子、驢和母牛等等動物可以預見不久的將來，但僅此而已。讓我們假定有很多母牛或山羊被帶到屠宰場。哪怕在牠們臨死之際，如果餵牠們一把青草，牠們也會為此而爭鬥說：「我會吃它！」，「不，我會吃它！」。牠們通常無法明白，死亡近在眉睫。

但作為人類，我們可以深思生命和死亡的事情；我們可以預期將來的情況。但我們仍然不快樂。覺悟到我們的靈魂身分和免於生

老病死制肘的領域，我們便會感到高興。為什麼一個人投生為總理的兒女，另一個人則生於非常貧困的家庭？

為什麼一個人天生麗質，身體健康，另一個天生卻是個跛子？為什麼某個窮人後來會成為總理或總統，儘管費盡心力爭取這樣的地位，另一個窮人卻始終一貧如洗？在這個人類身體必須深思這樣的命題：「我為什麼受苦？」、「我為什麼步向死亡？」、「我是誰？」和「神是誰？」。這種沉思是動物誕生和人類誕生之間的差別。

人類、樹木、蔓藤和低等動物等等所有生命物種都有點滿足感，全都體驗某個程度的愛和情感。假設我們親切地呼喚一隻狗，表示寵愛牠；牠便會回應，快樂地搖尾巴。如果一個人感受到和表現那種愛，甚至連老虎或獅子都不會對他兇猛。

愛和情感無處不在，甚至連樹木都有。如果你輕撫一片樹葉，它會快樂。另一方面，如果你拿刀子切它的樹枝，它會嚇得發抖。小蔓藤以擁抱表達它們對樹的愛。

真正的宗教是純粹神聖的愛和情感，真正宗教的化身是神，韋陀典籍稱祂為奎師那。神非常仁慈，又有無限大能，我們則是祂的所屬部分。如果我們覺悟這個事實，肯定會逃離悲痛之鏢鏑。這個理解及臻達程序，稱為奉愛瑜伽(bhakti-yoga)。

靈魂與超靈

個體靈魂和至尊靈魂一起住在身體內。《奧義書》以兩隻友好的鳥兒住在同一棵樹的比喻確認這點——一隻鳥吃樹上的果實，另一隻只是見證和指引。個體生物體好比那隻正在進食的鳥兒，雖然他和他的朋友至尊靈魂坐在一起，個體生物物卻看不見祂。

(聖巴克提維丹塔.斯瓦米.瑪哈茹阿傑為《聖典博伽瓦譚》6.4.24 所寫的要旨)

連繫兩個靈魂

Yoga 是梵語詞，表示「連接」或「組合」。必須有兩個物體才形成連繫，也必須有程序來連接那兩個物體。例如，如果你想連接兩塊磚，就需要水泥和水。同樣，瑜伽表示以奉愛程序或純粹奉愛連接或連繫兩個人，即至尊主奎師那和每個靈魂。換句話說，瑜伽是靈魂能藉此以奉愛與奎師那聯誼的程序。

靈魂是主的所屬部分，祂的永恆僕人。奎師那的僕人不像世俗的僕人。為奎師那做的服務既富愛心又美麗，就像朋友、母親和父親對兒子、摯愛為對方所做的服務。奉愛表示愛意盈盈的奉愛，奎師那的僕人做奉愛服務時，全都非常有愛心。

得到這個人類生命形式，我們必須努力認識我們的真我。這個世界有些崇高人物覺悟了靈魂和神，與祂有超然聯繫。他們能夠透過自己的修習，向我們展示那條臻達祂的途徑，我們也能透過自己的修習覺悟到這點。這樣的老師稱為典範師(acarya)、靈性導師(guru)、神聖導師或靈性導師。這樣的靈性導師不受這個世界的錯覺影響，因此必須得到他的聯誼。

著名的自我覺悟靈性導師－聖茹帕·哥斯瓦米(Srila Rupa Gosvami)，解釋了通往完美的途徑：「開始時必須懷著自我覺悟的初步渴望。這會使人臻達某個階段，努力與靈性方面崇高的人聯誼。在下一個階段，一個人接受崇高靈性導師的啟迪，初階奉獻者在他的指導下開始奉愛服務的程序。在靈性導師指導下履行奉愛服務，便會擺脫所有物質依附，對自我覺悟堅定不移，獲得聆聽至尊人格首神主奎師那題旨的品味。這種品味逐漸賜予對奎師那知覺的依附，在靈性情感(bhava)的階段，即對神超然之愛的初階便發展成熟。對神的真愛稱為純粹愛意(prema)，即生命中最高的完美階段。」（《奉愛的甘露(Bhakti-rasamrta-sindhu)》1.4.1516）

個體靈魂內在固有的本性是服務神，即至尊靈魂，透過與純粹奉獻者聯誼，便展現服務祂的渴望或傾向。如果我們渴望服務至尊首神，但一段時間之後又無法與那些正在服務祂的人聯誼，那個渴望便會枯萎。它好比樹木長出一些葉子之後便缺水而死。好聯誼是我們的靈性生命之水。

沒有好聯誼，沒有高層次地覺悟生命目標的話，人類的存在就像低等動物一樣。事實上，我們看見世界各國的領袖彼此像動物那樣爭吵，甚至比動物更殘忍。獸性迫使動物用利爪和牙齒打架，殺死其他幾頭動物，但這些人製造原子彈，摧毀數百萬人 and 動物的生命。沒有靈性指導，透過感官滿足尋求愛和快樂，又無法控制他們的感官，這樣的人想控制世界。

三個領域

大聖人聖基瓦.哥斯瓦米(Srila Jiva Gosvami)解釋，有三種創造：超然領域、無數靈魂和數百萬物質世界。

超然世界凌駕物質世界；那裏沒有連續不斷的生死和悲哀。

無限的靈魂有兩類。一類是那些已經解脫的靈魂，他們在無憂星(Vaikuntha，靈性星系)超然世界沉醉於愛意盈盈地服務神，所得到的快樂。另一類是那些在這個世界的靈魂，他們忘記了神，稱為受條件限制的靈魂。

在這個世界，靈魂被土、水、火，空氣和以太五種無活動元素組成的身體蒙蔽。當身體死亡，被燒毀或埋葬時，這五種元素便回歸本源—土歸土，火歸火等等，靈魂卻決不死亡或出生。

個體靈魂在某些方面與神相同，在某些方面又有分別。正如神有美麗的身體，形形式式的力量和深不可測的好品質，生物體也獲賜這些屬性。差別在於神無限大而靈魂卻極微小。微小的靈魂無法創造，也無法控制世界，神卻調合萬物，也是這個世界的迷幻能量之主。至尊主和祂眾多化身都恆定不變。祂的化身不受迷幻能量操控，因此決不受痛苦悲傷影響。

誤用了獨立性，又忘了至尊主的那些受條件限制靈魂，經歷各種物質轉變和影響。被主的假象能量扔進這個世界，他們以為：「我是這個身體，我是履行者，我是控制者，我也是這個世界的享樂者。」這種想法是受條件限制靈魂的徵兆。事實上，所有靈魂都是至尊首神奎師那衍生的，所有宇宙也都是祂的力量衍生的。

這個世界是祂的迷幻假象能量衍生的，因此與祂既不同又沒有分別。源遠流長的韋陀經典表明：「Sakti-saktimator abhedah—能者(神)和能量(祂的能量)之間沒有差別。」那種韋陀哲學稱為不可思議同時同一而異的真理(acintya-bhedabheda-tattva)。

我們無法僅是透過閱讀來理解這些真理。我們必須從覺悟了這種知識的奉獻者口中聆聽這些真理。我們無法透過世俗知識、修習八部瑜伽、履行苦行或慈善捐款，覺悟至尊人格首神或自己的靈魂的地位。只有修習純粹的奉愛瑜伽，即履行超然的愛心服務，才有可能得到超然覺悟。

先辨認到神的本性，我們才能理解這些真理。如果神沒有個體形象，這個世界和所有靈魂就不可能有個體存在。如果神沒有形狀或形象，祂怎能創造人類身體？不僅是韋陀經典和《聖經》，回教的《可蘭經》也表明了祂至尊人格性的這個事實：「Inallah kalaka mein suratihī—可達(Khoda，即阿拉)創造了與祂自己形象相似的人類身體。」神是聖靈，祂有形象，也非常仁慈。懷著這個信念，我們便可以信賴祂。

我們可以透過奉愛瑜伽依附神，但無法僅是透過理論知識這樣做。例如某人也許會說：「喝水可以解渴。」不過，如果我們沒有真的喝水，就一直都會口渴。我們必須喝一杯水，才不會感到口渴。假定你餓了；你需要食物。我會告訴你，吃燒餅、米飯、麵包，黃油和一些甜品，你便不會餓，但僅是知道這點，不會給你食物或填飽你的肚子，讓你不再餓。同樣，智性知識不足以讓人在生命中實際地邁進。奉愛瑜伽是實際的活動，修習奉愛瑜伽，我們便會覺悟所有知識。

唯一的所愛對象

正如上面解釋了，在某個程度上，我們全都有愛和情感。一個美麗少女和男孩一見傾心，之後便受制於婚姻。然後，如果他們爭吵，他們也許會離婚，另娶妻子或另嫁丈夫，試圖得償所願。然後，如果他們仍是覺得家庭生活不快樂的話，便會養一隻狗，說：「我們可以信任狗。夫妻可能會仳離，狗卻不會這樣做。」然後，一段時間之後，他們看見狗死去。這樣透過這個世界的愛心交流，我們無法真

正或永久快樂。唯一真正的所愛對象是神。我們靈魂的本性是，我們是神聖之愛的倉庫，但我們目前的愛既不純粹又自私。一個人也許愛他的美麗嬌妻，但只是當她侍奉和服從他之時。如果她好爭吵，又或者另有所愛，那愛意便會中止。

因此，以我們目前的身體知覺狀態，我們的愛和情感都不純粹；它混雜了自私。另一方面，如果我們唸誦神的聖名和有規律地聆聽祂的題旨，履行奉愛瑜伽，祂摯愛的奉獻者便會引導我們發展對祂的純愛。唯有這樣的奉獻者才真正快樂。他們理解這個世界的動態，因此不依附身體。他們不知怎的維生，恆常都唸誦、憶念和冥想至尊主。如果與他們聯誼，他們便會在靈性進展方面指導我們。

奉愛瑜伽(bhakti-yoga)的初階稱為奉愛修習(sadhana-bhakti)，即靈性修習階段。然後，透過這些修習，發展了愛和情感的表象，懷著善良形態的心意和智慧，奉愛修習者便臻達稱為滿載靈性情感的奉愛階段(bhava-bhakti)。在滿載靈性情感的奉愛之中，靈魂稍為覺悟到對奎師那的愛，還有可以怎樣服務祂。然後，在一段時間之後，便展現對祂的神聖專注和愛意，這最後階段稱為純愛。

純愛是單一原則，但分為五種服務情感：中性之愛(santa-rasa)、僕役之情(dasya-rasa)、友誼(sakhya-rasa)、父母之情(vatsalya-rasa)和愛侶之情(madhurya-rasa)。Santa 表示對神的那種愛和情感沒有任何特定服務。懷著中性情感的人認為：「神很偉大，我們是祂極微小的所屬部分。我們應該頂拜祂。祂非常仁慈。」中性情感的人沒有世俗依附。奉獻者不祈求：「神啊，給我麵包和黃油，賜我喜樂，賜我解脫。」中性情感在解脫以後才展現，就像山拿卡(Sanaka)、薩南但(Sanandana)、薩拿坦(Sanatana)和山拿庫瑪爾(Sanat Kumara)等等庫瑪爾四兄弟的情況一樣。他們沒有世俗依附，但也品嚐不到對神之愛和情感中的某種獨特情感。

懷著僕人之情的人，把神看作為他的主人那樣服務他。懷著僕人之情的奉獻者對奎師那有這樣的想法：「你是我的主人。你是整個宇宙、它的創造和毀滅的根。」而且，懷著僕人之情便積極服務，就像忠誠地服務主茹阿瑪(Rama)的哈努曼(Hanuman)。

下一種是朋友之情，把奎師那看作為朋友那樣服務祂。懷著朋友之情的奉獻者想：「奎師那是我的朋友。」朋友有兩種：在阿郁達亞(Ayodhya)和杜瓦爾卡[Dvaraka，主茹阿瑪和杜瓦爾卡之王(Dvarakadisa)等等奎師那擴展的居所]的朋友，還有巴佳(Vraja，主奎師那自己的居所)的朋友。主在阿郁達亞和杜瓦爾卡的朋友，除了友情之外還感到有點敬畏和尊敬，但主奎師那在巴佳的朋友卻是心腹摯友。奎師那和祂的親密好友總是平等地相愛。奎師那的朋友可以與祂同床共寢。他們可以與祂分享他們吃過的食物，祂也與他們分享祂吃過的食物。他們不認為祂是神。

一個人也可以想：「奎師那是我的兒子。」這種關係比前一種關係更崇高，稱為父母之情。如果我們想以父母之情服務神，我們可以作為祂自己的父母那樣服務祂。父親會讓兒子坐在懷裡，擁抱他，餵他一些甜品。哪怕年紀大了，父親仍然想服務兒子。至尊人格首神作為我們父親的這個想法，與我們愛心服務的渴求相反，因為如果神是父親，祂就必須服務我們。我們對父親說：「父親啊，請給我這個，請給我那個。給我水，給我麵包。」另一方面，如果我們把神看作為我們的兒子，我們就想服務祂。

情意綿綿或愛侶之愛高於父母之愛，稱為愛侶之情。愛侶之情分成兩種個別的情感：婚姻戀和非婚戀。那些透過韋陀曼陀(mantra)和依據法律嫁給奎師那的人，以奎師那的王后為佼佼者，她們以茹蜜妮(Rukmini)及薩緹亞巴瑪(Satyabhama)為首。另一種情感是非婚戀，這一類少婦和奎師那的情愛關係的唯一原因，只是愛和情感本身。這種狂喜之愛的至尊境界稱為非婚戀(upapati-bhava)，以巴佳的牧牛姑娘(gopis)為佼佼者。

奉愛瑜伽極易修習。不論你是印度人、回教徒、基督教徒或任何別的宗教派別，你都可以在白天或晚上唸誦神的聖名。你高聲唸誦時，甚至連動物也能聽到，牠們也得到靈性福祉。如果你一貧如洗，你可以唸誦神的聖名—「哈瑞 奎師那(Hare Kṛṣṇa)」，如果你富可敵國，你都可以唸誦。在沐浴之後或根本沒有沐浴；飯前飯後或吃飯時；坐着或站著，在任何其他情況下，你都可以唸誦。不需計較財富或情況。所有韋陀經典的精華是哈瑞 奎師那曼陀：哈瑞 奎師那，哈瑞 奎師那，奎師那 奎師那，哈瑞 哈瑞，哈瑞 茹阿瑪，哈瑞 茹

阿瑪，茹阿瑪 茹阿瑪，哈瑞 哈瑞(Hare Krsna, Hare Krsna, Krsna Krsna, Hare Hare, Hare Rama, Hare Rama, Rama Rama, Hare Hare)。

我們發明了劃分，認為：「這是印度，這是美國，這是澳洲。」因此我們製作護照和簽證。但神獨一無二。我們可以對祂唸誦，祈求祂對我們大發慈悲。這種聖名唸誦是讓生命達至完美的至尊程序。

[這節講課是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澳洲帕斯，大聖人聖基瓦. 哥斯瓦米的隱跡日講授的。]

第一章 靈魂真理

生物體的確立哲學真理(jiva-tattva)命題非常高深。儘管如此，仍然必須知道這些題目，尤其是那些積極與人分享靈性題目的人。清晰的哲學真理知識是堅定的靈性生命的基礎。

siddhānta baliyā citte nā kara alasa
ihā ha-ite kṛṣṇe lāge sudṛḍha mānasa
[《永恆的主采坦亞經(Sri Caitanya-caritamṛta)》初篇逍遙
(Adi-lila)2.117]

誠懇的學生不應該認為這種結論具爭議性而忽視這方面的討論，因為這樣的討論加強心意。因此心意便依附主奎師那。

雖然這個主題崇高又深遠，卻逐漸易於理解，假以時日，閱讀或討論這個主題都令人回味無窮。不要灰心，認為：「噢，這個題目那麼高深。我的心意甚至無法觸及。」

我們以前站在海岸線上

在所有奉獻者(Vaisnava)或奉愛典籍，我們都看到某人提出問題和某人回答那些問題。這個一再發生的主題指向靈性生命的基礎：謙遜求教，認識真理。正如在至尊主采坦亞.瑪哈帕佈(Sri Caitanya Mahaprabhu)¹和祂的同遊聖茹阿亞.茹阿瑪南達(Srila Raya Ramananda)及聖薩拿坦.哥斯瓦米(Srila Sanatana Gosvami)之間的對話所見，神自己樹立了這個典範。

偉大的國王帕瑞悉大君(Pariksit Maharaja)懷著這種情感，請教聖人聖蘇卡戴瓦.哥斯瓦米(Srila Sukadeva Gosvami)：「生物體的超然結構既靈性又有意識，主的迷幻物質能量假象(maya)則無活動又世俗。那麼生物體怎會陷於假象中？這非常驚人。」

聖蘇卡戴瓦.哥斯瓦米回答：

bhayaṁ dvitīyābhiniveśataḥ syād

iśād apetasya viparyayo 'smṛtiḥ
tan-māyayāto budha ābhajet taṁ
bhaktyaikayeśaṁ guru-devatātmā

(《聖典博伽瓦譚(Srimad-Bhagavatam)》11.2.37)

當生物體專注於主外在的迷幻能量，因此錯誤地認同自己是物質身體時，便產生恐懼。他這樣背離至尊主時，也忘記自己的固有地位是主的僕人。這個困惑可怕的狀態是假象能量產生的作用，稱為假象。因此聰明人應該在真正靈性導師的指導下，果敢地投入於對主純粹無瑕的奉愛服務，應該把靈性導師奉若堪受崇拜的神明、生命和靈魂。

這個詩節表示，主奎師那是所有存在的根。是絕對真理，「獨一無二」。祂是終極人物；前所未有，獨一無二。是完整和所有存在的化身。祂展現各種各樣的能量，無數生物體(jivas)和無數世界；以至祂的父親南達大君(Nanda Maharaja)、母親雅淑妲(Yasoda)和祂的所有同遊都是祂的展現。因此祂是眾生堪受崇拜的神明。

生物體天生是那位極受崇拜的主—主奎師那—的永恆僕人。正如《永恆的主采坦亞經》中篇逍遙(Madhya-lila)20.108 說：

jivera 'svarūpa' haya – kṛṣṇera 'nitya-dāsa'
kṛṣṇera 'taṭasthā-śakti' 'bhedābheda-prakāśa'

生物體的固有崗位是奎師那的永恆僕人，因為他是奎師那的邊際能量，也是跟祂同時同一而異的展現。

作為奎師那的永恆僕人，微靈天性喜樂。不過，他在關鍵時刻望向主的外在能量，以為除了主以外，還有別的東西存在。

作為奎師那的所屬部分，微靈內在固有的天性是望向奎師那；那麼他為什麼望向假象呢？答案就是奎師那給了微靈獨立性。如果微靈誤用那種獨立性，便被委托給假象的管轄和受罰。困於假象，他便專注於物質，在這個困境裏，其他專注於物質的人都無法拯救他。

在聖蘇卡戴瓦.哥斯瓦米上述的詩節裏(《聖典博伽瓦譚》11.2.37)，iśād apetasya viparyayo 'smṛtiḥ 等等字句，確認微靈是站在超然世界和無活動的物質世界之間的邊界。他自行選擇望向這個「可愛的」假

象，她指示他各種途徑，讓他可以撇開奎師那自行享樂。被假象迷惑，微靈認為：「我有權享樂。」假象立即提供他精微身體(由物質心意、智慧和假我構成的)和粗糙身體(由骨頭、血液、皮膚、尿液、糞便等等做成的)，他又開始想：「我是這個身體，與這身體有關的一切都是我的。」

因此，當微靈藉著自由意願和獨立性背離奎師那時，便被這個生命身體概念的錯覺圍困，被假象營造的美麗形象迷住。進入了這個存在領域，他無法自己找到出路。唯一的逃脫方法是托庇那些知道出路的人。長期困於這個生死世界之後，純粹奉獻者也許會接近幸運的微靈，說：「我的兄弟，我的姐妹，你們在做什麼？你們被誤導了。你們偏離了對神之愛的途徑。跟我來；我會在通往真正快樂的途徑上指引你們。」

只有透過適當聯誼，才可以發展靈性知覺，思考真理：「我是主奎師那的永恆僕人，我可以像那些在巴佳(Vraja)和無憂星(Vaikuntha)等等靈性領域的人一樣，濃情厚愛地服務祂。這個世界只是那種崇高的愛和服務的靈性知覺之影。」

在以上的《聖典博伽瓦譚》詩節，聖蘇卡戴瓦.哥斯瓦米對帕瑞悉大君解釋，與主神聖崇高奉獻者聯誼的重要性。神聖奉獻者可以在瞬間改變痛苦條限靈魂的內心。

‘sādhu-saṅga’, ‘sādhu-saṅga’ – sarva-śāstre kaya
lava-mātra sādhu-saṅge sarva-siddhi haya

(《永恆的主采坦亞經》中篇逍遙 22.54)

所有揭示經典的結論是，甚至是與純粹奉獻者聯誼片刻，也能使人功德圓滿。

《聖典博伽瓦譚》宣告，任何人在聖人指導下誠懇地唸誦和憶念奎師那，注定會變得快樂。哪怕是初階奉獻者(kanistha-adhikari)，如果唸誦和誠懇地哭求奎師那，為他的墮落狀態難過，便注定會因神聖聯誼的庇蔭興高采烈。一個人也許會執迷於多種無用的想法和習慣，但如果誠懇地唸誦，便會變得快樂。

那個快樂的奉獻者會向一個人展示靈性之途，建議他：「我認識真正的自我覺悟靈性導師，藉由他的幫助，我變得非常快樂。跟我來；我會把他介紹給你。」這個人稱為引路靈性導師 (vartmapradarsaka-guru)，即指示路徑的靈性導師。

主奎師那非常仁慈；祂是心裏的靈性導師(caitya-guru)。祂與引路靈師一起，指引一個人前往真正的自我覺悟靈性導師那裏。接受了真正的靈性導師之後，那個人開始在主奎師那的服務中履行奉愛活動 (bhajana)，所有無用的惡習和想法逐漸消失。

在《聖典博伽瓦譚》的第十一篇，主奎師那告訴烏達瓦 (Uddhava)，即祂最著名的同遊：

ekasyaiva mamāmśasya
jīvasyaiva mahā-mate
bandho 'syāvidyayānādir
vidyayā ca tathetarah

(《聖典博伽瓦譚》11.11.4)

最聰明的烏達瓦啊，稱為微靈的生物體是我的所屬部分，但他自古以來一直都因為愚昧而在物質束縛中受苦。不過，他可以透過知識得到解脫。

主奎師那在這個詩節稱讚烏達瓦的智慧。奎師那的誠懇奉獻者聰明過人，因為他選擇了純粹奉愛之途。世界上有很多所謂的聰明人，例如科學家和政治家等等，但按照至尊智慧的標準一決意愛和服務神，這種人喪失了智慧。

根據這個詩節所述，奎師那告訴烏達瓦：「烏達瓦，你應該知道，在這個地球和所有物質世界的靈魂都是我的所屬部分。自古以來都一直在這些世界徘徊，他的愚昧何時開始，已經無從稽考，因此無法測量他的條件限制狀態為時多久。不過，透過稱為瑜伽瑪亞(yogamaya)的靈性能量影響，受條件限制的靈魂便可以得到解脫，這能量是永恆超然知識的化身。」那種解放靈魂的超然知識是什麼？那是至尊主的偉大之處、靈魂與祂的永恆關係的知識。

如果某人撕毀一朵花，它就不再是整體；如果繼續撕毀那朵花，它便支離破碎和毀掉。整個物質世界就像這樣，如果一再分開這個世界的任何事物，它便喪失它的整體性。但這個原則不適用於靈性領域。儘管奎師那衍生無數所屬部分，依然保持完整。韋陀經典多處提及這個真理，在《博伽梵歌》看到一個這樣的陳述：

mamaivāṁśo jīva-loke
jīva-bhūtaḥ sanātanaḥ
manaḥ-śaṣṭhānīndriyāṇi
prakṛti-sthāni karṣati

(《博伽梵歌》15.7)

在這個受條件限制的世界，微靈是我永恆的零碎部分。由於受條件限制的生命，他們正與心意等等六種感官苦戰。

必須理解微靈怎樣是至尊整體主奎師那的一部分，因為主決不會分為多個部分。祂的長闊無窮無盡；沒有盡頭，沒有頂點，也沒有下限。全世界都在祂內裡，祂自己卻密不可分。

例如，我們能夠從一塊大石切割出卵石，卻無法從奎師那那裏切割任何東西。一塊小石頭是一塊大一點的石頭的一部分，微靈作為奎師那的一部分卻不是那樣。因為主奎師那是完全整體，完全的絕對真理，整體存在的化身，縱使祂衍生那麼多展現和擴展，都保持完全平衡。

至尊人格首神奎師那有兩類擴展。祂維施努本體(visnu-tattva)的擴展是祂的全權(直接和完全)化身，稱為 svamsa。稱為 vibhinnamsa(分開的部份)的生物體不是完全或直接的擴展。他們是與祂分開的極微小部分。

下列比喻有助我們理解至尊主和祂全權化身的關係。主可以比喻為一盞點燃其他酥油燈的酥油燈。一些油燈幾乎與原來的那盞一樣光亮，一些油燈卻只有微弱的星火；要取決於油燈的大小。而且，如果用一盞酥油燈的火點燃另一盞燈，第一個火焰依然會保持原貌。不會變小或失去能量。同樣，雖然眾化身的原始源頭奎師那衍生無數全權化身，卻無損源頭的力量。

om pūrṇam adaḥ pūrṇam idaṁ pūrṇāt pūrṇam udacyate
pūrṇasya pūrṇam ādāya pūrṇam evāvaśiṣyat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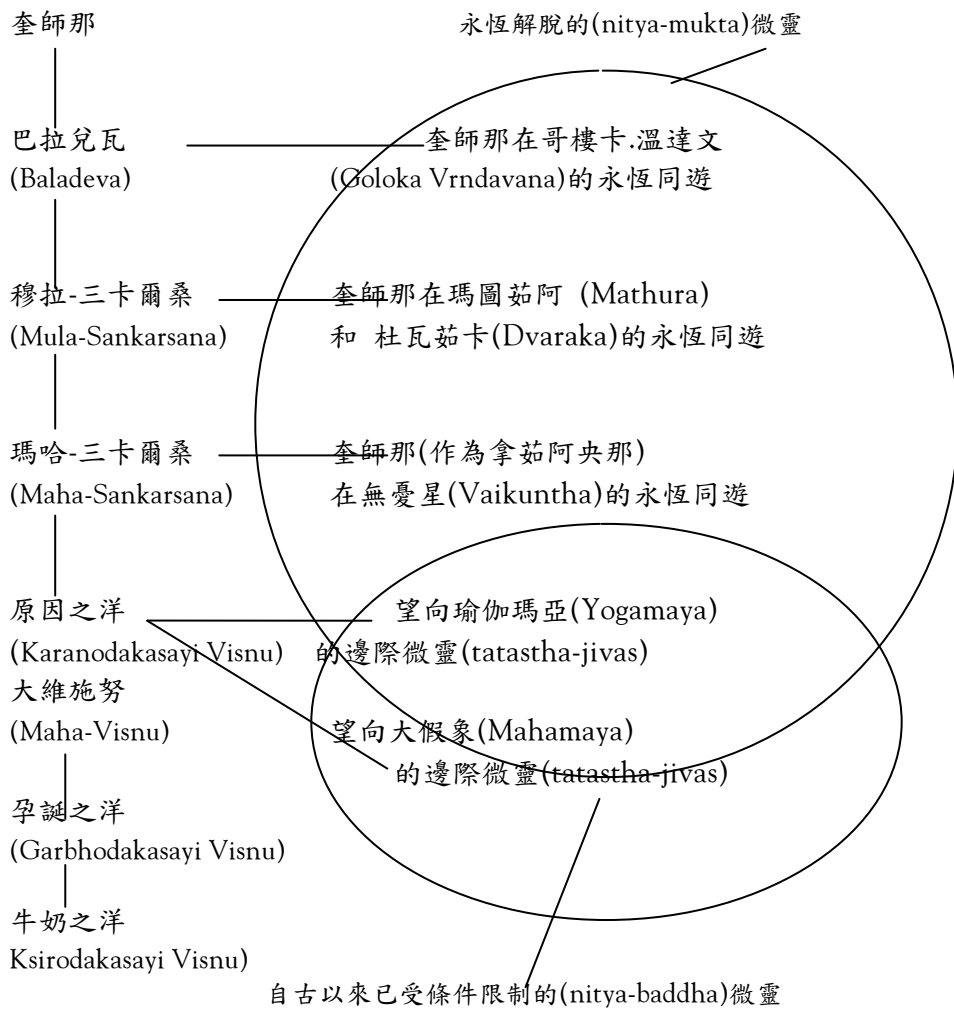
(《Sri Isopanisad》引文)

人格首神完美和完整，因為祂十全十美，因此祂的所有衍生物，例如這個現象世界，都像完全整體那樣裝備完美。完全整體所產生的一切，本身也是完全的。由於祂是完全整體，因此縱使祂衍生那麼多完整個體，依然保持完整的平衡。

主奎師那的擴展

奎師那的人格擴展
(svamsa)

與奎師那分開的擴展
(vibhinnamsa)



從哲學真理(tattva)的觀點來看，茹阿瑪和主尼星哈等等主奎師那的全權化身，與祂都一樣。與此同時，從超然關係的情感(rasa)這個觀點來看，這些化身卻不一樣。奎師那是所有化身之源，例如逍遙時

光化身(lila-avatars)和三個維施努化身(purusa-avatars)，即原因之洋維施努(Karanodakasayi Visnu)、孕誕之洋維施努(Garbhodakasayi Visnu)和牛奶之洋維施努(Ksirodakasayi Visnu)，祂們分別控制創造、維繫和毀滅等等三方面的物質存在。[請看本章結尾的圖表。]

酥油燈的比喻有助我們理解奎師那和祂的全權擴展(直接和完全的化身)。現在，為了澄清我們對主那個極渺小生物體擴展的理解，我們可以採用點金石(cintamani)的比喻³。

Cinta 這個字表示「想法」或「欲望」，「mani」則表示珠寶。點金石悉數展現一個人想要的金子，但金子本身不是點金石。同樣，我們每個人都是主奎師那衍生的，但我們不是奎師那本人。

點金石能展現無限富裕，滿足任何人的願望；但不管衍生多少金子，寶石依然保持原狀，沒有任何轉變或縮小。同樣，儘管奎師那衍生無數極渺小的所屬部分，卻恆常保持完全和完整。

黃金在點金石裏面時是處於原狀或原位，但當它展現在那塊點金石外面時卻改變了。同樣，當生物在完全奎師那知覺的點金石裏面時，它具有奎師那的那些靈性品質；但當他在純粹奎師那知覺以外時，換言之，當他陷於假象時，那些品質好像消失了或扭曲了。那時候，他便全神貫注於假象，只有大量物質品質。

我們極渺小，祂是無限的

ekaḥ śuddhaḥ svayam-jyotir
nirguṇo 'sau guṇāśrayaḥ
sarva-go 'nāvṛtaḥ sākṣī
nirātmātmānanaḥ paraḥ

(《聖典博伽瓦譚》4.20.7)

至尊靈魂獨一無二。祂純粹、非物質和自我閃耀。是所有好品質的倉庫，也遍存萬有。毫無物質覆蓋，也是所有活動的見證者。祂與其他生物體截然不同，也超然於所有體困靈魂。

這個詩節描述至尊人格首神的品質，從而突出祂和個體靈魂之間的區別。有些人說眾生都是神，這個信念的支持者曲解這樣的韋陀格

言：把意謂「生物體是至尊靈魂的靈性分子」的 tat tvam asi，解釋為「你是那位非人格神」；意謂「絕對真理(brahma)的存在至高無上」的 sarvam khalv idam，解釋為「萬物都是神」；意謂「純粹知識是超然的，也具備與絕對真理一樣的靈性實體」的 prajñānam brahma，解釋為「絕對真理是非人格的意識知覺」；意謂「我不是這個身體；我是靈魂」的 aham brahmāsmi，解釋為「我是那個靈性整體。我是絕對真理。」

這些支持者的領袖—山卡爾師(Sankaracarya)，是施瓦神山卡爾(Sankara)的化身。他非常聰明；雖然他看來就像非人格之途的領袖，他的實際目的是滿足奎師那的願望。奎師那曾經指示山卡爾：「去物質世界，讓那些反對我的純粹奉愛，那些渴望變得像黑冉亞魔(Hiranyakasipu)和茹阿瓦拿(Ravana)那樣十分厲害而服務和崇拜我的人，全都找不到我。這些假奉獻者會讓天下大亂，因此讓他們遠離我。去吧，曲解《韋陀經(Vedas)》來哄騙他們。這樣對他們說：『你為什麼崇拜奎師那？你自己在各方面都是神。我們跟那非人格神全都一樣。』」

因此，非人格主義不是《韋陀經》本身的概念。事實上，我們不是神，神也不是非人格的。祂是人，我們是祂的所屬部分，祂的永恆從僕。至尊人格首神獨一無二，微靈卻多不勝數。

微靈多不勝數是什麼意思？假設這個宇宙的所有人都得到解脫，物質宇宙便沒有人類。不過，一個人的血液裏甚至都有很多微靈，如果那每一個微靈都採納人類身體，成千上萬的宇宙都會人口過盛。這個有限的例子暗示，宇宙內有無數生物體，在靈性世界的無憂星和哥樓卡·溫達文也有無數生物體。這個龐大數量是微靈和神之間的主要區別。

也要考慮這種區別：個體靈魂不存在於擴音器等等物體，但主奎師那的超靈(Paramatma)形象卻存在於其中。存在於世間的萬物都有超靈。

每個身體內都有兩個靈魂—極微小的微靈和主的超靈展現。試圖品嚐勞力的成果，微靈陷於果報活動。至尊主不是受條件限制的靈魂，也沒有被物質能量迷倒。祂只是微靈心裏的見證者。

至尊主永恆純粹，假象與祂和祂的居所相距很遠。假象無法吸引主，但微靈很微小，因此隨時都會被假象吸引。主奎師那恆常都純粹而自我閃耀，微靈則易受假象的黑暗影響，因而會被身體認同的錯誤身分蒙蔽。

奎師那以祂巴佳王之子(Vrajendra-nandana)，南達大君之子的美麗形象，親自向那些對祂履行靈性專注(bhajana)，即奉愛冥想和服務的人顯現。祂對那些服務祂無憂星拿茹阿央那富裕的四臂形象的人，顯現為主拿茹阿央那。在這個世界，祂作為見證者住在每個個體生物心裏，又作為超靈位於每個原子。主展現為一系列驚人的形象和能量，微靈卻非常有限；既局限又微小。

主奎師那是永恆的絕對真理。《卡塔奧義書(Katha Upanisad)》(2.2.13)說：「ityo nityānam cetanaś cetanānām，在眾生之中，祂是至尊生物，而在所有永恆者之中，祂是最永恆的。」雖然我們知道微靈是祂分開的所屬部分，但其實不是分開的。微靈沒有獨立於奎師那而存在，他在這個世界和靈性世界總會從屬於祂。

奎師那沒有物質品質，同時又齊備全部超然品質。當微靈藉由神和靈性導師的恩典，覺悟他們的永恆本性是從屬於祂時，便能夠臻達某個階段，具備主那樣的品質。

我們選擇造夢

有一次，大聖人維杜爾(Vidura)到喜瑪拉亞山的巴迪瑞卡修院(Badrikasrama)，覲見博學的聖人和主奎師那的受恩者—聖人邁崔亞(Maitreya Rsi)。維杜茹阿接近和請教問聖人邁崔亞：「這非常驚人：雖然微靈是有意識的生物，又恆常跟至尊主奎師那的超靈形象相連，卻陷於假象。這怎麼可能呢？」

聖人邁崔亞回答：「我會簡略地告訴你唯一的原因。奎師那具備不可思議的力量，稱為使不可能變得可能的力量

(aghatana-ghatana-patiyasi-sakti)。正是這種力量把主的恩慈藏起來，讓選擇背離祂的那個微靈得不到，這樣迫使微靈成為受條件限制的靈魂。」

考慮到假象也是奎師那的其中一種能量，因此絕不能違反祂的意願而行。因此，終極來說是奎師那導致假象的運作。那麼為什麼奎師那創造了這樣的環境，使那麼多微靈受苦？答案就是，創造物質世界是祂無限逍遙時光的其中之一。祂無數的逍遙時光多彩多姿，這是其中之一。主完全獨立，隨心所欲。我們無法挑戰祂，正如韋陀經典所述，我們無法以辯論或邏輯理解祂。

acintyāḥ khalu ye bhāvā na tāms tarkeṇa yojayet

(《摩訶婆羅多(Mahabharata)》Bhismaparva 5.22)

我們不應該試圖透過辯論和反證，理解那些超越物質概念的事物。

不可能以有限的世俗心智理解超然的事物，因此我們倚靠《韋陀經》對那個領域的描述。我們倚賴《韋陀經》的精華，即《聖典博伽瓦譚》，以及稱為六哥斯瓦米的大聖人，他們在自己的作品給我們傳授了《聖典博伽瓦譚》的精華。

主奎師那不可思議的能量令不可能變得可能，正如上面所述，只是因為它的影響，微靈才被假象迷惑，被「我」、「我(賓格)」和「我的」等等基於身體認同的錯覺概念擺佈。微靈在本然狀態時和固有形象時純粹無瑕。雖然他很微小，卻是主奎師那自己超然能量的微小部分。⁴現在他受到物質身體限制，但他本然的靈性結構卻完全不是物質的一沒有假象。

物質條件限制稱為「束縛」，但這個束縛不是真的。它不是現實，因為它沒有觸及超然靈魂。一個人在晚上睡覺時，也許會夢見自己被斬首，醒來時卻看到自己平安無事。同樣，藉由靈性導師和奎師那的恩慈，當我們醒悟奎師那知覺時便忖度：「那一整段時間我看見什麼？那就像一個夢。」如果痛苦降臨在你身上，你不需傷心或緊張。只要記住，這表面上的痛苦是因為，在假象影響之下，人生如夢。

聖人邁崔亞繼續對維杜爾解釋，沒有太陽的地方就有黑暗；但黑暗其實並不存在，因為那僅是沒有光而已。同樣，奎師那就像太陽，在不服務祂的地方就有假象，即黑暗。

邁崔亞提出下列比喻：在銀光普照的晚上，天上的月亮和佇立在池塘邊的樹都投影水裏。微風輕吹，水面泛起漣漪時，看似是月亮和樹在前後搖晃。不過，其實兩者都是穩固而靜止的；根本沒有搖晃。同樣，我們在這個世界認同倒影是現實。我們好像在各種各樣的物質狀況中受苦，但我們其實都超然於物質。

雖然不可能透過物質感官或心意理解，但微靈是奎師那的永恆僕人，哪怕在受條件限制的狀態他看起來不是。這裏還有另一個比喻：如果把一塊布放在手表上，便看不見手表指針的任何活動—但確實有活動。我們同樣只看到身體和思想的活動。我們無法明白體內有永恆靈魂，沒有他，身體便會無法運作。縱使我們覺悟不到，但我們是主有意識又極微小的所屬部分，甚至在受困狀態都依然以某種方式服務主。

例如，惡魔康薩(Kamsa)間接地服務奎師那。康薩的暴行是奎師那顯現在這個世界的主要原因；如果沒有康薩，就不會有主奎師那在溫達文的甜美逍遙時光。同樣，茹阿瓦拿的暴行也是主茹阿瑪顯現的內在原因；如果沒有茹阿瓦拿，即主茹阿瑪的敵人，這個世界便不會有主茹阿瑪動人的逍遙時光。

受條件限制的微靈同樣都在服務主，卻是間接地。他目前正在服務主的迷幻假象能量。現在他在夢裏，夢見他是各種各樣的物質身體。

我們的覺醒

隱藏在物質身體的內心，每個微靈都有美麗非凡的形象。微靈正是以這個超然形象(稱為完美形體，siddha-deha)才可以直接服務奎師那。雖然這個靈性形象現在被覆蓋，但藉由靈性導師和奎師那的恩慈，所有無用的惡習和心態都逐漸消失，它便逐漸彰顯。達至靈性情感(又稱為完美靈性身份和本性 svarupa-siddhi⁵)的階段時，心裏便展現超然於物質自然形態的奉愛，也能夠醒悟到他或她自己的神聖形

象。那麼，領受到主奎師那的恩慈，便完全擺脫這個粗糙的物質身體、心意、智慧、假我和受污染的知覺。

至於主奎師那本人，祂絕對沒有物質身體。當祂離開這個星球，從世界的視域消失時，沒留下物質身體。奎師那的形體不僅超然於任何一種物質身體，也是所有靈性和物質世界的成因。

為了理解這些深奧的主題和覺悟原始的內在自我，讓我們渴求得到真正靈性導師的恩慈，並透過他，矢志履行靈性專注。

evam-vrataḥ sva-priya-nāma-kīrtiyā
jātānurāgo druta-citta ucchaiḥ
hasaty atho roditi rauti gāyaty
unmāda-van nr̥tyati loka-bāhyaḥ

(《聖典博伽瓦譚》11.2.4)

透過唸誦至尊主的聖名，便臻達對首神之愛的階段。然後奉獻者便堅守誓言，作為主的永恆僕人，逐漸非常依附主的某個特定聖名和形象。當內心因狂喜之愛融化時，便開懷大笑或哭或大叫。有時高歌跳舞，如痴如狂，因為他漠視公眾輿論。

這樣的純粹奉獻者毫不羞於表達他的奉愛。他高聲唸誦，沒注意周圍的環境，沒注意有沒有穿衣服。持恆地憶念奎師那的逍遙時光，他有時飲泣：「奎師那，你在那裏？」有時又在地上打滾，大笑。普通人認為他瘋了，但他只是在體驗對神的愛。這種靈性覺悟是我們真正的崗位和立場，也是生命的目標和宗旨。讓我們竭力專心致志於聆聽、崇拜(arcanam)，尤其是唸誦主的聖名(nama-sankirtanam)。

問題：微靈選擇背離奎師那而被假象迷住時，他知覺到他在做什麼嗎？

聖拿茹阿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不，他不知道他那個選擇的含意。他以為：『我正為自己做最好的事。我會享樂。』他就像試圖用小手赤手搯火的小嬰兒。他相信火是可以吃的，那團火卻會吞噬他。同樣，微靈期待在這個世界尋求享樂，卻被重複的生死輪迴和苦樂吞沒。

如果你恆常投入於奉愛修習，那麼假象—遺忘你與主的關係—便無法吸引你。

[這段對話是在二零零五年六月十五日，在加利福尼亞的巴聚爾，基於聖巴克提維諾達.塔庫爾的著作《Sri Srimad Bhagavata Arka Maricimala》，意謂《聖典博伽瓦譚詩節之花環》所述的。]

註一. 「主采坦亞.瑪哈帕佈，即在卡利年代解救受條件限制的墮落靈魂的那位化身，直接就是至尊主奎師那本人。巴佳王之子主奎師那強烈渴望品嚐某種獨特情感，十分激動，採納了施瑞瑪緹.茹阿迪卡 (Srimati Radhika) 深摯的狂喜之情和膚色，把祂的聖名和對祂的神聖愛意等等禮物，賜給全世界，施瑞瑪緹.茹阿迪卡是祂自己的喜樂能量 (hladini-sakti) 化身。」(《八訓規(Sri Siksastaka)》的簡介)

註二. 酥油燈是把燈芯浸在精煉的黃油，用於崇拜神明。

註三. 韋陀經典多處提及點金石。例如《婆羅訶摩讚 (Brahma-samhita)》(5.29, 56) 這樣描述主奎師那和祂的居所：「我崇拜那個至尊居所斯瓦塔島 (Svetadvipa)，在那裏，摯愛的愛卿是眾多的超然幸運女神，至尊人物主奎師那則是唯一的情人；在那裏，所有樹都是靈性願望樹，大地則是超然的如願點金石做成的。」

註四. 請參閱第二章裏，主奎師那能量 (saktis) 的圖表。

註五. 完美的靈性身份 (Svarupa-siddhi) 就是，奉獻者內在的靈性形象和身分 (svarupa)，在這個階段展現在心裏。這在滿載靈性情感的奉愛 (bhava-bhakti) 階段出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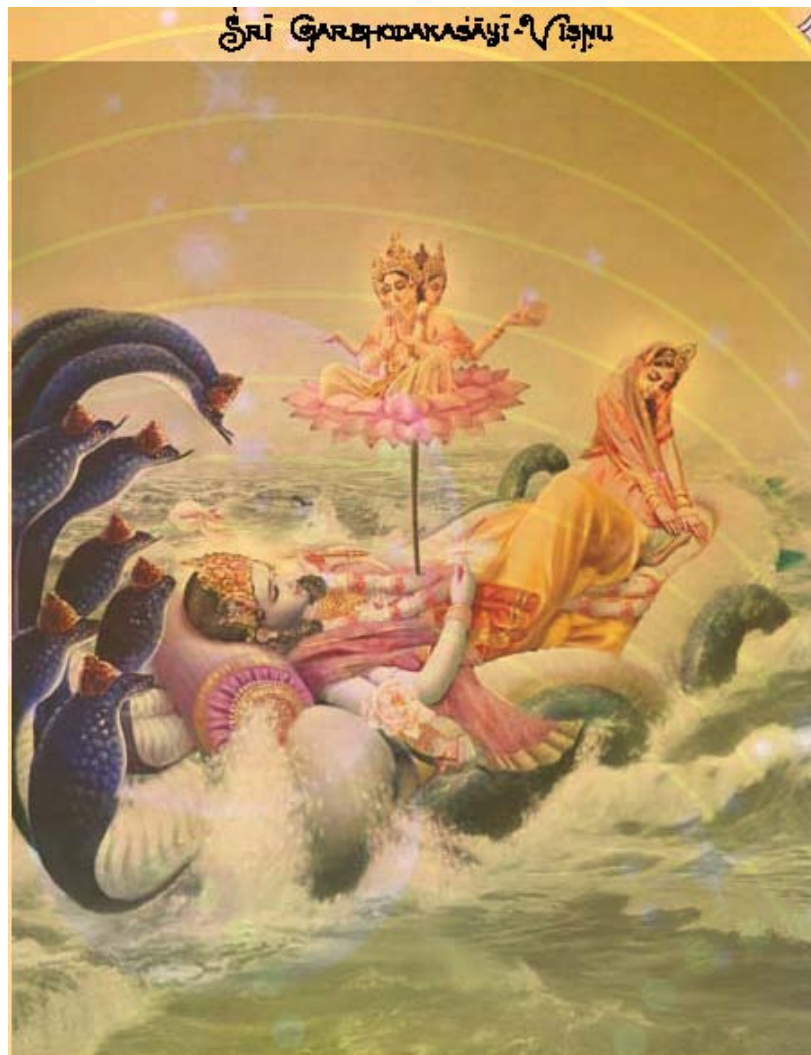
三個維施努化身 (purusa-avatara)

三個維施努化身是宇宙創造之主。祂們負責創造、維繫和毀滅整個物質宇宙。祂們是一切存在物的超靈。[Visnu 一字表示『全面遍透，無處不在的那個祂』。]

(來源：《聖典博伽瓦譚》1.3.2 的要旨、《聖典博伽瓦譚》2.5.33 的要旨、《永恆的主采坦亞經》初篇逍遙 2.52 的要旨、《永恆的主采坦亞經》中篇逍遙 2.244 的要旨、《永恆的主采坦亞經》中篇逍遙 20.251、一九七四年六月四日在日內瓦的房中談話)



第一個維施努化身稱為大維施努(Maha-Visnu)或原因之洋維施努(Karanodakasayi Visnu)。祂躺在原因(Karana)之洋之上，是整個物質能量的創造者。祂呼吸時，身體上的毛孔產生無數宇宙。祂瞥向物質自然[在這裏以杜爾伽(Durga)表示]，孕育了祂的瞥視所產生和選擇去物質自然的那些生物體。物質創造匯集了所有物質宇宙，祂則是所有物質創造的原始超靈。



第二個維施努化身是孕誕之洋維施努(Garbhodakasayi Visnu)。祂進入每個宇宙，躺在孕誕之洋之上，這片汪洋是祂自己身體排出的汗水形成的。因此祂是每個個體宇宙裏的超靈。祂的肚臍長出一支蓮花莖，宇宙裏的第一個生物體—主布茹阿瑪—誕生在那朵蓮花的花瓣上。祂讓主布茹阿瑪負責展現《韋陀經》，創造所有物質事物和那個宇宙裏的所有生物形體。



第三個維施努化身是牛奶之洋維施努(Ksirodakasayi Visnu)。祂在每個宇宙進入物質創造的每個原子，也進入那個創造的眾生心裏。因此，祂稱為所有個體生物的超靈及所有物質事物的超靈。祂是所有活動的見證者，知識、憶念和遺忘都源於祂，祂也賜予物質活動之果。

第二章 各個世界的地圖

這個世界怎樣和為什麼得以存在？我們必須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聖典博伽瓦譚》的第一個詩節提供了答案，那是這個討論的中心主題：

janmādy asya yato 'nvayād itarataś
cārtheṣv abhijñāḥ svarāt
tene brahma hṛdā ya ādi-kavaye
muhyanti yat sūrayaḥ
tejo-vāri-mṛdām yathā vinimayo
yatra tri-sargo 'mṛṣā
dhāmnā svena sadā nirasta-kuhakaṁ
satyaṁ paraṁ dhīmahī

我的主啊，主奎師那，瓦蘇戴瓦(Vasudeva)之子，遍存萬有的人格首神，我恭敬地頂拜你。我冥想主奎師那，因為祂是神，絕對真理和創造、維繫和毀滅各個展現宇宙的原始萬原之原。祂直接又間接地知覺到所有展現，祂是獨立的，因為除了祂之外便沒有其他原因。唯獨祂首先把韋陀知識灌注於原生物—布茹阿瑪君—心裏。祂使大聖人和半神人甚至都身處假象，就像在火裏看到水，或在水面看見陸地的那種虛幻表象那樣被迷惑。三種自然形態的反應使各個物質宇宙短暫展現，縱使不是真的，物質宇宙只是因為祂才顯得真實。因此我冥想祂—主奎師那，祂永存於超然居所，那裏永遠都免於物質世界的虛幻表象。我冥想祂，因為祂是絕對真理。

聖施瓦茹帕.達莫達爾(Sri Svarupa Damodara)對聖巴克提維諾達.塔庫爾(Srila Bhaktivinoda Thakura)闡述這個重要詩節，後者便在他的著作《Sri Bhagavata Arka Maricimala》擴展那個解釋。按照這兩位前輩典範師的教導，我現在進一步描述這個重要詩節的教導。雖然這是非常深奧的主題，但我們應該讓自己熟識它的重要哲學。

獨一無二

這個世界有無數在八百四十萬個生命物種內的生物體，他們的本性和品質種類繁多，不可能仔細探究。這所有受條件限制的生物體，都是奎師那的能量擴展。

與此同時，奎師那在超然世界有無數同遊，那就是祂的父母南達爸爸和母親雅淑妲，祂的眾多牧牛童朋友，例如達瑪(Dama)、施瑞達瑪(Sridama)、蘇巴拉和瑪杜曼嘎爾(Madhumangala)，以及祂數以百萬的牧牛姑娘(gopi)摯愛，他們的本性和品質多不勝數。

奎師那在靈性和物質世界都有無數擴展。但《聖典博伽瓦譚》表明，絕對真理主奎師那獨一無二(advayajnana)。這表示祂沒有二元性，祂是所有存在的總和，無出其右。之前的那些陳述提及受條件限制生物體和超然同遊的程度和多樣化，有見及此，為什麼《聖典博伽瓦譚》說奎師那獨一無二？

[編者註：本書開首的『編者之言』提到，聖拿茹阿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用了幾個摘自韋陀經典的梵語詞。對應於這些靈性學問的詞語，英語沒有確切的同義詞。因此，除了英語譯文之外，我們也保留了原有的梵語詞，以保持原義的深度。由於本書通篇在不同的語境都用了這些詞語，你很快會有能力明白和細味。如果這個主題對你來說是新的，覺得閱讀這所有梵語詞過於累贅，你大可以統統略過，直到你覺得更自在為止。由於以下幾段有很多梵語詞，因此我們特別在這裏提及這點。]

奎師那獨一無二，因為眾生萬物都不是獨立於祂而存在；眾生萬物的存在都倚賴祂。祂在超然世界擴展為自己的個人力量(知識能量或自身能量，cit-sakti 或 svarupa-sakti)，又稱為祂的內在能量(antaranga-sakti)¹。生物體是祂邊際能量的展現(微靈能量或邊際能量，jiva-sakti 或 tatastha-sakti)，位於超然和物質世界之間。最後，在這個物質世界，祂那種稱為假象能量(maya-sakti)的迷幻能量，展現我們肉眼看到的無數種無活動物質。這些力量或能量，全都不是獨立於祂而存在的。

這個詩節不只說主奎師那獨一無二，祂的力量也獨一無二。與此同時，祂的力量也有多個名稱，例如內在能量、喜樂能量(hladini-sakti)和超然或靈性能量。一種能量有不同名稱。²

生物體和這個無活動的世界，與非二元的靈性能量沒有分別，意思是他們不是獨立於它而存在。當那種內在的超然能量，展現數百萬個極微小的微靈時，便依據其活動而稱為邊際能量。當那同一種內在能量的影子，展現這個物質世界及其中各種無活動的物質時，便依據其活動稱為外在能量(bahiranga-sakti)或迷幻的物質能量，或簡稱假象。但終極來說，那個內在的靈性能量獨一無二。

當邊際能量(生物體)與假象能量(外在能量)接觸時，便展現為生物體世界。假象能量展現了這個無活動的短暫世界，及其各種身體、心意和本性等等。

在這個世界，我們受到假象的幻象影響，也以假象為主，因此我們認為這個虛幻世界充滿假象。雖然終極來說，假象就像上述那樣，是奎師那固有的內在能量—即祂的自身能量或內在能量—的影子展現，這能量的化身卻是施瑞瑪緹·茹阿迪卡。因為假象是力量，所有能量(saktis)都是自身能量的轉變體。

不過，如果我們說假象能量指的就是施瑞瑪緹·茹阿迪卡本人，這會是誤解。如果我們說假象形象是茹阿迪卡本人，這是錯的，但如果我們說假象(化身為杜爾伽女神，Durga-devi)是茹阿迪卡的影子擴展，因此不是獨立於她而存在，這是正確的。⁴

如此一來，並不是有很多能量；只有一種能量，但它依據各種各樣的功能而有不同的名字。而且，能量和能者沒有二元性。「Śakti-śaktimatayor abheda—主奎師那和祂的力量既無差別，也無二元性。」祂們是一體的。[請參閱奎師那的能量表。]

神聖的至尊力量

主奎師那是處於祂最高原形的至尊能者(purna-saktiman)，施瑞瑪緹·茹阿迪卡則是祂的至尊能量(purna-sakti)，處於她至高無上的原形。

此外，施瑞瑪緹.茹阿迪卡又可稱為主原始神聖能量的絕對化身 (purna-svarupa-sakti)，與祂一樣。例如可以透過麝香固有的芳香識別它，麝香與它的香氣也密不可分。同樣，可以透過熱認識火，火與它的熱也密不可分。同樣，品嚐施瑞瑪緹.茹阿迪卡和主奎師那的超然逍遙時光時，祂們永恆都是截然不同的人物，但同時沒差別又密不可分。靈性能量、微靈能量和假象能量等等三種活躍的能量，都是自身能量衍生的。靈性能量的別名是內在靈性能量，微靈能量的別稱是邊際能量。假象能量的同義詞是外在能量。雖然自身能量獨一無二，卻透過她這三種擴展執行各種活動。自身能量的所有永恆固有品質，都完全展現於靈性能量；微量地存在於微靈能量；又反常地反映在假象能量。

(《微靈天職(Jaiva-dharma)》第十四章)

令人費解的事實

《聖典博伽瓦譚》上述第一個詩節的 anvayad 這個字意指「直接」。這表示所有能量都是主奎師那直接展現的。意謂「間接」的 itaratas 這個字，表示某些非常奇怪事物的存在—令人費解的事實。雖然微靈是奎師那的所屬部分，因此是靈性而有意識知覺的，但現在卻受制於假象，受到無活動物質能量影響。雖然靈魂不是他的身體，他卻以為「我是這個身體」。由於知覺比枯燥的物質更高，這怎麼可能呢？雖然微靈不可能受制於低等的物質能量，卻出現這個情況。這是令人費解的事實。

當主奎師那創造微靈時，祂賜予他們一份非常珍貴的禮物，稱為獨立性。我們選擇了誤用我們的獨立性，現正被這個物質世界監獄的獄長—假象女神—糾正。

主奎師那能量一覽表

主奎師那稱為 sarva-saktiman。sarva-saktiman 的含意是所有(sarva)能量(sakti)的擁有者(man)。

祂獨一無二的靈性能量有多個不同名稱。主要名字是

- 最高能量、至尊能量(Para-sakti)，意思是「至尊能量」
- 自身能量、形象能量(Svarupa-sakti)，意思是「個人、完整的內在能量」
- 靈性能量(Cit-sakti)，意思是「超然靈性的知識能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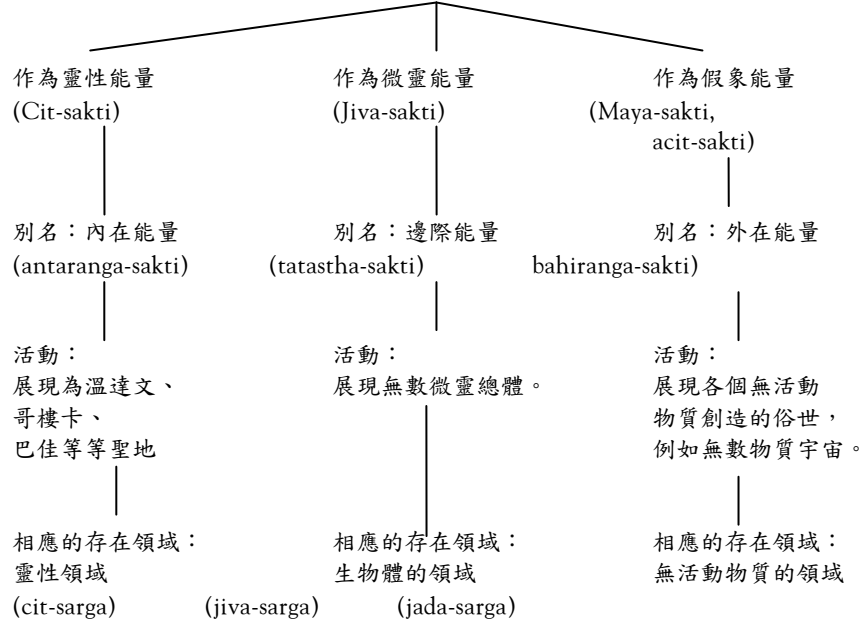
奎師那原始的自身能量獨一無二，但按照

- 她的功能和
- 她的活動

而以不同方式展現

自身能量的三種活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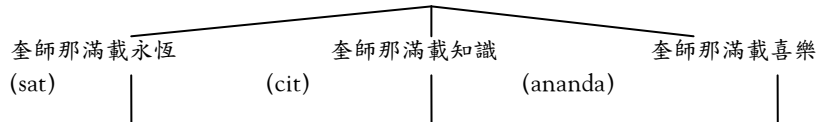
換句話說，雖然自身能量獨一無二，她卻以下列三種方式運作：



自身能量的所有外在特質都完全地存在於靈性能量之中，微量地存在於微靈能量之中；又扭曲地(作為異常的倒影)存在於假象能量之中。

自身能量的三種功能

奎師那原始的固有形象是永恆、知識和喜樂組成的。因此祂的能量也展現為三種形式：



奎師那具有存在能量
(sandhini-sakti)

奎師那具有知識能量
(samvit-sakti)

奎師那具有喜樂能量
(hladhini-sakti)

自身能量的三方面或功能(喜樂、知識和存在)全然地影響靈性能量、微靈能量和假象能量。微靈能量和假象能量都源於奎師那原始的自身能量，意思是微靈能量是自身能量的極微小部分，假象能量則是她異常的倒影。

	靈性能量或自身能量的活動	微靈能量的活動	假象能量的活動
喜樂的影響	令奎師那快樂。藉著這種能量,奎師那(喜樂的化身)和祂的奉獻者都品嚐快樂(cidananda)。喜樂的精華是純粹的愛,純愛的濃縮精華稱為至高靈性情感(mahabhava)。這種至高靈性情感的化身是施瑞瑪緹.茹阿迪卡。她全面令奎師那快樂： (1)以她自己的超然形象 (2)展現八種狂喜之兆(bhavas)，它們化身為八大牧牛姑娘 (3)展現四種情感，它們化身為四組不同的女朋友	展現為微靈的靈性喜樂 (brahmananda)	展現為世俗之樂 (jadananda)
知識的影響	展現奉獻者與奎師那各種關係的多種情感。奎師那透過這知識能量履行各種活動,例如吹奏笛子吸引牧牛姑娘,放牧牛群等等。	展現為超然知識	展現為物質知識
存在的影響	展現奎師那居所內,包含靈水、靈土等等的萬物。奎師那的所有逍遙時光之地、用於奎師那逍遙時光的所有超然物品,還有奎師那的各個超然居所、施瑞瑪緹.茹阿迪卡、所有巴佳居民和所有動物等等。	展現為微靈微小的超然形象	展現為整個物質宇宙,包括十四個星系和微靈的物質身體

(來源：《微靈天職(Jaiva-dharma)》第十四章)

這個世界的展現有二十八個本體⁵，祂們全都不是獨立於至尊主而存在。雖然微靈不知道這個世界是怎樣創造的，又怎樣被假象蒙蔽，但奎師那無所不知。受到奎師那假象的影響，甚至連布茹阿瑪和山卡茹阿(施瓦)等等偉大的半神人都會被迷惑，因為甚至連他們都無法測量，祂的能量蘊含了多深厚的力量。

由於奎師那完整的力量化身為施瑞瑪緹.茹阿迪卡，即自身能量來服務祂，因此祂是完全的。《至尊奧義書(Sri Isopanisad)》說：

om pūrṇam adaḥ pūrṇam idaṁ pūrṇāt pūrṇam udacyate
pūrṇasya pūrṇam ādāya pūrṇam evāvaśiṣyate

人格首神完美而圓滿，因為祂十全十美，因此祂的所有衍生物，例如這個現象世界等等，全都是完全整體，裝備齊全。完全整體產生的一切，本身也是完整的；由於祂是完全整體，縱使祂衍生那麼多完整個體，始終都保持完全平衡。

至尊主恆常都圓滿而完整、無限大而獨立；沒有人可以控制祂。祂以稱為四大詩節(catuh-sloki)的四個簡明的《聖典博伽瓦譚》詩節，仁慈地激勵主布茹阿瑪，即原初的韋陀學者(adikavi)。因此布茹阿瑪藉由主的恩慈覺悟到主的榮耀，然後展現了蘊藏無限知識的《韋陀經》。甚至連世界上極為淵博的學者，都因這韋陀知識的浩瀚感到困惑。他們無法理解奎師那怎樣控制祂的所有能量，這些能量又怎樣在祂的指揮下運作。

三個世界

《聖典博伽瓦譚》上述詩節(1.1.1)的 trisargah 這個字，指的是三種創造：超然領域(cit-sarga)、微靈領域(jiva-sarga)和物質領域，即無活動物質的領域(jada-sarga)。超然世界從無憂星球開始，直至主的最高居所—哥樓卡.溫達文。在溫達文，南達爸爸、雅淑姐媽媽、牧牛童、牧牛姑娘、樹木、蔓藤、河流和山巒全都是超然的。那裏的眾生萬物都滿載永恆生命、無盡喜樂和深不可測的知識。

友愛

由於他們會濃情厚愛地按摩奎師那的雙腿，因此奎師那的牧牛童朋友 (sakhas) 稱為偉大靈魂 (mahatmas)。有數以百萬計的牧牛童朋友，他們全都很崇高。一些會為祂撥扇，但不是用毛拂 (camara)；而是用一把由葉子和孔雀毛做成的扇子，他們會濃情厚愛地為祂撥扇。他們奉上自己的大腿作為枕頭，讓奎師那安枕，藉此服務祂—在其他地方能看見這樣的好運嗎？他們對奎師那的愛極自然真摯，懷著 nara-lila 的情感，表示他們視祂為普通的小孩。看到奎師那跟他們摔跤和帶牛群外出放牧而筋疲力竭，牧牛童朋友便以溫馨親切之情服務祂，消除祂的疲累.....為了抹去奎師那眉毛上的一滴汗，他們甚至死而無怨。

[《奉愛之瓊漿玉液 (Bhakti-rasayana)》第十章]

聖茹阿古納.達薩.哥斯瓦米 (Srla Raghunatha dasa Gosvami) 祈禱：

yat kiñcit tṛṇa-gulma-kikāṭa-mukhaṁ goṣṭhe samastaṁ hi tat
sarvānandamayāṁ mukunda-dayitaṁ līlānukūlaṁ param
śāstrair eva muhur muhuḥ sphuṭam idam niṣṭāṅkitaṁ yācñyā
brahmāder api sasprheṇa tad idam sarvaṁ mayā vandyate

[《Stavavali》, Vraja-vilasa-stava 102]

我懷著強烈渴望，崇拜巴佳的眾生，包括青草、灌木、飛蟲和百鳥，他們全都滿載超然喜樂。他們的齊天洪福浩瀚非凡，以致主布茹阿瑪和烏達瓦等人都趨之若鶩。《聖典博伽瓦譚》和其他典籍，都一再清楚地詳細解釋他們的榮耀。他們極受主穆昆達鍾愛，又協助祂的逍遙時光。

永在愛海

母牛和小牛大喜過望，這樣達到忘我境界，沉醉於凝視那個用笛子點綴祂那張明月臉的人。當牠們一看見巴佳王之子時，祂美麗絕倫的動人形象展現在牠們心裏，喜悅之淚盈眶。因此，雖然祂站在牠們面前，牠們甚至都看不見祂。只能以耳朵聆聽和品嚐美妙而情感豐富的笛聲。陶醉於品嚐在內裡觀看那最迷人形象所得的甘露，牠們一直動也不動。這些母牛是母愛甘露的化身，由於無法外在地把巴佳王之子—

擁入懷，便把祂擁入內心的懷抱，使生命功德圓滿。因此牠們浸在狂喜之樂。

(《笛子之歌》第十三章)

這個世界沒有靈性領域的例子，也沒有完美的比喻去解釋。雖然如此，為《博伽瓦譚》的這個詩節作注時，聖巴克提維諾達·塔庫爾引用了火的比喻，幫助我們逐漸理解。

火是什麼？火是能量。儘管火其實(以它作為能量的隱形面貌)無處不在，雖然我們看不見火，但劃火柴或摩擦兩塊石頭或木頭，便可以看見火焰。換句話說，有適當成因讓火展現時，它便會展現。

主的靈性能量同樣都是超然的，無法以物質感官觀看或體驗。祂的靈性居所哥樓卡·溫達文(Goloka Vrndavana)長存於超然領域，遠超我們感官察知的範疇。就像火不時展現，奎師那和祂的化身，例如主茹阿瑪祭卓(Ramacandra)和主尼星哈(Nrsimhadeva)等等，都不時顯現在這個世界。奎師那尤其為了恩寵祂的奉獻者而來，那時便履行無數各種各樣的活動取悅他們。

剛才用了火比喻靈性領域。至於微靈的領域，《聖典博伽瓦譚》的這個關鍵詩節用水比喻。水在非常寒冷的環境便結冰，如果把那塊冰扔向某人，可能會傷害那個人，甚至令他骨折。另一方面，水在自然常態時，如果一個人非常口渴，他可以飲水，並覺得甘甜可口。

同樣，就像水的自然常態是液態，微靈天生的狀態是成為奎師那的永恆僕人。微靈的固有結構就是服務奎師那和樂在其中。當他誤用奎師那賜予的獨立性時，假象便把他扔到遠離奎師那的地方，給他粗糙和精微身體，使他變得像冰那樣。他冰封了，本性使然，那時候就以為：「我是這個身體，這個身體的苦樂都是我的。」

靈性生命進步時，受條件限制的微靈看到其實沒有束縛，也沒有從那種束縛解脫。實際上他恆常都是解脫的，但目前他處於那種以為自己受困的假象之中。只是藉由靈性導師之恩，然後是奎師那之恩，才可以擺脫這個被困的身體概念。

火的比喻闡明超然領域的性質，至於第二個比喻，水則說明生物體的性質。為了明白這個無活動物質世界的創造，現在想想土的比喻。

土是這個物質世界的主要元素，勝過火或水；幾乎一切物質都是土做的。例如，陶罐是土做成的。如果先在窯裏燒，它便能盛水，但它仍然是土。實際上，金、銅、煤和鑽石也是土元素的展現。⁶ 一個人可以製造各種功能各異的產品，全都各具特色，但這些產品基本上全都是土。

這個比喻是用來表示假象創造的原則。就像罐子，金、銅等等看似不同的元素，但它們全都只是土，物質世界的一切同樣都是假象組成的。雖然這個世界是假象能量做成的，不經久又如夢如幻，但藉由主奎師那不可思議力量的影響，卻似是永恆真理。

對靈性領域的信心

《聖典博伽瓦譚》的上述詩節表明：dhāmnā svena sadā nirastakuhakam。這個片語表示主奎師那的居所毫無假象。只是因為瑜伽瑪亞，那個領域才生意盎然，她是主高等靈性能量的展現，以純粹愛意振奮所有居民。

超然能量之地

這個瑜伽瑪亞(yogamaya)和大假象(mahamaya)分別稱為高等和低等能量。她們被察看成兩個形象。事實上她們是一體的，但原物較高，影子較低。在哥樓卡，奎師那的娜莎之舞(rasa-lila)、奎師那的誕生、奉獻者服務奎師那、奎師那的形象、牧牛姑娘的形象，那裏的樹木和植物一萬事萬物都是瑜伽瑪亞的影響展現的，既真實又永恆。

(《超越無憂星》第八章)

那裏只有靈性喜樂能量、永恆存在能量和超然知識能量，她們是自身能量的三方面。創造這個物質世界的假象沒存在於靈性領域。

因此，那些住在那裏的人從未墮進這個物質世界。這個世界的微靈不是忘了那個靈性居所而來到這裏。相反，他們忘了他們原本是在物質和靈性世界之間，稱為邊際的邊界地區展現的。

satyam param 這個片語表示主奎師那，巴佳王之子 (Vrajendra-nandana) — 夏瑪遜達爾 (Syamasundara)，即巴佳王年青的兒子，是至尊真理 (paramsatya)，祂的膚色雨雲似的耀眼。dhimahi 這個字意謂「我冥想」，表示「我冥想那位至尊真理。願祂大發慈悲，仁慈地展現在我心裏。」或「我冥想至尊絕對真理主奎師那，還有祂的自身能量 — 施瑞瑪緹.茹阿迪卡，以及祂的身體擴展 — 牧牛姑娘。」
「Dhamna svena sada — 那位絕對真理永存於哥樓卡.溫達文，有時與祂的同遊一起展現在物質世界。」

在《博伽瓦譚》(15.6)，主奎師那說：「Yad gatvā na nivartante tad dhāma paramam mama — 那些到達我至尊居所的人，決不重返這個物質世界。」正如上面所說，主的同遊有時來到這裏，但只是為了完成任務。實行了千生萬世的嚴酷苦行，也許會前往哥樓卡.溫達文。由於溫達文沒有假象，那麼除了奎師那之外，又怎會對其他東西感興趣？怎會有人從那裏低墮？相反，瑜伽瑪亞幫助那個居所的所有居民，永遠愛意盈盈地服務祂。

主奎師那透過祂無盡的力量展現超然世界、微靈的世界和無數物質宇宙，同時又維繫祂自己個別而獨立的存在。《聖典博伽瓦譚》這個基礎詩節的作者 — 聖維亞薩戴瓦 — 正在頂拜絕對真理主奎師那。

總之，想想這個例子，一個人洗澡時，大部分的水都經由身體流走，流進溝渠。但有一部分的水留在身上，那便足以清潔身體。同樣，雖然這個主題艱深難懂，起初難以掌握，請努力理解。不論你可以掌握多少知識，都讓它與你一起。

[這次講課是在二零零五年六月十四日，加州的巴佳爾講授的，主題是聖巴克提維諾達.塔庫爾的著作《Bhagavata Arka Maricimala》。其中「對那個領域的信心」這個部分，節錄自聖拿茹阿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的著作《博伽瓦譚的祕密真理》。]

註一. 「靈性能量又稱自身能量或內在能量，展示多個千變萬化的展現。她維繫神的王國及其附屬品」(《永恆的主采坦亞經》初篇逍遙 2.101)。

註二. 參閱主奎師那的能量圖。

註三. 神的能量以兩種方式存在。當主的各種能量位於祂的形象並與之合一時，就展現為無形能量。當她們展現為能量的當家之神時，便顯現為主的同遊，提供各種服務；那就稱為化身(《巴克提.帕爾甘.凱薩瓦.哥斯瓦米—他的生平和教導》，第五部分)。

註四. 可以在《Sammohana-tantra》看到聖杜爾伽(Sri Durga)的下列陳述：「藉由杜爾伽這個名字，可以認識我，這是她的名字。我著名的品質是她的品質。我顯赫的威嚴是她的威嚴。那位大拉釋米(Maha-Laksmi)，即聖茹阿妲，與主奎師那沒有分別。她是祂最愛的寶貝，也是祂多位摯愛之中的翹楚。」

註五. 二十八個原則是：(1) 不展現的物質自然(prakrti)、(2) 大維施努(即原因之洋維施努)、(3) 呈現為物質元素總體的不展現物質世界(mahat-tattva)、(4) 超靈(超靈或牛奶之洋維施努)、(5) 微靈、(6) 假我、(7) 智慧、(8) 心意、(9-13) 五種粗糙元素(以太、空氣、火、水、土)、(14-18) 五個感官對象(聲音、觸覺、形象、味道、氣味)、(19-23) 五個感官察知的器官(耳朵、皮膚、眼睛、舌頭、鼻子)和(24-28) 五個工作感官的器官(手、腳、嘴、肛門、生殖器)。

註六. 《博伽瓦譚》說明有五種粗糙的物質元素：土、水、火、空氣和以太。沒有說鑽石、銅和金是個別的元素。

第三章 生物體之源

在這節講課，聖巴克提維丹塔.拿茹阿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討論《永恆的主采坦亞經》描述的，主采坦亞.瑪哈帕佈(Sri Caitanya Mahaprabhu)和聖薩拿坦.哥斯瓦米(Srila Sanatana Gosvami)之間的一段對話。其中，聖薩拿坦.哥斯瓦米正扮演受條件限制的靈魂，正在尋求神聖自我認知和擺脫物質痛苦。他向主采坦亞.瑪哈帕佈請教，自己那超越於身體的真正身分。

最頂尖的請教

聖薩拿坦.哥斯瓦米請教主采坦亞.瑪哈帕佈：「我來到這個世界，但我不知道我是誰。我是誰？」

為了理解這個主題，我們會轉到聖足巴克提維丹塔.斯瓦米.瑪哈茹阿傑的譯文。在《永恆的主采坦亞經》中篇逍遙(Madhya-lila)20.102-103，他的譯文說：

我是誰？為什麼三重苦總是給我添麻煩？如果我不知道這點，我怎能受益？實際上，我不知道怎樣探討生命的目標和達標的程序。請大發慈悲，請解釋這一切真理。

從靈性結構來看，我們都不知道自己是誰。某人也許會認為：「我是依薩.帕佈(Isa Prabhu)」，另一個人也許會想：「我是凱薩瓦.帕佈(Kesava Prabhu)」，其他人則可能會推測他們是這個或那個人。因此，為了顯示我們真正的身分，聖薩拿坦.哥斯瓦米謙卑地請教主采坦亞.瑪哈帕佈。

瑪哈帕佈回答：「你無所不知，但你現在詢問你的真正身分，以便提升他人。雖然聖人通曉一切，卻依然虛懷若谷，嘗試詢問更高權威來確認自己的陳述。」

kr̥ṣṇa-sakti dhara tumi, jana tattva-bhava
jani' dardhya lagi' puche,-sadhura svabhava

(《永恆的主采坦亞經》中篇逍遙 20.105)

由於你具備主奎師那的能量，因此你肯定知道這些事情。不過，聖人天生虛心求教。雖然聖人知道這些事，卻力求嚴謹而請教。

瑪哈帕佈繼續說：「你其實不是薩拿坦，意思是你不是這個肉身。」

jīvera 'svarūpa' haya——kṛṣṇera 'nitya-dāsa'
kṛṣṇera 'taṭasthā-śakti' 'bhedābheda-prakāśa'
sūryāmśa-kiraṇa, yaiche agni-jvālā-caya
svābhāvika kṛṣṇera tina-prakāra 'śakti' haya

(《永恆的主采坦亞經》中篇逍遙 20.108-09)

生物體的固有地位是成為奎師那的永恆僕人，因為他是奎師那的邊際能量—即與主同時同一而異的展現，就像陽光的光子或火焰的火花一樣。奎師那有三種能量。¹

主采坦亞.瑪哈帕佈解釋，人類、飛禽走獸、樹木蔓藤，甚至蟲子和昆蟲等一切有生命的，全都是主奎師那的永恆僕人。所有靈魂都是主邊際能量(tatastha-sakti parinama)的轉變體。他們不是自身能量的直接轉變體。

主采坦亞.瑪哈帕佈繼續說：

kṛṣṇa bhuli' sei jīva anādi-bahirmukha
ataeva māyā tāre deya saṁsāra-duḥkha

(《永恆的主采坦亞經》中篇逍遙 20.117)

忘了奎師那，生物體自古以來都被外在面貌吸引。因此迷幻能量假象就在這個物質存在給他各種各樣的痛苦。

聖奎師那達薩.卡威茹阿佳(Srila Kṛṣṇadāsa Kavirāja)正在引用主采坦亞.瑪哈帕佈的版本。微靈，即奎師那的永恆僕人，是奎師那的邊際能量。必須明白和緊記，他不是純粹的自身能量，即內在能量。邊際能量是自身能量的其中一種能量，卻不完全。

自身能量有三種功能(vrttis)，即超然快樂、神聖知識和靈性存在。主尼星哈(Nrsimha)、主茹阿瑪和奎師那的其他直接化身是自身能量展現的，這些化身稱為奎師那的人格擴展(svamsa)。[Sva 表示『自己的』，『全權的』或『直接的』，amsa 則表示『部份』或『擴展』。] 這不適用於那些與本體分開的所屬部份微靈[vibhinnamsa-tattva，vibhinna 表示『分開的』，amsa 則表示『部份』。]

svāmsā-vibhinnāmsā-rūpe hañā vistāra
ananta vaikuṅṭha-brahmaṇḍe karena
vihāra

(《永恆的主采坦亞經》中篇逍遙 22.9)

奎師那自我擴展為多個形象。其中一些是人格擴展，另一些則是分開的擴展。祂這樣在靈性和物質世界上演逍遙時光。靈性世界是無憂星的各個星球，物質宇宙則是主布茹阿瑪管轄的各個龐大地球。

出現了一個問題：如果所有靈魂都是主奎師那的永恆僕人，他們怎會變得與祂對立？為什麼背離了祂？答案就是，變得與祂對立的微靈還未覺悟到他們永恆服務的固有地位。

兩種靈魂

正如《永恆的主采坦亞經》中篇逍遙 22.10-13 所述，微靈有兩種：

sei vibhinnāmsā jīva – dui ta' prakāra
eka – 'nitya-mukta', eka – 'nitya-saṁsāra'

(《永恆的主采坦亞經》中篇逍遙 22.10)

生物體分成兩類。一些是永恆解脫，從未受條件限制的(nitya-mukta)，其他則是永受條件限制的(nitya-samsara 或 nitya-baddha)。

在這個詩節，nitya-samsara 的含意不是表示「永受條件限制的」。它的意思是我們受條件限制的時間非常久遠，無法計算。

只有兩種靈魂

分開的所屬部份微靈有兩類，而不是三類。展現在靈性世界的微靈是永恆解脫的(nitya-mukta)分開所屬部份微靈；而展現在邊際區，從那裏望向靈性世界的微靈，也是永恆解脫的(nitya-mukta)分開所屬部份微靈。從邊際區望向物質世界的微靈，稱為受條件限制的靈魂(nitya-baddha 或 nitya-samsara)。

(概覽，在第四部分繼續)

‘nitya-mukta’ – nitya kṛṣṇa-carane unmukha
‘kṛṣṇa-parisada’ nama, bhunje seva-sukha

(《永恆的主采坦亞經》中篇逍遙 22.11)

那些永恆解脫的人，恆常都覺醒到奎師那知覺，在主奎師那足下提供超然的愛心服務。他們被視為奎師那的永恆同遊，永恆享受為祂服務的超然喜樂。

這是要理解的重點。解脫微靈是主奎師那居所裏的那些永恆同遊，恆常都投入於服務祂，又品嚐服務祂時所得的甜蜜。迷惑受條件限制靈魂及鼓勵他認同身體的那種能量，並不存在於主的居所。

決不到河裏

「有很多微靈都是永恆解脫的。他們決不到這個世界。就像海洋和河流。你會在河裏找到魚，也會在海裏找到魚。河裏的魚有時也許會到海裏去，但海裏的魚決不到河裏，牠們決不到河裏。牠們在那裏無法棲身。」

(聖巴克提維丹塔.斯瓦米.瑪哈茹阿傑於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在紐約的講課)

那裏只有瑜伽瑪亞，即那種滋潤解脫靈魂服務情感的靈性能量。靈性世界的事物不會讓人忘記奎師那，因此主的同遊決不輕易忘記祂或反對祂。這些同遊的愛和情感恆常都歷久彌新；層出不窮。儘管愛和情感的「新穎」達至極限，沒有更新的餘地，仍然越來越清新和新穎。

至於第二種微靈：

nitya-baddha' – kṛṣṇa haite nitya-bahirmukha
'nitya-samsāra', bhuñje narakādi duḥkha

(《永恆的主采坦亞經》中篇逍遙 22.12)

除了永久解脫的奉獻者之外，還有受條件限制的靈魂，他們總是不願意服務主。他們在這個物質世界永受條件限制，因此在各種慘絕人寰的狀態，承受不同肉身形體引致的物質苦難。

sei doṣe māyā-piśāci daṇḍa kare tāre
ādhyātmikādi tāpa-traya tāre jāri' māre

(《永恆的主采坦亞經》中篇逍遙 22.13)

由於反對奎師那知覺，因此受條件限制的靈魂被外在能量的假象女巫懲罰。因此得準備承受身體和心意、其他生物體的敵意行為，以及半神人造成的自然災難引致的三重苦。

第二類靈魂—受條件限制的靈魂，不曾直接與奎師那聯誼。他們不曾品嚐祂的服務，因此稱為自無始之時已受條件限制的 (nitya-bahirmukha)。

上述詩節表明，第二類靈魂現正受到假象懲罰。他們為什麼受罰？他們做錯了什麼？他們的過失是選擇了背離奎師那。他們寧可指望在物質世界尋求快樂；這樣便視之為反對奎師那知覺。

不過，雖然他們不曾品嚐服務奎師那所得的甜蜜，對這樣的服務也一無所知，但他們都是奎師那的邊際能量。他們的固有地位是祂的永恆僕人。

某一類微靈從奎師那的第一個擴展—主巴拉戴瓦，展現在靈性世界。巴拉戴瓦展現的微靈稱為 nitya-unmukha，意思是他們恆常都在服務奎師那。雖然在結構上，所有邊際能量的微靈都是僕人，但第二類微靈不曾來自哥樓卡·溫達文。這個世界的條限靈魂不曾在哥樓卡·溫達文。他們來自原因之洋維施努²，顯現在靈性和物質世界之間的領域。

聖基瓦.哥斯瓦米釐清我們對兩種微靈的理解。他在他的《說超靈 (Paramatma-sandharbha)》說：

tad evam anantā eva jivākhyās taṭasthāḥ
śaktayaḥ /
tatra tāsām varga-dvayam / eko vargo' nādita eva
bhagavad-unmukhaḥ / anyas tv anādita eva
bhagavatparāṇmukhaḥ / svabhāvatas
tadīya-jñāna-bhāvāt tadīya-jñānābhāvāt ca
(《Paramatma-sandharbha》，Anuccheda 47，正文一)

因此主的邊際能量是個體靈魂組成的。雖然這些個體靈魂多不勝數，但可以分成兩組：(1) 那些自古以來都順應於至尊主的靈魂；以及(2) 那些自古以來都反對至尊主的反叛靈魂。一組知道主的榮耀，另一組卻不知道。

聖基瓦.哥斯瓦米在這裏解釋，邊際能量衍生了無數微靈，其中一些從那裏開始已經背離了奎師那。他們背離了奎師那，選擇進入物質世界，那是「夢境」(svapnasthana)。在物質世界，一個人似乎意識到周遭的世界，另一個在做夢，另一個則熟睡，完全沒有做夢。實際上，這裏的每個人都在做夢，因為這整個地方都是夢境。微靈在這個夢境不是睡得那麼沉，以致全無意識，因為縱使他們不是解脫的，都是靈性有知覺實體(cit-vastu)的一部分。相反，他們正在體驗物質名份的夢。

至於那些來自原因之洋維施努神聖耀眼瞥視的靈魂：在那團光裡，祂維施努形象的奎師那賜他們智慧和自由，思考：「我應該怎樣做？」超然和物質世界之間有一條很幼的虛線。奎師那賜予微靈一點自由，其實是說：「你可以從這裏望向這個假象世界，也可以望向靈性世界。你自行選擇。我會給你片刻去決定。」

某些微靈從邊際區望向靈性世界，被吸引到那裏。瑜伽瑪亞立刻賜他們奉愛力量前去那裏，永恆地服務奎師那。其他人望向物質世界，受到吸引，決定品嚐它，於是得償所願。

在這個區域內的微靈，以種子形式位於原因之洋維施努體內，他們透過祂的瞥視出來時，其中一些掉進假象裡。《主婆羅訶摩讚(Sri Brahma-Samhita)》證明了這項真理：

俗世之主—大維施努(原因之洋維施努)—有成千上萬的頭、眼和手。祂成千上萬的化身是祂成千上萬的內在部分，祂是這些化身的來源。祂產生千上萬的個體靈魂。

(《主婆羅訶摩讚》正文十一)

超靈的靈性光線散發無數微小的有意識粒子，即總體微靈。當這無數微靈終於知道自己是至尊主的永恆僕人時，就與俗世毫無關係。那時候，他們就併入無憂星領域。

(《主婆羅訶摩讚》正文十六的主旨)

自身能量，即奎師那的內在能量，是靈性的，作為祂自己的個人力量運作，展現了祂的哥樓卡逍遙時光。藉由她的恩典，構成邊際能量的個體靈魂甚至可以進入那些逍遙時光。

(《主婆羅訶摩讚》，正文六的主旨)

一切都在神聖種子裏

靈性身分已經以種子形式存在於靈魂裏。想想芒果種子的比喻。如果你把芒果種子栽種在肥沃的土地，給它澆水，便會逐漸長出嫩芽。幾天之後，便會長出一些葉子，之後會開始長出一些樹枝。幾年之後，那株植物會相當高大，花葉滿枝，枝葉繁茂。有一天，芒果會開始在樹枝上漸漸長大，然後會成熟和變得香甜多汁。

生長芒果樹所需的一切，都在芒果的種子裏。葉子、樹枝和水果的能量，還有葉子的數量和水果的香甜，都潛藏在種子裏。

同樣，靈魂的人格形象目前處於潛在狀態。縱使純粹的超然形象還沒發展，之前也不曾發展，但與靈魂的靈性形象、服飾、天性、居處和服務有關的一切都在靈魂裏。

神聖種子的能量

再說說你那有關受條件限制生物體靈魂形象的問題，靈性形象是長存的，但只有當生物體回到無憂星時才完全發展。這個形象根據生物體的欲望發展。那個形象一直都維持潛藏狀態，直至臻達這個完美階段為止，就像樹木潛藏在種子裏。

(聖巴克提維丹塔.斯瓦米.瑪哈茹阿傑在一九六九年八月八日從洛杉磯的來信)

主奎師那在《博伽梵歌》(15.6)說：Yad gatvā na nivartante tad dhāma paramam mama。這表示修習奉愛瑜伽千生萬世，靈性形象便會發展成熟。這樣便獲得解脫，也蒙福進入靈性世界，永不會從那裏重返這個世界。那些修習奉愛瑜伽而從這個世界獲得解脫的人，在無憂星服務奎師那的茹阿瑪、尼星哈、卡爾克依(Kalki)或瓦曼(Vamana)等等形象，或者在哥樓卡的瑪圖茹阿薩(Mathuresa)或奎師那的形象。他們全都是解脫的。永不會重返生死連綿的世界。聖巴克提維丹塔.斯瓦米.瑪哈茹阿傑在上述詩節的譯文著述：

我那個至尊居所不是日或月，也不是火或電照亮的。那些到達那裏的人決不回來這個物質世界。

(《博伽梵歌》15.6的要旨)

在主的居所

結論是沒有人從靈性世界，即無憂星低墮，因為那是永恆居所。

(《聖典博伽瓦譚》3.16.26，聖足巴克提維丹塔.斯瓦米.瑪哈茹阿傑所寫的要旨)

問題：某人也許會說：「我們認同奎師那在《博譚梵歌》所說的一旦從這個世界去了無憂星，我們就不回來這個世界。但在我們第一次來這個世界之前，確是從那裏下來的。」

聖拿茹阿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如果這是真的，《博伽梵歌》和其他經典所說的原則仍會是謬見。我們的經典只解釋真象。對那些已經在那個領域服務的靈魂來說，根本沒有假象。根本不可能與奎師那對立。永恆在那個領域的人，還有從這個物質世界臻達那個領域的人—兩種都是永不低墮的靈魂，因為在神的居所沒有假象。

在這方面，我們應該努力遵循我們的真理之師(tattva-acarya)—聖基瓦.哥斯瓦米(Srila Jiva Gosvami)—的教義，還有聖巴拉戴瓦.威迪亞布善(Srila Baladeva Vidyabhusana)、聖維斯瓦納.查誇瓦爾提.塔庫爾(Srila Visvanatha Cakravarti Thakura)等等我們靈性導師師徒傳系的教義，尤其是聖巴克提維諾達.塔庫爾(Srila Bhaktivinoda Thakura)³。如果閱讀某位真正靈性導師的文字感到困惑時，我們可以借助我們師徒傳系其他真正靈性導師的文字，協調和澄清我們的理解。

基瓦.哥斯瓦米是非常真正的靈性導師。他在他的多本《概論(Sandarbhāṣa)》解釋了這個主題和其他所有靈性主題，以致毫無疑問。我們一定要為了協調而閱讀他的文字，這樣就會看到我們其他所有典範師教導之中的兼容、一致及和諧。

必須閱讀第七位哥斯瓦米—聖巴克提維諾達.塔庫爾—的著作，他也是基瓦.哥斯瓦米和茹帕.哥斯瓦米(Rupa Gosvami)那樣的真正靈性導師。他在他的著作《微靈天職》清楚闡明這些靈魂真理。他在書中著述，巴拉戴瓦.帕佈(Baladeva Prabhu)在哥樓卡.溫達文衍生了無數永恆靈魂，例如牧牛童(sakhas)、南達爸爸(Nanda Baba)和其他同遊。至於在那裏的牧牛姑娘(gopis)，無數牧牛姑娘是施瑞瑪緹.茹阿迪卡(Srimati Radhika)的身體展現(nitya-siddha kayavyuha-rupa)。那些不是她身體展現的牧牛姑娘是來自巴拉戴瓦的；她們也是永恆解脫的，永恆服務奎師那。

聖巴克提維諾達.塔庫爾解釋，這個原則也適用於杜瓦爾卡(Dvaraka)和無憂星(Vaikuntha)。杜瓦爾卡的微靈來自巴拉戴瓦.帕佈的擴展—穆拉-山卡爾薩拿(Mula-Sankarsana)，無憂星的微靈則來自祂那個稱為瑪哈-山卡爾薩拿(Maha-Sankarsana)的擴展。

這所有永恆靈魂以兩種方式的其中之一在服務：在奎師那動人的人形逍遙 (madhurya-lila)；或在祂作為杜瓦爾卡的王子 (Dvarakadisa, 杜瓦爾卡迪薩)和無憂星之主拿茹阿央那(Narayana)的富裕逍遙時光(aisvarya-lila)。至於那些從原因之洋維施努那裏，展現在邊際區或邊界的微靈則有兩種：有些是解脫的(那些轉向靈性世界的)，有些是受條件限制的(那些轉向物質世界的)。

聖巴克提維丹塔.斯瓦米.瑪哈茹阿傑比我們更接受這個靈師師徒傳系。他是覺悟靈魂。他決不說任何我們歷代典範師不一樣的話。聖巴克提維諾達.塔庫爾認同了聖茹帕.哥斯瓦米傳系裏歷代的所有典範師，聖巴克提斯丹塔.薩茹阿斯瓦提.哥斯瓦米.塔庫爾 (Srila Bhaktisiddhanta Sarasvati Gosvami Thakura)認同了聖巴克提維諾達.塔庫爾，聖巴克提維丹塔.斯瓦米.瑪哈茹阿傑 (Srila Bhaktivedanta Svami Maharaja)認同了他的師尊—聖巴克提斯丹塔.薩茹阿斯瓦提.哥斯瓦米.塔庫爾。以這種理解，我們就能協調。

[這段講課是在二零零零年六月二日在加利福尼亞的巴佳爾講授的。]

註一. 「聖巴克提維諾達.塔庫爾這樣解釋這些詩節：聖薩拿坦.哥斯瓦米問主采坦亞.瑪哈帕佈：『我是誰？』解答他的問題時，主回答說：『你是純粹的生物體。你既不是粗糙的物質身體，也不是心意和智慧組成的精微身體。你其實是靈魂，永恆是至尊靈魂奎師那的所屬部分。因此你是祂的永恆僕人。你屬於奎師那的邊際能量。』」

有兩個世界—靈性世界和物質世界—你位於物質和靈性能量之間。你與物質和靈性世界都有關係；因此你稱為邊際能量。你與奎師那的關係是與祂同時同一而異。因為你是靈魂，因此你的品質與至尊人格首神一致，但因為你是極微小的靈魂粒子，因此你有別於至尊靈魂。』」(《永恆的主采坦亞經》中篇逍遙 20.108-109 的要旨)

註二. 請參閱第一章三個維施努化身的圖表。

註三. 有關聖巴克提維諾達.塔庫爾的生平和榮耀的概覽，請參閱第五部分的作者資料。

第四章

沒有人從永恆居所低墮

讓我們翻到聖巴克提維諾達.塔庫爾的著作《聖微靈天職》。下列節錄的情景發生在聖納瓦島聖地(Sri Navadvipa-dama)的哥頓(Godruma)島，棄絕僧塔庫爾(Sannyasi Thakura)在那裏問他的靈性導師—帕茹阿瑪漢薩.巴巴君.瑪哈茹阿傑(Paramahansa Babaji Maharaja)—一個問題。

棄絕僧塔庫爾說：「長久以來，我都聽說生物的天職(dharma)，即永恆天性、宗教、品性和職能的超卓性。我在許多場合問過很多人『什麼是天職？』這個問題。那些人的答案互相矛盾，使我頗為苦惱。

因此請告訴我，微靈真正的固有天職是什麼，為什麼不同的老師解釋天職的本質時有這樣大的分別？如果天職獨一無二，為什麼所有博學的老師不培養那一個獨一無二的全人天職？」

(《微靈天職》第一章)

帕茹阿瑪漢薩.巴巴君.瑪哈茹阿傑回答他的門徒說，天職只得一個。唯一真正的天職，就是對至尊主的愛和情感，源遠流長的《韋陀經》又稱之為對至尊主的奉愛(vaisnava-dharma)、靈魂的永恆天職(sanatana-dharma)和至尊主奎師那本人宣告的宗教原則(bhagavad-dharma)。

正如水有時變成冰、霧或蒸汽，這種愛有時也會轉變。當水呈現為冰時，如果扔向某人，也許會使人受傷，水在自然常態時卻不會這樣。同樣，微靈的固有本質和情感是對奎師那的愛，現在卻轉變了。現在我們彼此相愛或者愛我們的狗、貓、自己的身體，或者男朋友或女朋友的身體。

這種所謂的愛是假天職，意思是它與靈魂天生的職務無關。愛源於主的居所—哥樓卡.溫達文；它的根在那裏。那種純粹的愛在每個生物心裏，但它轉變了，就像水在某種特定狀態下變成冰。雖然我們的概念是彼此相愛，但在這個世界體驗到的愛，只是真愛扭曲了的倒

影，其實是渴求感官滿足的色欲。愛的純粹狀態是對奎師那的愛和情感，源於牧牛姑娘和其他溫達文居民的心。

我們「忘了」主

回應他門徒那個關於天職的問題，帕茹阿瑪漢薩.巴巴君.瑪哈茹阿傑引用了聖奎師那達薩.卡威茹阿佳.哥斯瓦米的著作《永恆的主采坦亞經》的詩節：

jīvera 'svarūpa' haya——krṣṇera 'nitya-dāsa'
krṣṇera 'taṣasthā-śakti' 'bhedābheda-prakāśa'
sūryāmśa-kiraṇa, yaiche agni-jvālā-caya
svābhāvika krṣṇera tina-prakāra 'śakti' haya

(《永恆的主采坦亞經》中篇逍遙 20.108-109)

生物體的固有立場和地位是成為奎師那的永恆僕人，因為他是奎師那的邊際能量，與主同時同一而異的展現，就像陽光或火的光子一樣。奎師那有三種不同的能量。

krṣṇa bhuli' sei jīva anādi-bahirmukha
ataeva māyā tāre deya saṁsāra-duḥkha

(《永恆的主采坦亞經》中篇逍遙 20.117)

忘了奎師那，微靈自遠古以來已受到外在面貌吸引。因此，迷幻能量假象在他的物質存在給予他各種痛苦。

上述詩節的 krsna bhuli 等詞語的字面解釋是「忘了奎師那」，但更深入的理解是什麼？是不是表示微靈一度在奎師那的靈性居所投入於服務祂，現在已忘了那種服務？

原本的含意非常不同。所有世俗語言都有缺陷，因此無法純粹地表達我們固有形象的性質。為了澄清含意，聖奎師那達薩.卡威茹阿佳.哥斯瓦米 (Srla Krsnadasa Kaviraja Gosvami) 寫了 krsnera 'tatastha-sakti' 'bhedabheda-prakasa，表示微靈是奎師那邊際能量的展現。

不同來源，不同目的地

請在你的筆記本和心裏，慎重地記住這點。《微靈天職》第十六章說：

主巴拉戴瓦·帕佈顯現無數微靈，作為主奎師那的永恆同遊，在哥樓卡·溫達文服務祂，其他人則從聖山卡爾山拿那裏顯現，在靈性天空服務無憂星之主—主拿茹阿央那。永恆地品嚐情悅，投入於服務他們膜拜的主，這些微靈恆常都一直堅守他們的固有立場和地位。他們恆常都努力取悅至尊人格首神，恆常都順應祂。藉由靈性能量，他們有力量一直專注於奉愛，與物質能量毫無關係。事實上，他們不知道有一種名為「假象」的迷幻能量。由於他們住在靈性世界，因此假象遠離他們，對他們毫無影響。

恆常沉醉於服務膜拜之主所得的喜樂，他們永恆解脫，完全沒注意物質苦樂。他們的生命只有愛，甚至知覺不到痛苦、死亡或恐懼。

靈性世界的居民得到了解脫，即是說他們意識不到假象和這個物質世界。誰意識到呢？我們這些在這個物質世界的微靈意識到。

我們來自邊際區域，來自巴拉戴瓦·帕佈名為原因之洋維施努的展現，主的這個化身在原因之洋，位於靈性和物質世界之間的邊際線。

主奎師那把微靈創造成獨立生物，他的獨立性是特別的珠寶。如果微靈善用獨立性，很快便晉升到無憂星，如果誤用的話，便要受苦。

想想這個比喻。如果又小又圓的芥末籽落在鋒利的劍刃上，一些種子會落在一邊，一些會落到另一邊。微靈就像那些落在其中一邊的芥末籽，從邊際能量區域晉升到靈性世界，或墮進這個物質世界。從原因之洋維施努的瞥視衍生出來之後，如果他們望向哥樓卡·溫達文，瑜伽瑪亞便立刻幫助他們去那裏。另一方面，那些望向物質世界的人被大假象吸引，大假象便把他們拖到這個無活動的下等世界。這不是奎師那的過失；他們的自由意願就是要東張西望。

當然，沒有任何比喻能讓人完美地了解靈性真理，但有一些雷同幫助我們了解。鋒利的刀刃代表邊際區，芥末籽則代表無數微靈。邊際區就像刀刃一樣不宜停留。微靈無法留在那裏；他必須迅速決定他的目的地。與這個比喻不相似的是，芥末籽與微靈不同，它們沒有意識知覺，因此沒有選擇能力。

奎師那不是因為渴望微靈受苦而創造這個世界。相反，物質創造是奎師那其中一個極珍貴、怡人、動人的逍遙時光，只有超越受物質條件限制的知覺，臻達奎師那知覺的高階¹時，微靈才能理解和欣賞。

奎師那在《博伽瓦譚》親自說：

na tad bhāsayate sūryo
na śaśāṅko na pāvakaḥ
yad gatvā na nivartante
tad dhāma paramam mama

(《博伽瓦譚》15.6)

我的那個至尊居所不是日或月，也不是火或電照亮的。那些臻達那裏的人決不回來這個物質世界。

認真地唸誦、憶念和遵循奉愛服務程序的人，經歷最初的信心、堅定(nistha)、品味(ruci)、對奉愛程序和主奎師那本人的依附(asakti)、靈性情感(bhava)和純愛(prema)。得到純愛便有資格進入哥樓卡·溫達文，在那裏服務主奎師那。一臻達這個位置，就不可能再墮進這個世界。

真正解脫的靈魂一直都是解脫的

認為哥樓卡·溫達文的解脫靈魂曾經被假象蒙蔽，這個想法相當荒謬。在這方面，《聖典博伽瓦譚》第六篇描述主的同遊，祺查可圖大君(Citraketu Maharaja)的歷史。略讀這段歷史也許會使人覺得，祺查可圖大君從靈性世界(無憂星)低墮，也許會把那個印象視為微靈從那裏低墮的證據。不過，祺查可圖大君絕對沒有從主同遊之位低墮。

祺查可圖大君去看他的朋友和神兄弟—施瓦神(Siva)，後者與他的絕色嬌妻帕爾瓦緹(Parvati)坐在一起。同是永恆解脫靈魂的施瓦神身無寸縷，帕爾瓦緹坐在他懷裏，他們兩個周圍有一群完美者、尊者(Caranas)和大聖人。

祺查可圖開始跟他的朋友開玩笑：「你在做什麼？你身無寸縷，這位美麗少婦坐在你懷裏。每個人會怎樣想？」他大笑，施瓦微笑，帕爾瓦緹卻無法容忍他的嘲笑。她立即詛咒他，宣告說：「你會成為惡魔。」

聽到帕爾瓦緹這個不該的詛咒，施瓦對她說：「他是解脫靈魂。不管他在這個世界還是靈性世界，總會是純粹奉獻者；他不可能變成任何別的東西。他有力量抵抗你的詛咒，如果他想要的話，他也可以詛咒你。看看他多麼謙遜。因為他是偉大奉獻者，所以無欲無求，也不悲哀，因此他容忍你說的話，接受你的詛咒。」

為了確立這個真理：不論是在這個世界還是在地獄，奉獻者都會歌頌他的主，指導每個人服務祂，祺查可圖大君刻意和自願同意接受惡魔的身體。因此來生投生為「惡魔」威陀魔(Vrtrasura)，以那個身體度過短暫的歲月。

在那個惡魔身體時，他和他的敵人半神人因鐸(Indra)大戰。在戰鬥期間他對因鐸說：「殺了我吧。我在這個身體無法服務我的主。」試圖殺死威陀魔，因鐸在失敗之後嘖嘖稱奇地忖度：「我怎會有能力殺死他？他叫我這樣做，但我做不到。」甚至是因鐸的霹靂也無能為力。

威陀魔祈求主(《聖典博伽瓦譚》6.11.26)：

蓮花眼的主啊，就像羽翼未豐的雛鳥總是嗷嗷待哺，期待母親回來餵飼牠們；就像被繩子綁著的小牛急不及待地苦候哺乳的時間，到時牠們將獲准喝母親的奶；或者像丈夫身在遠地，悶悶不樂的妻子總是盼望他回來，使她能夠全面滿足他，我恆常熱望有機會直接服務你。

在這個極崇高的詩節，威陀魔顯示他對奎師那的服務情感就像牧牛姑娘那樣。實際上，聖維亞薩戴瓦(Srila Vyasadeva)和蘇卡戴瓦·哥斯瓦米(Sukadeva Gosvami)以威陀魔的這段禱文，歌頌了牧牛姑娘的愛和情感。祺查可圖大君沒有從無憂星低墮。他特意來這個物質世界確立某些特別的真理。

《聖典博伽瓦譚》也敘述聖人巴茹阿塔大君(Bharata Maharaja)的歷史。² 有時人們會假設，巴茹阿塔大君從滿載靈性情感的崇高奉愛平台，即對神之愛的初階低墮，因此來生投生為一頭鹿。巴茹阿塔大君其實只是為了教我們這些受條件限制的靈魂特別的教導，才履行這段逍遙時光。他想展示，不管自以為多麼崇高，都必須非常謹慎地培養純粹奉愛；否則便會低墮。

另一深受誤解的「低墮」例子，是佳亞(Jaya)和維佳亞(Vijaya)，即無憂星的看門人。³ 主拿茹阿央那希望品嚐戰鬥情感，他們渴望使祂如願。主便吸引庫瑪爾(Kumaras)四兄弟到無憂星，特意詛咒佳亞和維佳亞降臨這個世界，使祂有機會與他們打架。

無憂星沒有憤怒、色欲或任何低下的品質。在所謂詛咒佳亞和維佳亞的事例，主拿茹阿央那親自激勵祂的超然能量瑜伽瑪亞，激怒庫瑪爾四兄弟，以致他們詛咒佳亞和維佳亞。詛咒了他們之後，庫瑪爾四兄弟立即感到難過，但主拿茹阿央那向他們保證：「不要擔心。我親自希望這件事發生。佳亞和維佳亞會在物質世界展現為三世的惡魔，我會秉著俠義胸襟與他們上演逍遙時光。與此同時，他們都會以他們的原形繼續留在靈性世界。」因此，佳亞和維佳亞繼續以他們的原形住在無憂星，他們的展現則來到這個現象世界扮演惡魔。

作為純粹奉獻者，佳亞和維佳亞能夠展現多重形象，就像奎師那的母親雅淑妲(Yasoda)也有無限形象。聖人拿茹阿達(Narada Rsi)在無憂星、杜瓦爾卡和無限的宇宙，也有數百萬個形象。主布茹阿瑪(Brahma)說，一個人也許能夠細數天上的星星和地球上的沙子，卻會無法圓滿地歌頌奎師那與祂同遊的那些動人逍遙時光。我們無法想像這樣的事物。⁴

在任何時間或任何情形下，靈魂都不會從哥樓卡.溫達文或無憂星低墮，他們也許會與奎師那一起來到這個世界，協助祂的逍遙時光，就像祂的牧牛童朋友施瑞達瑪和蘇巴拉一樣。奎師那也許會派一個解脫靈魂，即祂的同遊，來這個世界，對他說：「去那裏幫助受條件限制的靈魂吧。」與那些在哥樓卡的解脫靈魂相比，在這個世界的解脫靈魂更明白，受條件限制微靈無力招架的憂慮和痛苦，因為他覺悟靈性世界的真象，同時又看到這個世界。

在這個世界，誰都不快樂。縱使那些朝氣蓬勃的人都不滿足，他們絕不會滿足。他們終須衰老和死亡，他們死亡時，將無法帶走畢生收集的任何事物。因此努力憶念奎師那，遵循這個原則：神獨一無二，宗教獨一無二，唯一的宗教是對至尊首神—主奎師那—的愛和情感。

問題：你提到奎師那的同遊和祂一起去無數宇宙，他們也有擴展。曾經受條件限制，但透過實踐奉愛服務變成完美靈魂的生物體，也有這個可能嗎？如果我們變得完美，我們也隨著奎師那到那所有宇宙嗎？

聖拿茹阿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是的。如果你變得像奎師那的同遊那麼完美，你也做得到。⁵ 完美奉獻者，即那些經常冥想聖茹阿妲和奎師那日常二十四小時超然愛意逍遙(asta-kaliya-lila)的人，會臻達哥樓卡.溫達文。

那些崇拜高茹阿-尼提安南達.帕佈(Gaura-Nityananda Prabhu)，經常冥想祂們逍遙時光的人會去斯瓦塔島(Svetadvipa)，它和采坦亞.瑪哈帕佈的納瓦島居所一模一樣，但展現在哥樓卡。[這個斯瓦塔島和位於牛奶之洋的島嶼不同。]

那些憶念高認格(Gauranga)和茹阿妲-奎師那，又想服務祂們的人有兩個固有形象，並前往兩個居所。⁶ 斯瓦塔島和哥樓卡.溫達文光榮地展現在無窮無盡的物質宇宙之上，這樣的完美解脫靈魂住在這兩個居所。

[這節講課是二零零二年二月十六日，在澳洲的穆爾威南巴 (Murwillumbah) 講授的，是一系列講述聖巴克提維諾達·塔庫爾《微靈天職》的講課中的一部分。]

註一. 有關這點的更詳盡解釋，請參閱第二部分，《微靈天職》的第十六章。

註二. 巴茹阿塔大君的簡史，請參閱詞彙表。

註三. 佳亞和維佳亞的簡史，請參閱詞彙表。

註四. 「靈性世界有多個無憂星，那裏的奉獻者全都解脫了。這些奉獻者是 aksara，表示他們不會墮進物質世界。他們留在無憂星的靈性世界。他們也是人，像我們一樣，但他們是永恆的人，齊備全部知識和喜樂。那是他們和我們之間的差別。那是真理知識。換句話說，主的這些同遊，佳亞和維佳亞降臨物質世界滿足祂的打鬥欲，藉此服務主。否則，正如於迪斯提爾大君說，asraddheya ivabhati：主的僕人會從無憂星低墮，這句話似乎難以置信。」

(《聖典博伽瓦譚》7.1.35 的要旨)。

註五. 聖茹阿妲-主奎師那和瑪哈帕佈在靈性世界的同遊，也在祂們遍及無數物質宇宙所上演的神聖逍遙時光協助祂們。

註六. 有關這個主題的更多資料，請參閱第二部分，《微靈天職》的第十七章。

第五章

樹枝上的月亮

那個用來解釋非我們所能理解事物的邏輯，梵語稱為 sakha-candra-nyaya，即「樹枝上的月亮這個邏輯」。

有人也許會問：「月亮在哪裏？」某人也許會回答：「看那邊，月亮在那棵樹的樹枝上。」事實上，月亮跟地球相距數百萬英里，透過指出月亮看來好像在樹枝上，從而顯示它在天空上的位置。

同樣，世俗語言只可以傳授一點點永恆靈性存在的真理。沒有例子或比喻能夠完全解釋。以實例解釋時，也許會說：「主奎師那美麗動人；祂的膚色好像剛形成的雨雲或肉桂樹(tamala)。」不過，其實祂真的像雲或肉桂樹那麼黑嗎？有任何比喻能夠完全準確嗎？祂美麗絕倫，無與倫比。

非物質文字所能形容

我們在物質世界所講述或描述的，都屬於物質時間和空間的範疇。當我們說：「創造了微靈」，「展現了靈性世界」或「創造微靈的形象時不受假象影響」，物質時間必定會影響我們的語言和說話。在我們受條件限制的狀態，這種物質時間的影響無可避免，因此我們描述極微小靈魂和靈性事物時，無法消除這影響。過去、現在和將來的概念，總是以某種形式進入我們的描述。

不過，當那些可以正確分辨的人，明白各項靈性世界描述的主旨時，就能夠了解永恆當下的應用。對這件事要非常謹慎。摒棄不可避免的卑劣及適合要摒棄的那方面描述，並要有靈性覺悟。

(《微靈天職》第十五章)

同樣，世俗語言無法完全解釋永恆生物體的真理。對生命目標懷著堅定信念，有規律地履行靈性專注，每天唸誦哈瑞 奎師那瑪哈曼陀，聆聽有關奎師那和祂同遊的敘述(harikatha)，我們便會在奉愛邁

進。然後，我們會根據我們的進步程度，覺悟到所有確立的哲學真理。

基於世俗邏輯的辯論將滿足不了我們，因為一個邏輯論點可以駁倒其他論點，但另一個邏輯論點又會駁倒之前的所有論點。世俗邏輯和論點無法進入靈性環境。正如聖巴克提維諾達.塔庫爾所說的：

tathā pratyakṣādi-pramiti-sahitaṁ sādhayati naḥ
na yuktis tarkākhyā praviśati tathā śakti-rahitā

(《本體論十則(Dasa-mula)》1)

只是基於邏輯推論來評估不可思議的命題時，總是一敗塗地，因為邏輯和論點無法接近不可思議的領域。

在《微靈天職》，棄絕僧塔庫爾謙卑地問他的靈性導師，帕茹阿瑪漢薩.巴巴君.瑪哈茹阿傑：「帕佈，我想了解永恆靈魂。我想覺悟真理；我不甘心只是具備智力知識。我想真的稱心滿意。」帕茹阿瑪漢薩.巴巴君.瑪哈茹阿傑回答：「聖奎師那達薩.卡威茹阿佳.哥斯瓦米是主尼提安南達.帕佈的施恩對象，他向我展示一本他親手撰寫的手稿。在那本神聖作品《永恆的主采坦亞經》，主采坦亞.瑪哈帕佈指導我們這個主題：

jīvera svarūpa haya kṛṣṇera nitya-dāsa
kṛṣṇera taṭasthā-śakti bhedābheda prakāśa

(《永恆的主采坦亞經》中篇逍遙 20.108)

微靈的固有本性是成為主奎師那的永恆僕人。他是奎師那的邊際能量，也是與祂同時同一而異的展現。

kṛṣṇa bhuli' sei jīva anādi-bahirmukha
ataeva māyā tāre deya saṁsāra-duḥkha

(《永恆的主采坦亞經》中篇逍遙 20.117)

從無始之時以來，忘記了奎師那的微靈一直全神貫注於外在能量。因此奎師那的迷幻能量—假象，以物質存在的形式使他苦不堪言。

微靈之前住在哥樓卡，從那裏墮進物質世界，相信這個詩節確認了這點有什麼害處？這就是害處：如果有可能從靈性世界低墮，如

果在那裏朝不保夕，那麼為了臻達那個居所從事靈性修習(sadhana)和奉愛專注(bhajana)會有什麼用？如果履行靈性專注便臻達靈性世界，後來又重墮物質世界，那麼懷著極大決心竭力臻達那裏會有什麼用？將會一無是處；留在物質世界這裏會更好。而且，微靈從哥樓卡.溫達文低墮的想法，表示那裏也存有迷幻物質能量。

原因之洋

原因之洋(Viraja)是靈性世界和物質世界之間的邊界。物質能量位於那個海洋的一邊海岸，無法進入另一邊海岸，即靈性天空。

(《永恆的主采坦亞經》中篇逍遙 20.269)

認為假象存在於哥樓卡的那個想法暗示，甚至是蘇達瑪、施瑞達瑪和瑪杜曼告拉等等奎師那的牧牛童朋友，祂的父母，母親雅淑坦和南達爸爸，還有所有牧牛姑娘，包括施瑞瑪緹.茹阿迪卡都會忘記奎師那，從那裏低墮。但他們不可能忘記奎師那。

在這裏，藉由物質能量的影響，我們有特定的生字，也用特定的詞彙，例如表示「忘記了奎師那」的 krsna bhuli。履行修習和靈性專注，我們就能夠淨化對那些詞彙的理解。我們無法單是透過文字理解靈性命題，因為正如上面所講，世俗語言極其量只觸及物質。但語言是我們的表達工具，因此我們需要求助於純粹奉獻者幫助我們理解。

拿茹阿達.牟尼沒有低墮

《永恆的主采坦亞經(Sri Caitanya-caritamrta)》、《聖典博伽瓦譚(Srimad-Bhagavatam)》和其他韋陀經典的詩節都饒富深意，需要仔細解釋。例如，雖然大聖人拿茹阿達.牟尼是解脫靈魂，有時人們都以為他偶爾陷於假象。事實上，他表面上的低墮是他角色扮演的逍遙時光，是為了服務呈現為各個化身的主而履行的。他的所有逍遙時光都是為了取悅主，也為了教導我們所有人而履行的。

在以下的逍遙時光，拿茹阿達·牟尼擊敗了愛神(Kamadeva，丘比特)，然後便沾沾自喜地想：「噢，甚至是我自己的靈性導師—山卡茹阿(Sankara，施瓦神)—都追尋假象。當奎師那呈現祂莫黑妮-穆蒂(Mohini-murti)女神的女性形象時，施瓦忘了她的真正身份，神暈顛倒而追求她。」¹ 聖拿茹阿達·牟尼揚揚得意地說：「另一方面，愛神來到我這裏時，他完全吸引不了我。」

拿茹阿達接近施瓦神，自誇說：「我擊敗了愛神。」施瓦神大笑說：「別告訴主布茹阿瑪和主拿茹阿央那。」他充耳不聞，然後便到主布茹阿瑪那裏，同樣地自吹自擂。主布茹阿瑪忖度：「假我之刺紮了他。一定要挑除它。」布茹阿瑪回答說：「非常好，但不要告訴主拿茹阿央那。」拿茹阿達聽而不聞，終於接近主拿茹阿央那。

聽到拿茹阿達的自誇，主拿茹阿央那考慮到：「疾病一樣的假我現在感染了他的心。他病情不輕，不動手術便無法治好他。我一定要消除這種狀況；我必須動手術。」隱藏祂的真情，祂回答拿茹阿達說：「你是我最好的奉獻者。我為你感到非常驕傲。」

拜訪主之後，當拿茹阿達返回這個宇宙時，途中看見一個壯麗的王國，裏面住了一位國王和他美麗的女兒。聖拿茹阿達滿心歡喜地想：「我從未看過這種懾人之美！」他接近國王說：「我懂得星相。我想看看你女兒的手，我就可以告訴你她的未來。」然後他從公主的手掌看到，她所嫁的那個人將會齊備所有偉大品質。他忖度著：「我怎麼才可以娶這個女孩？」，然後便離去，開始冥想他崇拜的主拿茹阿央那。

拿茹阿央那立刻在出現他的冥想裏，問道：「你想要什麼祝福？」拿茹阿達祈求：「請幫助我。我想娶國王的女兒。請賜我你一樣的俊俏臉容。」主拿茹阿央那回答：「所有吉祥都給你。所有祝福都給你。我會做對你最好的事。」

現在，確信主拿茹阿央那實現了他的願望，拿茹阿達心滿意足地回到國王的宮殿。碰巧國王當時正在履行他女兒的擇婿大典(svayamvara)。國王的女兒正拿着花環，準備放在那個最吸引她，她決定會嫁的男人的脖子上。

當公主細看各位候選人時，拿茹阿達尾隨著她，展示他的臉，希望她給他花環。不過，每當她看到他，她都厭惡地看着他，然後繼續走。試圖吸引她的注意，他仍然繼續追著她。

施瓦神的同遊也有出席那個場合，看見拿茹阿達一再嘗試，便對他說：「噢，你非常英俊！」拿茹阿達相信自己獲得稱讚，但他其實遭到嘲笑。

與此同時，主拿茹阿央那騎著祂的飛鳥坐騎—嘎茹達(Garuda)一抵達宮殿，公主一看見祂便把花環戴在祂的脖子上。然後主拿茹阿央那便馬上把她抱在懷內，祂們坐在嘎茹達上迅速飛走。

拿茹阿達思量：「卑鄙小人！我畢生都無私地服務祂。我只求祂幫一個忙，只此一次，我希望娶這個女孩，我求祂賜我像祂自己那麼有吸引力的容貌。現在我要看看祂給我哪種臉龐！」然後他望向鏡子，看見自己有一張猴子臉。

拿茹阿達怒不可遏，立即飛往無憂星，他在那裏看見那位公主坐在拉釋米女神的坐位上。「你騙了我！」他斥責：「我詛咒你，你會像我現在為這個女子那樣哭。你的妻子會從你身邊被帶走，為了救她回來，你必須接受猴子的幫助！」

接著，主拿茹阿央那移除祂以祂瑜伽瑪亞能量創造的假象，拿茹阿達便看到迷住他的那個女孩，其實是拉釋米女神本人。

「我只是為了消除你的假我和驕傲，才做了這個手術。」主拿茹阿央那仁慈地解釋。拿茹阿達立刻倒在主的蓮花足不停道歉。

這段超然逍遙時光導致主茹阿瑪祭卓的顯現。它為了教導受條件限制的靈魂該做什麼和不該做什麼而展現。我們不應該認為拿茹阿達以前是在哥樓卡.溫達文或無憂星，後來卻被假象蒙蔽。藉由主奎師那的願望，奉獻者為了滿足祂的願望而竭盡所能。

在剎那間解脫

問題：為什麼生物體有微量獨立性？

聖拿茹阿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這是因為他是有意識的生物；不是沒意識的。有意識實體的徵兆是獨立性，不論在這裏受到束縛，或者在靈性世界得到了解脫，他總是有獨立性的。

問題：生物體運用他的獨立性，選擇從邊際區域到哥樓卡，或者從邊際區域到物質世界。

一般來說，一個人跟純粹奉獻者聯誼，學習分辨假象和奎師那。由於微靈在邊際區域沒有純粹奉獻者的聯誼，那麼他怎樣才知道什麼是假象，什麼是奎師那？他怎樣才知道怎樣作出適當選擇？

聖拿茹阿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奎師那想每個人都到祂那裏，在靈性世界服務祂。祂決不想任何人跟祂分開而感到不快樂。祂給微靈安排一切有利的事物，讓他輕易臻達祂。祂無所不知而全能，看見靈魂有一點點的誠懇渴望想服務祂，祂便恰當地安排一切，使靈魂可以到靈性世界，在那裏跟祂聯誼。聖薩拿坦.哥斯瓦米的著作《Bṛhad-bhagavatamṛta》描述主怎樣為生物體精心安排，讓他們到靈性世界。

「復甦」我們跟「奎師那」的關係

問題：如果我們靈魂沒有從奎師那在哥樓卡.溫達文的逍遙時光低墮，為什麼經典說我們「復甦」我們跟奎師那的關係，又或者我們「忘了」那段關係？如果我們不曾有這方面的體驗，又哪有「復甦」或「忘了」？

聖拿茹阿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我們可以透過下列詩節明白這點：

kṛṣṇa bhuli' sei jīva anādi-bahirmukha
ataeva māyā tāre deya saṁsāra-duḥkha

(《永恆的主采坦亞經》中篇逍遙 20.117)

忘了奎師那，生物體自古以來都被外在面貌吸引。因此，迷幻能量，即假象便在物質存在給他各種痛苦。

anadi 這個字已經解答了你的問題。Anadi 表示「沒有 adi」，即「沒有開始」。這指的是受條件限制的微靈跟奎師那素未謀面。」

問題：為什麼這麼常用「忘了」一字？

聖拿茹阿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這個字和其他這樣的詞語是為初學者，為那些沒有真正理解靈性知覺的人用的。而且也沒有其他的字。

你可以憶念那

奉獻者：.....如果我們不曾跟奎師那一起，如果我們沒去過奎師那星 (Krsna-loka)，那麼我們怎樣開始「憶念」祂的逍遙時光和祂的形象？

帕佈帕：你透過聆聽《聖典博伽瓦譚》憶念奎師那的逍遙時光。你可以聆聽奎師那的逍遙時光。你可以憶念它們。

奉獻者：但如果我們以前不曾知道那些逍遙時光，我們怎能憶念它們？

帕佈帕：你怎樣才可以憶念？

奉獻者：如果我們不曾知道。

帕佈帕：透過聆聽《聖典博伽瓦譚》，你就能知道。為什麼我們引用那麼多經典，例如《聖典博伽瓦譚》和《博伽梵歌》？只是為了憶念。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七日在波士頓與聖巴克提維丹塔.斯瓦米.瑪哈茹阿傑 (Srla Bhaktivedanta Svami Maharaja) 的房中對話]

某人也許會說：「太陽座落在那棵樹的樹枝上。」這句話僅是為了指示那個看得到太陽的方向而說的。如果太陽真的在樹枝上，樹木就會在傾刻化成灰燼。

包含「忘了」和「復甦」等等詞語的詩節，同樣都只是向我們示意靈性真理。如果看得到奎師那，肯定絕不會輕易墮進假象的陷阱。這會是不可能的。如果真正進步的靈性修習者都沒墮進假象的陷阱，那何況是恆常沉醉於品嚐貼身服務主奎師那所得甘露的完美解脫靈魂？

如果微靈是在哥樓卡.溫達文，他怎可能會忘記奎師那？《博伽瓦譚》的下列詩節描述，處於完美形象並處於滿載純愛的奉愛境界之奉獻者，是奎師那在靈性領域的同遊：

viṣayā vinivartante nirāhārasya dehinaḥ
rasa-varjaṁ raso 'py asya paraṁ dṛṣṭvā nivartate
(《博伽瓦譚》2.59)

體困靈魂也許會矯揉造作地從感官對象撤回感官，藉此限制感覺享樂，但是仍然喜愛感官對象。不過，體驗更高品味的人卻專注於知覺。主的奉獻者因為更高品味而自動抑制。

如果一個人看到美麗的事物，然後又看到某個他認為更美麗的事物，便會被後者吸引。如果一個人喜愛品嚐某些事物，然後又對某個更優秀的事物有更高品味，那麼較低的品味便會自動消失。

由於更高的品味，因此追隨主采坦亞.瑪哈帕佈步伐的高迪亞純粹偉大奉獻者，甚至毫不費力都能控制心意。反而透過恆常投入於聆聽哈瑞題旨、唸誦和憶念主奎師那，輕易控制心意。

Rasa-varjaṁ raso 'py asya paraṁ dṛṣṭvā nivartate。靈性韻味(rasa，在跟奎師那的關係中所體驗到的情感滋味)比這世俗品味(rasa，世俗關係的滋味)更高。心意是物質做成的，因此總是投入於世俗品味。不過，如果它體驗更漂亮動人的品味，即對主奎師那的愛心服務，就不會有動機去想念這個世界。

更高品味

具備最高的神聖之愛，牧牛姑娘專心致志於奎師那，以致無法再認為心意和內心是屬於自己的。正如把棉花放在幾滴水上面，便會立即吸收水份，「牧牛姑娘內心的水」也馬上被奎師那棉花吸收，使她們喪失了個別存在似的。

越唱頌祂的美德，牧牛姑娘便馬上跟奎師那心心相印。完全忘了自己的身體、身體的關連、家庭和其他一切。她們不斷尋找奎師那，詢問蔓藤、樹木、茶拉茜和鹿有沒有看到祂.....採納了奎師那的身分，

她們開始模仿祂的活動，互相說：「我的步姿多麼美麗！我吹奏笛子多麼動聽！」全神貫注於奎師那，她們的本性也改變了，就像火中的鐵萌生火的品質。

《純粹奉愛之瓊漿玉液(Bhakti-rasayana)》第十五章

純粹奉獻者有意識地渴望控制心意，如此一來，縱使沒有那種渴望，只要給心意更多無法抗拒的思念主題，它便自動受控。物質世界尚算美麗，但主奎師那和牧牛姑娘與哥樓卡·溫達文更美。

這個世界滋味無窮，但它們其實像毒素一樣。最初品嚐時似是甜美動人，一段時間之後卻索然無味。例如，男女試圖享受親密關係時，他們的關係起初似是甜蜜的，但始終也會變得酸溜溜。芒果美味可口，但如果吃太多，不能消化，那芒果便會像毒藥一樣。一個人也許喜愛酥油(精煉黃油)，但如果吃太多酥油不能消化，它便會像毒藥一樣。每當我們試圖享受這個世界時，都會碰到這個現象。如果恆常全心全意全面投入於主奎師那，心意便會自動受控，絕不會被假象哄騙。

[「樹枝上的月亮」是在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十五日在德國帕達班講授的。「『復甦』我們跟奎師那的關係」這個部分，是一九九二年六月在印度溫達文觀見時的對話默寫。]

註一. 「《博伽瓦譚》(7.14)所述：『daivī hy eṣā guṇa-mayī mama māyā duratyayā—至尊人格首神的外在能量極強大。』每個人都真的完全被她的活動迷惑了。三布(Sambhu，施瓦)沒有被外在能量迷惑，但因為主維施努都想迷惑他，於是展現了內在能量，以祂外在能量的活動方式產生作用，這樣迷惑普通生物體。主維施努能迷惑任何人，甚至是主三布這麼強大的人物(《聖典博伽瓦譚》8.12.21的主旨)。」

第六章

既是抉擇，又是機會

以下的章節錄了兩段清晨漫步的對話。在其他的所有章節，縮排的引文是講話和討論的一部分。不過，清晨漫步的性質是有多個命題，並很快從一個主題轉到另一個主題。為了行文流暢和清楚闡述，我們加入了有關的縮排引文。

作出選擇的機會

問題：當微靈初次從原因之洋維施努的瞥視來到這個世界時，便領受到人類身體或非人類的身體。微靈以人類物種履行物質主義活動，因而受苦或享受工作成果。

人類履行果報(karmic)活動，但其他物種卻沒有。其他物種只是承受之前投生為人時，所履行的果報活動反應。

這表示所有微靈起初都是從邊際區域來到這個世界，投生為人之後又因為業報而進入其他物種嗎？

聖拿茹阿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不，程序不是這樣。微靈投生於哪個物種是取決於奎師那。微靈依據他渴望享受這個世界的程度得到身體。如果他強烈渴望獨立於奎師那而享樂，便投生於動物物種。如果他適中地渴望獨立，便投生為人。於是，取決於奎師那的意願，微靈也根據他渴望與奎師那分開而另自享樂的程度，顯現為不同物種。

問題：微靈初次決定來這個世界時，沒有業報嗎？

聖拿茹阿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那時候他沒有業報，但有自由意願的獨立性。

微靈也有奎師那的品質，但只是極微量。奎師那極獨立，因此微靈永遠都渴望獨立。當微靈正確地使用獨立性時，便繼續傾向於奎師那，誤用時卻對祂不感興趣。正是這種冷漠使微靈心裏渴望享受假象。

並非所有獨立性都一樣；也有高低之分。一些微靈渴望一點獨立性或一點自治感，其他人則渴望完全獨立。

問題：在你昨天的講課，你描述邊際能量區域的微靈怎樣墮進物質世界。你以芥末籽落在鋒利的刀刃，然後落在刀子的其中一側作為比喻。你說微靈就像那些芥末籽，能夠前往物質世界或靈性世界。我正努力明白，我們來到這裏，這到底是因為我們微量的獨立性還是偶然發生的。

聖拿茹阿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首先是獨立性，其次是機會。沒有獨立性的話，微靈怎會望向瑜伽瑪亞或大假象？

問題：那麼那是選擇嗎，師尊？是微靈的責任嗎？

聖拿茹阿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是的；微靈有獨立性，奎師那決不干預。這裏有個比喻有助解釋這個原則。政府裏的每個地區都有一位行政長官。如果一個人為了公眾利益做了某些事情，那位行政長官便會獎賞他，如果他犯罪的話，也會受罰。

有些人知道如果犯罪的話，便會受罰，甚至被處死；但他們仍然犯罪。有許多到監獄的罪犯獲釋時又再犯罪，因為他們喜歡待在監獄。一些微靈就像那樣；儘管一再在這個物質世界受苦，仍然愚昧地依附於留在這裏。

問題：《微靈天職》說，當奎師那讓自己在邊際能量時，便展現微靈。這是什麼意思？

聖拿茹阿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這時候，奎師那只有祂的邊際能量。祂不知怎的隱藏了祂的超然能量、靈性喜樂能量和所有別的能量。當其他能量全都隱藏時，微靈便展現。

主奎師那自我確立在祂的每一種能量之中，並根據那種能量的性質展現祂的靈性形象。祂在靈性形象時，便展現祂最基本

的靈性形象，既作為主奎師本人，又作為拿茹阿央那，即無憂星之主。祂在微靈能量時，便展現祂在巴佳的逍遙時光擴展(vilasa-murti)，即巴拉戴瓦的這個靈性形象。當祂讓自己在假象能量時，便展現三個維施努形象：原因之洋、孕誕之洋和牛奶之洋。

祂以祂的奎師那形象，淋漓盡致地展現所有靈性事情。祂以祂作為蛇莎本體(seva-tattva)的巴拉戴瓦形象，展現永恆解脫的同遊(nitya-mukta-parsada-jivas)，為蛇莎本體之源奎師那履行八種服務。又作為蛇莎的化身(sesa-rupa)，即無憂星的山卡爾薩拿(Sankarsana)展現八種僕人，作為拿茹阿央那的永恆解脫同遊履行八種服務。山卡爾薩拿的擴展，即大維施努展現物質世界的微靈，讓自己在微靈能量心裡，作為超靈。

這些微靈會受假象影響，除非憑藉至尊主恩慈獲得喜樂能量的庇蔭，否則可能會被假象擊敗。無數被假象迷惑的受條件限制微靈，受制於物質自然的三種形態。心裡緊記著這一切，結論就是，只有微靈能量才展現微靈，並非知識能量。

(《微靈天職》第十五章)

邊際能量之首是巴拉戴瓦·帕佈。在物質和靈性世界之間的區域，展現無數微靈的原因之洋維施努，是無憂星大山卡爾薩拿的擴展，大山卡爾薩拿則是巴拉戴瓦的擴展。

因此，你的問題是：「『奎師那讓自己在邊際能量時展現微靈？』這句話是什麼意思？答案就是，奎師那展現祂的巴拉戴瓦形象，巴拉戴瓦則展現微靈。」

問題：從原因之洋維施努展現的微靈，跟那些直接從無憂星的大山卡爾薩拿或巴佳的巴拉戴瓦所展現的微靈，分別很大嗎？

聖拿茹阿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那些從巴拉戴瓦和大山卡爾薩拿在靈性世界所衍生的微靈，有知識能量的永恆庇蔭，除此之外，他們的品質都相同。

還有無數有知覺的極微小靈，在原因之洋大維施努瞥向假象能量時，衍生為祂的瞥視之光。由於這些微靈在假象旁邊，因此察覺到她驚人的活動。雖然他們具備我說過的所有微靈品質，但因為他們微小而邊際的本性，因此有時望向靈性世界，有時則是物質世界。

(《微靈天職》第十六章)

虛線上的機會

問題：由於邊際能量比不上靈性能量，如果微靈有知覺意識並且是超然的(cit)，他怎麼要透過邊際能量，而不是靈性能量展現呢？

聖拿茹阿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微靈其實是靈性能量。只是作為一個指示，才說了邊際能量的哲學。實際上，在靈性和物質世界之間，在地理上，沒有稱為邊際的明確區域。邊際是兩個世界之間的界線，這是想像的。固然有微靈能量和邊際能量，但邊際區地理位置的這個概念卻是臨時的。邊際能量終極也是靈性能量，意思是微靈有意識知覺(cit)，而不是無活動的(acit)。

河水和河岸之間的邊界(tata-rekha)既是水又是陸地，位於兩者的相匯處。由於神聖的邊際能量位於物質和靈魂的邊緣，因此展現物質和靈魂的特性。它是一個本體，卻展現兩種性質。

微靈是靈性火花，即更高靈性自然的產品，但作為神聖的邊際能量，他的天性使他能夠與世俗的物質能量建立關係，總是易於受她影響。因此，一方面不能把微靈完全比喻為，既超然於又完全不受物質自然影響的純粹靈性自然。不過，又無法把他歸類為物質，因為他的固有結構是靈性的。

(《微靈天職》第一章)

正確的選擇已經足夠

問題：那些從邊際能量望向奎師那和靈性世界的微靈，作出這種選擇的資格哪裏來的？在今生所做的選擇，一般都是根據過往和現在的靈性虔誠活動 (sukrti, 善行)，還有過去的虔誠或不虔誠行為在心裏造成的印象(samskaras, 印象)而定的。

聖拿茹阿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那時候沒有善行，也沒有心裏的印象或改革步驟。

問題：什麼都沒有？

聖拿茹阿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什麼都沒有，什麼都沒有。他們望向無憂星球的行為，正是他們的靈性修習(sadhana)、善行和印象。不需其他善行和印象。那些微靈正確地使用獨立性，那已經足夠。

我們在物質世界所說的或描述的，全都屬於物質時間和空間的範疇。當我們說：「創造了微靈」或「展現了靈性世界」或「創造微靈的形象時不受假象影響」時，物質時間必定會影響我們的語言和陳述。在我們受條件限制的狀態，這是無可避免的，因此當我們描述微小的微靈和靈性物體時，無法消除物質時間的影響。過去、現在和將來的概念，總是以某種方式進入其中。

不過，在理解靈性世界種種描述的要旨時，那些可以正確分辨的人能夠明白永恆當下的施用。這件事要非常小心。放棄無可避免的卑劣及適合要拒絕的那方面描述，並得到靈性覺悟。

我忠告你不要向任何人請教這個哲學主題，要自己去覺悟。我剛剛給了你指示或表象。

(《微靈天職》第十五章)

主能量的能量

問題：聖師尊，在你昨天的講課，你說我們的師徒傳系(sampradaya)，即主采坦亞.瑪哈帕佈的師徒傳系，有一種特別之處是其他奉獻者師徒傳系沒有的。

其他奉獻者師徒傳系的教導是，微靈其實是奎師那身體的所屬部分。但我們師徒傳系的教導就是，微靈是來自奎師那的靈性能量，而不是直接來自奎師那的身體。我以為四個奉獻者師徒傳系全都認同這個事實：至尊主有能量，微靈則是祂其中的一種能量。

聖拿茹阿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其他師徒傳系的支持者知道，微靈是主的其中一種能量，他們也這樣撰述；但他們的理解是，邊際能量，即生物體，直接來自奎師那的身體。他們不認同微靈是那種稱為微靈能量的奎師那能量展現，反而是那種稱為 cit-sakti(靈性能量)的靈性能量之部份展現。

他們不接受能量轉變論(sakti-parinama-vada)的哲學，即所有展現都是至尊主能量轉變體的這種理解。只有主采坦亞.瑪哈帕佈和祂的師徒傳系，才接受這種哲學。

聖瑪達瓦師(Sri Madhvacarya)認同實體轉變論(vastu-parinama-vada)的理論。他撰述，微靈和這個物質世界好比兩個用以修飾名詞的不同形容詞，這個比喻的名詞是梵(brahma，意思是絕對真理)。他撰述，物質世界是梵的外在軀體，微靈則是梵的精微軀體，正如意、智慧和假我構成我們的精微軀體。瑪達瓦師提出了這個比喻創造這個理解：真象獨一無二，但有些特別之處。雖然他顯然認同奎師那和維施努有能量的這種哲學，卻不接受能量轉變論。換句話說，他接受奎師那自己轉變了的這個謬論，但其實轉變的只是祂的神聖能量。

聖維施努斯瓦米(Sri Visnusvami)、聖寧巴迪提亞(Sri Nimbāditya，寧巴爾卡，Nimbarka)和茹阿瑪努師(Ramanujacarya)的哲學，跟聖瑪達瓦師(Sri Madhvacarya)的類似，意思是他們都接受了實體轉變論的哲學。依據他們的哲學，奎師那自己的形象改變了。主采坦亞.瑪哈帕佈不贊成這種哲學。祂傳揚能量轉變論。

參與主動人逍遙時光的機會

問題：在《微靈天職》，聖巴克提維諾達.塔庫爾說微靈經歷物質存在，這是奎師那的逍遙時光。我不明白這點。儘管痛苦是在心意的層面，但微靈依然正在受苦。在這方面，奎師那似乎非常殘忍。

聖拿茹阿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如果你仔細閱讀《微靈天職》，你會看到這是奎師那的其中一段動人逍遙時光。

問題：但微靈卻不認為：「這是動人的逍遙時光。」他認為：「這是痛苦。」而且這痛苦不是他選的。你昨天說微靈誤用獨立性就好比芥末籽落在刀刃上，再落在刀刃的其中一側。微靈在物質世界這裏受苦似是機遇，而不是抉擇。我們怎樣才可以協調這一點？怎樣才「遇上」奎師那的逍遙時光？

聖拿茹阿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奎師那賜予了所有微靈獨立性，也不想奪去。微靈東張西望，因為他有眼睛，必須望向某個地方。如果他碰巧望向超然世界，就被瑜伽瑪亞吸引，如果望向大假象，就被這個世界吸引。

問題：這不可能是微靈有意識的選擇，因為他對奎師那和靈性世界毫無體驗。

聖拿茹阿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他沒有體驗，但奎師那給他獨立性，透過那種獨立性，他望向他想去的地方。

巴佳納：「奎師那滿載恩慈，那麼祂為什麼讓微靈那麼軟弱，以致陷於假象？」

聖茹阿古納.達薩.巴巴君：「奎師那真的滿載恩慈，不過，祂也滿載上演逍遙時光的渴望。渴望在不同的情況上演各式各樣的逍遙時光，主奎師那讓微靈適合於各種狀態，從邊際狀態以至牧牛姑娘對奎師那之愛的最高境界，稱為至高靈性情感。為了促使微靈實在而堅定地發展，變得有資格服務祂，奎師那也創造了從最低下的遲鈍物質，以至假我的低層次物質存在，它使人在臻達至尊極樂時遇到無數障礙。」

陷於假象的微靈從固有位置掉下來了，對奎師那不感興趣，全神貫注於個人的感官滿足。不過，主奎師那是恩慈的倉庫。微靈越低墮，奎師那越給他機會，臻達最高的靈性完美。祂連同祂的靈性居所和祂的永恆同遊顯現在他面前，玉成此事。那些善用這個仁慈良機，誠懇地竭力臻達更高位置的微靈逐漸到達靈性世界，臻達類似主哈瑞永恆同遊的境界。」

巴佳納：「為什麼微靈一定要為了至尊主的逍遙時光受苦？」

聖茹阿古納.達薩.巴巴君：「微靈有點獨立性。這個徵兆其實表示至尊主特別恩寵他們。無活動的物體微不足道又無價值，因為它們沒有這樣的獨立渴望。微靈只是因為獨立渴望，才得到無活動世界的統治權。」

苦樂是心意的狀態。因此，也許我們視之為苦的，沉醉其中的人卻甘之如飴。由於各種物質感官滿足最後都導致痛苦，因此物質主義者只得到痛苦。痛不欲生時便使人尋求快樂。那個渴望引致分辨，分辨產生發問的傾向。因此便獲得神聖奉獻者的聯誼，從而產生服務奎師那的信心。信心出現時，微靈便晉升到更高階段，即對主的奉愛服務之途。

金子是加熱和擊打煉成的。由於微靈對奎師那不感興趣，於是投入於世俗感官滿足，變得不純粹。因此，必須在這個物質世界的砢座上，被痛苦之錘敲打淨化。透過這個程序，那些反對奎師那的微靈的痛苦最後會以快樂告終。因此痛苦只是至尊主的恩慈之兆。故此，縱使短視的人只會把奎師那逍遙時光裏的微靈所受的痛苦，看作為不祥的悲哀之源，目光遠大的人卻認為它是吉祥的。」

(《微靈天職》第十六章)

努力仔細詳閱聖巴克提維諾達.塔庫爾的《微靈天職》，盡力遵循它的教導。你一定要知道，你無法以物質智慧協調這些哲學原則。履行靈性專注及矢志在奉愛服務方面更進一步。那麼，當你進步時，你的所有懷疑和問題都會自動得到解答。

無法控制自由

問題：我們在清晨散步時看見幾十億小草。哪種業報使人從人類誕生一直淪落，以致誕生為一棵小草？

聖拿茹阿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那是藉著自由意願而發生的。我已經用一顆非常小的芥末籽作了比喻。如果那棵種子落在劍刃的邊緣，便會立即掉在其中一側。不會留在刀片邊緣。儘管沒有痛苦或享受業報成果，它都會落在其中一邊。

同樣，縱使靈魂不受過往活動所致的苦樂影響，但由於他的邊際性，以致總是必須選擇某條途徑。無法留在邊際領域。

問題：但哪有自由意願？這看來沒有自由意願。微靈毫無選擇地落在不同地方。

聖拿茹阿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在邊際能量的領域及作為受條件限制的靈魂，奎師那都賜予了他們獨立性和自由意願。他們一定總會有那種獨立性。甚至當他們解脫了的時候，都會有那種自由選擇的心態。

問題：但當他臨界時—那塊刀刃的鋒利邊緣—到這一邊或另一邊.....

聖拿茹阿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正如我之前說過，物質比喻在各方面都不完美。那些芥末籽沒有意識，但在所有情況下，微靈都有他天生固有的邊際性。奎師那決不干擾他的自由意願。他來去自如。

問題：人類形象是一個讓人履行業報的平台。怎樣從人類生命一直淪落為一棵小草？

聖拿茹阿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自由有極多可能性。有人也許會想：「我想成為小草。」你無法控制人的自由。一個人也許會想：「我會成為高山」或者「我會成為河流」，或者「我會成為一個人」或「我會成為老虎」。無法控制另一個生物的自由。

問題：誰會想成為小草？

聖拿茹阿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烏達瓦想成為溫達文的小草。為什麼他會不願意成為一棵小草呢？那樣奎師那和牧牛姑娘便會走過他，他便會以祂們的蓮花足塵土沐浴。

問題：微靈選擇轉向哪一方時，也許會看看左，看看右。他究竟看見什麼？

聖拿茹阿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他看見天下蒼生都在享受感官享樂。而且，由於微靈在所有存在狀態都是獨立的，因此也許會開始熱心地從事奎師那知覺的程序，然後，稍後又改變主意。他後來也許會想：「噢，感官享樂非常，非常好。比服務奎師那更令人滿足。服務奎師那毫無價值。」

問題：有時，有人說微靈是偶然墮進這個世界，有時又說是因為他自己的過失而低墮。哪個說法才對？

聖拿茹阿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要努力明白兩者都一樣。

[除了名為『無法控制自由』的那個部分之外，這一章是聖拿茹阿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在二零零八年六月十四日，在加利福尼亞的巴卓爾爾，清晨散步時的對話集錄。『無法控制自由』是在二零零九年六月九日，在義大利威尼斯清晨散步時說的。]

第七章

不可思議的微靈真理

問題：《永恆的主采坦亞經》有一個詩節說，這個世界的微靈都永恆受條件限制。nitya-samsara 這個詞語表示「永恆受條件限制的」。

'nitya-baddha' – kṛṣṇa haite nitya-bahirmukha
'nitya-samsāra', bhuñje narakādi duḥkha
(《永恆的主采坦亞經》中篇逍遙 22.13)

聖拿茹阿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微靈不是永恆受條件限制的。在這個特別的詩節，nitya 的含意不是「永恆」。nitya 又表示「不斷地」、「持恆地」或「定期地」。¹在這方面，它的意思是 anadi，即「沒有開始的」，表示微靈自古以來都一直受條件限制。²如果它真的表示「永恆」，我們便沒機會擺脫假象。那個詩節仔細的譯文揭示這個真理。

問題：自古以來一直受條件限制的微靈(anadi-baddha-jiva)，與奎師那從未有直接關係嗎？

聖拿茹阿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與微靈跟奎師那之間關係的有關一切，全都存在於他的靈性身份之中，但他從未體驗過那段關係。不能說種子裏沒有樹，沒有水果，沒有樹枝，也沒有葉子。一切都潛藏在種子裏，我們卻看不見。微靈確實也是這樣。

在自我覺悟的解脫靈魂(mukta-mahapurusa)眼中，這個世界每個靈魂都在服務奎師那。但我們看到我們是受條件限制的靈魂；我們的視域不涵蓋靈性真象。

世俗字眼無法描述靈魂的形象，因為他對我們來說難以理解。靈魂沒有假象，但為了幫助我們理解這一點，我會以太陽和雲來比喻。這裏把太陽比喻為靈魂，假象則比喻為雲。雖然太陽外面有雲，但太陽本身沒有雲。那些在地上的眾生看見雲，但那些在雲上方的眾生卻恆常都看見太陽；他們看不見雲。同樣，雖然我們受條件限制的靈魂看不見靈魂服務奎師那，但聖人聖拿茹阿達等等自我覺悟的靈魂，卻看得到我們總是在服務，哪怕我們是受條件限制的。

我現在對你解釋的道理，只是針對你這個階段的靈性生命。努力履行唸誦奎師那的純粹聖名，乞求恩慈，以致你會脫離假象和覺悟這一切真理。不唸誦聖名，就不可能體驗超然。

達至滿載靈性情感之奉愛的 nirdhuta-kasaya 階段(滿載靈性情感的奉愛高階，心裏的所有雜念都消除了，但仍然有物質身體)或 bhagavat-parsada-deha-prapta 階段(在這個階段，一個人具有主永恆同

遊的靈性身體)³的奉獻者，覺悟到其實沒有假象。另一方面，受條件限制的靈魂卻覺悟不到解脫。奎師那的同遊覺悟到超然真象，受條件限制的靈魂卻只能想像。

聖巴克提維諾達.塔庫爾在《微靈天職》撰述，履行哈瑞聖名及乞求主奎師那和主采坦亞.瑪哈帕佈恩慈的奉獻者，可以覺悟超然(cit-vastu)。奎師那是完整的超然實體(cit-vastu)，微靈則是極渺小的靈性火花。

經典為某些在靈性生命特定階段的特定奉獻者，解釋了無數哲學結論。並非所有哲學結論都適合所有在各個奉愛發展階段的人。奉愛初學者、中階奉獻者及高階奉獻者(那些跨越了假象的奉獻者)都有各自的哲學結論。《聖典博伽瓦譚》給各級的人傳授了多種哲學結論。

唸誦「哈瑞 奎師那，哈瑞 奎師那，奎師那 奎師那，哈瑞 哈瑞，哈瑞 茹阿瑪，哈瑞 茹阿瑪，茹阿瑪 茹阿瑪，哈瑞 哈瑞。」努力履行靈性專注及覺悟這一切超然真理。世俗邏輯和推理決不會真正解答那些有關個體靈魂，還有他和至尊靈魂關係的問題。

問題：聖基瓦.哥斯瓦米說，透過聯誼或恩慈便得到奉愛。你能進一步解釋這點嗎？

聖拿茹阿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得到奉愛與否，取決於我們和誰聯誼。取決於我們和初階奉獻者、中階奉獻者還是高階奉獻者聯誼。

中階奉獻者只能傳授哲學結論。他不能從靈性覺悟體驗的這個觀點講述。如果我們想得到覺悟，就必須聆聽覺悟靈魂，即三種高階奉獻者，並和他們聯誼。中階奉獻者的聯誼可以引領我們到達規範奉愛修習的入口，藉由他的恩慈，他可以引領我們臻達覺悟靈魂，即高階奉獻者。

[『不可思議的微靈真理』是聖拿茹阿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和國際奎師那知覺協會管理委員會(ISKCON GBC)的一些棄絕僧，以及國際奎師那知覺協會的其他資深成員之間的談話節錄。這次談話是在一九九三年三月二十九日進行的。]

註一.「因此我們強調，經常聆聽，經常閱讀，經常聆聽。」Nityam bhagavata-sevaya(《聖典博伽瓦譚》1.2.18)。Nitya(不停)。如果你可以二十四小時持恆地聆聽和唸誦.....『聆聽』表示有人唸誦，你自己唸誦或聆聽，也許是你的一些同事唸誦，你聆聽」(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八日在溫達文的《聖典博伽瓦譚》講課)。

註二.「微靈的永恆天職是從僕於奎師那。當他忘記這一點，就必定遭到假象蹂躪，從那一刻開始便偏離奎師那。微靈的低墮不是發生在物質時間的範圍。因此用了 anadi-bahirmukha 這詞語，表示微靈自古以來已經偏離了。」(《微靈天職》第一章)。

註三. 完美的偉大靈魂有三種：(1) 那些得到了完美靈性身體，作為主永恆同遊的人(bhagavat-parsada-deha-prapta)、(2) 那些拋棄了所有物質瑕疵的人 (nirdhuta-kasaya)和(3) 那些仍然潛藏微量物質污染的人 (murcchita-kasaya)。

(1) 那些得到了完美靈性身體，作為主永恆同遊的人：

放棄了粗糙的物質身體之後，那些透過奉愛修習使自己達至完美的人，獲得永恆、全知、極樂的靈性身體，它們剛好適合於作為同遊(parsadas)服務主。這樣的人是所有高階純粹偉大奉獻者之翹楚。

(2) 那些拋棄了所有物質瑕疵的人：

雖然仍然身處五種元素造成的粗糙物質身體，心裏卻毫無物質欲望或印象的那些人，稱為拋棄了所有物質瑕疵的人。他們屬於中階的高階純粹偉大奉獻者。

(3) 那些仍然潛藏微量物質污染的人：

那些遵循奉愛之途，心裏還殘存基於物質善良形態的欲望和印象的完美偉大靈魂，稱為仍然潛藏微量物質污染的人。由於奉愛瑜伽的影響，這些欲望和印象維持休眠或無意識狀態。有利的機會一出現時，他們的崇拜對象—至尊聖主，不知怎的毀滅了他們的欲望，吸引他們到達祂的蓮花足。這樣的崇高靈魂屬於初階的高階純粹偉大奉獻者。半神人聖哲拿茹阿達是至高無上高階純粹偉大奉獻者的例子。蘇

卡戴瓦.哥斯瓦米屬於中階的高階純粹偉大奉獻者。聖拿茹阿達前生是女僕之子，是初階的高階純粹偉大奉獻者的例子。

這三種純粹偉大奉獻者的聯誼和恩慈使信心展現。(《聖奉愛甘露之洋之點滴》詩節三，*《Sri Bindu-vikasini-vrtti》*的評注)

第二部分

《微靈天職》

《微靈天職》的簡介

我非常高興和滿意，聖巴克提維諾達.塔庫爾的《微靈天職》以英語發行及編印。在理解基礎的哲學真理，完美奎師那純愛的臻達程序，最後是臻達對奎師那的純愛本身，它都是一本極具權威性的書籍。

當我第一次以印度語出版《微靈天職》時，為了造福全世界，我認為一定也要把它翻譯成英語，因為它會帶來靈性革命。現在《微靈天職》已經出版了，並會在全世界派發，那個新思想的革命肯定會展現，也將澄清微靈真理、奉愛真理和其他所有重要哲學真理的錯誤印象。那些在夠格偉大奉獻者的指導下閱讀這本書的人，將會掌握它的光榮。

聖巴克提維諾達.塔庫爾在他的《微靈天職》一書，採納了聖維亞薩戴瓦在《聖典博伽瓦譚》所用的同一方法；就是以非常有趣生動的方式展示真理，使這本書似是一本小說。

但它不是小說；它是真實歷史。在他玄秘的神定之中，聖巴克提維諾達.塔庫爾看見一系列歷史性的神聖事件，然後有條不紊地寫下來。除了因為覺悟到這些事件之外，他也覺悟了聖茹帕.哥斯瓦米、聖薩拿坦.哥斯瓦米、聖茹阿古納.達薩.哥斯瓦米、聖基瓦.哥斯瓦米、聖維斯瓦納.查誇瓦爾提.塔庫爾的所有文獻；采坦亞.瑪哈帕佈的教導，還有祂傳系裏所有典範師的教導，所以他能夠這樣做。

如果想進入靈性領域，必須在崇高的覺悟偉大奉獻者指導下，詳閱《微靈天職》，不只一次，而是一百次。

[聖拿茹阿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在二零零一年九月，在印度瑪圖茹阿的講課榮耀《微靈天職》。]

第十五章

微靈真理

以下三章摘自聖巴克提維諾達.塔庫爾的《微靈天職》，蘊含一切有關靈魂的精采結論真理—超然的微小靈魂同時在身體裏，又超越它。此中你會有幸在聖地瑪亞浦爾(Sri Dhama Mayapura)理想又神聖

的環境，遇見模範的靈性導師－聖茹阿古納.達薩.巴巴君(Sri Raghunatha dasa Babaji)和他的模範門徒－巴佳納(Vrajanatha)。

翌日，巴佳納比前幾天更早抵達學者施瑞瓦薩(Srivasa Pandita)的院子。哥頓(Godruma)的奉獻者也在傍晚前到達，觀看黃昏燈儀(sandhya arati)，聖沛爾瑪達薩.帕茹阿瑪漢薩.巴巴君(Sri Premadasa Paramahansa Babaji)、外士那瓦.達薩(Vaisnava dasa)、阿兌塔.達薩(Advaita dasa)和其他奉獻者，都已坐在神像前面的小平台上，即奉獻者觀看儀式的地方。

巴佳納看見哥頓奉獻者的超然情感時十分驚訝，他忖度：「盡快得到他們的聯誼，我便會令我的生命完美。」當那些奉獻者看見他的謙遜和奉愛情操時，全都祝福巴佳納。

燈儀結束時，巴佳納和年老的巴巴君開始一起朝著哥頓往南走。茹阿古納.達薩.巴巴君看見巴佳納淚如泉湧，對他心生憐愛，慈愛地問：「你為什麼哭？」

巴佳納說：「師傅，當我想起你動人的訓示時，我的心忐忑不安，全世界似是空虛一片。我的心熱切於托庇聖主高認格[(Sri Gaurangadeva)主采坦亞.瑪哈帕佈]的蓮花足。請大發慈悲告訴我，我的真正身份，我為什麼來到這個世界。」

聖茹阿古納.達薩.巴巴君：「我的愛子，問了這樣的問題，你祝福了我。在微靈詢問這個問題的那個吉日，他的生命肯定會萌生好運。懇請聆聽《十原則(Dasa-mula)》的第五個詩節，那麼你的疑問全都會一掃而空。

sphulingāḥ ṛddhāgner iva cid-aṇavo jīvā-nicayāḥ
hareḥ sūryasyaivāpṛthag api tu tad-bheda-viṣayāḥ
vaśe māyā yasya prakṛti-patir eveśvara iha
sa jīvo mukto 'pi prakṛti-vaśā-yogyāḥ sva-guṇataḥ

正如烈火迸發的星火，無數微靈就像主哈瑞靈性太陽之光的靈性光子。雖然與主哈瑞沒有分別，但他們與祂永恆都有差別。微

靈和神之間的永恆差別在於，神是祂假象能量的主和主人，但由於微靈的固本質，因此儘管在解脫狀態，都可能會受制於假象。」

巴佳納：「你提出的這個哲學結論肯定獨特和無比，但我想聽聽一些有關的韋陀證據。主采坦亞的陳述固然是韋陀知識，但如果《奧義書》能夠證明，人們就不得不接受祂的教導。」

聖茹阿古納.達薩.巴巴君：「《韋陀經》多處描述了這項真理。我會引述其中一些：

yathāgneḥ kṣudrā visphuliṅgā vyuccaranti
evam evāsmad ātmanaḥ sarvāṇi bhūtāni vyuccaranti
《巴哈-阿然亞卡奧義書(Bṛhad-aranyaka Upanisad)》(2.1.20)
至尊人格首神衍生無數微靈，就像火焰迸發小火花那樣。

tasya vā etasya puruṣasya dve eva sthāne / bhavata
idañ ca paraloka-sthānañ ca / sandhyaṁ tṛtīyaṁ
svapna-sthānaṁ / tasmin sandhye sthāne tiṣṭhann
ete ubhe / sthāne paśyatīdañ ca paraloka-sthānañ ca
《巴哈-阿然亞卡奧義書》(4.3.9)

微靈可能住在兩個地方—物質領域和靈性領域—也許他會尋求兩者。他在第三個位置，那是夢境一樣的狀態 (svapna-sthana)，位於另外兩者之間的交接點(tatastha)。從那個中間位置，他能夠看到物質和靈性世界。

這個詩節描述微靈能量的邊際本質。《巴哈-阿然亞卡奧義書》(4.3.18)又再說：

tad yathā mahā-matsya ubhe kule ‘nusañcarati /
pūrvañ cāparañ caivam evāyaṁ puruṣa etāv ubhāv
antāv / anu sañcarati svapnāntaṁ ca buddhāntaṁ ca
物質存在的徵兆就像龐大水族動物的徵兆，牠能夠隨意住在河流的東西兩邊。微靈位於物質和靈性世界之間的原因之洋，能夠住在物質的夢境和神聖清醒的靈性世界。」

巴佳納：「韋陀哲學怎樣理解 tatastha(邊際)這個字？」

聖茹阿古納.達薩.巴巴君：「海陸之間的邊界稱為海岸(tata)，但與海洋接壤的地方其實只是陸地，那麼海岸在哪裏？海岸是分開海陸的界線，非常精細，以致肉眼無法看見。如果我們把超然領域比喻為海洋，物質世界比喻為土地，那麼海岸就是分開兩者的精微界線。微靈能量位於那個地方。」

陽光中飄浮的無數光子，暗示微靈的真正位置。微靈位於中央，看見一側的靈性世界，而另一側是主迷幻物質能量創造的物質宇宙。主的靈性能量無窮無盡，位於其中一側，另一側的物質能量也十分強大。無數極微小的微靈位於兩者之間。微靈來自主奎師那的邊際能量，因此他們的天性也是邊際的。」

巴佳納：「邊際性是什麼？」

聖茹阿古納.達薩.巴巴君：「就是使微靈位於兩個世界之間，看見兩者的那種本性。微靈傾向於從屬其中一種能量的控制。有時河岸因為侵蝕而浸在河裏，然後又再因河道改變而與土地併合。同樣，如果微靈望向奎師那一即向著靈性世界一便受到奎師那內在能量的影響。然後進入靈性世界，以純粹又完全有知覺的靈性形象服務主奎師那。不過，如果他望向假象，便與奎師那作對，困於假象的孽網。這個雙面的本性稱為邊際性。」

巴佳納：「微靈原本的結構有任何虛幻的物質部分嗎？」

聖茹阿古納.達薩.巴巴君：「沒有，微靈只是以超然或靈性能量創造的。他會被假象擊敗或蒙蔽，因為他天性渺小，缺乏靈性力量。不過，微靈的存在甚至毫無假象。」

巴佳納：「我從我的老師那裏聽說，梵，即遍存萬有的靈性絕對真理，祂的一小部分被假象覆蓋時，便成為微靈。他解釋天空恆常都密不可分，但把其中一部分封存在罐子時，便成為壺中空。同樣，微靈在結構上只是梵，但當那個梵被假象覆蓋時，便產生身為微靈的這種假我。這個概念正確嗎？」

聖茹阿古納.達薩.巴巴君：「這個教義只是假象宗的。假象怎能觸及超然的梵？假象宗主張梵沒有能量。如果假設能量不存在的話，那麼，假象是能量，又怎可能接近梵？」

相反，如果我們接受梵的超然能量，那麼微不足道的假象能量又怎能擊敗超然能量，用梵創造微靈？而且，如果假象沒有獨立性和意願，她怎會那麼強硬獨斷？梵決不會被假象的假象之幕蒙蔽。而且梵密不可分，這樣的梵怎會被劃分？假象會對梵產生作用的那個概念不可接受。

假象在創造微靈方面無用武之地。無可否認，微靈是微小的，雖然如此，他依然是一個高於假象的本體。」

巴佳納：「有一次，另一個老師說微靈只是梵的倒影。太陽反映水中，同樣，當梵反映到假象時，就把祂看作為微靈。你對這個概念有甚麼意見？」

聖茹阿古納.達薩.巴巴君：「這只不過是假象宗哲學的另一個例子而已。梵無窮無盡，無限的實體決不能被反映。有限梵的想法與《韋陀經》的結論相反，因此應該完全否決這個不合邏輯的反映論。」

巴佳納：「有一次，一個辯論家告訴我，其實沒有稱為微靈的實體。一個人只是因為假象才以微靈自居，消除了假象時，就只得一個密不可分的梵。這個概念是真的嗎？」

聖茹阿古納.達薩.巴巴君：「這也是毫無根據的假象宗教義。根據經典，ekam evadvityam：『除了梵之外，便空無一物。』果真如是，那麼假象從何而來，在假象中的又是誰呢？如果你說梵受制於假象，其實你就是說梵其實不是 brahma(梵)，反而微不足道，那個字的意思是偉大。而且，如果你主張假象是單獨而獨立的實體，便否認梵非二元的本性。」

巴佳納：「有一次，一個有影響力的學者抵達納瓦島，在一個學者聚會上努力確立，只得微靈存在。他的理論是微靈在夢裏創造一切，因此享樂和受苦。然後，當夢境破滅時，他看見他只不過是梵。這個想法有多正確？」

聖茹阿古納.達薩.巴巴君：「這也是假象宗。正如他們說，如果梵難以辨別，祂怎可能產生微靈和他的做夢狀態？假象宗用『把珍珠母(珍珠貝裏面的閃亮表層)看成是黃金的錯覺』，以及『把繩子看成是蛇的錯覺』等等例子。他們的哲學無法透過這樣的論點，為非二元的一體性提供貫徹的基礎。」

巴佳納：「那麼，必須接納這點，就是假象和微靈固有形象的創造毫無關係。與此同時，我也清楚明白到，微靈天生受假象影響。現在我想知道，靈性能量直接創造具有邊際本性的微靈嗎？」

聖茹阿古納.達薩.巴巴君：「不，靈性能量是奎師那完全的能量，它的展現全都是永恆完美的生物。來自邊際能量的微靈履行有規律的奉愛服務時，雖然能夠透過履行這樣的服務達至完美，像永恆完美的微靈那樣享受超然快樂，但他不是永恆完美的。施瑞瑪緹.茹阿迪卡有四種永恆完美的女朋友，她們都是靈性能量化身—施瑞瑪緹.茹阿迪卡本人—的直接擴展(kaya-vyuha)。」

所有微靈都從主奎師那的微靈能量那裏展現。靈性能量是祂完全的能量，微靈能量則是祂不完全的能量。完全的實體全都是完全能量的轉變體，無數微小而有知覺的微靈，則是不完全能量的轉變體。

奎師那讓自己身處祂的每種能量之中，根據那種能量的性質展現祂的形象。當祂在靈性形象時，便展現祂的基礎形象，作為主奎師那本人，也作為無憂星之主—拿茹阿央那；當祂在祂的微靈能量時，便展現祂巴佳逍遙時光擴展(vilasa-murti)的形象，即巴拉戴瓦(Baladeva)；當祂讓自己處於假象能量時，便展現三個維施努形象：原因之洋、牛奶之洋和孕誕之洋。

祂以祂的奎師那形象，極至地展現所有靈性事情。祂以祂蛇莎本體的巴拉戴瓦擴展，展現永恆解脫的同遊，為蛇莎本體之源奎師那本人作八種服務。祂又再作為無憂星的山卡爾山拿，展現八種僕人，作為拿茹阿央那的永恆解脫同遊履行八種服務。山卡爾山拿的擴展—大維施努—展現物質世界的微靈，祂自己又在微靈能量心中作為超靈。

這些微靈對假象的影響很敏感，除非藉由至尊主之恩得到喜樂能量的庇蔭，否則有可能會被假象擊敗。無數被假象影響而產生錯覺的受條件限制微靈，受制於物質自然的三種形態。」

巴佳納：「你之前說過靈性世界是永恆的，微靈也一樣。如果這是真的，又怎可能創造、展現或產生永恆實體呢？如果是在某一刻創造他們的，那麼他們之前一定是不存在的，那麼我們又怎能接受他們的永恆性？」

聖茹阿古納.達薩.巴巴君：「在這個物質世界體驗到的時間和空間，與靈性世界的截然不同。物質時間分成三方面：過去、現在和將來，而靈性世界只有一個完整的永恆現時。靈性世界的每件事都是永存的。」

我們在物質世界所說或描述的，都受制於物質時間和空間。當我們說：『創造了微靈』、『展現了靈性世界』或『創造微靈的形象時，不受假象影響』時，物質時間必定影響我們的語言和陳述。在我們受條件限制的狀態，這是無法避免的，因此我們對微小的微靈及靈性事物的概念和描述，總是受到物質時間的影響，無法消除。我們無可避免地以過去、現在和將來的概念思考和說話。

另一方面，那些致力於明白純粹超然觀點的人，聽到靈性世界的描述時，便明白到永恆當下的施用。這件事要非常小心。拒絕接受那些描述當中不可避免的世俗面貌，並理解靈性真象。

微靈是奎師那的永恆僕人，他的永恆本性是服務奎師那，忘了那個永恆本性，便受制於假象。各類奉獻者都認同這個理解，他們全都認為微靈有兩種：永恆解脫的和永恆受條件限制的。不過，雖然各類奉獻者都這樣說，但仍有各種不同的理解。認同粗糙身體造成的荼毒，使人喪失理智，因此無法理解超然的事情，但覺悟靈魂透過靈性神定，察看到非物質的真理。

我們的文字總有點物質限制，因此我們所說的話都會有物質缺陷。我的愛子，你應該恆常盡力覺悟純粹真理。邏輯和論點在這方面根本毫無建樹。試圖用它們來理解不可思議的主題，實在枉費心力。

我知道你其實無法立即明白這條靈性思路的深度。不過當你的奉愛修習和靈性依附增加時，你對物質和靈性的分辨能力也會變得敏銳。換句話說，你純粹的心會自動湧現大量超然情感。

你的身體是物質的，你身體的所有活動也是物質的，但你其實不是物質的。你是極微小的有知覺實體。你越認識自己，就越覺悟到你真正的形象怎會是一個高於假象世界的本體。

不過，哪怕我告訴你這一點，你也不會覺悟到，僅是聆聽，你也不會得到。盡可能培養唸誦哈瑞聖名的修習。當你繼續唸誦時，你心裏便會開始自動展現大量超然靈性情感。取決於它們的展現程度，你將覺悟到超然世界。

心意和說話兩者都源於物質。儘管竭盡所能，它們都無法觸及超然真理。《韋陀經》說(《泰提瑞亞奧義書》2.9)：

yato vāco nivartante aprāpya manasā saha
由於無法臻達梵，因此說話和心意便回來，不再追尋梵。

我建議你不要向任何人請教這個哲學主題，而要親自覺悟。我剛剛給了你提示。」

巴佳納：「你解釋了微靈就像烈火的火花或靈性陽光的光子。微靈能量在這方面的角色是什麼？」

聖茹阿古納.達薩.巴巴君：「奎師那是自我展現的絕對真理，這些比喻把祂比作為烈火或太陽。因此，那個太陽的烈火當中的一切都完全靈性。它們的源頭靈性太陽散發出來的陽光，構成微靈能量或邊際能量，即從屬於自身能量的擴展，微靈就是這個靈性太陽之光的微小光子。

自身能量展現為太陽星球，發生在太陽星球以外的活動，就是微靈能量的活動，微靈能量是自身能量的局部擴展。因此，任何與微靈有關的活動，都只是微靈能量的作用而已。

『Parāśya śaktir vividhaiva śrūyate—那種不可思議的能量稱為至高能量。雖然這種內在能量(śva-bhāvīkīśakti)獨一無二，但它有多重多樣性。』(《斯瓦塔斯瓦塔爾奧義書》(6.8)。根據這個經典格言，靈性能量是至高能量的展現，從它自己的範疇—靈性領域—那裏衍生出來。微靈能量在靈性和物質世界之間的邊際區域，展現無數永恆微靈，他們就像靈性太陽之光的光子。」

巴佳納：「烈火、太陽、火花和陽光的光子，這全都是物質物體。討論靈性真理時，為什麼用了這些物質物體來比喻？」

聖茹阿古納.達薩.巴巴君：「正如我說過，我們在靈性真理方面所說的任何物質敘述，難免會有物質缺陷，但我們有什麼選擇嗎？我們不得不用這些例子作為指引，因為不然的話，我們便會無助。因此那些知道確立真理的人，嘗試把靈性實體比作火或太陽來闡釋。事實上，主奎師那之陽遠勝物質太陽。祂的光芒遠勝陽光；祂的光線和其中的光子，即微靈能量和微靈，也遠勝陽光和陽光中的光子。雖然如此，用這些例子是因為其中有些相似之處。」

例子可以解釋某些靈性品質，但不是全部。陽光之美及陽光照亮其他物體的能力，都是比喻為靈性真理的品質，因為靈魂的品質是顯示自己的美麗和照亮其他物體。不過，陽光的熾熱在靈性實體之中沒有類似物，陽光是物質的這個事實也一樣。如果我們說：『這牛奶就像清水，』我們比較時只考慮到水的液態品質；否則，如果牛奶有水的所有品質，那為什麼水不會變成牛奶？因此，例子能夠解釋物體的某些特定品質和特徵，但不是全部。」

巴佳納：「超然奎師那太陽的靈性陽光和那些陽光之中的靈性光子，與太陽沒有分別，但同時又永恆有別。這些事實怎會同時是真的？」

聖茹阿古納.達薩.巴巴君：「在物質世界，當一個物體產生另一個物體時，產品和來源不是截然不同，就是繼續作為來源的一部分。這是物質物體的本質。例如鳥蛋生下來之後便與母鳥分開；人的指甲和頭髮一直都是身體的一部分，剪掉了就不是，哪怕它們都是身體產生的。」

靈性真象的性質有點不同。靈性太陽主奎師那展現的一切，跟祂同時既一樣，又有分別。儘管陽光是太陽綻放的，陽光和其中的光子跟太陽依然密不可分。同樣，奎師那形象的光芒和那些光芒之中的光子—即微靈能量和微靈—跟祂不是分開的，哪怕他們是從祂而來的。

與此同時，雖然微靈與奎師那沒有分別，但因為他們有自己極微小的獨立欲望粒子，因此與祂永恆有分別和分開。因此，微靈與奎師那的差別和無異是永恆真理。這是靈性領域的獨特特質。

聖人從我們對無活動物質的體驗，舉出一個不完全的比喻[這個比喻並非完全正確，但在得到覺悟之前可以作為參考]。假定你從一大塊黃金切下一小片金子來做手鐲。從金子的角度來看，手鐲與原來的那塊黃金沒有分別。不過，從手鐲的角度來看，兩者卻不一樣。這個例子不能完全表示靈性真理，但說明一個要點。

從靈性真象的品質角度來看，至尊控制者和微靈之間沒有差別，從狀態和數量的角度來看，這兩者則永恆有分別。神是完整靈魂，微靈則是微小靈魂。神偉大非凡，微靈則微不足道。在這方面，一些人以壺中天空和無限天空作為比喻，但這個例子跟靈性領域風馬牛不相及。」

巴佳納：「如果超然實體和物質物體屬於截然不同的類別，那麼物質物體怎能用作為理解超然實體的恰當例子？」

聖茹阿古納.達薩.巴巴君：「物質物體有不同類別，世俗邏輯學派的學者認為它們是永恆的。不過，超然和物質之間卻沒有這種明確差別。我說過超然是唯一真象，物質僅是比它低等的轉變體。轉變體有別於本源，但在多方面都與純正原物相似。

例如，冰是水的轉變體，它因這種轉變而有別於水，但兩者的多個品質仍然相似，例如寒冷。熱水和冷水並非都有寒冷的品質，但它們的液態品質卻一樣。因此，轉變了的物體肯定保留一些與純正原物類似的部分。根據這個原則，在某程度上就可以借助物質例子理解超然世界。

採用觀阿潤達提星(arundhati-darsana)¹的邏輯，便可以利用物質例子略為理解靈性本質。把物質的粗略特性及其相反性質—靈魂—互相比較，我們可以推斷靈性自然的深奧真理，因為物質自然的某些特定內在性質與靈性真理相似。

主奎師那的逍遙時光完全靈性，當中甚至毫無物質情感。《聖典博伽瓦譚》描述的巴佳逍遙时光是超然的，但在聚會上誦讀那些敘述時，根據各個聽眾各自的資格，聆聽逍遙时光的成果也有不同。從世俗角度欣賞華麗的修辭，那些沉醉於物質感官滿足的人，把這些敘述當作普通英雄和愛卿的故事那樣聆聽。

中階奉獻者托庇阿潤達提星的邏輯，察看那些描述之中的靈性真理，因奉愛情感而體驗崇高的快樂。最後，當高階奉獻者聆聽那些逍遙时光的描述時，全神貫注於與主的純粹超然關係，毫無世俗品質，從而品嚐靈性情感。

絕對真理超越物質，不借助於我剛才描述的那些原則，我們怎能教導微靈呢？受條件限制的微靈，可以明白令聲音啞然和心意停止運作的主題嗎？除了相似物的原則—觀阿潤達提星的邏輯—之外，似乎沒有任何方法解釋這些主題。

物質物體之間可以不一樣或者相同，因此在同一時間看不見它們的差別和無異，但超然真理不是這樣。我們必須接受，主奎師那與祂的微靈能量及其中的微靈同時同一而異。據說這同時的同一而異不可思議，因為它超越人類的智力極限。」

巴佳納：「至尊主和微靈之間有什麼差別？」

聖茹阿古納.達薩.巴巴君：「先要明白沒有分別，之後我會解釋祂們的永恆差別。至尊主是知識的化身、自我展現的至尊主、其他人的啟蒙者、活動場地的知悉者，隨心所欲(ksetrajna)，自我堅決，也是享樂者。

微靈也是知識的化身、知悉者、思考者和享樂者。天生也自我發亮，啟明他人。他知悉自己的身體場地，也隨心所欲。從這個觀點來看，祂們之間沒有差別。

不過，神是全能的，憑藉這全能，祂是這一切完全在祂之內的品質的基礎。這些品質也存在於極微小的微靈之中，但只是微量地。因此神和微靈的本性和形象永恆有分別，因為一個是完全而包羅萬象，另一個卻極微小。與此同時，由於祂們之間沒有明顯差別，因此品質相似。

透過祂自身能量的絕對影響，至尊人格首神是形象能量、微靈能量和假象能量之主。這各種各樣的能量是祂的女僕，只聽候祂的差遣，毫無個人特權。祂是能量之主，能量則隨祂的欲望而行；這是主的本性。雖然微靈微量地存有至尊主的品質，卻受能量控制。

《十原則》用了maya這個字，不僅表示物質假象，也表示形象能量，又稱瑜伽瑪亞。『Miyate anaya iti maya—可以量度事物的，就是假象。』maya這個字指的是某種能量，啟明奎師那在靈性世界、物質世界和邊際生物體世界等等全部三個世界的身份。奎師那是假象的控制者，微靈則受假象控制，正如《斯瓦塔斯瓦塔爾奧義書》(4.9-10)所述：

yasmān māyī sṛjate viśvam etat
tasmīnś cāṅyo māyayā sanniruddhaḥ
māyām tu prakṛtiṁ vidyān māyinaṁ tu maheśvaram
tasyāvayava-bhūtais tu vyāptaṁ sarvam idaṁ jagat
神是假象之主，祂把大量微靈徹底困於這個由五種粗糙元素造成的世界。應該明白假象是祂的能量，祂則是假象的控制者(Mahesvara)。祂宇宙形象的肢體遍及這整個世界。

在這個詩節，mayi這個字是用來表示假象的控制者奎師那，又用了prakṛti這個字表示祂完整的能量或能力。祂的偉大品質和性質是祂特別的特性。微靈沒有這些特性，哪怕在解脫以後都無法獲得。

《布茹阿瑪經》(4.4.17)說：『Jagat-vyāpāra-varjjam prakaraṇā sannihitatvāt—創造、維繫和控制整個超然和無活動的世界，只是梵的工作，別無他人。』對解脫微靈來說，除了這個與超然和物質世界有關的活動之外，其他所有活動也有可能。韋陀經典說：『yato va

imani bhutani jayante—至尊絕對真理是所有生物體的始源，萬物的維繫者，同時也是大毀滅所進入的目的地。」（《泰提瑞亞奧義書》3.1）

這些陳述僅與主有關。費盡心思也無法適用於微靈，因為這裏所指的不是解脫微靈。經典說只是至尊首神進行創造、維繫和毀滅活動，而不是解脫微靈。

一個人也許會假定，微靈也可以履行這些活動，但這引致不完美的多神論哲學。因此，正確的哲學結論是，儘管在解脫之時，微靈都沒資格進行上述活動。這點確立微靈和主之間的永恆差別，所有博學之士都支持這點。

這個差別不是想像，而是永恆的；它在微靈的任何存在狀態都不會消失。因此應該接受『jivera 'svarūpa' haya kṛṣṇera nitya-dāsa—微靈是奎師那的永恆僕人』這句話是大格言(maha-vakya)，對正確理解靈性真理來說，它的要旨既全面又基本。」

巴佳納：「如果至尊主和微靈之間的永恆差別是既定的，那麼怎能接受沒分別？另一個要點是，如果有無法辨別的一致性，涅槃(nirvana)那樣的狀態其實真的存在嗎？」

聖茹阿古納.達薩.巴巴君：「不，根本沒有。微靈在任何境界與奎師那都不是全面一致的。」

巴佳納：「那麼你為什麼談到不可思議的同一而異？」

聖茹阿古納.達薩.巴巴君：「從靈性品質的角度來看，至尊主和微靈之間沒有差別，但從結構本質來說，祂們之間卻永恆有分別。祂們的一致性是永恆的，祂們的差別也是永恆的，但祂們之間永恆差別的那方面卻突出而顯著。

例如，譬如說房子的業主稱為房主(Devadatta)。他的房子同時獨立於房主，但又與他有關而被視為一體。儘管從某個觀點看來，房子被視為獨立於房主，但人們仍然知道它是他的。

物質世界的另一個例子就是可見的天空。它是無活動的物質，也有來源，縱使它與它的來源——外太空——有著一體性，但藉由它與它來源的差別，可見的天空便顯然而見。事實上，藉由這種與來源的差別，便察覺到它的一致性。

因此，縱使微靈與主同時永恆一致，但實際上，微靈與至尊主的永恆差別賜予他永恆的身份，所以這方面才是祂們永恆關係中最重要。」

巴佳納：「請您更清楚地解釋微靈的永恆本性。」

聖茹阿古納.達薩.巴巴君：「微靈有微量知覺，賦有知識品質，用 aham(我)這個字來描述。他是享樂者、思想者和知悉者。微靈有非常機密精微的永恆形象。

正如手、腿、鼻子，眼睛等等粗糙軀體的不同部分各在其位，組合一起便展現美麗的形象，微靈也有一個由不同的靈性部分組成，非常美麗的微小靈性身體。這個靈性身體是微靈永恆的固有形象，但當微靈陷於假象時，就被兩個物質名份或虛假身份覆蓋。一個名份稱為精微身體，另一個稱為粗糙軀體。

雖然精微身體是人為地加在微小的靈性身體之上，但從微靈受條件限制的狀態開始到解脫為止，都無法摒棄。當微靈從一個身體輪迴到下一個身體時，粗糙軀體會改變，精微身體卻不變。

相反，當微靈離開粗糙軀體時，精微身體帶著所有果報業報和欲望到下一個身體。微靈的身體透過《韋陀經》闡述的五火學進行變換和輪迴。《祭多嘎亞奧義書》和《布茹阿瑪經》描述了葬禮之火、消化之火和下雨之火等等的五火體系。

微靈在新身體受條件限制的這種性質，是之前千生萬世在精微身體所累積印象所致的結果，這性質決定他投生的社會階級。進入了四社會四靈性晉階之後，他再次依附果報活動，死亡時便重複同一個過程。因此永恆靈性形象的第一層覆蓋是精微身體，第二層則是粗糙軀體。」

巴佳納：「永恆靈性身體和精微身體之間的差別是什麼？」

聖茹阿古納.達薩.巴巴君：「永恆身體是真實的原始身體，微小，靈性而無瑕。它是真正的實體，應該稱之為『我』，真正的自我。精微身體是與物質接觸所致，是由心意、智慧和自我等等三個受污染的轉變體組成的。」

巴佳納：「心意、智慧和假我是物質實體嗎？如是者，它們怎會有意識知覺、知識和活動這些品質？」

聖茹阿古納.達薩.巴巴君：

bhūmir āpo 'nalo vāyuḥ khaṁ mano buddhir eva ca
ahaṅkāra itīyaṁ me bhinnā prakṛtir aṣṭadhā
apareyam itas tv anyāṁ prakṛtiṁ viddhi me parāṁ
jīva-bhūtāṁ mahā-bāho yayedam dhāryate jagat
etadyonīni bhūtāni sarvāṇīty upadhāraya
ahaṁ kṛtsnasya jagataḥ prabhavaḥ pralayas tathā

《博伽梵歌》(7.4-6)

我那個另自分開的八重低等能量，由土、水、火、空氣和空間等等五種粗糙元素，以及心意、智慧和假我等等三種精微元素組成。

臂力強大的阿尊那啊，除此之外，我也有高等能量，它呈現為有意識的微靈。所有微靈都是這高等能量展現的，他們使無活動的世界充滿意識知覺。微靈稱為邊際的，因為他有資格前往兩個世界；即我的內在能量展現的靈性世界；以及我的外在能量展現的物質世界。

由於全部的靈性和物質世界都是我的兩種能量展現的，因此你應該知道，我至尊人格首神是所有動與不動生物世界創造和毀滅的唯一原由。

《梵歌奧義書》的這些詩節，描述全能之主的兩種能量。一種稱為高等能量(para-prakṛti)，另一種稱為低等能量(apara-prakṛti)。它們

又分別稱為微靈能量和假象能量。微靈能量是高等能量，因為它滿載靈性原子。假象能量是低等的，因為它沒有活動。

微靈與低等能量截然不同，蘊含八種元素：土、水、火、空氣和空間等等五種粗糙元素，還有心意、智慧和假我等等三種精微元素。

至於最後的這三種物質元素，其中所見的知識面貌是物質的，不是靈性的。心意對物體的知識，基於從世俗領域所吸收的影響，從而創造虛假的世界。雖然其中的微靈使這三者展現某種形式的意識知覺和知識，但不是超然知覺，而是微靈依附低等假象能量所致的受污染世俗知覺。

這一系列的知識植根於遲鈍的物質，而不是靈魂。依賴那種知識分辨真假的能力稱為智慧，智慧也植根於物質。接受上述知識而產生的自我，即『我感』也是物質的。

這三種能力一起展現微靈的第二個形象，作為微靈和物質之間的連繫，稱為精微身體。當受條件限制微靈的精微身體假我更強時，便進一步蒙蔽永恆形象的真正自我。

微靈與靈性太陽主奎師那有關的固有本性自我概念，永恆而純粹，展現為解脫狀態。不過，只要精微身體繼續覆蓋永恆身體，粗糙和精微身體所產生的物質概念依然強大，因此與靈魂有關的自我概念幾乎不存在。精微身體非常精細，因此粗糙軀體覆蓋它，並透過它來履行自己的功能。

精微身體這樣產生對粗糙軀體的社會階級等等的認同。雖然心意、智慧和自我等等三個元素是物質的，但它們與生俱來都覺得自己具備知識，因為它們是靈魂功能失效或扭曲的轉變體。」

巴佳納：「我明白微靈的永恆結構天生靈性而渺小，有一個由靈性肢體組成，美麗卓越的身體。在受條件限制的狀態，那個美麗的靈性身體一直被精微和粗糙身體覆蓋。由於被蒙蔽，微靈的固有本性便出現敗壞和扭曲。

現在，我想知道微靈在解脫狀態是不是十全十美的。」

聖茹阿古納.達薩.巴巴君：「微小的靈性形象完美無瑕，但由於它天性微小，天生薄弱，易受損害。在這種狀態的唯一缺陷就是，與強大的假象能量聯繫的話，可能會蒙蔽微靈的靈性形象。

《聖典博伽瓦譚》(10.2.32)說：

ye 'nye 'ravindākṣa vimukta-māninaḥ
tvayy asta-bhāvād aviśuddha-buddhayaḥ
āruhya kṛcchreṇa paraṁ padaṁ tataḥ
patanty adho 'nādrta-yuṣmad-aṅghrayaḥ

蓮花眼的主啊，除了你的奉獻者之外，非人格主義者、瑜伽師和棄絕者等等其他人，全都誤以為自己完全解脫了。不過，由於缺乏奉愛，他們的智慧並非完全純粹。他們履行嚴酷的苦行和懺悔，臻達想像出來的完全解脫地位，但由於忽視你的蓮花足，因此仍然會從那裏低墮到極低下的狀況。

因此，無論解脫微靈臻達的地位多崇高，他固有結構的性質總會不完全。那是微靈本體的固有性質。因此《韋陀經》說至尊主是假象的控制者，微靈在所有情況下都潛在地易於被假象控制。」

由此結束名為《微靈真理》的《微靈天職》第十五章

註一. 阿潤達提星是一顆非常小的星星，位於大熊星座附近的瓦希斯塔星。先要望向它旁邊一顆較大的星星，確定它的位置，然後，如果小心觀察，便會看見附近的阿潤達提星。

註二. *dasa-mula* 的意思是十種根類。在《阿育韋陀》草藥學有十種根部，混合一起時便產生養生抗病的補藥。本體論原則同樣也有十個。正確理解和覺悟這些原則，便摧毀物質存在的病症，賜予靈魂生命。這其中的第一個原則是證據，確立基礎真理的存在。其他九個原則稱為要確立的證據。

證據指的是韋陀經典，尤其是《聖典博伽瓦譚》。《博伽瓦譚》是所有《韋陀經》的精華，揭示主最親密而愛意盈盈的面貌，還有靈魂與主和祂永恆同遊在神聖愛意交流遊戲時相聚的潛能。

在九種要確立的證據之中，頭七種與關係知識有關，即至尊主、祂的能量，還有受條件限制和解脫生物體之間相互關係的知識。第八種要確立的證據與方法知識有關，即生物體可以藉此穩處於與祂永恆愛心關係的那種方法之知識。第九種要確立的證據與目標有關，即追尋超然之途所獲的終極目標。那個目標稱為對奎師那的純愛，當它展現在懷著各種神聖愛意情感的不同奉獻者身上時，便呈現無限多樣性。

註三. 編者註：「火」這個字暗喻五個祭祀組元之一，《韋陀經》和《終極韋陀》以祭祀作為範例，解釋宇宙的各方面。

註四. 四社會四靈性晉階(Varnasrama)是韋陀的社會制度，把社會分成四個職務劃分(varnas)和四個生命階段(asrama)。

第十六章

微靈和假象

聽到了《十原則》對微靈真理富啟發性的描述，巴佳納便返家。躺在床上輾轉反側，難以入睡，他開始沉思：「我領受到『我是誰？』這個問題的答案。現在我明白到自己只是靈性太陽主奎師那燦爛陽光的光子。雖然我天生渺小，卻有自己內在固有的品質、生命目標、神聖知識和靈性喜樂。」

縱使我的形象非常微小，卻像主奎師那的人形形象。現在我看不到這個形象；這是不幸，只有極幸運的靈魂才覺悟到。我清楚明白我為什麼在這種慘況之中受苦，這點相當重要。明天我會請教聖師尊這一點。」

他這樣思前想後，最後終於在午夜時分入睡。在黎明之前，他夢到他離開了家庭，接受了奉獻者的服裝。他醒來時愉快地想：「看來主奎師那很快便會把我從這個物質牽絆之中拉出來。」

那天早上，當他稍後坐在門廊時，他的一些學生走近。他們向他致敬說：「長期以來，你都悉心教導我們，在你的指導下，我們學會了很多邏輯方面的深入主題。現在我們希望你會教我們邏輯的名著《邏輯之花祭(nyaya-kusumanjali)》。」

巴佳納非常謙虛地回答：「我親愛的兄弟，我無法再教你們了，因為我根本無法全神貫注於教學。我決定了採納另一條途徑。在這些情況下，我建議你們在另一位老師的指導下研習吧。」那些學生聞言悶悶不樂，卻無可奈何，於是開始逐一離開。

就在那時，聖查圖爾布佳.米斯垂.嘎塔卡(Sri Caturbhujā Misra Ghataka)來到家裏，為巴佳納的婚事向他祖母提親。他說：「我肯定你認識威佳亞納.巴塔師(Vijayanatha Bhattacharya)。他的家境不錯，相當富有；因此你會認為是絕配。最重要的是，這個女孩才貌兼備。巴塔師不會為他女兒與巴佳納的婚事訂定任何條件。他準備好讓她成婚，一切細節悉隨尊便。」

聽到這個提議，巴佳納的祖母欣喜若狂，巴佳納卻心心不忿。「哎呀！」他想：「正當我計畫離開我的家庭和世界時，我的祖母卻在安排我的婚事。這時討論婚事，我怎會感到高興？」

後來，他們家裏對婚事有一場激烈的爭論，雙方各持己見。一方是巴佳納的母親、祖母和其他老婆婆，另一方則是巴佳納，孤掌難鳴。女士們多方堅持巴佳納應該結婚，他卻不同意。

討論持續了一整天。大約在傍晚時分，開始洒下傾盆大雨。暴雨徹夜不停，因此巴佳納無法前往瑪亞普爾。然後，第二天，他甚至因為激烈辯論婚事而茶飯不思。

他在黃昏時前往巴巴君的小茅廬。他頂拜後便緊靠聖茹阿古納.達薩.巴巴君坐下，後者說：「昨夜雨勢頗大。你大概因此無法前來。今天看到你，我十分高興。」

巴佳納說：「師傅，我現在正面對一個難題，我稍後會告訴你。首先請給我解釋，如果微靈是純粹的靈性實體，他怎會陷於這個痛苦的世界？」

聖茹阿古納.達薩.巴巴君微笑說：

svarūpārthair hīnān nija-sukha-parān kṛṣṇa-vimukhān
harer māyā-dandyān guṇa-nigada-jālaiḥ kalayati
tathā sthūlair lingair dvi-vidhāvaraṇaiḥ kleśa-nikarair
mahākarmālānair nayati patitān svarga-nirayau

《十原則》詩節(6)

微靈原始的天性是奎師那的永恆僕人；他們固有的天職是服務祂。主的迷幻能量—假象，懲罰那些拋棄了永恆職務的微靈，他們反對奎師那，沉醉於自己的快樂。假象以善良、情欲和愚昧這三種物質自然形態的枷鎖綁住他們，以粗糙和精微身體覆蓋他們的固有形象，把他們扔進果報活動和報應的痛苦束縛。她這樣使他們在天堂和地獄一再體驗快樂和痛苦。

主巴拉戴瓦.帕佈顯現了無數永恆解脫同遊的微靈，作為溫達文逍遙的享樂者主奎師那的永恆同遊，在哥樓卡.溫達文服務祂，其他人則

是聖山卡爾山拿顯現的，在靈性世界服務無憂星之主—主拿茹阿央那。永恆地品嚐情悅，投入於服務他們膜拜的主，恆常都一直堅守固有崗位。他們恆常都努力取悅至尊主，恆常都殷勤關顧祂。

得到了靈性能量的庇蔭，他們恆常都很堅定。與物質能量毫無關係。事實上，他們不知道有沒有一種名為『假象』的迷幻能量。由於他們住在靈性世界，因此假象遙不可及，對他們毫無影響。恆常全神貫注於服務他們膜拜之主所獲的喜樂，他們永恆解脫，毫無物質苦樂。他們的生命只是愛，甚至完全知覺不到痛苦、死亡或恐懼。

原因之洋大維施努瞥向祂的假象能量時，也衍生了無數有知覺的微小微靈。由於這些微靈在假象旁邊，因此察看到她奇妙的作用。雖然具有我描述過的所有微靈品質，但因為他們天性渺小而邊際，因此有時望向靈性世界，有時望向物質世界。

在這個邊際狀態，微靈非常軟弱，因為直到目前為止，他還沒有藉由他崇拜之主的恩慈，獲得靈性力量。在這無數微靈之中，那些渴望享受假象的人陷於世俗的感官滿足，進入永遠受她勞役的狀態。

另一方面，憑藉主的恩慈，竭力服務祂的那些微靈領受到靈性能量(cid-bala)，進入靈性世界。我們忘了我們對主奎師那的服務，困於假象的枷鎖，這慘絕人寰。失去了我們存在的真正目的，現在我們陷於這種慘況之中。」

巴佳納：「師傅，我明白這個邊際位置是在靈性和物質世界的交匯處。為什麼有些微靈從那裏去物質世界，其他人則去靈性世界？」

聖茹阿古納.達薩.巴巴君：「微靈也有奎師那的品質，但只是微量的。奎師那極獨立，因此微靈永遠都渴望獨立。微靈善用他的獨立性時，便一直恰當地傾向於服務奎師那，誤用時便對祂不感興趣。正是這種冷漠使微靈內心萌生享受假象的渴望。」

由於渴望享受假象，於是微靈產生可恥的假我，使他能享受物質感官滿足。那時候，對靈魂一無所知(tamah)、對生命身體概念的錯覺(moha)、為物質享樂瘋狂(maha-moha)、因憤怒或嫉妒而忘了固有地位和立場(tamisra)，以及認為死亡是終極結局(andha-tamisra)等等五

種愚昧，便蒙蔽他純粹渺小的本性。我們的解脫或受制，僅取決於我們有沒有善用我們微量的獨立性。」

巴佳納：「主奎師那滿載恩慈，那為什麼祂讓微靈那麼軟弱，陷於假象？」

聖茹阿古納.達薩.巴巴君：「祂真的滿載恩慈，但祂也熱切渴望上演逍遙時光。認為微靈可以成為祂各式各樣逍遙時光活躍的搭檔，至尊主使他多才多藝，能夠從邊際生物的卑微地位，晉升到牧牛姑娘對奎師那之愛的境界，稱為無限又超然的至高靈性知覺。為了使微靈實際而堅定地發展，有資格服務奎師那，祂也創造了較低層次的物質存在，從最低下的無活動物質以至假我。

萬一微靈選擇物質進步之途，無活動的物質便在追尋至尊快樂時，呈現各種實際上無法克服的障礙。與他的固有地位和立場脫節，陷於假象的微靈敵視奎師那，沉溺於個人的感官滿足。不過，由於主奎師那是恩慈之庫，微靈越墮落，奎師那便越給他機會臻達最高的靈性完美。祂連同祂的靈性居所和永恆同遊顯現在他面前，玉成此事。那些善用這個仁慈機會，誠懇地竭力臻達更高位置的微靈，逐漸到達靈性世界，臻達類似主永恆同遊的那個境界。」

巴佳納：「為什麼一些微靈一定要為了至尊主的逍遙時光受苦？」

聖茹阿古納.達薩.巴巴君：「微靈有點獨立性，這其實顯示了至尊主給他們的特別恩慈。無活動的物體既微不足道又無價值，因為它們沒有這樣的獨立渴望。只是因為這種獨立渴望，微靈才得到無活動世界的統治權。

苦樂是心意狀態。因此，也許我們視之為苦的，沉醉其中的人卻甘之如飴。由於各種各樣的物質感官滿足，最後全都只導致痛苦，因此物質主義者只得到痛苦。痛不欲生時便使人尋求真正而無止境的快樂。那個渴望引致辨別，辨別產生探討終極真象的傾向。因此便獲得神聖奉獻者的聯誼，從而產生服務奎師那的信心。信心出現時，微靈便逐漸在那條通往對主奉愛服務的崇高途徑穩步晉升。

金子是在火焰中加熱和擊打精煉而成的。由於對奎師那不感興趣，微靈透過充滿假象的感官滿足和反對奎師那而變得不純粹。因此必須在這個物質世界的砧座上，被痛苦之錘敲打淨化。那些反對奎師那的微靈的痛苦，最後會透過這個程序以快樂告終。因此痛苦只是神恩的徵兆。因此具備神聖眼界的人，把物質創造裏主奎師那逍遙時光的微靈之苦看作為吉祥的，縱使欠缺這種眼界的人討厭它，僅視之為痛苦。」

巴佳納：「終極來說，微靈在受條件限制狀態的痛苦是吉祥的，但同時又非常痛苦。由於奎師那是全能的，難道祂想不到一條較順暢的途徑嗎？」

聖茹阿古納.達薩.巴巴君：「主奎師那的逍遙時光極奇妙，而且種類繁多；這也是其中一種。如果獨立的主履行各種逍遙時光，為什麼祂唯獨是要忽視這段逍遙時光？如果要有充分的多樣化，就不可以拒絕任何逍遙時光。不論是哪段逍遙時光，協助主的那些參與者都可能要承受千辛萬苦。」

主奎師那是至尊享樂者和創造者。所有參與者和附屬品都完全受祂控制，是祂的作用工具。完全自我皈依至尊主的甜美意願時，才必須自然地承受各種逆境和苦難。如果這種物質苦難最後會變成絕非痛苦的吉祥狀態，那麼終極來說，為什麼要稱之為苦難？

在超然層面來說，努力在主的逍遙時光滿足祂的那些微靈，所承受的苦難必定令人快樂。為了滋養和支持奎師那的逍遙時光而經歷的所謂痛苦，其實是至尊喜悅之源。

微靈的獨立渴望使他放棄服務奎師那所獲的快樂。放棄直接協助主奎師那的逍遙時光所體驗的狂喜，反而擁抱假象。這是微靈的錯，不是奎師那的錯。」

巴佳納：「如果沒有賜予微靈獨立欲望，那會有什麼害處？奎師那無所不知，縱使知道微靈會因此受苦，祂都賜予他們這種獨立性。難道祂不必為微靈的痛苦負責嗎？」

聖茹阿古納.達薩.巴巴君：「獨立性是珍貴的寶石，沒有獨立性，無活動的物體微不足道，又一文不值。如果微靈沒領受到獨立性，他也會像物質物體那樣微不足道和一文不值。

微靈是微小的靈性實體，於是肯定齊備靈性實體的全部品質。他是完整靈性實體的所屬部分，因此與絕對整體有相同卻微量的品質。他與終極靈性實體主奎師那之間的唯一差別在於，完整靈性實體完整地齊備這所有品質，而微靈只是微量地具備這些品質。

獨立性是靈性物體的獨特品質，實體與生俱來的品質跟他本身密不可分。因此微靈也有這種獨立性的品質，不過由於他的渺小，因此只得極微量。只是因為這種獨立性，微靈才是物質世界裏所有實體中最崇高的，在物質層面上也是世界的主宰和主人。

賦有微量獨立性的微靈是奎師那摯愛的僕人。微靈誤用獨立性和依附假象，看到這種不幸時，奎師那哭著追趕他，顯現在物質世界解救他。認為祂的顯現會讓微靈看到那些甘露盈盈的逍遙時光，慈悲之洋—主奎師那—憐憫微靈而深受感動，在物質世界展現祂不可思議的逍遙時光。

不過，儘管施予了那麼多恩慈之後，微靈都不明白奎師那逍遙時光的真理。於是主奎師那便以靈性導師的形象降臨聖納瓦島。親自描述唱誦祂聖名，榮耀祂的形象、品質和逍遙時光的至尊程序。祂身體力行，親自教導和激勵微靈採納這條途徑。奎師那這麼仁慈，你怎能指責祂有任何過失？祂的恩慈無窮無盡，但我們的不幸令人痛心。」

巴佳納：「那麼，是假象能量導致我們的不幸嗎？如果全能和全知的主奎師那讓假象遠離微靈，他們還需這樣受苦嗎？」

聖茹阿古納.達薩.巴巴君：「假象是奎師那內在能量—形象能量—的影子和低級轉變體，她就像熾烈的爐火，那些沒有資格服務奎師那的微靈在那裏受罰，使他們適合於靈性世界。假象是奎師那的女僕。為了淨化那些反對奎師那的微靈，她處罰他們，施以適當的治療淨化他們。

極渺小的微靈忘了自己是奎師那的永恆僕人。由於這個冒犯，呈現為巫婆的假象便處罰他。這個物質世界就像監獄，假象則是監禁及處罰叛逆微靈的獄卒。國王為了恩澤他的子民而興建監獄，同樣，神創造了這個監獄一樣的物質世界，委任假象為監督，對微靈展示浩瀚主恩。」

巴佳納：「如果這個物質世界是監獄，它也需要一些合適的鐐銬。那些鐐銬是什麼？」

聖茹阿古納.達薩.巴巴君：「假象以三種鐐銬監禁冒犯的微靈：那些以世俗善良製造的、以情欲製造的，以及以愚昧製造的。不論微靈的傾向是愚昧、情欲，又甚至是善良形態的，這些鐐銬都綁住他。鐐銬也許以金、銀或鐵等等不同的金屬製造，但被它們鎖住都一樣痛。」

巴佳納：「如果我們認同微靈是靈性的，假象鐐銬又怎可以綁住他？」

聖茹阿古納.達薩.巴巴君：「這個物質世界的物體無法觸及靈性物體。不過，當微靈產生假象享受者的概念時，假我做成的精微身體便覆蓋他微小的靈性形象。假象鐐銬就是這樣綁住他的腿。」

具有物質善良形態假我的微靈住在高等星球，稱為半神人。他們的腿被金子打造的物質善良形態鐐銬鎖住。情欲形態的微靈具有半神人和人類的混合品性，被銀子製成的情欲形態鐐銬鎖住。愚昧形態的微靈拼命要品嚐從遲鈍物質所獲的喜樂，被愚昧的鐵鐐銬鎖住。微靈一旦被這些鐐銬鎖住，便無法離開監獄。縱使飽受各種痛苦煎熬，卻依然執迷不悟。」

巴佳納：「困於假象的監獄時，微靈履行哪種活動？」

聖茹阿古納.達薩.巴巴君：「微靈起初按照他的物質傾向履行活動，給自己提供所渴求的感官樂趣。然後便履行活動，盡力驅除被假象之鎖綁住而引致的痛苦。」

巴佳納：「請詳細解釋第一種果報活動。」

聖茹阿古納.達薩.巴巴君：「粗糙物質身體的覆蓋有六個階段，即誕生、存在、成長、繁殖、衰退和死亡。這六種轉變是粗糙身體與生俱來的屬性。除此之外，身體經歷飢餓、口渴和其他各種引致不適的需求。受到物質感官渴求的支配，在物質身體的微靈受制於飲食、睡眠和肉欲活動。為了享受物質舒適，從事多種源於物質欲望的活動。

為了達到這些所渴求的目標，他也許會選擇物質虔誠。自出娘胎以至最後一口氣，他也許會履行十種韋陀儀式的虔誠活動(samskaras)維繫自己，並臻達他的物質目標。意圖透過這些活動累積虔誠功德，使他能夠投生在這個世界的婆羅門或其他高尚家庭，享受物質快樂，此後又在更高星球享有虔誠之樂。因此他採納果報活動之途。

相反，不虔誠的受條件限制微靈托庇反宗教，進行多種罪惡活動，褻瀆地享受感官滿足。

由於他們的虔誠活動，第一類微靈臻達更高星球和享受天界之樂。當這段享樂期結束時，他們必須在各個地球再次投生為人或其他生命形體。第二類微靈因罪惡活動下地獄，在那裏受盡多種痛苦之後又再投生地球。

陷於假象和困於果報活動及其後果的循環，微靈因而到處流連，尋求享受感官滿足。他也間歇地享受虔誠活動所致的一些短暫快樂，並因他的罪孽而受苦。」

巴佳納：「請你也清楚地描述第二種果報活動吧。」

聖茹阿古納.達薩.巴巴君：「由於粗糙身體的缺陷糾纏不清的孽網，處於粗糙身體的微靈痛不欲生，又履行各種活動試圖盡量減輕這些痛苦。他搜集各種食品和飲料減輕飢渴，又辛勤地掙錢，使他能夠輕易地購買食品。他搜集保暖的衣服，保護自己免受嚴寒，結婚以滿足性享樂的渴求，又努力工作維繫家庭，養妻活兒，滿足他們所需。他服藥治療粗糙身體的疾病，與其他人打架爭執，到法庭保護他的物質資產。

由於受制於色欲、憤怒、荼毒、錯覺、妒忌和恐懼這六個敵人，因此他沉迷於打架、妒忌、偷竊和其他不法行為等等各種罪惡活動。

受到迷惑的微靈履行這一切活動減輕痛苦，因此畢生都虛耗於努力滿足各種欲望和避免痛苦。」

巴佳納：「如果假象只是以精微身體蒙蔽微靈，她不是達到目的了嗎？」

聖茹阿古納.達薩.巴巴君：「粗糙身體也是必須的，因為精微身體無法履行工作。微靈因粗糙身體履行的那些活動而在精微身體產生欲望，於是領受到另一個適合於實現那些欲望的粗糙身體。」

巴佳納：「果報或功利活動及其成果之間有什麼關係？根據彌漫沙思想學派，並沒有賜予活動成果的至尊控制者或神。神只是想像中的實體。這個學派的追隨者說，之前履行的活動產生一個稱為史無前例的無常本體，這個本體賜予所有活動成果。這是真的嗎？」

聖茹阿古納.達薩.巴巴君：「彌漫沙學派的追隨者不知道《韋陀經》教授的實際原則。看到《韋陀經》概括地推介各種以履行祭祀為首的活動，他們千辛萬苦地基於這點而杜撰了一種哲學。但他們的教義在《韋陀經》遍尋不獲。相反，《韋陀經》非常清楚地說明，主賜予物質活動的所有成果。例如，《斯瓦塔斯瓦塔爾奧義書》(4.6)和《穆達卡奧義書》(3.1.1)說：

dvā suparṇā sayujā sakhāyā
samānam vṛkṣam pariṣaṣvajāte
tayor anyah pippalam svādv atty
anaśnann anyo 'bhicākaśīti

牛奶之洋維施努和微靈住在這個短暫的身體，就像菩提樹上兩隻友好的鳥兒。這兩隻鳥兒的其中之一——微靈——根據過往的業報品嚐樹上的水果。另一隻——超靈——不品嚐水果，只是作為見證者觀看。

上述詩節的含義是，這個短暫的物質身體就像兩隻鳥兒棲息的菩提樹。這其中一隻是受條件限制的微靈，另一隻則是他的朋友——超靈形式的至尊主。第一隻鳥兒品嚐樹上的果實，而另一隻鳥兒沒享受那些水果，僅是看着一隻鳥兒。這就是說困於假象的微靈履行業報和享受水果。神，即假象之主，則賞賜那些活動的後果。

直到微靈轉向至尊主為止，祂的這段逍遙時光都一直延續下去。換句話說，只要微靈無法直接覲見主，主便繼續與祂上演那些適合於祂情況的逍遙時光。現在，彌漫沙哲學追隨者久遠業報所致的活動導致的命運，跟這有什麼關係？你自己想想這點吧。無神的教義在各方面決不圓滿和完美。」

巴佳納：「為什麼你說業報沒有開始？」

聖茹阿古納.達薩.巴巴君：「所有物質活動的根就是履行這些活動的欲望，這個欲望的根源就是愚昧。愚昧是遺忘了『我是奎那那的永恆僕人』這個真理，它並非源於世俗時間。反而是源於靈性和物質世界的交匯處。因此業報不是始於世俗時間，所以稱為沒有開始。」

巴佳納：「假象和愚昧之間有什麼差別？」

聖茹阿古納.達薩.巴巴君：「假象是奎師那的能量。主奎師那透過她創造了物質宇宙，鼓動她淨化那些反對祂的微靈。假象有兩個功能：愚昧(avidya)和物質自然展現前的狀況(pradhana)。愚昧與微靈有關，原初物質則與無活動的物質有關。整個無活動的俗世源於原初物質，微靈履行物質活動的欲望則源於愚昧。」

假象還有其他兩部分，即知識和愚昧，兩者都與受條件限制的微靈有關。愚昧捆綁微靈，知識則令他解脫。只要被監禁的微靈繼續忘記奎師那，愚昧功能便繼續運作，但當他順應奎師那時，知識功能就會取代愚昧。絕對真理的知識(至尊靈魂、微小的靈魂及祂們之間的關係)是知識的獨特功能。

知識展現在微靈那逐漸出現靈性覺醒的知覺，有兩個階段。在第一階段，知識促成虔誠活動和正面的靈性努力，第二個的成熟階段則賜予至尊真理的覺悟。剛剛發展辨別力時，微靈試圖投入於吉祥活動，辨別力成熟時，便展現靈性知識。愚昧蒙蔽微靈，知識則移除那層覆蓋。」

巴佳納：「原初物質有什麼功能？」

聖茹阿古納.達薩.巴巴君：「物質自然展現前的情況，稱為原初物質 (pradhana)。至尊主以時間因素刺激祂的假象能量時，假象先創造物質元素總體，她本身則是不展現的原初物質產生的。因此，當時間啟動原初物質時，物質便開始存在。

假我源於大實體的轉變，空間(以太)則是愚昧形態的假我轉變而成的。空氣是空間轉變而成的，火則是空氣轉變而成的。水則是火轉變而成的，水則是土轉變而成的。物質元素就是這樣產生的。它們稱為五種粗糙元素。

現在聽聽五種感官對象怎樣產生的。時間刺激物質能量那稱為愚昧的能力，在大實體裏產生果報活動和物質知識的傾向。當大實體的習性和傾向轉變時，便分別從善良和情欲形態產生知識和活動。大實體也轉變成自我，自我的轉變則產生智慧。聲音是空間的特性，是智慧的轉變產生的。觸覺的特性是聲音的轉變產生的，它包括了空氣的品質，觸覺和空間的品質，聲音。生命氣、能量和力量都是這觸覺品質產生的。發光體的形象和顏色是觸覺轉變而產生的。火有三種品質，即形象、觸覺和聲音。當這種品質被時間改變時，便變成水，水有四種品質，即味道、形象、觸覺和聲音。當這進一步改變時，就變成土的五種品質，即氣味、味道、形象、觸覺和聲音。所有轉變活動都是至尊人格首神協助和支持而發生的。

假我有三種：善良、情欲和愚昧。物質元素源於愚昧形態的假我，十種感官則源於情欲形態的假我。感官有兩種：求知感官和工作感官。五種求知感官是眼睛、耳朵、鼻子、舌頭和皮膚；五種工作感官是聲音、手、足、肛門和生殖器。

儘管五種粗糙元素和各種精微元素結合，但除非微小的有知覺微靈進入其中，否則仍然沒有活動。微靈是至尊主瞥視之光裏的局限部分，他一進入粗糙和精微物質做成的身體時，便啟動全部活動。如此一來，物質善良和情欲形態展現的感官，便遇到原初物質透過愚昧形態而展現的感官對象。這一切元素融合和互動，給微靈的物質活動構成適合的場地。愚昧和原初物質這樣運作。

因此這個假象世界有二十四種元素：土、水、火、空氣和空間等等五種粗糙元素；氣味、味道、形象、觸覺和聲音等等五種感官對象；

五種求知感官；五種工作感官；心意、智慧、受污染的知覺和假我。這都是物質自然的二十四種元素。微小知覺微靈進入二十四種元素組成的身體，是第二十五種本體，超靈則是第二十六種。」

巴佳納：「整個人體長約三又二分一腕尺，請告訴我，精微身體佔了多少，粗糙身體又佔了多少；有知覺的微靈又住在身體的哪個部位？」

聖茹阿古納.達薩.巴巴君：「五個粗糙元素、五個感官對象和十個感官組合成粗糙身體。智慧、受污染的知覺、心意和假我等等四種精微元素，構成精微身體。錯誤地認同身體及宣稱與身體有關，從而活在『我』和『我的』虛假概念中的人，正是因此而喪失了真正固有本性的微靈。」

微靈極精微，超越世俗空間、時間和品質，儘管非常精微，他卻遍及整個身體。就像把一小滴檀香漿滴在某一部分，它的怡人效果也遍及全身，微小的微靈同樣也是整個身體的知悉者及其苦樂的體驗者。」

巴佳納：「如果是微靈履行業報和體驗隨之而來的苦樂，哪需要至尊主積極參與呢？」

聖茹阿古納.達薩.巴巴君：「微靈是發動者，當他履行物質活動時，主安排微靈有資格享受的成果。主又安排微靈有資格在未來進行的活動。簡單來說，至尊主賞賜成果，微靈則『享受』成果。」

巴佳納：「受條件限制的微靈有幾種？」

聖茹阿古納.達薩.巴巴君：「有五種，即那些知覺被完全蒙蔽的人、知覺萎縮或不全的人、知覺正稍微萌發的人、知覺發展了的人，以及那些知覺完全發展的人。」

巴佳納：「哪種微靈的知覺完全被蒙蔽？」

聖茹阿古納.達薩.巴巴君：「這是樹木、蔓藤、青草、石頭等等身體的微靈，它們完全忘了服務奎師那，非常沉迷於假象的物質品質，以

致完全喪失了具感知力的天性。它們的感知只透過六種轉變輕微展現。

這是微靈最低下的低墮狀態，阿哈亞(Ahalya)、亞瑪拉尊(Yamalarjuna)和七棵棕櫚樹(Sapta-tala)的史詩故事，證實了這個事實。只是因為某種嚴重冒犯才會落得這個境況，唯有憑藉奎師那的恩慈才可以獲救。」

巴佳納：「哪種微靈知覺不全？」

聖茹阿古納.達薩.巴巴君：「鳥獸、蛇、魚、水族、蚊子和各種類似的動物，都有不全或萎縮的知覺。與之前那些知覺被完全蒙蔽的微靈不同，這些微靈的知覺彰顯到某個程度。例如，這些微靈履行飲食、睡眠、來去自如、為了一些認為是自己財產的事物而與其他同類爭執。牠們也展現恐懼，看見不公平時便生氣。不過，牠們對靈性世界一無所知。

猴子的搗蛋頭腦甚至都有點科學理解，因為牠們大概知道將來會或不會發生的事，也有感恩的品質。有些動物也熟知多種事物。不過，縱是這所有屬性，牠們都不傾向於探討神。因此牠們的知覺是萎縮的。

經典說，甚至在鹿的身體時，巴茹阿塔大君都知道主的聖名，但這非比尋常；這只發生在特殊的例子。巴茹阿塔和尼爾伽王因冒犯而必須投生為動物，當他們的冒犯藉由主的恩慈消除時，便獲得解救。」

巴佳納：「哪種微靈的知覺稍微萌發？」

聖茹阿古納.達薩.巴巴君：「具有人類肉身的受條件限制微靈分成三種：那些知覺稍微萌發的人、知覺發展了的人，以及那些知覺完全發展了的人。一般而言，人類可以分成五組：(1) 不道德的無神論者、(2) 尚德的無神論者、(3) 尚德的有神論者，他們既有道德又信神、(4) 那些以得到對奎師那的靈性情感為目標，投入履行奉愛修習的人，以及(5) 那些得到了靈性情感，投入於奉愛的人；對奎師那懷著自發奉愛的純粹奉獻者。

那些知情或不知情的無神論者，是不道德或尚德的無神論者。當尚德君子對神有點信心時，便稱為尚德的有神論者。那些根據經典原則，對奉愛修習感興趣的人，稱為修習奉獻者，那些對神萌生了純粹愛意的人，稱為滿載靈性情感的奉獻者。不道德和尚德的無神論者的知覺稍微萌發；尚德的有神論者和修習奉獻者的知覺已經發展了；滿載靈性情感的奉獻者的知覺完全發展了。」

巴佳納：「滿載靈性情感的奉獻者困於假象多久？」

聖茹阿古納.達薩.巴巴君：「當我解釋《十原則》的第七個詩節時，便會解答那個問題。現在很晚了，你最好還是回家吧。」

巴佳納便回家，沉思他聽到的所有真理。

由此結束《微靈天職》的第十六章，名為《被假象佔據的微靈》

第十七章

微靈從假象解脫

巴佳納的祖母為他的婚事辦妥了所有安排，在傍晚向他闡述一切。巴佳納那天只是默默用餐，沒有回答。那天深夜，他躺在床上深思著純粹靈魂的狀態。同時，他年邁的祖母忙著設法努力說服他同意這門婚事。

就在那時，巴佳納的堂弟文尼瑪德瓦到達。準備要嫁給巴佳納的那個女孩，正是文尼瑪德瓦的的表妹，威佳亞-給亞茹阿那派他來確認所有安排。

文尼瑪德瓦問：「祖母，有什麼事嗎？你為什麼耽擱巴佳大哥的婚事安排？」

祖母以十分焦慮不安的聲線回答：「我的愛子，你是個聰明的孩子。如果你跟他說，他也許會改變主意。我的所有努力都白費了。」

文尼瑪德瓦的五短身材、纖細的脖子、黝黑的膚色和那雙眨個不停的眼睛，讓他的性格表露無遺。事無大小，他都喜歡追根究底，而不是處理好自己的事，他的好管閒事卻越幫越忙。聽到老太婆的話之後，他眉頭一皺，便自誇說：「這不成問題。我只需要你批准。文尼瑪德瓦無所不能。你非常了解我；我可以無本生利。讓我與他討論這件事一次吧。如果我成功的話，你便要讓我大吃一頓，要有炸餅和卡可爾(kacor)，好嗎？」

祖母說：「巴佳納吃了飯，現在他在睡覺。」

文尼瑪德瓦回答說：「好吧，我早上會來搞定一切。」然後便回家。

第二天，他在清晨回來，手裏拿着一個水罐，並完成了他早上的淨化儀式。巴佳納看見他，有點驚訝，說：「小弟！你怎樣一大早就來了？」

文尼瑪德瓦回答：「大哥，你一直都在研究和教授邏輯經典，至今已有一段很長的時間。你是學者哈瑞納.促達瑪尼的兒子，全國知名。你是家中唯一健在的男成員，如果你沒有任何繼承人的話，你認為誰會照料你的這所大宅？大哥，我們有一個請求。請結婚吧。」

巴佳納回答：「小弟，不要給我不必要的麻煩。現時我正在接受主高茹阿遜達奉獻者的庇蔭，完全不想涉及俗務。我跟瑪亞普爾的偉大奉獻者為伴，感到真正的安寧，我覺得這個世界毫無吸引力。我會接受棄絕啟迪，或在偉大奉獻者蓮花足的庇蔭下度過餘生。我向你吐露心聲，因為我知道你是我的密友，但不要向其他人透露這事。」

文尼瑪德瓦明白，只有哄騙才能改變巴佳納的心意，因此他巧妙地抑制巴佳納的情感。為了營造特定的印象，他說：「無論你做什麼，我總是一直當你的助手。你在梵文學校唸書時，我常常拿着你的書，因此當你接受棄絕啟迪時，我會拿着你的棍子和水罐。」

邪惡小人居心難測。他們有兩條舌頭，一條說東，另一條卻說西。他們是身穿聖人衣服的衣冠禽獸，口裏唸著主茹阿瑪的聖名，卻脇下藏刀。

文尼瑪德瓦的花言巧語，使巴佳納心頭泛暖，他說：「小弟，我一直都視你為我的好友。祖母是個老婦人，不明正事。她要我娶某個女孩，非常熱切於把我浸在這個俗務之洋。如果你能令她回心轉意，設法勸阻她，那將會是個解脫；我會一直感激你的大恩。」

文尼瑪德瓦回答說：「只要薩爾瑪茹阿瑪活著，誰也不敢違反你的渴望。大哥，你會看見我的能耐。但只告訴我一件事，為什麼你對這個世界產生了這樣的厭惡？誰建議你懷著這樣的棄絕情感？」

巴佳納描述了所有導致他疏離之情的事情。他說：「在瑪亞普爾，有一個年老而閱歷豐富的巴巴君，名叫茹阿古納.達薩.巴巴君。他是我的靈性導師。我每天黃昏之後都到他蓮花足的庇蔭尋求慰藉，緩解這物質世界的熊熊烈火。他對我非常仁慈。」

邪惡的文尼瑪德瓦開始暗自忖度：「現在我明白巴佳大哥的弱點。必須使詐施計，讓他重回正軌。」他表面上說：「大哥，不要擔心。我現在會回家，但我會逐漸改變祖母的心意。」

文尼瑪德瓦假裝走向通往他家的那條路，但其實走的是另一條路，抵達瑪亞普爾的施瑞瓦薩宅。他在那裏坐在巴庫拉(bakula)樹下的高台上，開始羨慕偉大奉獻者的富裕。「這些奉獻者是這個世界真正的享受者。」他自言自語。「多美麗的小茅廬和可愛的灌木林啊！美麗院子裏的日子多寫意啊！」

每間小茅廬都有一位奉獻者，手上拿着唸珠，坐着唸誦哈瑞聖名，每個人看來都像宗教之牛那樣相當自在，怡然自得。從鄰近村莊來到恆河沐浴的婦女，自願給這些偉大奉獻者供應水果、根類、酥油、香料和其他美味的材料。

婆羅門履行業報之部的活動(《韋陀經》描述的果報活動，旨在晉升到天堂星球和隨之而來的高尚出身和物質享樂)，只是為了領受這些條件和設施，這一群群的巴巴君卻反而坐享其成。

所有榮耀歸於爭吵和虛偽的卡利年代！這些卡利的門徒洪福齊天，我婆羅門家庭的高尚出生卻一無是處！哎呀！現在甚至沒有人會向我們請教任何事，更不用說給我們奉上水果和水。這些奉獻者譴責博學的婆羅門邏輯家，指責我們用術語討論物質事物，又罵我們蠢材。而且，縱使透徹地研習了這門邏輯學，成為博學的人，我的巴佳納大哥卻開始接受這些狡猾的襠布之徒。我文尼瑪德瓦會改變巴佳納和重擊這些巴巴君。」

懷著這個念頭，文尼瑪德瓦走進其中一間小茅廬，碰巧聖茹阿古納.達薩.巴巴君就在裏面，坐在蕉葉做成的墊子上唱誦哈瑞聖名。

相由心生，年老的巴巴君理解到，卡利的化身進入了這個婆羅門之子的形體。偉大奉獻者認為自己比小草更微不足道。他們尊敬那些侮辱他們的人，儘管反對者折磨他們，他們也祈求他安康。他們榮耀其他所有的人，不求個人的榮譽。因此，巴巴君.瑪哈茹阿傑恭敬地請文尼瑪德瓦就座。文尼瑪德瓦毫無奉獻者品質，自以為凌駕於所有奉獻者禮儀，於是在就坐之後賜福巴巴君.瑪哈茹阿傑。

「巴巴，你叫什麼名字？什麼風把你吹來這裏？」偉大靈魂聖巴巴君不拘禮地問。由於巴巴君不拘禮節地用了「你」這個字而不是正式的稱謂，文尼瑪德瓦勃然大怒。一臉不屑地說：「噢，巴巴君，只是穿上襦布，你就能跟婆羅門看齊嗎？沒關係！告訴我，你認識邏輯五相家巴佳納嗎？」

聖茹阿古納.達薩.巴巴君：(明白他生氣的原因)「請原諒這個老頭；不要被我的話觸怒。對，憑藉他自己的恩慈，巴佳納有時來到這裏。」

文尼瑪德瓦：「不要以為他是傻瓜。他來這裏別有用心。最初他禮貌周周，博取你的信任。比爾普庫爾(Belpukura)的婆羅門極惱恨你的行徑，他們彼此商量好，決定派巴佳納來你這裏。你是老人家。要小心。我會繼續不時前來，通知你他們的陰謀有甚麼進展。不要對他說我的事；否則你會陷於更難脫身的麻煩。今天我就此告辭。」

文尼瑪德瓦話畢便站起來，然後返家；剛吃完中飯後，他便去探訪巴佳納。當巴佳納坐在陽台時，文尼瑪德瓦就像突然冒出來似的，坐在他旁邊，開始交談。

「大哥，今天我到瑪亞普爾辦點公事，」他開始說。「我在那裏看見一個老頭，也許是你所說的同一個茹阿古納.達薩.巴巴君。我們談論普通事情，然後便談到你。他說的那些關於你的事情！談及任何婆羅門時，我從未聽過這樣令人厭惡的話。最後他說：『我會給他吃眾多低下階層人士的剩飯，使他從崇高婆羅門地位低墮。』他不要臉！你這樣博學的學者不應該與這樣的人交往。如果你這樣做，便會敗壞婆羅門的崇高威望。」

巴佳納聽到文尼瑪德瓦這所有的話，十分震驚。由於某個莫名的原因，他對偉大奉獻者和年老巴巴君.瑪哈茹阿傑的信心和尊敬倍增，嚴肅地說：「小弟，我現在很忙。你現在離開；我明天會聽你講述一切，那時候我便會下決定。」

文尼瑪德瓦離開了，巴佳納現在清楚知道文尼瑪德瓦的騎牆派本性。雖然巴佳納精通邏輯經典，天生嫉惡如仇，他卻以為文尼瑪德瓦會在棄絕啟迪之途幫助他，以致他友待文尼瑪德瓦。

不過，巴佳納現在理解到，文尼瑪德瓦的所有甜言蜜語都別有用心。細想之下，巴佳納覺悟到文尼瑪德瓦正在使詐，因為他涉及提親的事。他意識到文尼瑪德瓦一定是為此而前往瑪亞普爾，為一些不可告人的密謀播種。他在心裏祈禱：「主啊！讓我對我師尊和偉大奉獻者的蓮花足保持堅定信心吧。願它決不因這種不純粹之徒的騷擾而減少。」他一直專注於這些想法，直到晚上。然後便啟程前往施瑞瓦薩家的院子，憂心忡忡地到達那裏。

至於瑪亞普爾，在文尼瑪德瓦離開以後，巴巴君忖度：「這個人肯定是婆羅門妖魔(brahma-raksasa)。『raksasah kalim asritya jayante brahma-yonisu—妖魔托庇於卡利年代，投生在婆羅門家庭。』經典的這句話肯定適用於那個人。他的臉清楚顯示他對崇高階級的驕傲、他的假我、他對偉大奉獻者的嫉妒和他的宗教偽善。他的短脖子、眼睛和虛偽的談吐，實際地表示他的內在心態。啊，這個人天生就是不折不扣的惡魔，巴佳納卻天性可人。奎師那啊！高認格啊！決不要給我這樣的人的聯誼。我今天一定要警告巴佳納。」

巴佳納一到達小茅廬，巴巴君便憐愛地呼喚他：「來吧，來吧！」又擁抱他。巴佳納情緒激動，喉頭哽塞，當他倒在聖茹阿古納·達薩·巴巴君足下時，便開始淚如泉湧。聖巴巴君·瑪哈茹阿傑憐愛地扶起他，和顏悅色地說：「今天早上，一個膚色黝黑的婆羅門來到這裏。他說了一些令人惱火的話，然後又離開。你認識他嗎？」

巴佳納：「帕佈，你閣下之前告訴我，這個世界有不同種類的微靈。其中一些無緣無故地嫉妒，煩擾其他微靈便感到滿足。我們的兄弟—文尼瑪德瓦—是那類人的其中一個領袖。如果我們不再談論他，我會很高興。他的天性正是在你面前批評我，又在我面前批評你，在我們之間挑撥離間，惹事生非。我希望你別在意他說的話。」

聖茹阿古納·達薩·巴巴君：「噢，奎師那！噢，高認格！多天以來我都一直服務偉大奉獻者，現在憑藉他們的恩慈，我領受了辨別奉獻者和非奉獻者的能力。因此我熟知這方面的事。你完全不需對我說這樣的事。」

巴佳納：「對，讓我們忘記這事。請告訴我，受條件限制的微靈怎樣才可以擺脫假象的制肘。」

聖茹阿古納.達薩.巴巴君：「你會在《十原則》的第七個詩節得到解答：

yadā bhrāmaṁ bhrāmaṁ hari-rasa-galad-vaiṣṇava-janaṁ
kadācit sampaśyan tad-anugamane syād ruci-yutaḥ
tadā kṛṣṇāvṛtṭyā tyajati śanakair māyika-daśāṁ
svarūpaṁ bibhrāṇo vimala-rasa-bhogaṁ sa kurute
在生死連連的輪迴中，徘徊於高高低低的物種期間，當受制於假象能量的微靈，看見因主哈瑞的奉愛情感痴醉的偉大奉獻者時，內心便湧現遵循偉大奉獻者之途的品味。定期唸誦主奎師那的聖名，便逐漸完全遠離他虛幻條件限制的所有影響。然後便逐步覺悟固有的超然形象，變得有資格品嚐直接服務聖茹阿妲-主奎師那的那種純粹情感。」

巴佳納：「我想聽聽《韋陀經》的證據來證明這點。」

聖茹阿古納.達薩.巴巴君：「《穆昆達奧義書》(3.1.2)和《斯瓦塔斯瓦塔爾奧義書》(4.7)都重複同一個詩節：

samāne vṛkṣe puruṣo nimagno
'nīśayā śocati muhyamānaḥ
juṣṭaṁ yadā paśyaty anyam īśam
asya mahimānam eti vīta-śokaḥ
微靈就像樹上的鳥兒那樣位於物質身體。被主的迷幻能量迷惑，微靈陷於身體認同，試圖享受那棵樹的果實。覺得自己無依無靠，因此一再悲嘆。不過，當微靈察覺到他的身體之樹裏的另一隻鳥兒，即他恰當的服務對象—至尊主—時，便無憂無慮，得到自己的光榮，就是服務主奎師那。」

巴佳納：「這個詩節表明，微靈看見堪受崇拜的主時，便永遠擺脫所有憂慮，直接察看到他的主的壯麗。這暗示解脫嗎？」

聖茹阿古納.達薩.巴巴君：「微靈不再困於假象的制肘，稱為解脫，那些與純粹奉獻者聯誼的人得到解脫。最重要的是，應該思考微靈在解脫之後所達到的那個境界的細節。《聖典博伽瓦譚》(2.10.6)宣告：

muktir hitvānyathā-rūpaṁ svarūpeṇa vyavasthitiḥ

解脫是生物體在固有超然形象時的永久情況，放棄了易變的粗糙和精微物質身體之後便得到。

這個詩節解釋，解脫表示放棄這其他的多個形象，處於原始的靈性形象。基本上，微靈必須臻達固有的地位。在微靈脫離假象制肘的那一刻，解脫的作用便完成。然後，當他臻達天生固有的地位和立場時，眾多活動便開始。又可以把解脫界定為 atyanta-duhkha-nivrtti，表示『從無邊的痛苦中獲得解救』。不過，得到這種解脫之後，便是正面靈性快樂的境界。《祭奧嘎爾奧義書》(8.12.3)描述了那個狀態：

evam evaiṣa samprasādo 'smāc charīrāt samutthaya
param jyoti-rūpa-sampadya svena rūpenābhiniṣpadyate
sa uttama-puruṣaḥ sa tatra paryeti jakṣan kṛīdan ramamāṇaḥ
解脫微靈超越粗糙和精微物質身體的限制，得到閃耀著超然光芒的靈性形象。這是他內在脫俗的身份。他是完美生物，住在靈性世界，每一刻都在細味崇高的活動和神聖喜樂。」

巴佳納：「那些從假象解脫了的人有什麼徵兆？」

聖茹阿古納.達薩.巴巴君：「他們有八種徵兆，《祭多嘎爾奧義書》(8.7.1)這樣描述：

ya ātmāpahata-pāpmā vijaro vimṛtyur viśoko 'vijighatso
'pipāsaḥ satya-kāmaḥ satya-saṅkalpaḥ so 'nveṣṭavyaḥ

應該熱切尋求解脫靈魂的聯誼，他們有八種品質：(1) apahata-papma—他免於所有罪惡，即是說他與沉淪於假象愚昧所致的罪惡活動完全無關；(2) vijara—他不受年老之苦影響；那就是由於他沒有衰退的傾向，因此青春常駐，恆久清新；(3) vimṛtyu—他永生不死；死亡對他永遠沒有影響；(4) visoka—他從不憂傷；(5) vijighatsa

—他不渴求個人享樂；(6) apipasa—他天生傾向於服務他摯愛的奎師那，心無旁騖；(7) satya-kama—他的渴望只適合於服務主奎師那，相反，他的渴望毫無缺陷和過失(因為它們只為取悅至尊絕對真理)；(8) satya-sankalpah—他盡償所願。困於假象的微靈缺乏這八種品質。」

巴佳納：「《十原則》的詩節說：『在物質世界漫無目的地徘徊的微靈，遇見品嚐哈瑞甘露的純粹奉獻者時，他的好運便出現。』有人也許會反對說，履行八重瑜伽體系和培養主非人格面貌的知識等等虔誠活動，最終也能獲得對主奎師那的奉愛。」

聖茹阿古納.達薩.巴巴君：「這是主奎師那自己說的：

na rodhayati mām yogo na sāṅkhyāṁ dharma eva ca
na svādhyāyas tapas tyāgo neṣṭā-pūrttaṁ na dakṣiṇā
vratāni yajñās chandāmsi tīrthāni niyamā yamāḥ
yathāvarundhe sat-saṅgaḥ sarva-saṅgāpaho hi mām

《聖典博伽瓦譚》(11.12.1-2)

至尊人格首神說：『我親愛的烏達亞，跟我的純粹奉獻者聯誼，可以摧毀對所有物質感官滿足對象的依戀。在這種具淨化作用的聯誼之中發展的那種奉愛，使我受制於我的奉獻者。一個人可以履行八重瑜伽體系、從物質自然元素的哲學分析、實踐非暴力和其他普通的虔誠原則、唱誦《韋陀經》、履行苦行、採納棄絕生命階級、履行祭祀和掘井、種樹和履行其他公共福利活動、佈施、實踐嚴酷的誓言、崇拜半神人、唱誦機密的曼陀、到聖地朝拜或接受主要和次要的紀律訓戒，但哪怕是履行這一切活動，都不能控制我。』

《Hari-bhakti-sudhodhaya》(8.51)所述：

yasya yat-saṅgatiḥ puṁso maṇi-vat syāt sa tad-guṇaḥ
sva-kularddhyaitato dhīmān sva-yūthāny eva saṁśrayet
近硃者赤，近墨者黑，一個人的品質也依據所保持的聯誼而發展。因此，與純粹無瑕的奉獻者保持聯誼，便能成為純粹奉獻者。因此這種奉獻者的聯誼是所有幸運的根源。

在經典裏，nihsanga 這個字表示「獨自生活」。這暗示我們只應該住在奉獻者的聯誼之中。獨自生活的意思是離棄所有別的聯誼，接受純粹奉獻者的聯誼。儘管無意之中與聖人聯誼，都給微靈帶來好運。

saṅgo yaḥ saṁsrter hetur asatsu vihito 'dhiyā
sa eva sādhuṣu kṛto nihsaṅgatvāya kalpate

《聖典博伽瓦譚》(3.23.55)

物質主義者的聯誼使人困於物質世界，儘管毫不知情也如是。同樣，儘管偶爾或毫不知情地與聖人聯誼，也稱為 nihsanga(獨自生活)。

《聖典博伽瓦譚》(7.5.32)說：

naiṣāṁ matis tāvad urukramāṅghriṁ
spṛśaty anarthāpagamo yad-arthaḥ
mahīyasāṁ pāda-rajo-'bhiṣekaṁ
niṣkiñcanānāṁ na vṛṇīta yāvat

主因祂與眾不同的活動而備受歌頌，祂的蓮花足摧毀心裏所有無用的惡習和欲望。不過，直到他們把沉醉於為主做愛心服務，毫無物質依附的偉大靈魂的蓮花足塵土塗在身上，否則那些極為物質主義的人，都無法依附祂的蓮花足。

《聖典博伽瓦譚》(10.48.31)說：

na hy am-mayāni tīrthāni na devā mṛc-chilā-mayāḥ
te punanty uru-kālena darśanād eva sādhaḥ

只有長時間崇拜恆河女神、朝聖的聖地、半神人的陶像和大理石像之後，這種崇拜者的靈魂才得到淨化，不過，只是透過他的臨在賜予片刻聯誼，主的純粹奉獻者便淨化任何人。

因此《聖典博伽瓦譚》(10.51.53)又說：

bhavāpavargo bhramato yadā bhavej
janasya tarhy acyuta sat-samāgamaḥ
sat-saṅgamo yarhi tadaiva sad-gatau
parāvareśe tvayi jāyate matiḥ

絕無過失的主！微靈自古以來一直在這個生死世界徘徊。當他是時候離開這個生死輪迴時，便領受到你那些自我覺悟純粹奉獻者的聯誼。從他獲得這聯誼的那一刻開始，便堅定地專心致志於你，你是皈依奉獻者唯一的至尊庇蔭，也是萬物的控制者和萬原之原。

自古以來，永恆受制於假象的微靈便全宇宙顛沛流離，根據過往的果報活動投生；他有時是半神人，有時則投生為各種各樣的動物物種。從他憑藉過往虔誠活動獲得聖人聯誼的那一刻開始，便一心一意非常堅定地專注於奎師那，即萬物的控制者。」

巴佳納：「你說透過善行就得到純粹奉獻者的聯誼。什麼是善行？那是果報活動的一部分還是知識培養呢？」

聖茹阿古納.達薩.巴巴君：「經典把 sukṛti(善行)這個字指定為吉祥活動。善行有兩種。一種(奉愛善行)導致奉愛出現，另一種則產生各種低等的短暫成果。業報的另一個含意是『賦定職務』。這種職務有兩種：那些必然的日常事務，還有那些在特定情況的必然事務，例如祭祖等等。履行虔誠活動(那些為日常執行而賦定的，還有那些為特定情況賦定的)及培養導致非人格解脫的知識等等虔誠活動，賜予低等結果。與純粹奉獻者聯誼、與聖地、吉時和聖物接觸等等吉祥活動，產生對主奎師那奉愛這終極成果。

累積夠了這樣的善行，便產生對奎師那的奉愛。不過，另一種善行的結果在享用之後便會耗盡，以致不會一直累積，賜予任何永久結果。慈善活動和世上其他的虔誠善舉，全都只使人臻達感官滿足對象。非人格思辨的善行導致非人格解脫。這兩種善行都無法賜予對至尊主的奉愛服務。

聖人聯誼和奉行艾卡達西斷食日、奎師那顯現日和高茹阿顯現日等等活動，全都有助發展神聖品質。茶爾茜、主剩下的食物稱為偉大祭餘、主的廟宇、聖地和聖人用過的物品，全都是吉祥和導致奉愛的。」

巴佳納：「被物質問題折磨的人，聰明地托庇主哈瑞的蓮花足，使他不再受到各種問題困擾，這樣可以獲得奉愛嗎？」

聖茹阿古納.達薩.巴巴君：「微靈因假象女神的折磨不勝其擾，透過具有辨別力的智慧，不知怎的會明白到，世俗活動只令人不勝其煩，唯一的慰藉只是奎師那和祂純粹奉獻者的蓮花足。知道了這點，他急不及待地托庇主奎師那的蓮花足，這個程序的第一步就是接受純粹奉獻者的庇蔭。這種接受是賜予奉愛的主要善行，藉此便臻達至尊主的蓮花足。

微靈最初的棄絕之情和覺醒的知覺狀態，只是扮演間接的次要角色，作為步向終極奉愛目標的踏腳石。不過，聖人聯誼必不可少，是在主奎師那蓮花足得到純粹奉愛的主要方法。」

巴佳納：「如果業報、知識、棄絕和辨別能力，都是獲得奉愛的間接方法，稱之為賜予奉愛的善行，又有什麼異議？」

聖茹阿古納.達薩.巴巴君：「有一個強烈的異議：它們把人困於低等的短暫結果。履行果報活動沒有永久成果，反而把微靈困於感官滿足的對象，使他沾沾自喜。棄絕和經驗主義的知識，使微靈沉迷於非人格至尊的知識，使他對主不感興趣。這原則有礙他臻達至尊主的蓮花足。

這些程序真的極少把人帶到奉愛的領域，但那是例外，不是規則。另一方面，純粹奉獻者的聯誼沒賜予任何低等的益處，反而必定引領微靈走向純粹愛意。《聖典博伽瓦譚》(3.25.25)解釋：

satām prasaṅgān mama vīrya-samvido
bhavanti hṛt-karṇa-rasāyanāḥ kathāḥ
taj-joṣaṇād āśv apavarga-vartmani
śraddhā ratir bhaktir anukramiṣyati

在純粹奉獻者的聯誼之中，背誦和討論我光榮的活動和逍遙時光，賞心悅耳。這樣投入於奉愛活動便會穩處於那條途徑，從而消除所有愚昧，逐漸獲得信心，然後是靈性情感，最後是純愛奉愛。」

巴佳納：「我明白，聖人聯誼是唯一使奉愛服務延伸和發展的善行。必須聆聽聖人口述主哈瑞的題旨，此後便獲得奉愛。這是奉愛進展的適當順序嗎？」

聖茹阿古納.達薩.巴巴君：「我會解釋在奉愛邁進的適當方法；請凝神細聽。只有憑藉幸運，在整個宇宙顛沛流離的微靈才獲得導致奉愛的善行。

多個純粹奉愛支體部分之中的任何一個，都可能會觸及微靈的生命。例如，他也許在艾卡達西斷食日斷食，或者看到或接觸主的逍遙時光聖地，或他在那裏服務的客人碰巧是純粹奉獻者，或者有機會從一無所有，只得奎師那的奉獻者蓮花口，聆聽哈瑞聖名或主哈瑞的題旨。

如果某人渴望從這樣的活動得到物質益處或非人格解脫，那活動結果就不會導致奉愛服務。相反，哪怕這些活動是一個不知道科學化奉愛靈性真理，但其目標不是非人格解脫或感官享樂的人履行的，而且是因為偶然與聖人聯誼或取悅親友等等某些世俗原因履行的，這些活動都累積導致奉愛的善行。

累積了這樣的善行千生萬世之後，它便濃縮得足以使人對純粹奉愛有信心，對這種奉愛的信心進一步發展時，便產生與純粹奉獻者聯誼的強烈渴望。與聖人聯誼使人逐漸投入於履行靈修(那些控制和淨化感官滿足傾向的奉愛活動)和靈性專注(唸誦、聆聽和憶念奎師那)。按照奉獻者唸誦的純粹度，這消除那些使人無法專注於純粹奉愛的無用惡習和活動。

消除了無用的惡習和活動時，之前帶有雜念的信心進一步獲得淨化，轉變成堅定信心。這堅定信心又逐漸得到淨化，轉變成靈性品味，在奉愛的動人之美(saundarya)影響下，這品味加強了，轉變成超然依附。超然依附便逐漸發展成熟，成為完全達到完美的靈性情感階段的大禮。然後，當靈性情感與各種適當的成分混合時，便成為對奎師那懷著純粹神聖愛意的超然關係(rasa)。這是對奎師那純愛的逐步發展。

主要的概念是，當有足夠善行的人遇到純粹奉獻者時，心裏便產生遵循奉愛之途的傾向。首先偶然與純粹奉獻者聯誼，這導致最初的信心，從而得到這種奉獻者第二次的聯誼。第一次聯誼的結果是信心，又可以稱為『接受皈依之途』。最初的聖人聯誼，是跟祂鍾愛的

所有聖地、吉祥時機和用品、主哈瑞的受恩者接觸所致的。這使人對祂的庇蔭有信心。《博伽梵歌》(18.66)描述了這種信心的發展徵兆：

sarva-dharmān parityajya mām ekaṁ śaraṇaṁ vraja
ahaṁ tvām sarva-pāpēbhyo mokṣayiṣyāmi mā śucaḥ

在這裏，sarva-dharman 這個字暗示世俗的宗教事務 (smarta-dharma)、八重瑜伽、數論瑜伽、非人格知識¹和棄絕。實踐這一切世俗宗教，微靈決不能臻達終極的靈性目標，因此這裏訓示要摒棄它們。主奎師那說：『顯現為驚人巴佳逍遙時光的上演者 (Vraja-vilasi)，我那個濃縮的永恆、知識和喜樂形象，是微靈的唯一庇蔭。明白這點時，便放棄所有對物質感官享樂 (bhukti) 和非人格解脫 (mukti) 的渴望，懷著專一的專注力托庇我。』這種信心是奉愛程序能夠有力發展的唯一方法。微靈心裏顯現這種信心時，便熱淚盈眶地決心成為偉大奉獻者聖人的追隨者。他托庇的偉大奉獻者稱為聖靈性導師。」

巴佳納：「無用的惡習和心態有幾種？」

聖茹阿古納.達薩.巴巴君：「無用的惡習和心態有四種：(1) 無力覺悟固有形象 (svarupa-aprapti)、(2) 渴求短暫的事物 (asat-trsna)、(3) 冒犯 (aparadha)、和(4) 心靈軟弱 (hrdaya-daurbalya)。」

當微靈忘了他是微小的靈魂部分和奎師那僕人時，便身不由己地遠離奎師那僕人的原始靈性立場和崗位，開始把『我』和『我的』概念疊加在無活動的物質之上。短暫事物的渴求，顯現為三種短暫肉欲之樂的渴望，就是求子、求財和渴求天堂之樂。冒犯有十種，我稍後便會討論。然後，由於心靈軟弱，以致出現悲傷。由於陷於愚昧之微靈的物質條限本性，以致出現這四種無用的惡習和欲望，在純粹奉獻者聯誼之中培養純粹奎師那知覺，便能逐漸消除。

瑜伽之途包括四部分：(1) 從感覺對象撤回 (pratyahara)、(2) 基本原則，例如戒絕淫亂的性生活、吃肉、魚等等、麻醉品、賭博和其他無謂的活動 (yama)、(3) 早起、沐浴等等次要規則 (niyama) 和(4) 棄絕 (vairagya)。這條瑜伽途徑不是一個讓自己擺脫物質憂慮的方法，因

為它無法賞賜終極完美，而且問題叢生，又有低墮和失敗的危險。終極來說，以這條途徑[不配合奉愛]達到淨化，其可能性只是微乎其微。

唯一毫無困擾的程序，是在純粹奉獻者聯誼之中培養純粹的奎師那知覺。取決於心裏那些無用惡習和欲望的消除程度，微靈這樣擺脫假象的束縛，他的固有地位也得到揭示。」

巴佳納：「絲毫沒有無用惡習和欲望的人，可以稱為解脫者嗎？」

聖茹阿古納.達薩.巴巴君：「請想一想下列詩節：

rajobhiḥ sama-saṅkhyātāḥ pārthivair iha jantavaḥ
teṣāṃ ye kecanehante śreyo vai manuḥjādayaḥ
prāyo mumukṣavas teṣāṃ kecanaiva dvijottama
mumukṣūṇāṃ sahasreṣu kaścīn mucyate sidhyati
muktānām api siddhānām nārāyaṇa-parāyaṇaḥ
sudurlabhaḥ praśāntātmā koṭīṣv api mahā-mune

《聖典博伽瓦譚》(6.14.3-5)

主啊！這個物質世界的微靈恆河沙數。其中只有少數是人類，其中只有寥寥無幾的人，努力追尋任何形式的靈性知覺。(大部分微靈都追求感官滿足，被微不足道的感官享樂荼毒)。一個人也許真的會得到解脫，意思是放棄對社會、友誼、愛、國家、家庭和妻兒的物質依附；但在數以千計這樣的解脫者之中，明白到解脫真諦的人十分罕有。在數以百萬這樣解脫了或達到完美的人之中，難以找到一個完全心境平靜，而且又是主拿茹阿央那奉獻者的偉大靈魂。因此拿茹阿央那的奉獻者絕無僅有。

擺脫所有無用惡習和欲望的人，稱為純粹奉獻者。這樣的奉獻者非常稀有；在數以百萬的解脫者之中，確實甚至難以找到主奎師那的一位奉獻者。因此，這個世界沒有別的聯誼比奎師那奉獻者的聯誼更稀有。」

巴佳納：「Vaisnava(偉大奉獻者)這個字，暗示棄絕了家庭生活的奉獻者嗎？」

聖茹阿古納.達薩.巴巴君：「奎師那的純粹奉獻者就是偉大奉獻者，不論他是居士或棄絕僧、婆羅門或吃狗者、富有或貧窮。應該取決於他對奎師那有多少純粹奉愛，稱之為奎師那的奉獻者。」

巴佳納：「你說受制於假象的微靈有五種，你又把履行奉愛修習和滿懷靈性情感奉愛的奉獻者歸入那個類別。奉獻者在哪個階段從假象獲得解脫(maya-mukta)？」

聖茹阿古納.達薩.巴巴君：「一開始履行奉愛服務，便擺脫了假象的制肘，但只在奉愛修習完全成熟的階段，才可以從兩個物質身體(粗糙和精微)完全解脫(vastu-gata-mukti)。之前，取決於一個人對固有地位的認知度而獲得解脫。只有完全脫離粗糙和精微身體時，微靈才完全擺脫假象。」

由於實踐奉愛修習，以致微靈心裏顯現滿懷靈性情感的奉愛階段。當微靈堅定地穩處於滿懷靈性情感的奉愛時，便放棄粗糙身體，繼而是精微身體，穩處於純粹的靈性身體。因此，儘管在滿懷靈性情感的奉愛初階，微靈都沒完全擺脫假象的控制，因為只要微靈履行奉愛修習，假象的條件限制仍然有跡可尋。

我們傳系內的權威已經仔細思考過奉愛修習和滿懷靈性情感的奉愛，並把實踐這兩個階段的奉獻者，歸入受條件限制靈魂的五個階段之中。物質主義者和非人格主義者，肯定歸類於五種受條件限制的靈魂。

脫離假象制肘的唯一途徑，是對主哈瑞純粹奉愛。當微靈忘了他奎師那永恆僕人的地位時，他的監禁便開始。這種遺忘是他原始的冒犯，也是隨後所有冒犯的根源。只有藉由主奎師那的恩慈，才可以寬恕這一切冒犯，僅此而已。因此，只有主奎師那的恩慈才是不可缺少的救援工具，可以使微靈完全擺脫假象的控制。

非人格主義者相信，只有培養非人格知識才可以脫離假象，但這個信念毫無根據。沒有奎師那的恩慈，不可能擺脫假象。《聖典博伽瓦譚》(10.2.32-33)解釋了這點：

ye 'nye 'ravindākṣa vimukta-māninas

tvayy asta-bhāvād aviśuddha-buddhayaḥ
āruhya kṛcchreṇa paraṁ padaṁ tataḥ
patanty adho 'nādr̥ta-yuṣmad-aṅghrayaḥ

蓮花眼的主啊！那些驕傲地自以為解脫了，但沒有為你履行奉愛服務的人，他們的智慧肯定不純粹。雖然履行嚴酷的苦行和懺悔，提升到覺悟非人格梵的這個靈性地位，他們卻因為不敬重對你蓮花足的奉愛服務而再次低墮。

tathā na te mād̥hava tāvakāḥ kvacid
bhraśyanti mārgāt tvayi baddha-sauḥṛdāḥ
tvayābhiguptā vicaranti nirbhayā
vināyakānikapa-mūrd̥dhasu prabho

瑪德瓦啊，你最鍾愛的奉獻者對你的蓮花足懷著真愛，因為他們決不從奉愛之途低墮，所以與那些驕傲的思辨家不同。由於你的保護，他們無懼地到處周遊，踏在那些擋路者頭上，於是勇往直前，勢不可擋。」

巴佳納：「有幾種不同的微靈從假象獲得解脫？」

聖茹阿古納.達薩.巴巴君：「兩種微靈擺脫假象的控制：(1) 永不受制於假象的微靈(nitya-mukta)，以及(2) 一度受制於假象，但現在已經擺脫了的(baddha-mukta)。

永恆解脫的微靈又再分成兩類：(1) 那些被至尊主富裕和威嚴面貌吸引的人(aisvarya-gata)和(2) 那些被祂甜美面貌吸引的人(madhurya-gata)。

那些被奎師那的富裕和威嚴吸引的微靈，是無憂星之主—主拿茹阿央那—的個人同遊。他們是住在無憂星的主穆拉-三卡爾三，所散發的靈性光芒的光子。那些被至尊主甜美的人形逍遙時光吸引的微靈，是哥樓卡.溫達文之主—主奎師那—的個人同遊。他們是住在哥樓卡.溫達文的主巴拉戴瓦，所展現的靈性光芒的光子。

受條件限制的解脫微靈有三種：(1) 那些被至尊主的富裕和威嚴面貌吸引的人，(2) 那些被祂甜美面貌吸引的人和(3) 那些被祂非人格光芒吸引的人(brahma-jyoti-gata)。

那些在靈性修習期間被祂的富裕吸引的人，成為靈性天空之主—主拿茹阿央那—的永恆同遊，獲得住在祂星球的這種富裕(salokya-mukti)。那些在奉愛修習期間被主奎師那的甜美吸引的微靈，解脫時便得以在溫達文的永恆居所和其他類似的居所，直接服務祂。那些在修習期間試圖融入非人格光芒的微靈，解脫時便得以與梵合一(sayujya-mukti)。融入祂的光芒而完全毀滅。」

巴佳納：「主高茹阿-奎蘇爾(采坦亞.瑪哈帕佈)的純粹奉獻者的終極目的地是什麼？」

聖茹阿古納.達薩.巴巴君：「主奎師那和主聖高茹阿-奎蘇爾不是分開的真象。祂們都是甜美情感的居所。不過祂們之間有少許差別，因為甜美情感有兩個房間。一個是甜美之情，另一個則是莊嚴之情。主奎師那的形象優美地展現在以甜美之情為主的地方，主高認格的形象則璀璨地展現在以莊嚴為主的地方。同樣，原始的溫達文也有兩部分：主奎師那的居所和主高茹阿的居所。」

在主奎師那的居所，祂的永恆完美和永恆解脫同遊都有敬畏之情，但以甜美為主，而在主高茹阿的居所，祂的同遊都有甜美之情，但勢不可擋的敬畏之情卻支配和覆蓋那甜美之情。有些同遊自我擴展，同時住在兩個居所，其他人則僅以一個靈性形象住在一個居所，沒有住在其他地方。

那些在靈修期間只崇拜主高茹阿的人，臻達完美時只在主高茹阿的居所服務主高茹阿，而那些在靈修期間只服務主奎師那的人，臻達完美時只在主奎師那的居所服務奎師那。不過，那些在靈修期間崇拜主奎師那和主高茹阿兩個形象的人，臻達完美時卻展現兩個形象，同時住在兩個居所。主高茹阿和主奎師那同時同一而異的真理，是非常機密的奧秘。」

巴佳納聽到從假象解脫了的微靈情況的這一切教導時，再也按捺不住。百感交雜，倒在年老偉大奉獻者的蓮花足。偉大靈魂.巴巴君濼淘大哭，扶起和擁抱他。

夜深了。巴佳納向偉大靈魂.巴巴君告辭回家，全神貫注於冥想他的訓示。

巴佳納抵家時便吃飯，那時他堅決地警告他的祖母：「祖母，如果你們在這裏見到我，便完全停止談論我的婚事，不要與文尼瑪德瓦有任何類型的接觸。他是我最大的敵人，從明天開始，我不會再跟他說話。你也不應該理睬他。」

巴佳納的祖母非常聰明。明白到巴佳納的心緒，她決定延遲任何有關婚事的問題。「從他展示的情感看來，」她忖度：「如果過度逼迫他，他可能會去溫達文或瓦茹阿納斯。就讓至尊主隨意決定吧。」

由此結束《微靈天職》的第十七章，
名為《基礎真理：擺脫假象的微靈》

註一.八重瑜伽、數論瑜伽、非人格知識(astanga-yoga、sankhya-yoga和 jnana)的定義，請參閱詞匯。

第三部分

聖帕佈帕的傳奇

來自交匯處

為了幫助他的聽眾明白必要而複雜的微靈真理命題，尤其是增加他們的信心，相信主奎師那的居所是微靈永恆的庇蔭，聖拿茹阿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經常要求他們，向他的訓示靈性導師—聖帕佈帕.巴克提維丹塔.斯瓦米.瑪哈茹阿傑—尋求指導。

應聖拿茹阿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所求，各位編輯在這一章介紹和引用聖帕佈帕的譯文、要旨、講課和信件。除非另外註明，否則第三部分和第一部分的縮排引文，都是直接引用他巴克提維丹塔書籍基金的韋陀基礎對開本，即他所有講話及撰述的綜合資料庫。

來自邊界

以下的引文確認，這個世界的微靈從名為邊際能量的區域衍生出來，它位於靈性和物質世界之間的邊界。

至尊人格首神有三種主要能量或力量。第一種名為內在能量。第二種稱為邊際能量。第三種名為外在能量。生物體構成邊際能量，位於內在和外在外在能量之間。

(《教誨的甘露》詩節二的要旨)

根據《維施努宇宙古史》、《博伽瓦譚》和所有別的韋陀典籍，生物體從主的邊際能量產生，因此恆常都是主的能量，而不是能量擁有者。

(《聖典博伽瓦譚》3.7.9的要旨)

微靈能夠前往兩個地方，他也許會尋求兩者，即這個物質世界和靈性領域。他在這兩個世界的邊界，在夢境般的第三種狀態(svapna-sthanam)。從那個交匯處，他可以看到物質和靈性世界。

[《巴爾漢-阿然亞卡奧義書(Brhad-aranyaka Upanisad)》4.3.9]

邊際存在的徵兆，就像能夠隨意住在河流東西兩岸的龐大水族動物。微靈同樣也位於物質和靈性世界之間的原因之洋的水裏，能夠住在物質的夢境和神聖清醒的靈性世界。

(《巴爾漢-阿然亞卡奧義書》4.3.18)

水陸之間的界線稱為邊界(tata)。不過，水陸接壤；那麼邊界在哪裏？邊界僅是分開水陸兩地的界線。這條邊界非常精微；無法以世俗視力察看。從這個比喻，我們以水為靈性世界，陸地為物質世界。因此，分開兩個世界的幼線就是邊界，即微靈確切所在的精微界線。

(《微靈天職》第十五章)

我們第一次在奎師那的居所

以下的引文解釋，我們這些受條件限制的靈魂，不曾到過我們永恆的家，即主的靈性居所。

貫徹履行奎師那知覺的成熟奉獻者，立即被轉移到奎師那現正顯現的宇宙。在那個宇宙，奉獻者第一次有機會親身與奎師那直接聯誼。

(《奎師那，至尊人格首神》第二十八章)

進一步談到你對受條件限制生物體的靈魂形象的問題：靈性形象是長存的，但只有在生物體去無憂星時才完全發展。這個形象按照生物體的欲望發展。這個形象一直像樹木潛藏在種子那樣處於潛藏狀態，直至達到這個完美階段為止。

(一九六九年八月八日在洛杉磯給茹帕努嘎的信)

奎師那唯一的能量是靈性的，作為奎師那自己恰當的力量而運作，展現了祂哥樓卡或哥庫拉的逍遙時光。個體靈魂是邊際能量的構成部分，藉由她的恩典[即施瑞瑪緹·茹阿迪卡的恩典，她是奎師那唯一能量的化身]，他們甚至可以進入那些逍遙時光。

(《婆羅訶摩讚》詩節六，要旨)

無數有知覺的微小部分，從超靈的靈性之光展現為總體微靈。這無數微靈知道自己是至尊主的永恆僕人時，便與俗世毫無關係。那時候，他們便融入無憂星領域。

(《婆羅訶摩讚》詩節十六，要旨)

靈性世界沒有假象

聖帕佈帕在下列引文確認，靈性世界的居民永不墮進物質世界。

永恆解脫的生物是在靈性世界，永不墮進物質世界。

(《聖典博伽瓦譚》5.11.12，主旨)

從權威來源可以了解到，主維施努那些從無憂星降臨的同遊不是真的低墮。他們是為了滿足主的願望而來，他們降臨在這個物質世界，就相當於主的降臨。主借助祂的內在能量來到這個物質世界，當奉獻者或主的同遊降臨這個物質世界時，同樣也是透過靈性能量的作用。至尊人格首神進行的任何逍遙時光都是瑜伽瑪亞的安排，而不是大假象。因此便明白到，當佳亞和維佳亞降臨在這個物質世界時，他們是因為要為至尊人格首神辦事而來。否則，事實上沒有人會從無憂星低墮.....從權威來源得知，佳亞和維佳亞被派來這個物質世界滿足主的戰鬥欲.....否則，正如於迪斯提爾大君所說，asraddheya ivabhatai：主的僕人會從無憂星低墮的這句話似乎難以置信。

(《聖典博伽瓦譚》7.1.35，要旨)

有時有人問，生物體怎樣從靈性世界墮進物質世界。這就是答案。除非晉升到無憂星球，直接接觸至尊人格首神，不然都有可能從非人格梵的覺悟，或從狂喜的冥想神定低墮。

(《聖典博伽瓦譚》3.25.29，要旨)

結論是沒有人從靈性世界或無憂星球低墮，因為那是永恆居所。

(《聖典博伽瓦譚》3.16.26，要旨)

主是眾生之靈，總是渴望眾生都處於他們固有的地位和立場，在祂的聯誼之中投入於超然生命。祂迷人的特質和甜美的微笑深入每個人心裏，一旦如是，生物便獲准進入神的王國，沒有人會從那裏回來。《博伽瓦譚》確認了這點。

(《聖典博伽瓦譚》1.10.27，要旨)

與主的靈性關係令人朝氣蓬勃和足智多謀，一旦托庇主的話，沒有人會離棄與祂為伴。

(《聖典博伽瓦譚》1.11.33，要旨)

完美居所—無憂星

下列的陳述確認，由於無憂星沒有假象，沒有愚昧、情欲，甚至被物質污染的善良，因此從來沒有人因做錯決定而離開。

Karanabdhi-pare。這物質能量就在原因之洋對岸。

Virajara pare paravyome nahi gati。這物質能量不得進入靈性王國。

(一九六六年在紐約，《永恆的主采坦亞經》中篇逍遙 20.255-281 的講課)

那時候，至尊聖主滿意布茹阿瑪的懺悔，便向他展示祂的居所。無憂星毫無悲傷(klesa)，也沒有假象或那種悲傷造成的恐懼。那個居所至高無上，虔誠的自我覺悟靈魂恆常渴望去那裏。那裏沒有物質情欲和愚昧，甚至沒有夾雜了情欲和愚昧的物質善良。只有純粹至善，也不受時間力量影響。不要說憤怒、嫉妒等等，那裏甚至沒有假象能量，即物質悲喜的根源。那是至尊主永恆同遊的永久居處，半神人和惡魔都崇拜他們。

(《聖典博伽瓦譚》2.9.9-10)

主也有祂的內在能量，它有另一個稱為無憂星球的創造，那裏沒有愚昧，沒有情欲，沒有假象，也沒有過去和現在。

(《聖典博伽瓦譚》2.9.10，要旨)

那些星球的居民超脫了生老病死，無所不知；他們全都是神聖的，也擺脫了各種物質渴望。他們在那裏只是為至尊主拿茹阿央那做超然愛心服務，僅此而已，祂是這些無憂星球的當家之神。

(《聖典博伽瓦譚》2.6.18)

無憂星球的所有居民都清楚知道，他們的主人是拿茹阿央那，即奎師那，他們全都是祂的僕人。他們全都是永恆解脫的自我覺悟靈魂。雖然他們可以想像地自稱是拿茹阿央那或維施努，但他們決不這樣做；他們總是保持奎師那知覺，忠誠地服務主。這就是無憂星球的氣氛。

(《聖典博伽瓦譚》6.1.34-6，要旨)

在以下的對話，聖帕佈帕揭示，這個世界的情感和感受，都是靈性世界的倒影，但它們充滿不完美和痴醉。相反，主的靈性居所是真實世界，當地居民的所有情感和感受完美又美麗。

問題：斯瓦米君，如果這裏的一切都是靈性世界完美事物的倒影，那麼憎恨和沮喪、絕望和偏見也出現在靈性世界嗎？

帕佈帕：對。

問題：是嗎？

帕佈帕：對。

問題：那麼，那不是.....它們不是不好的嗎？

帕佈帕：但那種沮喪沒有失望。那是美麗。就像主采坦亞展現著靈性沮喪：「噢，奎師那，我看不見你。」祂萬念俱灰，跳進海裏，但那種沮喪是愛的最高完美。是的，它包羅萬象，卻沒有痴醉。有沮喪，但不是這物質沮喪。那靈性沮喪使人更熱愛奎師那。

現在看看維施努。在無憂星球固然沒有暴力。但維施努是暴力的象徵。否則這神碟和棒槌哪有意義？於是，想粗暴時，祂便

以尼星哈形象來這裏。祂又派祂的一些奉獻者扮作粗暴。那就是黑冉亞魔(Hiranyakasipu)。

在那裏，奉獻者與奎師那和維施努非常一致，絕不會意見不合。但無神論者意見不合時便會有暴力。因此，有時會派奉獻者在這個世界扮演無神論者，奎師那來殺死他，以便教導這些人：「如果你成為無神論者，這就是我來用對付你的神碟和棒槌。」但在無憂星不可能展示這種情況。就像有時會鬥嘴。父親與小孩在鬥嘴，他輸了；但其樂無窮。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一日在紐約的房中談話。)

因此，結論就是，無憂星球的居民全都是自我覺悟的生物體，與世俗生物不同，他們全都苦苦追求，長蹉短嘆。一個人不是愚昧和情欲形態的話，大抵就是物質世界的善良形態。物質世界的善良有時也因觸及情欲和愚昧形態而受到污染。在無憂星球只有純粹無瑕的善良。那裏整個環境都沒有外在能量的虛幻展現。

(《聖典博伽瓦譚》2.9.10，主旨)

最完美的居所—溫達文

在以下段落，聖帕佈帕歌頌溫達文是最高目的地，比無憂星球更高。溫達文跟奎師那沒有分別，因此跟祂一樣堪受崇拜。正如祂內裡沒有假象，祂的居所裏都沒有。我們可以對那個居所有信心。

聖維斯瓦納.查誇瓦爾提.塔庫爾說主采坦亞的任務是 aradhyo bhagavan vrajesa-tanaya：「奎師那，即至尊人格首神，是堪受崇拜的(aradhya)。」Aradhya 表示「堪受崇拜的」。祂是唯一堪受崇拜的人物。Aradhyo bhagavan vrajesatanaya taddhamam vrn-davanam：「主奎師那的逍遙時光之地—溫達文，也像祂一樣堪受崇拜。」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在紐約，
《永恆的主采坦亞經》中篇逍遙 20.124-125 的講課)

稱為瑪圖茹阿(Mathura)的聖地，在靈性上比超然世界無憂星更高，因為主在那裏顯現。由於奎師那的娜莎之舞，因此溫達

文的超然森林比瑪圖茹阿城(Mathura Puri)更高。哥瓦爾丹(Govardhana)山則比溫達文森林更高，因為主奎師那的聖手舉起了他，他也是祂各種各樣情愛逍遙的場地。而最重要的是，超凡出眾的聖茹阿妲湖無與倫比，因為她泛濫著哥庫拉之主—主奎師那—令人回味無窮而甘露盈盈的純粹愛意。那麼，哪有聰明人不願意服務這個位於哥瓦爾丹山腳的神聖茹阿妲湖？

(《訓誨的甘露》詩節九)

我崇拜那個稱為斯瓦塔島的超然座位，多位在無瑕靈性本體的拉釋米，在那裏作為愛意盈盈的配偶，以至尊主奎師那作為她們唯一的情人，履行情意綿綿的服務；那裏的每棵樹都是超然目標之樹；那裏的土壤是目標寶石，涓滴都是甘露，每個字都是歌曲，每個步姿都是舞蹈，笛子是得寵的隨從，光芒滿載超然喜樂，至尊靈性實體全都怡人而高雅，那裏的無數乳牛恆常供應大量超然牛奶；超然時間在那裏永恆存在，恆常處於現在，沒有過去或將來，因此消逝這種品質對它毫無影響，哪怕是瞬間。在這個世界，只有少數自我覺悟的靈魂知道那個稱為哥樓卡的領域。

(《婆羅訶摩讚》5.56)

神的恩慈—靈魂的自由意願

這些對話釐清，至尊主為什麼賦予微靈自由意願。

帕佈帕：那種潛能是永恆的。神是永恆的。我們是永恆的。我們的關係是永恆的。一切都是永恆的。但因為我們是微小部分，因此我們有時候會低墮。

問題：他們說：「神應該這樣創造我們，讓我們.....」

帕佈帕：你為什麼規定神？神的創造是完美的。祂給了你獨立性。你低墮；那是你的錯。如果你錯用你的獨立性，你便低墮。正如政府給每個人機會。你為什麼成為罪犯，身陷監獄？那是你的錯。

問題：他們說神應該這樣創造我們，讓我們.....

帕佈帕：為什麼「應該這樣創造」？祂的創造已經是完美的。因為你是完美的，因此你有獨立性給你錯用。你不是無生命的石頭。那就是完美。

Ye yatha mam prapadyante (《博伽瓦譚》4.11)。你可以去任何地方—天堂星斯瓦爾嘎。你可以去無憂星。Yanti deva-vrata devan(《博伽瓦譚》9.25)。你可以去更高的星球。你可以下地獄。你下地獄，那是你的選擇。神給了你所有完美。Purnam idam, purnam adah, purnat purnam udacyate (《聖至尊奧義書(Sri Isopanisad)》，引言)。一切都是十全十美的，也因為你是完美的，因此你得到了獨立性。但錯用了那種獨立性，你就不完美。再者，縱使你現在不完美，重新恰當地使用獨立性，都可以達到完美。那就是奎師那知覺運動.....

因為他們變得不完美，因此現在責怪神。「神是好的」—他們忘了這一點。那是他們的不完美。他們一方面說：「神是好的」。但他們仍在責怪神。這是什麼廢話？如果祂是神而神是好的，你怎能責怪祂？神是好的；祂在所有情形下都是好的。那是好的意思。好不表示你時好時壞.....

神做了一切。就像這裏[指著一件物質物體]。它被創造成不能移動的。固定的。但我們比這好。不是嗎？它無法移動。因此神也做了這個。但因為我們可以移動，因此我們比這好。而他們說：「為什麼神使我犯錯？」這個流氓不明白那是自由。你為什麼不走正途？神說：「這是對的。」Sarva-dharman parityajya mam ekam saranam vraja(《博伽瓦譚》18.66)。你為什麼不接受？你怎能說神壞？有什麼論點？

問題：好吧，論點就是，如果神那麼全能，為什麼祂甚至讓我低墮？為什麼祂不救我，讓我遠離自己的愚笨？為什麼祂不.....？

帕佈帕：是的，祂在救你，但你沒有履行祂的命令.....正如我說：「唸十六圈。如果你不這樣做，我可以怎辦？那是你的錯。」

問題：如果神強迫我們，那就沒有愛。

帕佈帕：不，不。強迫不好。有強迫。有力量。假象是另一種力量。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六日在洛杉磯的清晨散步)

以上的參考資料仁慈地告訴我們，在聖茹阿妲-主奎師那純粹奉獻者的指導下，我們靈魂可以學習恰當地使用我們寶貴的獨立性。對主完美的靈性領域信心十足，我們便能逐漸有資格進入及永享我們對主的愛心服務。

相同的信息

為了進一步了解主奎師那的居所及其居民是永恆完美的，我們呈上這個章節。

這一章的另一個目的是進一步確立，聖巴克提維丹塔.斯瓦米.帕佈帕、聖拿茹阿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還有我們所有歷代典範師的教導全都是一致的；他們的訊息都一樣。我們以這種理解便可以蒙福得到他們合共的恩慈。

介紹：沒有矛盾

聖帕佈帕在這些引文解釋，所有經典及所有純粹奉獻者、靈性導師和典範師都傳授了相同的訊息。

韋陀典籍表示沒有矛盾。不管你看這本《韋陀經》還是那本《韋陀經》。蠢材和不理解的人有時看見矛盾之處。不。沒有矛盾。同一個法則。

(一九七六年在瑪亞普爾的講課：《聖典博伽瓦譚》7.9.30)

因此一部韋陀典籍和另一部之間互有連繫。沒有矛盾。但因材施教。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四日在蒙特婁的講課：《博伽瓦譚》4.1.)

維亞薩戴瓦或奎師那在五千年前教導的，我們也在教導同樣的事情。因此那些訓示之間沒有差別。因此靈性導師是一體的。雖然數以千計的典範師來來去去，但訊息都一致。因此不可能有兩位靈性導師。真正的靈性導師不會有不同的說法。

靈性導師一定是來自師徒承傳的師徒傳系。至尊主或靈性導師在五千年或五百萬年前所述的，現任靈性導師也會說同樣的事。那就是靈性導師。那就是真正的靈性導師。否則就不是靈性導師。這定義很簡單。靈性導師不可以更改前輩的任何字眼。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二日在倫敦的講課：靈性導師是什麼?)

以上的陳述確定，聖帕佈帕對靈魂之源的教導沒有矛盾。那個教導可能會根據特定聽眾的理解力而以不同方式表達，但本質都一樣。

我們現在給我們可敬的讀者，獻上聖帕佈帕的著作、信件和其他作品的一些段落，有時有些人誤解了它們的含意，以為這個世界的靈魂是從哥樓卡.溫達文或無憂星低墮的。正如聖拿茹阿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在他《靈魂之旅》第一部分的講課解釋，曲解這些段落會削弱靈性追尋者對奎師那居所的信心，也難免減弱要到那裡的那個渴望和熱忱。

因此在《靈魂之旅》這第三部分，我們會根據聖帕佈帕的澄清引文、聖拿茹阿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在第一部分的講課，以及第二部分裡《微靈天職》的三個章節，解釋那同一些段落。

請原諒在我們的敘述裡所見的任何瑕疵。

各位編輯

我們還沒見過奎師那

作為自我覺悟靈師師徒承傳的純粹追隨者，聖帕佈帕教導，當受條件限制的靈魂自我覺悟時，便會初次看見神。這個世界的靈魂以前從未直接看見祂。

至於你的第二個問題，受條件限制的靈魂見過奎師那嗎？在渴望主宰物質自然而受條件限制之前，他們跟主在一起嗎？對，受條件限制的靈魂是主的所屬部分，因此在受條件限制之前都跟奎師那在一起。

正如孩子一定見過他的父親，因為父親把孩子放在母親腹中，每個靈魂同樣都見過奎師那或至尊父親。但受條件限制的靈魂那時候一直留在稱為 *susupti* 的狀態，即恰似無夢的沉睡或麻醉狀態。因此當他們在物質世界醒來，忙於物質事務時，記不起跟奎師那在一起。

[一九七零年三月二十五日在洛杉磯給佳嘎迪薩(Jagadisa)的信]

上述的信最初看來也許表示，受條件限制的靈魂以前跟主奎師那一起在祂的超然居所—哥樓卡·溫達文。但細讀之下便揭示不同的歷史。

聖帕佈帕表示，奎師那就像把孩子注入母親子宮內的父親。雖然孩子是父親的所屬部分，在進入母親子宮之前是在父親體內，但那時候卻是種子形式的。他不曾跟父親聯誼。

同樣，以祂大維施努的形象，主是賜種的父親，把生物體種子注入物質自然的子宮。這個世界的生物體仍要親身在奎師那的居所跟祂聯誼。

我們以前怎樣身在奎師那的逍遙時光？

在一九七二年，聖帕佈帕口授一篇名為「烏鴉與棕櫚果的邏輯」的短文，回覆他澳洲門徒的來信。下列陳述是那篇散文的節錄。

我們在任何時刻都不曾跟奎師那分開。

聖帕佈帕稍後會揭示，我們以前不曾跟奎師那分開，因為我們恆常都跟祂的能量一起，它們跟祂沒有分別。實際上，我們是祂的其中一種能量；正如《聖典博伽瓦譚》(3.5.6)所述：「祂自我擴展，成為多個展現為不同生命物種的生物體。」此外，祂在眾生心裏的那個超靈擴展，有史以來已經和我們在一起。如此一來，我們從未跟祂分開。

散文接著說：

正如一個人在做夢，忘了自己。他在夢裏自我創造不同的形象：「現在我是國王」那樣討論。他創造的這個自我是觀察者，與所見的事物是兩回事。但當那個夢一結束，「所見的」便消失，觀察者卻留下。現在他在原有位置和立場。

我們就是那樣與奎師那分開。我們夢到這個身體及與其他事物的多種關係。首先是依附於享受感官滿足。甚至對奎師那也有感官滿足之欲。

聖帕佈帕在這裏教導，奎師那無處不在，因為奎師那的各種能量無處不在。他的這句話：「甚至對奎師那也有感官滿足之欲」表示，儘管奎師那在我們心裏作為超靈，儘管我們現在跟祂一起，意思是這個世界沒有獨立於祂而分開存在，但我們依然背離祂，渴望獨立於祂而另外享樂。不久便會討論「原有位置和立場」的含意。

他的文章接著說：

有一種潛在的態度，就是忘記奎師那並營造獨立享樂的氣氛。就像海灘的邊緣有時被海水淹蓋，有時則是乾燥的沙子，反反覆復。我們的情況也是那樣，有時被蒙蔽，有時豁然明朗，就像在潮汐的邊緣一樣。我們一忘記，馬上就有假象。就像我們一睡覺便造夢。因此我們不能說，我們不是跟奎師那一起。

當聖帕佈帕說：「因此我們不能說，我們不是跟奎師那一起。」時，他正在確認他之前的這句話：「甚至對奎師那也有感官滿足之欲」，不一定表示我們之前是在祂的居所。奎師那無處不在。因此都存在於這個邊際區，靈魂在那裏作為祂的所屬部分，這樣跟祂有關。祂也跟靈魂一起住在物質世界，在那裏作為超靈，位於受條件限制的靈魂心裏。而且，在這個物質世界，物質元素本身正是祂能量的產物。聖帕佈帕這樣寫：「因此我們不能說，我們不是跟奎師那一起。」

他寫到海灘邊緣的比喻。他討論空曠的陸地和海水之間的那條虛線稱為邊界。源於靈性和物質世界之間這個地區的那些微靈，靈性哲學稱之為邊際。

文章繼續說：

當我們試圖成為主的時候，馬上就被假象蒙蔽。我們以前在奎師那的逍遙時光裏跟祂一起。但這個被假象蒙蔽的時間也許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長；因此多個創造來來去去。

在物質世界，我們自古以來都一直在奎師那的逍遙時光裏服務。這個物質世界的創造、維繫和毀滅也是主的逍遙時光。《聖典博伽瓦譚》(2.4.12)和《永恆的采坦亞經》(初篇逍遙 5.9)稱這個循環為 sad-udbhava-sthana-nirodha-lilaya 和 srsti-lila。我們一直都，而且仍然在物質世界這裏，在奎師那的逍遙時光裏服務。眾生都直接或間接地服務主。因此聖帕佈帕說：「因此我們不能說，我們不是跟奎師那一起。」

文章繼續說：

由於這段時間很長，因此有時說我們永受條件限制。但當確實臻達奎師那知覺時，這段長時間就變得極無意義。就像在夢裏，我們以為過了很長時間，但一覺醒來，看看手表，發現那只是片刻而已。

真正的立場是奎師那的僕人，奎師那的僕人表示在奎師那的逍遙時光。我們恆常都直接或間接地服務奎師那的逍遙時光。哪怕在夢裏。正如在白天的時候，我們無法躲開太陽，因此哪有機會離開奎師那的逍遙時光？

聖帕佈帕在這裏確認，我們現在甚至都在奎師那的逍遙時光裏。邊際能量和物質世界的創造，都是祂逍遙時光的其中一個面貌。

文章繼續說：

白天的時候，也許有雲，天色也許變得非常灰暗，但仍有陽光，無處不在。因為我是奎師那的所屬部分，因此我恆常跟祂有關。儘管我的手指可能有病，它仍然是我身體的所屬部分。因此，我們努力醫治它，治愈它，因為它是所屬部分。因此當我們忘記奎師那時，祂親自或派祂的代表前來。

有一次，一個門徒問聖帕佈帕：「如果我們從未跟奎師那一起，如果我們從未到過奎師那星，那麼我們怎開始『憶念』祂的逍遙時光和祂的形象？」聖帕佈帕回答：「你透過聆聽《聖典博伽瓦譚》，憶念奎師那的逍遙時光。你可以聆聽奎師那的逍遙時光。你可以想憶念那些(敘述)。」然後門徒問：「但如果我們以前不曾知道那些逍遙時

光，那麼我們怎能『憶念』？」帕佈帕回答：「聆聽《聖典博伽瓦譚》，你就可以知道。為什麼我們引用這麼多經典，例如《聖典博伽瓦譚》和《博伽瓦譚》等等？只是為了憶念。」(房中談話。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七日在波士頓)。在一九六九年的這段談話之中，帕佈帕確認了「憶念」和「忘記」等等字眼只是示意。

文章繼續說：

清醒或做夢，我都是同一個人。當我醒來看見自己時，便看到奎師那。因果都是奎師那。就像棉花變成線，線變成布，但原始成因仍然是棉花。因此，萬物始終都是奎師那。當我們無法親自跟奎師那聯繫時，便與祂的能量聯繫。因此不可能不在奎師那的逍遙時光裏。

聖帕佈帕在這裏證實，他之前提及，以前在奎師那逍遙時光裏的受條件限制靈魂，指的是祂物質創造的逍遙時光。正如《微靈天職》第十六章所述，一些靈魂在祂在靈性世界的逍遙時光，一些則在祂在物質世界的逍遙時光。

聖帕佈帕在以下對話進一步確立，我們在這個世界恆常都跟奎師那一起，也一直跟祂一起。這樣我們就可以進一步協調他的陳述：「我們之前在奎師那的逍遙時光跟祂一起。」換句話說，之前在邊際區域時，我們在祂的逍遙時光裏，目前在物質世界的時候，我們也在祂的逍遙時光裏。

雅淑瑪提南達(Yasomatinandana)：[微靈]最初獲准與奎師那聯誼嗎？

帕佈帕：他總是跟奎師那在一起。他只是忘了。你不是一直跟奎師那一起嗎？我們站在這塊沙地上。沙子是奎師那，奎師那的能量。我們站在水邊。這是奎師那的能量。Bhumir apo ' nalo vayuh(《博伽瓦譚》7.4)。你沒有讀過那一句嗎？那麼它跟奎師那有分別嗎？

雅淑瑪提南達：不，但那是.....

帕佈帕：我的身體也是奎師那的能量。我也是奎師那的能量。我總是跟奎師那一起。我僅是忘了。

雅淑瑪提南達：但這是奎師那的低等能量，對嗎？

帕佈帕：那可能是。那是比較性的研究，低等或高等。但它是能量。

雅淑瑪提南達：是的。

帕佈帕：作為能量，它跟奎師那沒有分別。

雅淑瑪提南達：Vasudevah sarvam iti (《博伽瓦譚》7.19)。

帕佈帕：是的。你作為能量，怎能區分自己和奎師那呢？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五日在洛杉磯的清晨散步。)

我們跟超靈奎師那一起

超靈是所有被創造生物心裏的超靈，帕佈帕在下面解釋，祂的活動也被視為奎師那的逍遙時光。受條件限制的靈魂以前跟超靈形式的奎師那聯誼，現在也跟祂聯誼。

於是我們也跟心中超靈奎師那聯誼。

(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在孟買的講課：《博伽梵歌》4.5)

我們還未抵家

在以下詩節，超靈對祂的奉獻者顯現為婆羅門，跟她談話。這些詩節有時被誤解為，靈魂離開了他原來的家—哥樓卡·溫達文。

婆羅門這樣問：你是誰？你是誰的妻子或女兒？躺在這裏的男子是誰？你看來正在為這具死屍難過。你辨認不到我嗎？我是你永恆的朋友。你也許會記得，你以前曾經多次向我請教。

婆羅門繼續說：我親愛的朋友，儘管你無法馬上辨認到我，難道你記不起你以前有個非常親密的朋友嗎？令人遺憾的是，你放棄了與我為伴，接受了這個物質世界的享樂者地位。

我親愛又溫文的朋友，你和我恰似兩隻天鵝。我們一起住在同一個心，它就像心湖(Manasa Lake)一樣。雖然我們數千年來一直住在一起，但我們和我們原來的家仍然相距很遠。

(《聖典博伽瓦譚》4.28.52-54)

超靈自古以來都一直和我們同行，從一個身體到另一個。不過，正如聖帕佈帕在下列要旨解釋，超靈不是哥樓卡.溫達文的主奎師那：

以祂的超靈面貌，奎師那是每個人的老朋友。至尊人格首神，即超靈，在王后面前顯現為婆羅門，但祂為什麼不顯現為祂的原形——主奎師那？聖維斯瓦納.查誇瓦爾提.塔庫爾說，除非對至尊人格首神懷著極崇高的愛，否則看不見祂的原貌。

(《聖典博伽瓦譚》4.28.51，要旨)

超靈既不是溫達文的主奎師那，也不是無憂星的主拿茹阿央那。超靈不曾住在溫達文或無憂星，即所有存在原來的家，而且祂永遠都不會住在那裏。下列要旨的節錄解釋了這一點：

超靈的展現也是牛奶之洋維施努短暫而全面遍透的面貌。在靈性世界，超靈的展現不是永恆的。因此真實的絕對真理就是至尊人格首神奎師那。祂是齊備所有力量的人，也具備各種不同的個別內在能量。

(《博伽梵歌》7.4，要旨)

雖然主超靈說「我們原來的家」這些字眼，但祂從未去過那裏，這個世界的受條件限制靈魂也從未去過那裏。下一部分解釋了這個理解：這個世界的靈魂不曾從靈性世界低墮。

沒有來回往返

生物體和至尊人格首神原來的家是靈性世界。主和生物體在靈性世界非常安寧地住在一起。由於生物體一直投入於服務主，因此祂們都在靈性世界喜樂地生活。不過，當生物體想自我享樂時，便墮進物質世界。哪怕是在那個立場，主都繼續作為超靈，即他的密友，跟他一起。

(《聖典博伽瓦譚》4.28.54，要旨)

生物體固有的家肯定真的在靈性世界，但不是同一生物體在靈性和物質世界之間來回往返。在聖帕佈帕以下的譯文、要旨和講課，他說明有兩類生物體：

生物體分為兩類。一些是永恆解脫的，另一些則是永受條件限制的。

(《永恆的主采坦亞經》中篇逍遙時光 22.10)

第一類是永恆解脫的生物體，即那些住在靈性世界，從未被假象制服的人。他們決不渴望滿足自己的感官；只渴望奎師那快樂。

那些永恆解脫的人恆常意識到奎師那知覺，在主奎師那蓮花足下提供超然愛心服務。他們被視為奎師那的永恆同遊，也永恆地享受服務奎師那的超然喜樂。

(《永恆的主采坦亞經》中篇逍遙時光 22.11)

第二類是在這個世界永受條件限制的靈魂，他們仍要成為純粹奉獻者，加入神的王國裏的永恆解脫靈魂。

除了永恆解脫的奉獻者之外，還有受條件限制的靈魂，他們總是離棄服務主。在這個物質世界永受條件限制，在各種令人討厭的狀況之中承受不同肉體引致的物質苦難。

(《永恆的主采坦亞經》中篇逍遙時光 22.12)

永受條件限制的人總是受到外在能量限制，永恆解脫的人則從未觸及外在能量。至尊人格首神永恆解脫的個人同遊，有時像主降臨那樣降臨這個宇宙。雖然為了解脫那些受條件限制的靈魂而工作，物質能量始終都沒觸及至尊主的使者。永恆解脫的人物通常作為主奎師那的同遊住在靈性世界，稱為主奎師那的同遊。他們

唯一的事務是享受與主奎師那為伴，縱使這些永恆解脫的人，為了實現主的目的來到這個物質世界，但他們都無止境地享受跟主奎師那為伴。永恆解脫的人代表奎師那而工作，透過他的參與，享受跟主奎師那為伴。

(《永恆的主采坦亞經》中篇逍遙時光 22.14-15，要旨)

svāmśa-vibhinnāmśa-rūpe hañā vistāra
ananta vaikuṅṭha-brahmāṇḍe karena
vihāra

因此奎師那既在靈性世界，又在物質世界。由於我們象徵著奎師那，因此在這個受條件限制的狀態。但有很多永恆解脫的生物體。他們絕不來這裏[世界]。就像海洋和河流。你會在河裏找到魚，在海裏也會找到魚。有時河裏的魚也許會游到海洋，但海裏的魚絕不會到河裏—絕不到河裏。沒有適合牠們的地方。

sei vibhinnāmśa jīva-dui ta' prakāra
eka-'nitya-mukta', eka-'nitya saṁsāra'

現在，這種能量展現為生物體；他們也有兩種。他們是什麼？Eka-'nitya-mukta'。一種生物體，他們永恆解脫。就像海裏的魚。把海洋當作為解脫地點。那裏有那種個體性。那種個體性在奎師那和個體靈魂之間交流。他們稱為永恆解脫的。而另一類就像河裏的魚，稱為永受條件限制的。我的意思是，他們的範圍是局限在河裏、池塘裏或井裏。

(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在紐約的講課：《永恆的主采坦亞經》中篇逍遙 22.6)

聖帕佈帕這樣澄清，永恆解脫的靈魂決不受條件限制，這個世界的靈魂之前從未住在靈性世界。在適當指導下透過奉愛瑜伽的程序，受條件限制的靈魂也可以憑藉齊天洪福加入至尊主。

我們不曾跟我們的至尊父親說話

從下面的陳述看來，受條件限制的靈魂以前似乎曾經直接跟奎師那對話：

我們對我們的感官感到很自豪。但我們就像父親給小孩某件玩具那樣獲賜這些感官；同樣，我們曾經想享受這個物質世界。因此我們獲賜物質感官：「好吧，你享樂吧。你只體驗過這個物質世界，當你體驗到『我不快樂時』，便會再次回到我這裏。」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五日在紐約的講課：《博伽梵歌》2.55-58)

只有偉大奉獻者，即那些不傾向於享受物質感官的人，才有可能直接聆聽主或直接跟主討論。那麼，為什麼聖帕佈帕好像是說，奎師那正跟背離了祂的受條件限制靈魂直接對話？

這是樹枝上的月兒這個邏輯的另一個例子。聖帕佈帕在他給《永恆的采坦亞經》所寫的一段要旨撰述：「先示意小孩一棵樹的枝極，再透過樹枝指示月亮的位置。這邏輯稱為樹枝上的月兒。概念就是必須先舉一個比較簡單的例子。然後再解釋比較難的背景。」(《永恆的采坦亞經》中篇逍遙 21.31 的要旨)

由於一個認為「我是女人」或「我是少女」的人，無法真正了解微靈真理，因此，仁慈地降臨到這個完全沉迷於「我是這個身體，與這個身體有關的一切都是我的」這種概念的物質主義者世界，帕佈帕在這裏表示：神是我們的父親，祂愛我們，想我們尋求祂的庇蔭，變得快樂。

事實上，在我們的奉愛生命臻達完美時，我們受條件限制的靈魂便會在奎師那的居所第一次跟祂見面。

徹底履行奎師那知覺的成熟奉獻者，馬上被轉移到奎師那現正顯現的宇宙。奉獻者在那個宇宙第一次有機會親自直接跟奎師那聯誼。

(《奎師那，至尊人格首神》第二十八章)

這個結論性的引文確認，當受條件限制的靈魂擺脫假象的制肘時，便會臻達主的靈性居所，第一次與祂聯誼。

回家，回歸首神

眾生之主(維施努)的物質創造，是給受條件限制靈魂提供的機會，讓他們回家，回歸首神。

(《博伽梵歌》3.10的要旨)

聖帕佈帕使「回家，回歸首神」這個片語舉世知名。這個片語看起來也許表示，這個世界的靈魂以前是在哥樓卡.溫達文，他們離開了那裏，現在必須回到那裏。我們希望以下的討論，有助澄清「回家，回歸首神」的意思：

一九九三年，在溫達文，聖帕佈帕的一名資深門徒問聖拿茹阿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當聖帕佈帕說：『回家，回歸首神』時是什麼意思？」

以那個門徒自己的生平作為比喻，聖拿茹阿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解釋，雖然她的兒子在印度的溫達文出生和成長，但他認為自己是美國人，因為他母親是美國人。學校假期開始時，他告訴他在溫達文靈師師塾的朋友和同學：「我要回家了。」

同樣，聖帕佈帕著名的「回家，回歸首神」片語，幫助受條件限制的靈魂，把至尊主看作為他們的父親，父親所住的地方就是家。這個片語有助我們理解，奎師那不是非人格的，祂的家是我們名正言順的家。以下的節錄解釋了這一點：

回歸首神表示神是一個人，一個像你和我的人。正如你父親是一個人。那是實際的知識。你父親的父親也是一個人。他父親也是一個人。他父親也是一個人。你立即就能理解。因此至尊父親必定是一個人。

(一九七一年七月二十五日在紐約的講課：《聖典博伽瓦譚》6.1.11)

主不想祂的兒子—眾生—承受生命的三重苦。祂希望他們全都來到祂那裏，跟祂住在一起，但回歸首神表示必須淨化自己，免致物質感染。

(《聖典博伽瓦譚》1.5.35的要旨)

回歸首神表示必須完全純粹。不容半點雜質。

(一九七零年十二月十九日在蘇茹阿的講課：《聖典博伽瓦譚》6.1.34-39)

以上三段引文的其中兩段，提及純淨和回家的概念。這表示在主的居所沒有雜念，沒有想跟奎師那分開而另自享樂的不純粹渴望。假象無法進入靈性世界。

給新人

下列摘自聖帕佈帕講課的引文，與之前有關生物體之源的陳述互相矛盾，看來也許具有爭議性，甚至好像跟歷代典範師互相抵觸，但其實不是那樣。

.....因為我們也是在數以百萬年前從無憂星來的。Anadi ka rama-phale。Anadi 表示「在創造之前」。我們生物體是永恆的。儘管在數百萬兆年之後整個創造都被毀滅，生物體卻永存不滅。

(一九七三年八月六日在倫敦的講課：《博伽梵歌》2.6)

聖帕佈帕和他靈性導師或靈性祖師之間沒有抵觸。作為他靈性祖師一聖巴克提維諾達.塔庫爾一的純粹追隨者，他是聖塔庫爾在《微靈天職》的陳述的純粹追隨者：「由於他們住在靈性世界，因此假象遠離他們，對他們根本沒有影響。」當然他自己也撰述：「靈性世界有各個無憂星球，那裏的奉獻者全都是解脫的。這些奉獻者是 aksara，表示他們不會墮進物質世界。他們留在無憂星球靈性世界。」(《聖典博伽瓦譚》7.1.35，要旨)。

那麼為什麼帕佈帕絕無僅有地，像上述的倫敦講課那樣說？他自己在一九六八年的講課中回答這一點，本文的開首引用了那篇講課：「這沒有矛盾，只是因材施教。」正如上面解釋的那樣，他有時為某個特定的聽眾，為那些在奎師那知覺之途的新人，簡化了永恆和「回家，回歸首神」的概念。如此一來，我們便能逐漸明白不可思議的微靈真理。

聖拿茹阿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解釋了，我們的典範師有時「給嬰兒嬰兒食物」。換句話說，他們根據奉獻者的進步程度，給滿腔熱誠的奉獻者容易接受和理解的解釋。我們極罕有地看見，聖拿茹

阿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親自給他的新聽眾這些「嬰兒食物」。例如，在二零零八年在邁阿密的一次覲見，他告訴一位初次到訪的客人：「你偶然從哥樓卡.溫達文被扔進這個世界。那哥樓卡星的守衛—瑜伽瑪亞女神，把我們扔進這個世界。你其實是聖茹阿妲-主奎師那的男僕或女僕，但你想享受感官滿足，忘了你真正的遺產。」

無憂星居民不接受那個機會

微靈真的恆常都有獨立性，哪怕是在無憂星.....

每個生物體與生俱來都有機會低墮，哪怕他是在無憂星。

[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七日在提坦赫斯給烏潘卓(Upendra)的信]

但那些在無憂星的人絕不選擇誤用獨立性和忘記奎師那。以下引文確認了聖帕佈帕在哲學思想方面的一致性：

問題：當靈魂從來都沒受條件限制.....，他們也有獨立性嗎？

帕佈帕：是的，但他們沒有誤用。他們知道「我必須服務奎師那」，也樂在服務奎師那之中。

問題：他們也會誤用嗎？

帕佈帕：是的，他們也會誤用。有那種能力。好嗎？

問題：好吧，我相信你曾經說過，受條件限制的靈魂一旦達到完美，離開物質世界，便前往奎師那星，不可能倒退。

帕佈帕：不，有可能的，但他沒來。就像把你的手放進火裏之後，如果你真的聰明，就決不會這樣做。因此那些正在回歸首神的人變得聰明。

(一九六七年在弗朗西斯科的講課：《永恆的主采坦亞經》初篇逍遙 7.108)

靈性世界有多個無憂星球，那裏的奉獻者全都是解脫的。這些奉獻者是 aksara，表示他們不墮進物質世界。他們留在無憂星球

的靈性世界。他們也是人，像我們一樣，但他們是永恆的人，齊備完全的知識和喜樂。那是他們和我們之間的差別。那是真理知識。換句話說，主的這些同遊—佳亞和維佳亞，為了滿足祂的戰鬥欲，便降臨物質世界服務主。否則，正如於迪斯提爾大君說，asraddheya ivabhati：主的僕人會從無憂星低墮的那句話似乎難以置信。

(《聖典博伽瓦譚》7.1.35 的要旨)

無憂星的奉獻者不犯錯

之前的要旨告訴我們，於迪斯提爾大君說：「主的僕人會從無憂星低墮的那句話似乎難以置信。」這要旨表明無憂星的所有居民都是永恆的，滿載喜樂和知識。雖然以下的要旨沒有抵觸，但最初看起來也許與於迪斯提爾的話互相矛盾。

在聖基瓦.哥斯瓦米的《奉愛珍寶(Bhakti-sandarbha)》，有一段摘自《斯刊達宇宙古史(Skanda Purana)》的引文警告，在艾卡達西(Ekadasi)吃穀類的人，成為謀殺父母、兄弟和靈性導師的兇手，儘管晉升到無憂星球都會低墮。

(《永恆的采坦亞經》初篇逍遙 15.9 的要旨)

實際上，帕佈帕說的是：「就算認為自己是完美的超然主義者，有資格成為無憂星居民，都不應該忽視艾卡達西。」帕佈帕暗示誰都不應那麼驕傲，認為不需遵循艾卡達西，那是奎師那自己顯現為時段。聖帕佈帕撰述這句話，警告熱誠的奉獻者，遵循艾卡達西斷食日的重要性，並不是說一度臻達了無憂星的純粹奉獻者低墮。

儘管在這個世界，真正奉獻者都不低墮

儘管在這個世界，真正奉獻者都穩守崇高的地位，更何況是靈性世界。初次略讀《永恆的主采坦亞經》的下列段落時，看來好像有矛盾，但我們不久便看到沒有抵觸。

在那裏，主采坦亞.瑪哈帕佈的同遊—純粹奉獻者施瓦茹帕.達莫達爾.哥斯瓦米—似是暗示，聆聽了非人格主義者的哲學，甚至連他都

會從他的位置低墮。博伽梵師(Bhagavan Acarya)要求施瓦茹帕.達莫達爾.哥斯瓦米，聽他的假象宗弟弟哥袍(Gopala)，為《終極韋陀》所寫的注釋。施瓦茹帕.達莫達爾.哥斯瓦米有點生氣，這樣回答。「當奉獻者聆聽《薩瑞茹阿克論(Sariraka-bhasya)》，即假象宗對《終極韋陀》的注釋時，便放棄奎師那知覺的態度，即主是他的主人而生物體是祂的僕人。反而認為自己是至尊主。」

maha-bhagavata yei, kṛṣṇa prana-dhana yara
māyāvāda-sravane citta avasya phire tanra.

假象宗哲學呈現這樣的花言巧語，閱讀假象宗對《終極韋陀》的注釋，甚至連認同奎師那是生命和靈魂的極崇高奉獻者都改變初衷。

施瓦茹帕.達莫達爾.哥斯瓦米是瑪哈帕佈最摯愛的追隨者，在奎師那的逍遙時光裏，他正是施瑞瑪緹.茹阿妲茹阿妮最鍾愛的女朋友—拉麗妲-德薇。當這樣的崇高偉大奉獻者提到，甚至連自己都可能低墮的這個可能性時，他只是出於謙遜、開玩笑或警告其他人才這樣做。施瓦茹帕.達莫達爾.哥斯瓦米警告初階奉獻者，他們可能做作地相信自己既進步又無懈可擊。如果那個初階者聆聽假象宗哲學，他也許會喪失他對奎師那是至尊人物的薄弱信心。

施瓦茹帕.達莫達爾.哥斯瓦米進一步透露，他不想聆聽假象宗哲學的真正根由：聽到對他摯愛主奎師那的任何冒犯，他都會心碎。

下一段繼續那段對話：

儘管施瓦茹帕.達莫達爾抗議，博伽梵師繼續說：「我們全都以我們的心和靈魂，專注於奎師那的蓮花足。因此《薩瑞茹阿克論》無法改變我們的心意。」

施瓦茹帕.達莫達爾回答：「不管怎樣，當我們聆聽假象宗哲學時，我們聽到絕對真理是知識，充滿假象的宇宙是假的，但我們得不到靈性理解。假象宗哲學家試圖確立生物體只是想像的，而且至尊人格首神受到假象影響。聆聽這種注釋讓奉獻者心碎，痛不欲生。」

布茹阿瑪和施瓦也不低墮

這都是例子。布茹阿瑪被他的女兒吸引。儘管在他妻子面前，施瓦神都被莫黑妮-穆緹(Mohini-murti，譯者註：主維施努的美女化身)的美貌吸引。因此只能以知覺著奎師那來控制性生活。
(一九七七年一月七日在孟買的房中談話。)

上述段落也許似是暗示，甚至連主布茹阿瑪和施瓦神這兩個純粹奉獻者都會被假象迷惑。不過，布茹阿瑪和施瓦好像被假象迷惑的那些逍遙時光，只是為了教導受條件限制的靈魂而已。

布茹阿瑪和施瓦在宇宙裡至高無上，分別作為創造者和毀滅者，受條件限制的靈魂有時都渴求這樣的高位。在以下的對話，聖帕佈帕警告他的聽眾，不要渴求這個世界的任何崇高地位，因為所有物質情況都充斥著假象施予的痛苦。聖帕佈帕鼓勵他的聽眾，僅是渴求對主奎師那的純粹奉愛。

奉獻者：這裏說哈瑞達薩.塔庫爾那樣的純粹奉獻者，不會被假象女神誘惑，淪為她的犧牲品，但甚至連主布茹阿瑪、施瓦神也許都會淪為犧牲品。我以前一直都以為他們都是主的純粹奉獻者。

帕佈帕：他們是純粹奉獻者，但他們是自然形態的當家之神(gunavataara)。正如主布茹阿瑪是這個物質宇宙的至尊人物一樣。他是眾生之父。因此他們是純粹奉獻者。當然，如果我們非常仔細地鑽研，雖然哈瑞達薩.塔庫爾被視為布茹阿瑪的化身—布茹阿瑪.哈瑞達薩，但他在奉愛服務方面的地位卻比布茹阿瑪更高。

因此，看到主布茹阿瑪和施瓦神那樣被迷惑時，我們不應該感到困擾。應該引以為誡：「主布茹阿瑪或施瓦神有時都淪為假象的犧牲品，更何況是我們？因此我們要非常，非常小心。甚至在布茹阿瑪和施瓦的地位都有機會低墮，更何況是普通人。因此我們應該像哈瑞達薩.塔庫爾那樣，非常堅定地傾向於奎師那知

覺。那麼我們便可以非常輕易地征服假象的誘惑。」要明白那一點。而不是「布茹阿瑪表現軟弱。他軟弱或他較差。」不。那是為了教導我們。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在洛杉磯的講課：《博伽梵歌》2.62-72)

這些引文顯示，作為奎師那的純粹奉獻者，布茹阿瑪和施瓦協助主把祂的訓示傳授給這個宇宙的靈魂。

瑪瑞慈(Marici)等等聖人，反對他們偉大的父親[布茹阿瑪]的行為，這不失為過。他們很清楚，縱使他們的父親犯錯，背後一定大有目的；否則這樣的偉人不會犯這樣的錯。布茹阿瑪可能想警告他的從屬，人類與婦女交往的過失。

(《聖典博伽瓦譚》3.12.29)

杜伽女神象徵虛幻的假象能量，她是給瑞薩(Girisa)——即施瓦神——的妻子。杜伽女神無法迷惑施瓦神的心意，不過現在施瓦神想看主維施努的女性形象。透過祂的玄秘力量，主維施努將呈現一個甚至會迷倒施瓦神的形象。因此主維施努莊嚴肅穆，同時又面露微笑。

(《聖典博伽瓦譚》8.12.14)

至尊人格首神知道，因為施瓦神不是普通人，因此甚至連絕色美女都無法迷惑他。丘比特本人試圖在帕爾瓦緹面前撩起施瓦神的色欲，但施瓦神始終不為所動。施瓦神雙眼噴出的烈火反而把丘比特燒成灰燼。因此，主維施努必須再三考慮，哪種美麗形象甚至會迷倒施瓦神。

(《聖典博伽瓦譚》8.12.15)

布茹阿瑪和施瓦不是普通靈魂，他們對誘惑不為所動。他們一直免於假象的誘惑；而是受瑜伽瑪亞影響，更何況是主靈性居所的居民。事實上，布茹阿瑪和施瓦崇拜主居所的居民，尤其是溫達文的居民。

其他例子

經典的歷史有無數其他人物的例子，沒有聖帕佈帕和他師徒承傳等等純粹奉獻者的幫助，我們這些受條件限制的靈魂象便無法理解。例如，《聖典博伽瓦譚》敘述，主奎師那的同遊和個人家庭成員的歷史，就在主隱沒之前，他們喝了米酒醉醺醺之後互相廝殺。在這方面，聖帕佈帕經常引用聖維斯瓦納.查誇瓦爾提.塔庫爾的注釋，說這就像最偉大的魔術師—主奎師那自己，為了讓他們回到他們的居所而進行的魔術表演一樣。

另一個例子是奎師那的堂兄弟，「惡魔」斯蘇袍(Sisupala)的歷史，他試圖殺死奎師那，最後卻被祂砍頭。奎師那的堂兄弟怎可能會淪為惡魔？在這方面，帕佈帕的《聖典博伽瓦譚》譯文和要旨揭示，斯蘇袍被奎師那所「殺」之後進入祂的身體，他作為主佳亞和維佳亞這兩位同遊的其中之一，「重新進入」無憂星。而且佳亞和維佳亞從未離開無憂星。根據我們的典範師所說，他們的原形一直留在無憂星，他們的擴展為了實現主俠義胸襟之鬥的渴望，在這個世界扮演惡魔。

另一個例子是稠塔.哈瑞達薩(Chota Haridasa)的歷史，帕佈帕在他的《永恆的主采坦亞經》仁慈地翻譯了。在那段歷史，主采坦亞.瑪哈帕佈斥責和拒絕了祂的同遊—稠塔.哈瑞達薩，他處於棄絕階級，同時又色迷迷地看着一個女子。瑪哈帕佈親愛的同遊怎可能會陷於色欲？聖帕佈帕引用他靈性導師.瑪哈茹阿傑—聖巴克提斯丹塔.薩茹阿斯瓦提.塔庫爾—的說法，他說雖然稠塔.哈瑞達薩是祂鍾愛的奉獻者，但恩慈之洋—主采坦亞.瑪哈帕佈—為了確立奉愛傳系的人不應該是偽君子而斥責稠塔.哈瑞達薩。稠塔.哈瑞達薩其實沒有低墮。

另一個例子是卡拉.奎師那達薩(Kala Krsnadasa)的歷史，當瑪哈帕佈遊歷南印度時，祂的奉獻者派他替祂拿水罐和其他個人物品。期間吉普賽人以女色引誘卡拉.奎師那達薩，他受到影響而被誘惑。瑪哈帕佈拯救卡拉.奎師那達薩脫離困境，但儘管卡拉.奎師那達薩聲淚俱下，祂後來都拒絕讓他跟祂聯誼。不過，儘管主拒絕了他，祂機密的奉獻者仁慈地給他另一個機會。他們考慮到：「我們想找一個人去孟加拉，只是通知莎慈媽(Sacimata)，主采坦亞.瑪哈帕佈到了佳幹納.普瑞(Jagannatha Puri)。」因此他們用他作為工具，取悅主的純粹奉獻者。

卡拉.奎師那達薩從靈性世界低墮，然後又恢復原位嗎？靈性世界沒有吉普賽人誘惑主奎師那的永恆解脫同遊。帕佈帕在《永恆的主采坦亞經》中篇逍遙 7.39 撰述：

這位稱為卡拉.奎師那達薩的奎師那達薩，不是初篇逍遙 11.37 所述的卡拉.奎師那達薩。第十一章所述的卡拉.奎師那達薩，是為了支持主采坦亞.瑪哈帕佈的逍遙時光而顯現的十二牧牛童(gopalas)之一。他以主尼提安南達.帕佈的偉大奉獻者著稱。那個名為卡拉.奎師那達薩，跟主采坦亞一起去南印度，之後又去孟加拉的婆羅門，是中篇逍遙 10.62-79 所述的。不應該誤以為這兩者是同一個人。

在主采坦亞.瑪哈帕佈在這個世界展現的逍遙時光期間，這裏有很多幸運靈魂跟他接觸，他們全都獲益良多。跟主和他同遊的接觸使他們進一步得到淨化，然後臻達完美。不過，因為他們本來渴望享受感官享樂，因此身處這個世界。那是這段逍遙時光的教導。

有人也許會問，《永恆的主采坦亞經》初篇逍遙 10.145 為什麼說他的名字是純粹愛意願望樹(prema-kalpataru)－主采坦亞.瑪哈帕佈－的枝椏。聖帕佈帕的靈性導師－聖巴克提斯丹塔.薩茹阿斯瓦提.塔庫爾，在一九三三年的講課提供了答案，並刊登在第十一年第四十一期的《高迪亞》，第六四六至六四八頁。這是有關稠塔.哈瑞達薩、佳該和瑪戴的極重要討論，又在文中闡明卡拉.奎師那達薩的命題。

他說施瑞瑪.瑪哈帕佈最初拒絕了卡拉.奎師那達薩，但藉由主尼提安南達.帕佈的恩慈和他自己的真心懺悔，他再次恢復瑪哈帕佈之僕的地位。僅是由於尼提安南達.帕佈的恩慈，後來才把他算作為瑪哈帕佈純粹愛意願望樹的枝椏。他以前並不是永恆同遊。

瑪哈帕佈以這段逍遙時光教導，實踐奉愛程序時必須極小心，因為直到我們臻達了完美，否則都可能被瑪哈帕佈的虛幻假象誘惑。在《永恆的主采坦亞經》中篇逍遙 17.14，瑪哈帕佈告訴他的同遊：

「這樣的人必須是新人，一定要心如止水。如果我可以得到這樣的人，我便同意帶著他。」

聖帕佈帕在他的要旨撰述：

之前，當主采坦亞.瑪哈帕佈前往南印度時，名為卡拉.奎師那達薩的婆羅門跟祂同行。卡拉.奎師那達薩淪為女子的犧牲品，主采坦亞.瑪哈帕佈必須不辭勞苦，設法從吉普賽人的魔爪釋放他。因此主在這裏說，祂想要一個心如止水的新人。心絮不寧的人被某些特定的動力驅策，尤其是性欲，那怕他跟采坦亞.瑪哈帕佈為伴.....假象非常強大，除非下定決心不要淪為受害者，否則甚至連至尊人格首神都無法保護他。

至尊主和祂的代表總想提供保護，但一個人必須善用個人的聯繫。如果認為至尊人格首神或祂的代表是普通人，就肯定會低墮。因此主采坦亞.瑪哈帕佈不要卡拉.奎師那達薩那樣的人陪祂。祂要有決心，心如止水，沒因不可告人的動機而焦慮不安的人。

在二零零一年五月三日的講課，聖拿茹阿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這樣支持聖奎師那達薩.卡威茹阿佳和聖帕佈帕的說法：

主采坦亞.瑪哈帕佈的貼身僕人—卡拉.奎師那達薩，跟祂一起去南印度，大約四個月。他不喜歡唸誦、憶念或聆聽主哈瑞的題旨，卻一直協助瑪哈帕佈。他做服務，非常幸運，卻沒有品味。瑪哈帕佈在所有廟宇唸誦「哈瑞 奎師那，哈瑞 奎師那」，又讓每個人成為奉獻者，但祂的僕人又怎樣？

這個人沒有品味。不曾對瑪哈帕佈說：「我想聽主哈瑞的題旨。」不曾向祂請教，不曾聆聽祂的教導。他有甚麼下場？他被吉普賽女孩(Battaharis)吸引，她們天姿國色，以致他一下子便放棄采坦亞.瑪哈帕佈，即至尊人格首神奎師那本人。

除此之外，他在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二十日的講課說：

不過，令人驚訝的是，雖然卡拉.奎師那達薩跟主，即主采坦亞.瑪哈帕佈同行，但瑪哈帕佈對他愛莫能助。這是因為卡拉.奎師那達薩只投入於外在地服務瑪哈帕佈。他沒有向祂請教奉愛的事，對祂的主哈瑞題旨也沒有品味，對唸誦也沒有品味。換句話說，他不可能採納瑪哈帕佈的內在情感。

完美的始終都完美

以下引文顯示，在這個世界的自我覺悟奉獻者之不敗地位。儘管假象的誘惑在這裏無處不在，這個世界的純粹奉獻者都不會從他們的位置低墮。那麼，更何況是那些處於靈性世界居民形象的奉獻者。我們可以對他們有信心，對他們來自的那個世界有信心。

純粹奉愛服務在靈性上令人回味無窮，以致奉獻者自動對物質享受不感興趣。那是循序漸進奉愛服務的完美徵兆。純粹奉獻者不斷憶念主奎師那的蓮花足，甚至一刻都不會忘記祂，甚至以三個世界的所有富裕來交換都不行。

(《聖典博伽瓦譚》1.5.19的要旨)

當烏達瓦全神貫注於對神之愛的超然狂喜時，確實忘了外在世界的一切。縱使身在目前這個在表面上是屬於這個世界的身體，純粹奉獻者都長住在至尊主的居所。純粹奉獻者確實不在身體層面，因為他沉醉於至尊(主)的超然想法。

(《聖典博伽瓦譚》3.2.6的主旨)

問題：帕佈帕，在唸誦以後，奉獻者經常有很高很高的發展。我看見許多奉獻者重墮假象之中。是什麼原因？

帕佈帕：他不是奉獻者。他在冒充奉獻者。是奉獻者的人決不低墮。有很多假的奉獻者。他低墮。

(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在多倫多的清晨散步)

問題：奉獻者往往以為他比物質主義者更不快樂，因為他知道他不開心。

帕佈帕：那就表示他不是奉獻者。

問題：他不是奉獻者。

帕佈帕：是的。他不是奉獻者。奉獻者表示，第一個徵兆會是，他感到快樂。Brahma-bhutih prasannatma(《博伽瓦譚》18.54)。如果他不是自我滿足的，他就是流氓。他甚至還沒進入奉愛生命。他在外面。那是考驗。就像杜茹瓦大君一樣。他看見維施努時說：「一切都很好。我別無所求。」Svamin krtartho 'smi。那是偉大奉獻者。如果他仍然不滿足或不快樂，就表示他根本沒有靈性生命。僅是裝模作樣而已。

(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四日在墨爾本清晨散步)

連接這四段引文的連結，是「高級品味」的這個概念。聖帕佈帕解釋，完美奉獻者體驗服務奎師那的那種高級品味，因此假象的誘惑根本吸引不到他們。那些沒有確實地得到那種令人回味的高級品味的人，仍會喜愛物質享受。假象仍有力量吸引殷切的奉獻者離開奉愛之途。

三流的奎師那知覺者也許會低墮，但在第二級的時候就不會低墮，而一流的奎師那知覺者決不會低墮。

(《博伽瓦譚》9.3的要旨)

一流奉獻者不可能會低墮，哪怕他也許會與非奉獻者一起傳教。

(《永恆的主采坦亞經》中篇逍遙 22.71的要旨)

假的靈性導師會淪為假象的獵物，但真正的靈性導師，即真正的奉獻者，甚至一刻都決不忘記奎師那。這樣的靈性導師可以帶領他的門徒、追隨者和聽眾，到達自己的完美水平。

在他對《教誨的甘露》詩節五的要旨結論，聖帕佈帕撰述：「除非臻達了一流奉獻者的層面，否則都不應該成為靈性導師。初階奉獻者或中階層面的奉獻者也可以接受門徒，但這樣的門徒都一定在同一水平，應該要明白，在他不足的指導下，他們無法朝著生命的終極目標好好邁進。因此門徒應該要慎重地接受高階奉獻者作為靈性導師。

半神人之聖哲拿茹阿達是頂尖純粹偉大奉獻者的例子。蘇卡戴瓦·哥斯瓦米屬於高階純粹奉獻者的中階(nirdhuta-kasaya)。聖拿茹阿達前生是女僕之子，是初階的高階純粹奉獻者(murcchita-kasaya)之例。這三種純粹偉大奉獻者的聯誼和恩慈使人展現信心。」(《聖奉愛甘露之洋之點滴》詩節三，《Sri Bindu-vikasini-vrtti》的注釋)

我們原來的地位和立場

為了闡明受條件限制的靈魂背離他們對奎師那與生俱來的愛和服務，聖帕佈帕以火焰散落的火花作為比喻。這個比喻指的是那些在邊際區域，背離固有其本性的微靈。

有幾個地方表明了，生物體就像火的火花，至尊人格首神則像火焰本身。如果火花不知怎的從火焰散落，便喪失天生的光亮；因此，來到這個物質世界的微靈肯定也恰似大火散落的火花。為了享受感官滿足，生物體想模仿奎師那，並試圖操控物質自然；這樣忘了原來的立場和位置，他的啟蒙力量和靈性身份都消失。

(《奎師那，至尊人格首神》第八十七章)

至尊主比火焰無限偉大，因此上述比喻並非十分準確；但世俗比喻至少讓我們有點理解。在這方面，「從火焰散落」，「喪失天生的亮光」，「忘了原來的立場和位置」和「他的靈性身份消失」等等片語，不是說靈魂從無憂星或哥樓卡·溫達文墮進這個世界。那些片語反而是樹枝上的月兒這個邏輯更進一步的例子。

在上述引用的《奎師那，至尊人格首神》，「忘記他原來的立場和位置」等等句子暗示，對奎師那之愛，即純粹的奎師那知覺，是我們靈魂固有或潛在的，就像杏仁油是杏仁內在固有的，酥油是牛奶內在固有的，樹木則是種子內在固有的。聖帕佈帕在下列信件確認這個結論：

關於你的問題「我們本來全都是奎師那知覺的實體嗎？」是什麼意思？我們恆常都跟奎師那一起。有什麼地方是奎師那不存在的呢？那麼你怎能說我們以前不在一起？你恆常都跟奎師那一

起，當我們忘記這個事實時，祂便遙不可及。《至尊奧義書 (Isopanisad)》清楚說明，tad dure tad vantike—祂極遠又極近。

(一九七零年七月十五日在洛杉磯給烏潘卓的信)

因此這種遺忘是我們的低墮。它隨時都會發生，透過提升到奎師那知覺的層面，就可以立即抵消這種遺忘。

(一九七零年七月十五日在洛杉磯給烏潘卓的信)

下列節錄也包括「忘記」和「原來」等等字眼，進一步確立它們在靈魂真理方面的含意：

你是基督徒；你明天可以改變你的信仰。在梵語裏，宗教這個字不表示信仰。宗教表示原本的特性。它稱為宗教。因此原本的特性表示無法改變的。我們恆常都有那種品質，那種特性。韋陀的說法是，生物體是神的永恆僕人。當他忘記他是神永恆僕人的這種關係時，這表示他的物質存在便開始。

(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在墨爾本，聖帕斯高聖方濟各神學院的講課)

正如帕佈帕在上面解釋，討論微靈真理時，「原本的(original)」這個字表示「不可改變的」或「我們內在固有或潛在的」。下列陳述進一步確認了這一點：

由於奎師那知覺是每個生物體內在固有的，因此應該給每個人機會聆聽奎師那的事。僅是聆聽和唸誦，內心便直接得到淨化，也立即覺醒原有的奎師那知覺。

(《奉愛的甘露》詩節四的要旨)

我們天生的立場和位置

在以下引文，聖帕佈帕用「天生的立場和位置」這個片語，解釋靈魂與生俱來的本性是奎師那知覺的，就像酥油是牛奶內在固有的，杏仁油則是杏仁內在固有的。

永恆受條件限制的意思是……我們不可能永恆受條件限制，因為我們是奎師那的所屬部分。我們天生的立場是解脫的，永恆解脫的。但是因為我們想模仿奎師那，我們想要像假象宗所想的那樣成為奎師那，因此[我們是受條件限制的。]在靈性世界，奎師那是唯一的享樂者。

(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日在瑪亞普爾的講課：《聖典博伽瓦譚》1.10.5)

下面的「恢復(regaining)」這個字和「復甦」的意思相同。在微靈真理方面，「復甦」表示醒悟內在固有的，就像樹是種子固有的。

聖帕佈帕在下面解釋靈魂天生的立場和位置，他對奎師那知覺與生俱來的潛在能量，怎樣永存在他之內。

在運用我們的感官和心意時，有某些特定的賦定方法會喚起我們那種愛奎師那的潛在知覺，就像小孩子稍為練習一下便能開始走路。沒有基本步行能力的人，透過練習也無法步行。同樣，只是透過修習也無法覺醒奎師那知覺。實際上沒有這樣的修習。當我們希望發展奉愛服務的天賦時，有某些特定的程序，透過接受和執行這些程序，便會激發那種潛在的能力。這樣的修習稱為奉愛修習。

(《奉愛的甘露》第二章)

這裏有另一個比喻顯示，「天生」這個字表示某種處於潛在階段，但還沒發展的事物。帕佈帕這樣解釋這一點：

純粹愛意不假外求。它已經存在。就像少男少女。他們一見面便自然互相吸引。那吸引力已經存在。不是他從某個店主那裏買了和帶來這吸引力。不。它已經存在。僅是因緣際會激發了它。就是這樣。同樣，對奎師那的純粹愛意也存在。

(《永恆的主采坦亞經》中篇逍遙 22.107)

以下這段的最後引文，結束《靈魂之旅》第三部分的主題：這個世界的靈魂仍須展現他們那個現正潛在於種子裏的靈性形象。

再說你那個關於受條件限制生物體的靈魂形象的問題，靈性形象一直都存在，但只在生物體回到無憂星時才完全發展。這個形象

根據生物體的願望發展。達到這個完美境界之前，那個形象一直都像樹木的形體潛在於種子一樣。

(一九六九年八月八日在洛杉磯給茹帕努嘎的信)

上述引文確定，一旦托庇主奎師那的同遊，即真正的自我覺悟靈性導師，並遵循奉愛瑜伽的程序成為純粹奉獻者，我們便發展我們的靈性形象。那麼我們就像無憂星和哥樓卡.溫達文其他的所有居民一樣，永恆喜樂無邊地住在那裏。

我們可以對那個領域有信心，正如聖帕佈帕的靈性曾祖師 (paratpara-guru) 聖巴克提維諾達.塔庫爾，在他的《微靈天職》(第十六章)說：「由於他們住在靈性世界，因此假象遠離他們，對他們完全沒有影響。恆常全神貫注於服務他們膜拜之主時的喜樂，他們永恆解脫，對物質苦樂一無所知。他們的生命只有愛，甚至察覺不到痛苦、死亡或恐懼。」

第四部分

概覽

概覽

編輯的尾注

跟主分開的微靈有兩類，不是三類。展現在靈性世界的微靈是永恆解脫的微靈(nitya-mukta vibhinnamsa jivas)，而展現在邊際區域，從那裏望向靈性世界的微靈，也是永恆解脫的微靈。從邊際區域望向物質世界的微靈，稱為受條件限制的靈魂(nitya-baddha 或 nitya-samsara vibhinnamsa jivas)。

雖然巴拉戴瓦展現的微靈和祂在靈性世界的擴展都是永恆同遊，但嚴格來說都稱為跟主分開的本體或微靈。《微靈天職》說：「當祂(奎師那)處於微靈能量時，祂顯現祂的巴拉戴瓦形象。」書中又說：「無數永恆同遊微靈從巴拉戴瓦.帕佈那裏展現，作為溫達文逍遙時光享樂者(Vrndavana-vihari)主奎師那在哥樓卡.溫達文的永恆同遊服務祂，其他人則從聖三卡爾桑拿那裏展現，在靈性世界服務無憂星之主—主拿茹阿央那。」

名為《生物體之源》的講課提出了有兩種微靈的證據，如下所示：

sei vibhinnāṁśa jīva – dui ta' prakāra
eka – 'nitya-mukta', eka – 'nitya-saṁsāra'
'nitya-mukta' nitya kṛṣṇa-carane unmukha
'kṛṣṇa-pāriṣada' nāma, bhuñje sevā-sukha

(《永恆的主采坦亞經》中篇逍遙 22.10-11)

生物體分成兩類。一些是永恆解脫的，另一些則是永受條件限制的。那些永恆解脫的恆常都意識到奎師那知覺，在奎師那蓮花足下履行超然的愛心服務。他們是奎師那的永恆同遊，永恆地享受服務祂的超然喜樂。

《生物體之源》也引用聖基瓦.哥斯瓦米的作品：

tad evam anantā eva jīvākhyās taṣasthāḥ śaktayaḥ
tatra tāsāṁ varga-dvayam eko vargo' nādita eva bhagavad-
unmukhaḥ anyas tv anādita eva bhagavat-parāṇmukhaḥ
svabhāvatas tādīya-jñāna-bhāvāt tādīya-jñānābhāvāt ca

(《Paramatma-sandarbha》, Anuccheda 47, 正文一)
因此主的邊際能量是個體靈魂組成的。雖然這些個體靈魂多不勝數，但可以分成兩組：(1) 自古以來都順應至尊主的靈魂；以及(2) 自古以來都反對至尊主的反叛靈魂。其中一組知道主的榮耀，另一組則一無所知。

聖基瓦.哥斯瓦米繼續說：

tatra prathamō 'ntaraṅgā-śakti-vilāsānuḡrhitō / nitya-bhagavat-
parikara-rūpo garuḍādikaḥ / thoktaṁ pādmottara-khaṇḍe tri-
pad-vibhūter / lokas tu ity adau bhagavat-sandarbhodāhrte
asya ca taṭasthatvaṁ jīvatva-prasiddher īśvaratva-koṭāv apraveśāt

(《Paramatma-sandarbha》, Anuccheda 47, 正文二)
第一組包括嘎茹達和主的其他永恆同遊。這些奉獻者托庇主的內在能量，跟他一起享受逍遙時光。他們住在《Bhagavat-sandarbha》(Anuccheda 78)將會描述的靈性世界。由於他們以微靈著稱，也不歸類於神(Isvara)，因此稱為「邊際」。

就像以上詩節所述那樣，用「邊際(tatastha)」這個字指永恆同遊時，並不表示這樣的靈魂傾向於望向靈性世界或物質世界。他們距離假象太遠，看不見她。就此而論，那表示他們跟神非常相近，意思是他們有神的那些品質，但他們不是神。正如所有韋陀經典確認(saksad-dharitvena samasta-sastraih)，他們在品質上跟他一樣，同時又是他最機密的僕人(kintu prabhor priya eva tasya)。

他們的品質跟神相似，但他們不是神，因為(1) 他是無限的(vibhu)，他們卻是極微小的(anu)，而且(2) 他是所有能量的充沛源頭，他們卻恆常都是他的能量。他們不是神，也不是假象能量造成的；他們純粹，超然，毫無物質品質。因此他們稱為邊際，即歸類於邊際。

協調 tatastha(邊際)這個字在不同語境的各種用法時，因日常用法和有關的情感涵義而產生了一個問題。我們許多人也許不熟悉 tatastha 這個字跟奎師那永恆同遊的關係，因此認為這個字極力貶低他們的偉大程度，使他們在某程度上和我們這些永恆受條件限制的靈

魂相等。閱讀聖巴克提維諾達.塔庫爾在《微靈天職》第十六章的優美解釋，說明巴拉戴瓦在靈性世界展現的微靈和大維施努在邊際區域展現的微靈，在本質上具有相同品質時，我們傾向於這樣想。第十六章說：

這些永恆同遊永恆投入於服務他們的崇拜對象，即沉醉於情悅的至尊首神.....他們永遠極有靈性力量，滿載主的靈性能量。他們跟假象沒關係—甚至沒注意她的存在.....由於純粹愛意是他們的生命和靈魂，因此他們甚至不知道悲傷、死亡或恐懼確實存在。

躺在原因之洋的原因之洋大維施努，衍生了無數極微小的微靈，祂的瞥視使假象受孕。由於這些微靈是假象的鄰居，因此目睹她變化多端。這些微靈也有之前討論過的那些微靈徵兆。不過，因為他們非常微小，又身處邊際，因此他們固有的本性是望向物質世界和靈性天空。他們的邊際狀態使他們易受傷害，因為直到目前為止，他們的靈性能量都不曾藉由他們的膜拜對象，即至尊主的恩慈而增強。

因此必須思考聖基瓦.哥斯瓦米提及的，tatastha(邊際)這個字的另一個解釋，它歌頌永恆同遊微靈跟神在品質方面的一致性，以及他們跟祂機密的親密關係。我們不需把 tatastha 這個字的理解，局限於源頭地理位置的這種臨時概念。梵語極深奧，而且全都是多義詞。把 tatastha 聯想為「地方」的這種理解，不會妨礙聖基瓦.哥斯瓦米和聖奎師那達薩.卡威茹阿佳.哥斯瓦米的用法。

當我們聽到或讀到：「嘎茹達，主維施努偉大的飛鳥坐騎，即主永恆的完美同遊是邊際能量微靈」時，我們也許會說：「那哲學結論既荒謬又錯誤。」這可能是因為，我們覺得現在有人告訴我們，要相信嘎茹達是大維施努在靈性和物質世界之間的區域衍生的。根據那個字的那種解釋，那哲學結論肯定荒謬又錯誤。

如上所述，聖巴克提維諾達.塔庫爾在《微靈天職》解釋，巴拉戴瓦展現的永恆同遊微靈，跟原因之洋維施努在邊際區域展現的微靈，基本上具有相同品質：「雖然他們具備我描述過的永恆同遊微靈的所

有品質，但因為他們微小而邊際的本性，因此有時望向靈性世界，有時則是物質世界。」

尊重永恆同遊在每方面都遠高於我們，這固然健康，有利和正面。但在理論層面上，嚴格來說，主的同遊不是跟祂分開的微靈，這個說法使人需要在全權和跟祂分開的這兩類標準擴展之外，把他們另外歸入另一個特別的種類。除了聖茹阿妲的直接擴展(kayavyuha-rupa)之外，我們哥斯瓦米的作品沒有提及額外的種類。

因此，這裏所說跟祂分開的這類劃分，是指那些永恆解脫的(在任何時候都從未受條件限制的)，以及永恆受條件限制的(在任何時候都從未在靈性世界的)。因此永恆解脫的那一類包括來自巴拉戴瓦的永恆同遊，以及來自原因之洋維施努的微靈，他們幸運地望向瑜伽瑪亞而不是大假象，然後便成為同遊。按照他們的活動範疇，他們在靈性領域時便稱為永恆完美[nitya-siddha，即永恆解脫]和透過靈性修習達至完美的(sadhana-siddha)，在物質領域時便稱為修習者和永恆受條件限制的。

《微靈天職》第十五章說：

奎師那讓自己穩處於祂的每種能量之中，又根據那種能量的性質，展現祂的靈性形象(cit-svarupa)。當祂在祂的靈性形象時，便展現祂基本的靈性形象，既作為主奎師那自己，又作為無憂星之主—拿茹阿央那；當祂在微靈能量時，便顯現祂的巴佳逍遙時光化身，巴拉戴瓦的形象；當祂讓自己在假象能量時，便展現三個維施努形象：原因之洋、孕誕之洋和牛奶之洋。

祂在祂的奎師那形象，淋漓盡致地展現所有靈性事情。在祂作為蛇莎本體¹的巴拉戴瓦形象，祂展現永恆解脫同遊的微靈，為奎師那本人，即蛇莎本體之源，提供八種服務。祂再作為無憂星的蛇莎擴展(sesa-rupa)山卡爾薩拿，展現八類僕人，作為蛇莎擴展之源(sesi-rupa)拿茹阿央那的永恆解脫同遊，提供八種服務。

大維施努是山卡爾薩拿的擴展，讓自己位於微靈能量心中，又作為超靈展現物質世界的微靈。這些微靈易受假象影響，除非

藉由至尊主的恩慈得到喜樂能量的庇蔭，否則可能會被假象擊敗。無數被假象迷惑的受條件限制微靈，受制於三種物質自然形態。

如上所述，巴拉戴瓦是微靈能量的當家之神。也是存在能量的當家之神，這能量維繫存在能量和展現靈性世界的所有多樣化。祂是這兩者。正如聖拿茹阿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在《Sri Prabandhawali》第八章所述：

奎師那的第一個擴展是巴拉戴瓦。奎師那的棍子、奎師那王冠上的孔雀毛、奎師那的所有附屬品、牧牛姑娘的附屬品、溫達文聖地，這全都是存在能量展現的，那種能量的化身則是巴拉戴瓦。喜樂能量的化身是茹阿迪卡，奎師那則是知識能量的擁有者。這三者一起就是永恆、全知和極樂(saccidananda)，即奎師那的完整形象(永恆、知識和喜樂)。茹阿迪卡和巴拉戴瓦並非跟祂分開；祂們是一體的。奎師那的所有永恆完美奉獻者，都是巴拉戴瓦·帕佈一個人顯現的。

當微靈是微靈本體的展現時，便具有自身能量的存在功能[sandhini-vrtti，vrtti 表示「功能」或「活動」]。微靈的純粹形象在結構上都像奎師那本人那樣永恆、全知和極樂[《博伽梵歌》15.7]。《微靈天職》第十四章所述：

巴巴君：微靈能量是自身能量的微小(anu)能量，自身能量的三方面全都微量地(anu)存於其中。因此，喜樂功能恆常以靈性喜樂的形式，存在於微靈之中；知識功能以超然知識的形式存在；存在功能則長存於微靈的微小形象(作為微量知覺)。

除了作為微靈能量和存在能量的當家之神之外，巴拉戴瓦·帕佈也是完整而原始的靈性導師本體(akhanda-guru-tattva)。靈性導師師徒傳系裏多位仁慈的典範師來到這個世界，教導我們不可思議微靈的真理。

聖拿茹阿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在他的《笛子之歌，Ananda-varddhini》注釋撰述：

這些牧牛姑娘有三類：施瑞瑪緹.茹阿迪卡的直接擴展(kaya-vyuha)、永恆完美和透過修習達至完美的牧牛姑娘。施瑞瑪緹.茹阿迪卡直接顯現那些人，稱為直接擴展。施瑞瑪緹.茹阿迪卡以多個形象自我擴展，增添奎師那逍遙時光的滋味。永恆完美的牧牛姑娘是巴拉戴瓦.帕佈顯現的微靈本體。他們從未受制於假象。

至於牧牛姑娘和其他非微靈的配偶，正如上述參考資料所述，她們全都是施瑞瑪緹.茹阿迪卡自身能量的全權擴展。我們在《永恆的主采坦亞經》初篇逍遙 4.76-81 看到下文：

主奎師那就像泉源那樣，是所有化身的原由[svamsa]，因此聖茹阿妲是這所有配偶的原由。幸運女神是施瑞瑪緹.茹阿迪卡的部分展現，那些王后則是她形象的倒影。幸運女神是她的全權部分，展現華麗高貴的形象(vaibhava-vilasa)。那些王后具有她富裕擴展(vaibhava-prakasa)的性質。巴佳德薇的身體特徵截然不同。她們是她的擴展[kayavyuha rupa]，也是擴展情悅的工具。沒有眾多配偶的話，情悅便沒有這樣的歡欣。因此施瑞瑪緹.茹阿妲茹阿妮有多位展現，協助主的逍遙時光。其中有多組不同的巴佳配偶，她們有各種各樣的情操和情感。她們協助主奎師那品嚐娜莎之舞和其他逍遙時光的所有甜美。

在他的《奉愛之巔》名為《至尊忠貞》的那一章，聖拿茹阿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詳盡地解釋了，我們這些在這個世界受條件限制的微靈，可以在聖茹帕.曼佳麗和她的追隨者指導下，作為施瑞瑪緹.茹阿迪卡的五種女朋友，即她的女僕的其中之一，臻達透過修習達至完美(sadhana-siddha)的地位。

參考資料：

《永恆的主采坦亞經》初篇逍遙 4.76-81，初篇逍遙 5.8-11，初篇逍遙 5.123-124，中篇逍遙 8.164，中篇逍遙 22.9-13，

《主采坦亞.瑪哈帕佈的訓示》(印度語版)，第六部分[(Paricched) ，微靈真理，第七十七至七十八頁]。

《Paramatma-sandarbha》Anuccheda 47, 1-2
《笛子之歌》詩節三至四，《倍添歡樂的注釋(Anandavarddhini Vyakhya)》《奉愛之巔》之至尊忠貞
《微靈天職》第十四至十七章
《奉愛的甘露》3.2.56(Dasya-parikaras)
《奉愛的甘露》3.3.53(Sakhya-parikaras)

註一. 巴拉戴瓦是蛇莎本體。這表示祂呈現各種各樣的形象服務奎師那，也展現為主蛇莎，後者也為了服務而展現各種形象。如需更多資訊，請參閱《永恆的主采坦亞經》初篇逍遙 5.8-11 和 5.123-124。

第五部分

關於各位作者

聖巴克提維諾達.塔庫爾

以下節選摘自聖巴克提.帕爾甘.凱薩瓦.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為《微靈天職》撰寫的介紹。

聖巴克提維諾達.塔庫爾以多種不同語言，傳揚了主采坦亞.瑪哈帕佈的超然訓示。他以梵語、孟加拉語、奧瑞薩語、印度語、烏爾杜語和英語撰寫了大約一百本著作。看到他的書目時，不難推斷作者是多種不同語言的淵博學者。

我認為這時必須闡明作者生平的特殊特質。雖然他是西方思想方面的傑出學者，卻完全沒有受到西方影響。西方的教育家說：「不要遵循我；遵循我的話吧。」換句話說：「不要像我那樣做；按我所說的去做吧。」聖巴克提維諾達.塔庫爾的生平駁倒這項原則，因為他在自己的一生親自實踐和示範他書中的所有訓示。因此，他的訓示和靈性專注方式稱為巴克提維諾達傳系。

他遵循他著作裏的每一個訓示。因此，在他的作品和生平之間，他的言行之間也沒有不同。在各方面都一致。

讀者自然感到好奇，想了解具有這種非凡品性的偉人。尤其是現代那些渴望了解任何主題的讀者，不熟悉作者本人的話，便無法對他的作品有信心。因此，我約略講述聖巴克提維諾達.塔庫爾。

在討論超然於凡塵存在的自我覺悟偉人的生平時，認為他們的出生、壽命及從這個世界的視域隱沒，都跟微不足道的凡人類似，那就錯了。他們超越生死，位於永恆存在，他們從這個世界的來來去去全都是他們自己的顯現和隱跡。

聖巴克提維諾達.塔庫爾在一八三八年九月二日星期天顯現，從而照亮了高迪亞偉大奉獻宗的天空。他生於一條名為威茹阿村(Vira-nagara)的村莊的一個高階家庭，那個地方位於西孟加拉的納迪亞(Nadiya)地區，距離主高認格的顯現地點聖地瑪亞普爾不遠。他在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三日在加爾各答城從這個世界隱跡，那時候，他

進入聖甘達爾維卡-主給瑞達瑞(Sri Sri Gandharvika-Giridhari，茹阿妲-奎師那)的正午逍遙，祂們是高迪亞偉大奉獻者至尊的崇拜對象。

在短短七十六年的生命之中，他親自履行四個靈性生命晉階的職務來指導世人：貞守的學生生活、虔誠的居士生活、從世俗職務引退和正式棄絕。他先經歷貞守的學生生活，獲得各種崇高的訓示。之後，他步入居士生活，立下典範，以誠實和高尚的方法維繫家庭成員。所有居士都應該遵循這個榜樣。

作為英國政府在印度的行政及司法部高官，他在居士生活期間走遍全印度。以嚴謹的辨別力和老練的管理技巧，這個偉人能夠管理那些惡名昭彰的不法之地，使它們井井有條。在家庭責任方面，他以他展示的虔誠典範使當代所有人十分驚訝。雖然責任繁重，但他仍然以不同語言寫了多本著作。如果讀者研讀他的書目，便能清楚推論巴克提維諾達難以置信的創作力。

從政府職責引退之後，聖巴克提維諾達採納了行腳僧(vanaprastha)階段，並加強了靈性修習。那時候，他在納瓦島九個地區其中之一的哥頓島的蘇茹阿比森林，創立了一間修院。聖巴克提維諾達.塔庫爾在那裏留了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履行靈性專注。

他後來接受了苦修者的生活，住在附近的斯瓦南達蘇卡達森林(Svananda-sukhada-kunja)。住在那裏時，他確立了主采坦亞.瑪哈帕佈的顯現地點及其他多個高茹阿逍遙時光之處。在這方面，他遵循瑪哈帕佈和祂的追隨者—六個哥斯瓦米—的榜樣，他們發現了主奎師那的出生地和其他逍遙時光之地。

如果聖塔庫爾.巴克提維諾達沒顯現在這個世界，主高認格.瑪哈帕佈的逍遙時光之地和訓示就會從這個世界消失。因此整個高迪亞偉大奉獻者的世界永遠都會繼續感激他。因此奉獻者團體賜他最高榮譽，稱他為第七位哥斯瓦米。

聖施瑞瑪.巴克提維丹塔.拿茹阿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

聖施瑞曼.巴克提維丹塔.拿茹阿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Sri Srimad Bhaktivedanta Narayana Gosvami Maharaja)是唵(om)，主維施努蓮花足下的(visnupada)聖施瑞曼.巴克提.帕爾甘.凱薩瓦.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Sri Srimad Bhakti Prajnana Kesava Gosvami Maharaja)的門徒，後者是唵，主維施努蓮花足下的聖施瑞曼.巴克提希丹塔.薩茹阿斯瓦緹.帕佈帕(Sri Srimad Bhaktisiddhanta Sarasvati Prabhupada)最重要傑出的門徒之一。

聖拿茹阿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在一九二一年二月十六日，神聖地誕生於印度的比哈爾(Bihar)，神聖恆河的河畔附近，名為泰瓦瑞普爾(Tewaripur)的村莊。主茹阿瑪祭卓(Ramacandra)正是在這裡殺死惡魔塔茹阿卡(Taraka)。

聖瑪哈茹阿傑在新月日(amavasya)顯現在這個世界。他誕生時名為施瑞曼.拿茹阿央那.提瓦瑞(Sriman Narayana Tiwari)。他生於非常虔誠的崔維迪婆羅門(Trivedi Brahmana)家庭，整個童年都有很多機會定期陪他父親參加靈唱(kirtana)及講課聚會。

一九四六年二月，他在西孟加拉的納瓦島聖地(Sri Navadvipa-dhama)第一次跟他的師尊(gurudeva)會面。聖巴克提希丹塔.薩茹斯瓦緹.塔庫爾一個名為聖南若譚南達貞守生(Srila Narottamananda Brahmachari)的門徒，一直周遊比哈爾地區，傳揚聖主采坦亞.瑪哈帕佈(Sri Caitanya Mahaprabhu)的訊息，聖瑪哈茹阿傑遇見他之後，便從他的村莊前往納瓦島。跟那位貞守生討論過之後，聖瑪哈茹阿傑深信聖茹帕.哥斯瓦米(Sri Rupa Gosvami)傳系典範師(acaryas)傳揚的哲學地位至尊。他在幾天之內便離家加入他靈性導師的使命，把生命皈依給他。

抵達聖納瓦島聖地時，聖瑪哈茹阿傑興致勃勃地參加一年一度的朝聖(parikrama)。朝聖結束時，在高茹阿顯現日(Gaura-purnima)那天，聖巴克提.帕爾甘.凱薩瓦.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傳授他哈瑞聖名(harinama)和婆羅門啟迪(diksa)曼陀兩者，他接受了聖高茹阿.拿茹阿

央那貞守生(Sri Gaura Narayana Brahmachari)之名。不久之後，他的師尊又賜他「巴塔-班達瓦(Bhakta-bandhava)」的頭銜，意謂「奉獻者之友」，因為他恆常非常討人喜歡地服務偉大奉獻者。

在之後的七年，他和他的師尊一起踏遍全印度，廣泛地進行傳教之旅。一九五二年，也是主高茹阿的顯現日，他至愛的師尊賜他神聖棄絕階級(sannyasa)的啓迪。一九五四年，他的師尊委任他負責管理瑪圖茹阿(Mathura)一間新啟用的廟宇，聖凱薩瓦君.高迪亞廟(Sri Kesavaji Gaudiya Matha)。然後聖瑪哈茹阿傑開始每年留在瑪圖茹阿一段時間，其他時間則在孟加拉，在兩地致力於服務。之後十四年也繼續這樣。

當聖巴克提.帕爾甘.凱薩瓦.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委任他，擔任他的機構—聖高迪亞.維丹塔修會(Sri Gaudiya Vedanta Samiti)—的副會長，及轄下印度語刊物及月刊《至尊聖主通訊(Sri Bhagavat Patrika)》的總編輯時，他的責任進一步增加。一九六八年，他的師尊從這個世界隱跡時，聖瑪哈茹阿傑親自為他的大殮儀式(samadhi)履行所有必要的典禮儀式。在這段期間，作為聖高迪亞.維丹塔修會謙遜的僕人，他開始策劃每年十至十一月份(Kartika)的巴佳地區(Vraja-mandala)朝聖，時至今日，他仍然繼續進行。

聖瑪哈茹阿傑的師尊要求他把聖巴克提維諾達.塔庫爾的著作，從孟加拉語翻譯成他的母語，即印度語。他應師尊的要求，翻譯了塔庫爾最重要的著作，例如《微靈天職(Jaiva-dharma)》、《Caitanya-siksamrta》、《Bhakti-tattva-viveka》、《Vaisnava-siddhanta-mala》，不能盡錄。他的追隨者目前正把這所有書籍，還有他為師徒傳系其他傑出典範師所寫的譯文和注釋，翻譯成英語和其他語言。時至今日，他已經以印度語翻譯和出版了逾八十本書籍，英語書籍逾五十本。除此之外，他的多本英語著作現已翻譯成其他語言，包括西班牙語、法語、德語、意大利語、俄語、葡萄牙語、漢語和幾種印度方言。

他繼續在全印度及世界各國以印度語、孟加拉語和英語講課，他的所有講課都記錄備份。一些印度語的講課已抄錄成文，並翻譯成英語和其他語言出版。除此之外，數以千計的英語講課都有錄音及錄

像，這些講課也透過互聯網，以文本、錄音及錄像形式傳送給數以千計的幸運靈魂。

聖拿茹阿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生命中一段極為重要的關係，就是他和世界知名的聖帕佈帕，即高迪亞偉大奉獻宗 (Gaudiya-Vaishnavism) 的著名傳教士，以及國際奎師那知覺協會 (ISKCON,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Krsna Consciousness) 的創辦典範師，聖巴克提維丹塔.斯瓦米.瑪哈茹阿傑.帕佈帕的聯誼。他們在一九四六年在加爾各答第一次見面，在高迪亞.維丹塔修會一間新分廟的開幕禮上，他們兩人都到那裏服務。聖帕佈帕.巴克提維丹塔.斯瓦米.瑪哈茹阿傑是該會的創辦人之一。

聖拿茹阿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陪他的師尊前往贊斯 (Jhansi)，之前稱為阿巴亞.查茹阿拿茹阿文達.帕佈 (Abhaya Caranaravinda Prabhu) 的聖帕佈帕，一直努力在那裏創立一個名為奉獻者聯盟 (The League of Devotees) 的奉獻者團體。幾年之後，在五十年代初期，他應他的神兄弟，聖巴克提.帕爾甘.凱薩瓦.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的邀請，住在瑪圖茹阿的聖凱薩瓦君.高迪亞廟，留在那裏幾個月。在這段期間，定期分享奉愛交流和深入探討偉大奉獻者的結論，聖拿茹阿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和他發展了更進一步的親密關係，視之為訓示靈性導師和密友。

一九五九年，聖巴克提.帕爾甘.凱薩瓦.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把神聖的棄絕階級啓迪，賜給阿巴亞.查茹阿拿茹阿文達.帕佈，並賜他棄絕僧名字和頭銜—聖施瑞瑪.巴克提維丹塔.斯瓦米.瑪哈茹阿傑，聖拿茹阿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則親自履行韋陀火祭的典禮和所有儀式。聖帕佈帕.巴克提維丹塔.斯瓦米.瑪哈茹阿傑這時已經住在溫達文，起初在彎姆斯.哥袍廟 (Vamsi Gopala Mandira)，幾年之後則是聖茹阿妲-達莫達爾廟 (Sri Sri Radha-Damodara Mandira)，聖拿茹阿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經常會去那裏探訪他。他會為聖帕佈帕下廚，跟他一起榮譽祭餘，又會互相交流，親密地討論奉獻者哲學。

當聖帕佈帕到西方傳教，成功在美國建立第一間茹阿妲.奎師那廟時，聖拿茹阿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把第一批麥當嘎鼓 (mridanga)

和小鏡鉞(karatalas)寄給他，讓他可以用於齊頌聖名。聖巴克提維丹塔.斯瓦米.瑪哈茹阿傑每隔一至兩個月，定期跟聖巴克提.帕爾甘.凱薩瓦.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和聖拿茹阿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維持書信來往，直至一九六八年聖凱薩瓦.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進入永恆的逍遙時光為止。之後，他繼續寫信給聖拿茹阿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直至他自己在一九七七年神聖隱跡為止。

他在這個世界的展現接近尾聲時，他屢次要求聖拿茹阿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仁慈地跟他的西方門徒聯誼，並幫助他們明白聖茹帕.哥斯瓦米傳系奉獻者哲學的深奧真理。視之為最崇拜的訓示靈性導師之一，聖拿茹阿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謙遜地答應將會尊重他的要求。聖帕布帕也要求聖拿茹阿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在他隱跡後全權負責履行所有大殮儀式。這兩個請求清楚證明了，他對聖拿茹阿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堅定而絕對的信心。

自從聖帕布帕在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從這個世界的視域隱跡之後，聖瑪哈茹阿傑在三個世紀以來都義不容辭地履行這個遺願，一直對所有到他那裏尋求有見地指導和愛心庇蔭的人有求必應。透過他的英語著作和遍及全世界的傳教之旅，現在他把他的聯誼和神聖覺悟，賜給聖帕布帕的追隨者及全球其他所有誠懇的真理追尋者。雖然他已年過八十八，仍然定期周遊全印度和海外，傳揚主采坦亞.瑪哈帕佈和聖茹阿妲-主奎師那的榮耀，還有國際奎師那知覺協會的創辦典範師聖帕布帕及他整個師徒傳系的真正榮耀。

在二零零九年，在出版《牧牛姑娘之歌》講課的那一年，聖拿茹阿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完成了他第三十次的環球傳教之旅。他在多個國家都獲邀到主要的印度廟宇，講授印度韋陀的永恆宗教(sanatana-dharma)。當他在印度時，多位高僧定期邀請他在他們的靈性節目演講。身為布茹阿瑪-瑪德瓦-高迪亞(Brahma-Madhva-Gaudiya)師徒承傳的一位要員，全印度都十分推崇他是靈性學者和導師，還有主采坦亞.瑪哈帕佈傳系裏主奎師那的純粹奉獻者。他獲公認為韋陀文化、印度的永恆宗教、偉大奉獻者的禮儀、無階級社會運動(daivi-varnasrama)及對至尊主靈性專注(bhagavat-bhajana)的嚴謹遵循者。瑪圖茹阿和溫達文大部分著名的靈性學者都邀請他到他們的聚會演講，他也邀請他們出席他廟宇舉行的那些節目。

多位印度政府官員，例如副警務處長，以及德里、孟買、加爾各答、瑪圖茹阿和其他地方的多位法官都是他的門徒。眾多知名的工業家和商賈都定期到他那裏，向他請教靈性生命之事及領受他的祝福。整個巴佳地區的多個主祭師都探訪他。齋耶浦著名的茹阿妲-哥文達廟的主祭師，定期派人把神像的花環和偉大祭餘送來，尤其是在聖瑪哈茹阿傑開始另一次環球旅程之時。普瑞的主佳幹納廟的祭師也會這樣做。當聖瑪哈茹阿傑在普瑞時，主佳幹納所有僕人的領袖—普瑞的首長(Dayita-pati)，也出席他的講課。

聖拿茹阿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一直領導巴佳地區的朝聖逾五十年，在那段期間，所有村莊的村長都來向他致敬。他有幾年也投入於策劃溫達文多個聖地的復修工程，例如斑迪茹森林(Bhandiravana)的斑迪茹榕樹(Bhandiravata)、南達村(Nandagrama)附近的卡丹巴樹林(Kadamba-kyari)、哥瓦爾丹(Govardhana)的布茹阿瑪湖(Brahma-kunda)和蘇茹比湖(Surabhi-kunda)，還有溫達文的卡利亞潭(Kaliya-ghata)。他在這方面的工作得到公眾、政府及新聞界讚揚。整個巴佳地區多個村莊的村長都為此及其他靈性成就，賜他年代之師(Yuga-Acarya)的頭銜。

在每年的高茹阿顯現日，他也領導納瓦島聖地的朝聖。那時候，二萬多名來自孟加拉的朝聖者及其他二千多名印度及西方的朝聖者，追隨他和他的棄絕僧。大部分的孟加拉奉獻者都是貧窮的村民，在為期一周的慶典期間，他們都獲免費提供各項設施和祭餘。

聖巴克提希丹塔.拿茹阿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以身作則，展示了完美的生命，對他的師尊、他的師徒傳系、主采坦亞.瑪哈帕佈及神聖愛侶聖茹阿妲-主奎師那絕對奉獻和純粹愛心服務。作為祂們的親密僕人，他繼續為那些希望發掘及深深潛入從僕於茹阿妲(radha-dasyam)的狂喜之洋的人啟明路徑，從僕於茹阿妲就是服務主奎師那珍愛的摯愛—施瑞瑪緹.茹阿迪卡—亮麗的蓮花足。

詞匯

acarya — 典範師；以身作則的靈性導師。接受經典的機密意義，親自遵循那些言行舉止，使他人循規蹈矩的人。

anartha — 無用的欲望和惡習；an-artha 表示「沒有價值的」；有礙奉愛進步的無用欲望、活動或惡習，奉愛是對至尊主奎師那的純粹奉愛。

antaranga-sakti — 內在能量；主奎師那的內在能量(antaranga—內在；sakti—能量)，又稱靈性能量(cit-sakti)和形象能量或自身能量(svarupa-sakti)。(參閱 svarupa-sakti)

astanga-yoga — 八部瑜伽；八重的瑜伽程序；由八個部份組成的瑜伽體系：控制感官(yama)、控制心意(niyama)、身體姿勢(asana)、控制呼吸(pranayama)、從感官察知撤回心意(pratyahara)、凝神(dharana)、冥想(dhyana)、深刻而不間斷地專注於心中的神(samadhi)。

atma — 靈魂；也可指身體、心意、智力或至尊自我。通常指的是微靈。

babaji — 巴巴君；全神貫注於冥想、懺悔和苦行的人；棄絕者。

bahiranga-sakti — 外在能量；至尊主的外在或物質能量，又稱假象能量。這種能量負責物質世界的創造及所有關於物質世界的事務。因為主決不直接觸及物質能量，因此這種能量稱為外在的。

Baladeva 或 Balarama — 巴拉戴瓦或巴拉茹阿瑪；巴拉戴瓦.帕佈是主奎師那的第一個無異擴展。無異擴展表示除了膚色不同之外，祂們之間沒有差別：奎師那是黑色的，巴拉戴瓦則是白色的。

巴拉戴瓦.帕佈不斷服務主奎師那。不管是在溫達文、瑪圖茹阿(Mathura)或杜瓦爾卡，這種服務是祂的一切。巴拉戴瓦.帕佈有六種擴展：祂在溫達文的原形—巴拉戴瓦，擴展為瑪圖茹阿和杜瓦爾卡的穆拉-山卡爾薩拿，即根源山卡爾薩拿。然後擴展為無憂星的大山卡爾薩拿，繼而是原因之洋維施努、孕誕之洋維施努和牛奶之洋維施努。最後擴展為蛇莎。作為蛇莎，祂有數百萬個頭(蓬)，頭上頂著數百萬個芥末子似的宇宙，同時又呈現為三個維施努化身(purusa-avatars, 原因之洋維施努、孕誕之洋維施努和牛奶之洋維施努)躺臥的床。

主奎師那以祂的任何一個形象降臨這個世界時，巴拉戴瓦.帕佈總是以聖地(dhama)的形象先來一步。祂又作為奎師那的永恆同遊而來，他們從巴拉戴瓦.帕佈(或祂的其中一個擴展)那裏展現，為了履行祂的逍遙時光，隨祂一起來到這個世界。巴拉戴瓦也親自來參與逍遙時光。主茹阿瑪祭卓降臨時，巴拉戴瓦降臨為拉釋曼拿(Laksmana)，在奎師那的逍遙時光，祂降臨為巴拉戴瓦，在瑪哈帕佈的逍遙時光，祂則降臨為尼提安南達.帕佈。

Bhagavan — 至尊主；至尊人格首神，主奎師那。《維施努宇宙古史》(6.5.72)這樣界定至尊主：「bhagavat 這個字是用來描述至尊靈魂整體，祂齊備所有

富裕，完全純粹，也是萬原之原。在 bhagavat 這個字，bha 這個音節有兩個含意：維繫眾生的人和 support 眾生的人。ga 這個音節同樣都有兩個含意：創造者和使眾生得到業報和知識之果的人。完全的富裕、宗教、名氣、美麗、知識和棄絕，稱為財富(bhaga)。」vat 這個後綴意指擁有。因此具備這六種財富的人，稱為至尊主。

bhakti — 奉愛；bhakti 這個字的原義是「提供服務」。以愛意盈盈的順意心態，履行只為滿足或取悅至尊主奎師那的活動，除了渴求祂的福祉和快樂之外，便無欲無求，那些活動沒被業報和知識蒙蔽。

bhakti-yoga — 奉愛瑜伽；透過對主奎師那的奉愛服務而行的靈性覺悟之途。

Bharata Maharaja — 巴茹阿塔大君；古印度的一位國王，也是主的偉大奉獻者。自少就棄絕他的王國和家庭，到偏遠的森林專注於崇拜神。他在靈性修習方面非常進步，但在生命末期對一只小鹿由憐生愛。他在死亡之際想起那頭小鹿，於是便投生為一只鹿。

由於前生的靈性修習和奎師那對他的大恩，以致他記得他的前生，也明白他怎樣從崇高地位低墮。因此哪怕身為一頭鹿，他都一直離群索居，沒跟家人和朋友聯誼，在聖人隱居的地點度日，聆聽主的題目。他來生在虔誠奉獻的婆羅門之家投生為佳達。巴茹阿塔。再次得到人類生命形體，這次他非常謹慎，沒有虛耗精力，從而臻達完美。

bhava-bhakti — 滿載靈性情感的奉愛；完美奉愛的初階。奉愛的境界，主那種包含靈性知識和喜樂的內在能量精華(visuddha-sattva)，從主的永恆同遊心內轉移到修習奉獻者心內。

它像純愛太陽之光，以多種不同滋味軟化心靈。它是對神純粹愛意(prema)的第一個嫩芽，又稱 rati。在滿載靈性情感的奉愛境界，靈魂有點覺悟到對奎師那的愛，還有他能夠為祂履行的服務方式。然後，一段時間之後便展現對祂的神聖專注和愛意，靈魂從而臻達稱為純粹愛意的最後階段。

brahma — 梵；主非人格而全面遍透的面貌，沒有屬性和品質。有時又稱為 brahman。

Brahma — 布茹阿瑪；宇宙第一個被創造的生物。在主維施努的指示下，他創造宇宙裏的所有生命形體，掌管情欲形態。

brahmana — 婆羅門；稱為四社會四靈性晉階的韋陀社會制度四個階級之中最高的；這個階級的成員，例如祭師或神聖知識的導師等等。

cit — 知覺；純粹的想法、知識、靈魂，靈性認知或體會。

cit-sakti — 靈性能量；完成主超然逍遙時光的那種內在能量(也參閱 svarupa-sakti)。

darsana — 覲見；觀看、見面、探訪或覲見，尤指神像、聖地、或德高望重的偉大奉獻者。

Dvaraka — 杜瓦爾卡；哥樓卡的下半部，靈性世界的最高領域(參閱 Goloka)。住在溫達文的主奎師那極完全，杜瓦爾卡之王奎師那，即住在杜

瓦爾卡的奎師那是祂的全權擴展。在杜瓦爾卡，主奎師那看似是亞度王朝的王子，跟祂的王后履行眾多情意綿綿的逍遙時光，她們全都是祂極完全的喜樂能量—牧牛姑娘—的擴展。

Ekadasi — 盈月或虧月的第十一天；奉獻者在那一天禁食穀類、豆類和某些其他食品，加倍憶念主奎師那和祂的同遊。

Garbhodakasayi Visnu — 孕誕之洋維施努；三個全權擴展(purusa-avatars)中的第二位(也參閱 purusa-avatars)。祂進入每個宇宙，躺在自己身體排出的汗水所形成的嘎爾巴(Garbha)海。因此是每個個體宇宙的超靈。祂的臍孔長出一株蓮花，宇宙的第一個生物體—主布茹阿瑪，誕生在那朵蓮花的花瓣上。祂讓主布茹阿瑪負責創造那個宇宙裡的所有物質物體和所有生物形體。

Goloka — 哥樓卡；靈性世界的最高領域。根據當地奉獻者的純愛境界而分成三部分。哥樓卡的下部稱為杜瓦爾卡。這部分的奉獻者知道主奎師那作為至尊主的富裕。中部稱為瑪圖茹阿(Mathura)，這種富裕、敬畏和尊敬之情仍然存在，但不及杜瓦爾卡。哥樓卡的上部稱為巴佳、溫達文或哥樓卡，沒有人知道主奎師那是神本人，甜美(madhurya)之情完全掩蓋富裕(aisvarya)之情。

Goloka Vrndavana — 哥樓卡.溫達文；靈性世界最高領域的上部；主奎師那的居所，祂在那裏展現祂原始而頂尖的牧牛童面貌。

gopis — 牧牛姑娘；巴佳的年輕牧牛姑娘，以施瑞瑪緹.茹阿迪卡為首，懷著綿綿愛意服務主奎師那。

hari-katha — 主奎師那的題旨；敘述主哈瑞(奎師那)和祂同遊的名字、形象、品質和逍遙時光。

hari-nama — 哈瑞聖名；唸誦主奎師那的聖名。

Hiranyakasipu — 黑冉亞魔；名為帕爾拉達大君(Prahlada Maharaja)的偉大奉獻者的惡魔父親。主奎師那為了保護被父親嚴重迫害的帕爾拉達，以祂名為主尼星哈的半人半獅化身(avatara)顯現，粗暴地殺死了邪惡的父親。黑冉亞魔前生是主拿茹阿央那兩個門衛(佳亞和維佳亞)的其中一個，庫瑪茹四兄弟詛咒他們在地球投生為惡魔(也參閱 Jaya 和 Vijiya)。

hladini, hladini-sakti — 喜樂，喜樂能量；與至尊主喜樂方面有關的能量(也參閱 svarupa-sakti)。

Janmastami — 主奎師那的顯現日，在八至九月(Bhadra)兩周月暗的第八天出現。

Jaya 和 Vijiya — 佳亞和維佳亞；無憂星之主的兩個守門人。表面上，由於誤以為庫瑪爾四兄弟是小孩子，他們拒絕讓四兄弟進入而被詛咒。事實上這是主的安排，祂派遣佳亞和維佳亞到物質世界跟祂打架。他們在薩提亞年代(Satyayuga)成為黑冉亞剎(Hiranyaksa)和黑冉亞魔，在特瑞塔年代(Tretayuga)是茹阿瓦拿和庫姆巴卡爾拿(Kumbhakarna)，在杜瓦帕爾年代

(Dvaparayuga)則是悉蘇袍(Sisupala)和丹塔瓦誇(Dantavakra)。完成他們的模擬打鬥之後，奉獻者和主又再在靈性星球聯誼。沒有人從靈性世界或無憂星球低墮，因為那是永恆居所。但有時因為主的渴望，奉獻者便作為傳教士或無神論者，來到這個物質世界滿足祂的目的。儘管佳亞和維佳亞的擴展來到物質世界，但他們的原形從未離開無憂星。

jiva — 微靈、生物體；永恆的個體生物體，在物質存在的受條件限制狀態，呈現無數生命物種的物質身體。

jiva-sakti — 微靈能量，生物體能量；由生物體組成的能量。

jnana — (1) 一般的知識；(2) 導致非人格解脫的知識；(3) 個人與主奎師那關係的超然知識。

Kamsa — 康薩；瑪圖茹阿的惡魔統治者，他廢除和監禁自己的父親烏卦桑(Ugrasena)王，謀朝篡位。他是戴瓦克依(Devaki)的哥哥，因此他是主奎師那的舅父。康薩又監禁了戴瓦克依和她的丈夫瓦蘇戴瓦，因為天諭宣告他們的第八個兒子會置康薩於死地。雖然康薩殺死戴瓦克依的頭六個初生兒子，但藉由瑜伽瑪亞能量的安排，他無法觸及巴拉戴瓦和奎師那，祂們顯現為戴瓦克依的第七和第八個兒子。兩個男孩都逃過劊子手之劫，因為祂們被轉送到巴佳，南達大君的家。

當康薩了解到所發生的事，便開始派他的惡魔黨羽到巴佳殺死奎師那，但他們的嘗試統統失敗：奎師那沒有被惡魔殺死，反而是惡魔被奎師那和巴拉茹阿瑪殺死。最後康薩以摔跤比賽為藉口，邀請奎師那和巴拉茹阿瑪到瑪圖茹阿，密謀在那裏殺死祂們。但所有惡魔又再被打敗及被殺。主奎師那最後跳上康薩坐着的摔跤場看台，抓住他的頭髮，將他摔在地上。然後奎師那跳上他的胸膛，使他的生命氣離開。主奎師那這樣毫不費力又美妙地剷除了康薩和他的黨羽。康薩這樣憑藉主奎師那之恩得到解脫。

Karanodakasayi Visnu — 原因之洋維施努；又稱大維施努；三個全權化身(purusa-avatars)之中的第一位(也參閱 purusa-avatars)，祂躺在原因(Karana)之洋，是整個物質能量的創造者。祂呼吸時，身體上的毛孔衍生無數宇宙。祂瞥視物質自然，使祂孕育生物體。祂是包含所有物質宇宙的整個物質創造之原始超靈。

karma — 業報；(1) 在物質存在期間履行的任何活動；(2) 功利活動；為了在這個世界或死後在天堂星宿得到物質得益而進行的虔誠活動；(3) 命運；過往活動招致的必然反應。

Ksirodakasayi Visnu — 牛奶之洋維施努；三個全權化身之中的第三位(也參閱 purusa-avatars)。祂在每個宇宙進入物質創造的每個原子，也進入眾生心中。因此稱為所有個體生物的超靈和所有物質物體的超靈。

Kumaras(4) — 庫瑪爾四兄弟名為山卡(Sanaka)、薩拿坦(Sanatana)、薩南丹(Sanandana)和山拿(Sanat)。在創造開始時，布茹阿瑪從他的心意(manah)

創造他們。因此他們稱為布茹阿瑪心意所生的兒子(manasa-putra)。因為知識淵博，因此他們毫不依附世俗的吸引，也完全沒協助父親的創造任務。

布茹阿瑪為此極為不滿，於是便為他的兒子向至尊主哈瑞祈福。至尊聖主對布茹阿瑪的禱告感到滿意，便以祂的天鵝(Hamsa)化身把他們的心意從枯燥的非人格知識，吸引到對絕對層面的純粹奉愛服務知識。因此，聖人山卡和他的兄弟稱為思辨奉獻者。他們是寧巴迪提亞師徒承傳的創始人。

mahamaya — 大假象；假象有兩種—瑜伽瑪亞和大假象。大假象是瑜伽瑪亞的影子擴展。瑜伽瑪亞管理靈性世界，使它的居民認為自己跟主奎師那有各種與人類相似的關係；大假象則管理物質世界和迷感受條件限制的靈魂。

Maha-Sankarsana — 大山卡爾薩拿；巴拉戴瓦的擴展。這個擴展展現了那些住在無憂星的永恆解脫靈魂和三個維施努全權化身(也參閱Mula-Sankarsana和 purusa-avatars)。

Maha-Visnu — 大維施努；參閱Karanodakasayi Visnu。

maya, maya-sakti — 假象、假象能量；負責展現物質世界、時間和物質活動，產生假象的能量。

Mayavada — 假象宗；假象宗和非人格主義的教義；山卡爾師的非人格追隨者提倡的理論，主張主的形象、這個物質世界和生物體的個體存在都是假的。

Mimamsa — 彌漫沙哲學；哲學教義，有兩部分：(1) 耆米尼(Jaimini)創立的彌漫沙前篇(purva)或業報彌漫沙，提倡履行《韋陀經》的儀式活動就可以臻達天堂星球，以及(2) 巴達茹阿央拿·維亞薩戴瓦(Badarayana Vyasadeva)創立的彌漫沙後篇(uttara-mimamsa)，涉及梵的性質。

Mohini — 莫黑妮；至尊人格首神的化身。在攪拌牛奶之洋期間抽取了甘露。惡魔和半神人爭論誰會得到。半神人托庇主，祂便顯現美麗的莫黑妮女性形象迷惑惡魔。有一次，施瓦神央求主向他顯示祂的莫黑妮形象(Mohini-Murti)。

Mula-Sankarsana — 穆拉-山卡爾薩拿；mula表示根；展現其他全部山卡爾薩拿形象的那個山卡爾薩拿形象。巴拉戴瓦是原始的山卡爾薩拿，在杜瓦爾卡展現為穆拉-山卡爾薩拿。祂展現拿茹阿央那，拿茹阿央那展現大山卡爾薩拿，大山卡爾薩拿展現三個維施努化身。巴拉戴瓦又以穆拉-山卡爾薩拿的形象，展現那些住在杜瓦爾卡和瑪圖茹阿的永恆解脫靈魂。

Narada Rsi — 聖人拿茹阿達；半神人之中的偉大聖人；因此稱之為半神人之聖。他是布茹阿瑪的心意所生的。他是主奎師那的解脫同遊，走遍物質和靈性世界傳揚祂的榮耀。在采坦亞的逍遙時光顯現為學者施瑞瓦薩。

Narayana — 拿茹阿央那；nara表示「人類」而ayana的意思是「某人的庇蔭」，因此narayana表示「人類的庇蔭」。祂是至尊主奎師那富裕的四臂擴展，永恆住在無憂星。

nitya-baddha — 受條件限制的靈魂；自遠古以來一直受制於物質自然的靈魂(nitya—永恆；baddha—受困的、受制的)。

nitya-mukta — 永恆解脫的靈魂(nitya—永恆；mukta—解脫的)。

nitya-samsara — 不斷重複的生老病死。

nitya-siddha — 永恆完美的奉獻者(nitya—永恆；siddha—完美的)。

Nrsimhadeva — 主尼星哈；主奎師那的半人半獅化身。當祂摯愛的奉獻者帕爾拉達大君被惡魔父親黑冉亞魔嚴重迫害時，祂以殘暴兇猛的情感顯現，保護帕爾拉達。

nyaya-sastra — 邏輯經典；以邏輯分析真象的經典。通常透過分析陶罐(ghata)和布塊(pata)等等普通物品，藉著所得的比喻，解釋邏輯教導。因此一再在邏輯討論中遇到這些字眼。

parama-guru — 靈性祖師；靈性導師的靈性導師。

Paramatma — 超靈；作為見證者及記憶、知識和遺忘之源，處於眾生心中的超靈。

parampara — 師徒傳系；純粹的靈性導師一脈相承，把神聖知識從靈性聖師傳授給門徒的承傳體系。

para-sakti — 至高能量；主奎師那的高等或超然能量(para—最高；sakti—能量)。(參閱 svarupa-sakti)

paratpara-guru — 靈性曾祖師；靈性導師的靈性導師的靈性導師。

prema — 純粹愛意；對主奎師那極濃縮的愛，徹底融化心靈，使人對祂產生深摯的擁有感。

prema-bhakti — 滿載純粹愛意的奉愛；對主奎師那的純愛，在純愛服務的發展進程中最高完美境界。

purusa-avatars — 主奎師那的三個全權部分，稱為原因之洋維施努(即大維施努)、孕誕之洋維施努和牛奶之洋維施努。祂們是宇宙創造之主，負責創造、維繫和毀滅整個物質宇宙，也是存在萬物的超靈。(visnu 這個字表示「遍存萬有，無處不在的那個祂」。)

Rama — 茹阿瑪；主奎師那的逍遙時光化身(lila-avatara)；祂是《羅摩衍那(Ramayana)》著名的英雄。又稱為茹阿瑪祭卓、茹阿古納、達薩茹阿提、茹阿瑪(Dasarathi Rama)和茹阿古瓦、茹阿瑪(Raghava Rama)。祂父親是達薩茹阿提大君，母親是考稍亞(Kausalya)，祂的妻子則是悉妲。祂有三個弟弟，名為拉釋曼拿(Lakshmana)、巴茹阿塔和薩圖茹拿(Satrughna)。著名的猴子哈努曼(Hanuman)是祂摯愛的僕人和奉獻者。茹阿瑪殺了邪惡的惡魔茹阿瓦拿，在猴子軍的幫助下救了悉妲王妃之後，便回到阿郁達亞(Ayodhya)登基為王。

rasa-lila — 娜莎之舞；主奎師那和巴佳牧牛姑娘(vraja-gopis)的跳舞逍遙，是奎師那和祂最機密的僕人—牧牛姑娘—之間靈性之愛的純粹交流。

rasika — 精於品嚐情悅(rasa)之人；情悅的鑒賞家。

Ravana — 茹阿瓦拿；蘭卡(Lanka)的十頭魔王，擄走了主茹阿瑪祭卓的妻子—悉妲-德薇。主茹阿瑪祭卓因而來到蘭卡，殺了茹阿瓦拿和他的所有惡魔爪牙。

sadhana-bhakti — 奉愛的修習階段；為了令滿載靈性性感的純愛展現，以感官從事各種為了滿足主奎師那而履行的靈性戒律。

sadhu — 聖人；知道生命目標，高度自我覺悟的靈魂。

sadhu-sanga — 聖人聯誼；進步奉獻者的聯誼。

sakha-candra-nyaya — 那種先指向一枝可以看到月亮的枝椏，從而顯示月亮位置的邏輯。

sakhi — 女性朋友，友伴或侍從；牧牛姑娘朋友。

sakti — (1) 力量；能量或能源。(2) 主的能量；多不勝數。一般分為三類：內在能量、邊際能量和外能量；(3) 施瓦神的妻子，又稱杜爾伽，掌管物質能量。

sampradaya — 宗教訓示的獨特宗派；從一位靈性導師(guru)傳授給另一位某種確立教義；師徒承傳的傳系。

samvit, samvit-sakti — 知識、知識能量。使至尊主認識自己，也使他人認識祂的那種能量。(也參閱 svarupa-sakti)

sandhini, sandhini-sakti — 存在、存在能量；維繫至尊主及其同遊靈性存在的那種能量。(也參閱 svarupa-sakti)

Sankarsana — 參閱 Mula-Sankarsana。

sankhya-yoga — 數論瑜伽；傳授分析知識的瑜伽，內容涵蓋靈魂、超靈和無活動物體的科學知識(amta-tattva 和 anatma-tattva)；涉及分析靈魂和物質的知識途徑。

sannyasa — 棄絕階級，稱為韋陀四社會及四靈性晉階的韋陀社會制度之中的第四個生命階段，那個制度把社會分成四個職務劃分和四個生命階段；棄絕的苦修生活。

sastra — 韋陀經典。

suddha-bhakti — 純粹奉愛或純粹奉愛服務；沒夾雜果報活動或一元論知識的奉愛，專心致志取悅主奎師那，除此之外便無欲無求；又稱至高奉愛。

Svarga — 斯瓦爾嘎天堂星；這個物質宇宙裏的天堂星球。

svarupa — 固有本性；永恆的固有本性和自我身份。

svarupa-sakti — 形象能量，自身能量；主奎師那完整的內在能量。由於它在祂的形象裏，因此稱為形象能量。這種能量是完全有知覺的(cinmaya)，因此是物質的對比。因此又稱為靈性能量，是知覺本體的化身。因為這種能量在主的形象之中，跟祂親密連繫，故此又進一步稱為內在能量。由於它的形式和榮耀都勝過祂的邊際能量和外能量，因此又稱為高等能量。有鑑於

此，這種能量因其品質而有不同名字—形象能量、靈性能量、內在能量和高等能量。

形象能量有三部分：(1) 存在，這種能量協調奎師那和祂所有同遊的靈性存在；(2) 知識，這種能量賜予和祂有關的超然知識；以及(3) 喜樂，這種能量使奎師那享受超然喜樂，並把這種喜樂賜給祂的奉獻者(參閱 sandhini、samvit 和 hladini)。

tatastha — 邊際的。河岸上恰好在水陸之間的那個分界點，稱為邊際位置。有時浸在水裏，有時暴露在空氣中。

這同一個形容詞也適用於微靈，他是主奎師那的邊際能量，也許陷於物質能量的黑暗，或者永遠留在奎師那個人能量的庇蔭。微靈決不會永遠留在邊際位置，反而必須托庇靈性能量或受制於物質能量。

tatastha-sakti — 邊際能量；在字面上：tata(邊際地)stha(位於)sakti(能量)；微靈身處至尊主奎師那的那種邊際能量。雖然微靈是主內在能量的所屬部分，卻會被主的外在能量假象壓倒和覆蓋。因此稱為邊際的。

tattva — 真理、真象、哲學原則；任何事物的本質或要旨。

Tulasi — 茶爾茜，神聖植物，奉獻者用她的葉子和花蕾崇拜主奎師那；木材也用作唸珠或項鍊。

Upanisads — 《奧義書》；出現在《韋陀經》裏一百零八個的主要哲學論述。

Vaikuntha — 無憂星；靈性世界的永恆星球。主拿茹阿央那或祂的各個擴展主宰的壯麗靈性世界領域。無憂星的居民全都有永恆的靈性身體。他們有四臂，膚色像至尊主那樣黝黑，懷著純粹奉愛全心全意投入服務祂。不過，由於他們的敬畏之情，因此有點阻礙了他們和至尊聖主的親密感。相比之下，主奎師那至高無上的星球—哥樓卡·溫達文—更勝一籌，它的特點是甜美和親密。

Vaisnava — 字面意思是「具有維施努的」本質的人，換言之，維施努或奎師那僅是住在這個人的內心和心意。主奎師那或維施努的奉獻者。

Vedanta — 「韋陀知識的結論」。《奧義書》是《韋陀經》的後續，《終極韋陀》則以簡明扼要的陳述，概括《奧義書》的哲學。因此，Vedanta 這個字特別是指《終極韋陀》(參閱 uttara-mimamsa)。《聖典博伽瓦譚》被視為同一作者維亞薩戴瓦，給《終極韋陀》所寫的本然評注。因此，奉獻者認為《聖典博伽瓦譚》是所有韋陀典籍的樹冠或成熟果實。

Vedanta-sutra — 《終極韋陀》；聖維亞薩戴瓦確立的哲學，涉及《韋陀經》後面的部分。《奧義書》是《韋陀經》後面的部分組成的，透徹分析《奧義書》及其補充輔典(smṛti-sāstras)之後，維亞薩戴瓦在別稱《布茹阿瑪經》、《Vedānta-darsana》和《彌漫沙後篇(Uttara-mimamsa)》的《終極韋陀》，概括那些論文的哲學結論。

Venu-gita — 《笛子之歌》；venu 字面表示「竹子」；也是主奎師那竹笛的名字。Gita 表示「歌曲」。因此《笛子之歌》可以翻譯成「笛子的歌曲」。

《笛子之歌》是《聖典博伽瓦譚》第十篇第二十一章的篇目，敘述牧牛姑娘歌頌主奎師那的笛子之歌。

visnu-tattva — 維施努真理；維施努無限個擴展的明確知識。

Vraja — 巴佳；方圓八十四平方里，主奎師那跟祂的牧牛童朋友、女朋友、父母和祝願者，上演祂童年和少年逍遙時光的地點。

Vrndavana — 溫達文；「溫達的森林」；主奎師那上演祂無限動人逍遙時光的著名地點。(也參閱 Goloka Vrndavana)

yajna — (1) 那種唸誦禱文和曼陀，向聖火供奉酥油取悅神像的祭祀；(2) 為了達到某個特定目標而竭盡所能。

yogamaya — 瑜伽瑪亞；主內在的靈性玄秘能量，專責安排及加強主的逍遙時光。

書目

聖巴克提維丹塔.斯瓦米.瑪哈茹阿傑的著作

《布茹阿瑪讚》
《奎師那，至尊人格首神》
《奉愛的甘露》
《教誨的甘露》
《永恆的主采坦亞經》
《至尊奧義書》
《聖典博伽瓦譚》

聖巴克提維丹塔.斯瓦米.瑪哈茹阿傑的講課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五日在紐約：《博伽梵歌》2.55-58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四日在蒙特婁：《博伽梵歌》4.1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在洛杉磯：《博伽梵歌》2.62-72
一九七三年八月六日在倫敦：《博伽梵歌》2.6.
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五日在孟買：《博伽梵歌》4.5
一九七零年十二月十九日在蘇茹阿：《聖典博伽瓦譚》6.1.34-39
一九七一年七月二十五日在紐約：《聖典博伽瓦譚》6.1.11
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日在瑪亞普爾：《聖典博伽瓦譚》1.10.5
一九七六年三月八日在瑪亞普爾：《聖典博伽瓦譚》7.9.30
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八日在溫達文：《聖典博伽瓦譚》5.5.6
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在紐約：《永恆的主采坦亞經》中篇逍遙 22.6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在紐約：《永恆的主采坦亞經》中篇逍遙 22.11-15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在紐約：《永恆的主采坦亞經》中篇逍遙
20.255-281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在紐約：《永恆的主采坦亞經》中篇逍遙
20.124-125
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在紐約：《永恆的主采坦亞經》中篇逍遙 22.6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在三藩市：《永恆的主采坦亞經》初篇逍遙
7.108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二日在倫敦：靈性導師是什麼？
一九六九年十月六日在倫敦康威堂的講課

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在墨爾本聖帕斯高方濟各修院的講課

和聖巴克提維丹塔.斯瓦米.瑪哈茹阿傑的對話

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在多倫多的清晨散步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六日在洛杉磯的清晨散步
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四日在墨爾本的清晨散步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七日在波士頓的房中對話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一日在紐約的房中對話
一九七七年一月七日在孟買的房中對話

聖巴克提維丹塔.斯瓦米.瑪哈茹阿傑的信件

一九七零年三月二十五日在洛杉磯給佳嘎迪薩(Jagadisa)的信
一九六九年八月八日在洛杉磯給茹帕努嘎(Rupanuga)的信
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七日在提坦赫斯給烏潘卓(Upendra)的信
一九七零年七月十五日在洛杉磯給烏潘卓的信

聖拿茹阿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的著作

《聖巴克提.帕爾甘.凱薩瓦.哥斯瓦米—他的生平和教導》
《純粹奉愛之瓊漿玉液》
《超越無憂星》
《微靈天職》
《博伽瓦譚的奧秘真理》
《聖奉愛甘露之洋之點滴》
《聖八訓規》
《笛子之歌》

聖拿茹阿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的講課

一九九三年三月二十九日：不可思議的微靈真理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帕斯：你可以相信誰？
二零零零年六月二日在巴卓爾：生物體之源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十二日在帕達斑的講課：《微靈天職》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十五日在帕達斑的講課：樹枝上的月兒
二零零二年二月十六日在穆爾威能巴：沒有人從永恆居所低墮
二零零五年六月十四日在巴卓爾：各個世界的地圖
二零零五年六月十五日在巴卓爾：靈魂真理
二零零六年五月十四日在休斯敦：擊敗假象

跟聖拿茹阿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的對話

一九九二年六月在溫達文的覲見
二零零八年六月十四日在巴卓爾的清晨散步
二零零九年六月九日在威尼斯的清晨散步

其他偉大奉獻者的著作

聖基瓦.哥斯瓦米的《Paramatma Sandharba》
聖薩拿坦.哥斯瓦米的《Sri Brhad-bhagavatamrta》
聖茹阿古納.達薩.哥斯瓦米的《Vraja-vilasa-stava》

聖巴克提維丹塔.拿茹阿央那.瑪哈茹阿傑

出版的英文書籍：

- 《神像崇拜之明燈(Arcana Dipika)》
- 《靈性專注之秘(Bhajana-rahasya)》
- 《純粹奉愛之瓊漿玉液(Bhakti-rasayana)》
- 《奉愛的真正本質(Bhakti-tattva-viveka)》
- 《婆羅訶摩讚(Brahma-samhita)》
- 《為愛所控(To be Controlled by Love)》
- 《甜蜜的達莫達爾逍遙時光(Damodara-Lila-Madhuri)》
- 《靈魂的永恆職務(Eternal Function of the Soul)》
- 《五要文(Five Essential Essays)》
- 《高迪亞偉大奉獻宗對濫情派(Gaudiya Vaishnavism vs. Sahajiyaism)》
- 《Gaura-vani Pracarine》
- 《超越無憂星(Going Beyond Vaikuntha)》
- 《牧牛姑娘之歌(Gopi-gita)》
- 《Guru-devatamtma》
- 《愚人樂園之樂(Happiness in a Fool's Paradise)》
- 《微靈天職(Jaiva-Dharma)》
- 《微靈之旅(Journey of the Soul)》
- 《美國的來信(Letters From America)》
- 《亦師亦友(My Siksa-Guru and Priya-Bandhu)》
- 《同一的結論，同一的心態(Our Gurus: One in Siddhanta, One in Heart)》
- 《奉愛之巔(The Pinnacle of Devotion)》
- 《月耀自發愛意之途(Raga Vartma Candrika)》
- 《和諧者之光(Rays of The Harmonist)》(期刊)
- 《博伽瓦譚的機密真理(Secret Truths of the Bhagavatam)》
- 《Secrets of the Undiscovered Self》
- 《愛之甘霖(Shower of Love)》

《Siva-tattva》
 《奉愛甘露的點滴(Sri Bhakti-rasamrita-sindhu-bindu)》
 《純然驚喜之月光(Sri Camatkara-candrika)》
 《Sri Damodarastakam》
 《高迪亞靈唱歌集(Sri Gaudiya Giti-Guccha)》
 《Sri Giti-Govinda》
 《聖典博伽梵歌(Srimad Bhagavad-Gita)》
 《聖施瑞曼.巴克提.帕爾甘.凱薩瓦.哥斯瓦米：他的生平和教導
 (Sri Srimad Bhakti Prajnana Kesava Gosvami : His Life and
 Teachings)》
 《訓誨心意(Sri Manah-siksha)》
 《Sri Navadvipa-dhama Mahatmya》
 《納瓦島聖地朝聖(Sri Navadvipa-dhama Parikrama)》
 《重要的日子(Sri Prabandhavali)》
 《超然純愛寶盒(Sri Prema-samputa)》
 《Sri Raya Ramananda Samvada》
 《Sri Sankalpa-kalpadrumah》
 《八訓規(Sri Sikshashtaka)》
 《教誨的甘露(Sri Upadesamrita)》
 《奶油小偷(The Butter Thief)》
 《忠告之萃(The Essence of All Advice)》
 《博伽梵歌精要(Essence of Bhagavad-gita)》
 《他們悠長的關係(Their Lasting Relation)》
 《哥文達逍遙的甘露(The Nectar of Govinda-lila)》
 《壇車節之源(The Origin of Ratha-yatra)》
 《愛之道(Way of Love)》
 《笛子之歌(Venu-Gita)》
 《巴佳聖地朝聖之旅(Sri Vraja-mandala Parikrama)》
 《哈瑞聖名—瑪哈曼陀(Sri Hari-Nama Maha-Mantra)》
 《The Fearless Prince》
 《靈性導師真理之真正概念(The True Conception of Guru-tattva)》

真理的結論

kṛṣṇa bhuli' sei jīva anādi-bahirmukha
ataeva māyā tāre deya saṁsāra-duḥkha

(《永恆的主采坦亞經》中篇逍遙 20.117)

忘了奎師那的微靈自古以來都被外在能量吸引。因此，奎師那的迷幻能量假象，以物質存在的形式使他痛苦。

上述詩節的 kṛṣṇa bhuli 等詞語，表面上表示「忘了奎師那」，但更深入的理解是什麼？表示微靈曾經在奎師那的靈性居所投入於服務祂，現在忘了那服務嗎？原意有很大差別。

相信這個詩節確認，微靈之前住在哥樓卡，從那裏掉進物質世界，這有什麼害處？這就是害處：如果有可能從靈性世界低墮，如果在那裏朝不保夕，那麼為了臻達那個居所而從事靈性修習(sadhana)和奉愛專注(bhajana)會有什麼用？如果履行靈性專注臻達靈性世界，之後又重墮物質世界，起初懷著極大決心竭力臻達那裏，又會有什麼用？將會一無是處；乾脆留在物質世界這裏會更好。

而且，微靈從哥樓卡.溫達文低墮的想法，表示那裏都存有迷幻的物質能量。

假象存在於哥樓卡的那個概念暗示，甚至連蘇達姆、施瑞達瑪和瑪杜曼告等等奎師那的牧牛童朋友、祂的父母，母親雅淑妲和南達爸爸，還有所有牧牛姑娘，包括施瑞瑪緹.茹阿迪卡，都會忘記奎師那並從那裏低墮。但他們不可能忘記奎師那。

在物質世界這裏，藉由物質能量的影響，我們有某個生字，我們也用某些詞彙，例如表示「忘了奎師那」的 kṛṣṇa bhuli。透過履行修習和靈性專注，我們可以淨化我們對那些詞彙的理解。我們無法只是透過文字理解靈性命題，因為如上所述，世俗語言沒有延及物質之上。但語言是我們的表達工具，因此我們需要求助純粹奉獻者協助我們理解。

(摘自《靈魂之旅》的第四、五章)